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傲慢与偏见
[英国]琼·奥斯汀 著



傲慢与偏见

〔英国〕琼·奥斯汀　著

郭志宏　译

前　言

琼·奥斯汀(1775—1817),英国著名小说家。

在奥斯汀生活的时代,英国文坛正以感伤派小说和传奇小说为主流,这些作品言之无物,徒以感伤、神奇的色彩粉饰其表。就在此时,奥斯汀发表了包括《傲慢与偏见》在内的六部小说,一扫当时文学界矫揉造作的文风,以其真实、理性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成为英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先行者。

本书是奥斯汀的代表作,初稿写于一七九六年十月,定稿于一七九七年八月,最初名为《初次印象》。小说的正式出版却是在十余年之后了。一八一三年一月三十日,该书终以《傲慢与偏见》为名问世。

本书主要描写男女青年恋爱婚姻的故事,一共写了四起姻缘。莎罗特和克里斯,这种婚姻的基础是金钱;丽德雅和维柯姆,基础是美貌和情欲,这是属于不幸的婚姻的类型。而与此相反的是伊丽莎白和琼的婚姻,全都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所以才是真正幸福的结合。尽管伊丽莎白与德希、琼与宾里之间的婚姻不排除经济和容貌的因素,但最根本的仍然是两方的爱情。

奥斯汀运用喜剧性的手法,把这些人的情感生活揭示得淋漓尽致。首先是塑造了一些喜剧性格的人物,其次是对许多情节进行喜剧化的处理,体现了作者对世俗生活的深刻把握和理解。

奥斯汀在本书中运用对话这一基本手段,刻画人物性格,她的对话描写生动鲜明,含义深刻,堪称典范。

故此,这部书在问世一百七十年来,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难怪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将其列入世界十大小说名著之列。

一九九八年一月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富有的年轻男子总要娶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个事实家喻户晓，只要有这样的年轻人搬到一个新的场所，周围的邻居虽然根本就不了解他的脾气秉性，却已不自觉地把他当作自己其中一个女儿的私有财产。

“亲爱的伯纳特，”伯纳特太太有一天问她的丈夫，“你听说了吗？内瑟菲尔德庄园到底被人租走了？”

伯纳特先生说，不太清楚。

“确实出租了，”太太继续说道，“刚才，朗太太来了，她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说给我听了。”

伯纳特先生没有搭腔。

“莫非你真的不感兴趣，不想听听是谁租了那房屋？”太太不甘心地嚷道。

“假如你一定要说，我就洗耳恭听。”

这句话引得太太饶有兴趣地讲下去了。

“哦，亲爱的，你怎么会不知道？朗太太说，内瑟菲尔德是让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富家子弟租去了；星期一那天，他是乘坐一辆四匹马拉的车来的，看完房子后十分满意，马上就从莫里斯先生那里租了下来；他准备不过米迦勒节就搬进新居，而且不出下周末就先让几个佣人住进来。”

“他叫什么？”

“宾里。”

“结婚了吗？”

“哦！未婚，亲爱的，肯定没错！一个腰缠万贯的小伙子，每年固定的收入就有四五千镑。女儿们可真走运！”

“什么意思？怎么会把女儿们拉扯上？”

“伯纳特，”太太答道，“你可真愚蠢！听我说，我正在计划让她们中的一个嫁给他做太太呢。”

“他迁到这里就图这个？”

“闭嘴！别胡说！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保不准他会相中她们中的哪一个，只要他来后你能去拜访他。”

“我看不必。你自己带着她们去好啦，或者干脆让她们自己去，可能更好些，你的姿色比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其实也并不差，你要是一去，宾里先生没准会一眼相中你呢。”

“亲爱的，你别哄我啦。我过去的确很漂亮，但是现在实在不敢自我夸赞了。女人家要是有了五个成年的女儿，最好别再对自己的美貌抱有太大的希望。”

“如此说来，可见女人家的美貌也是长久不了的。”

“无论怎么说，亲爱的，只要宾里先生一搬过来，你一定要去拜会他。”

“实话跟你说吧，我不同意这么办。”

“请你站在女儿们的立场上想一想，她们中要有人能嫁给他，该会多美满。威廉爵士夫妇早已决定前去了，只有这个道理说得通，你也清楚，他们平常从不会轻易去拜访刚刚搬来的邻居。你实在该去一次，否则，我们母女就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你想得太多了。宾里先生见到你肯定十分愉快。另外，我再写封信让你捎去，告诉他愿意娶我哪位女儿，我都会悉听尊便。只是，我要顺便为小丽奇说上几句好话。”

“我劝你最好省省。丽奇根本比不上别的女儿。说实话，她的相貌比琼差远了；性情又赶不过丽德雅。你却喜欢偏袒她。”

“她们都不相上下，不值得炫耀，”伯纳特先生说，“她们同其他人家的姑娘没两样，只有丽奇比另外几个姐妹机灵多了。”

“伯纳特，你作践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好处？你总故意惹我生气，我那脆弱的神经怎么受得住。”

“你误会我了，亲爱的。我一直十分关注你的神经。它们至

少跟了我二十年，是我的老朋友啦。我听你煞有介事地提起它们很久了。”

“唉！你哪知道我受的煎熬。”

“我盼望你会有所好转，看见一批每年有四千镑收入的富家公子哥搬到这附近。”

“要是你不愿去的话，就是再来二十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好了，亲爱的，只要能来二十个，我会挨家挨户登门造访。”

伯纳特先生是个性情怪异的人，具有两面性格，一方面诙谐风趣，喜欢嘲弄人；另一方面沉默阴郁，变化多端，他太太用了长达二十三年的时间，也猜不透他的脾性。相反，他的太太的所作所为就容易了解多了。她是个没有头脑、少见多怪、反复无常的女人。只要有不顺心的时候，就责怪别人欺负她神经脆弱。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给女儿们择婿；而她这辈子聊以自慰的，是到处走亲访友和道听途说。

第　二　章

伯纳特先生是最早登门探访宾里先生的人中的一个。其实，他心里早就计划去拜访他。只是在太太面前做出一副十分坚决的样子，推辞不去。伯纳特太太知道真相的时候，是在他去拜访后的当天晚上。事情是这样被发觉的，伯纳特先生紧紧盯着在装饰帽子的二女儿，忽然开口说：

“但愿宾里先生能注意这顶帽子，丽奇。”

“我们根本又没打算去看望宾里先生，”做母亲的在一旁愤愤不平地说，“怎么可能知道人家的爱好。”

“难道你忘啦，妈妈，”伊丽莎白说道，“我们会在舞会上碰到他的，朗太太还同意把他介绍给我们。”

“我根本就不相信朗太太到时会这样做。她自己的身边已经有两个侄女。况且又会装腔作势、虚情假意，我从心里看不上她。”

“我也一样，”伯纳特先生说，“我十分欣慰，你没打算让她参与。”

伯纳特太太不用正眼瞧他，可是心里憋着气，只能借口骂起女儿来。

“别总是咳个不停，基蒂。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心疼一下我的神经吧。我的神经已经被你咳得快裂开了。”

“不懂事的基蒂，”父亲说道，“咳嗽都不会挑时候。”

“咳嗽还有闹着玩的。”基蒂气哼哼地答道。

“下一次舞会你们安排在哪一天，丽奇？”

“算上明天，还剩两个星期。”

“啊，太好了，”母亲叫道，“朗太太只会在舞会开始的前一天才回来，这样，她就不会有机会替你们介绍宾里先生啦，因为实际上她自己也没来得及结识他呢。”

“亲爱的，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捷足先登，倒要向她介绍宾里先生啦。”

“做梦，伯纳特，简直在胡扯，我自己到现在也不认识他呢。你为什么这么挖苦人？”

“我对你的认真深表赞赏。结识两个星期自然不足挂齿。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彻底了解一个人。只是，假如我们不超前一步，别人可不会大发慈悲。无论如何，朗太太和她侄女早晚都要结识宾里先生的。所以，你要是不愿意介绍，那么就让我来吧，朗太太或许还觉得我们是一片诚意呢。”

姑娘们睁着吃惊的眼睛注视着父亲。伯纳特太太只随口说了句：“神经！”

“你瞎叫什么？”伯纳特先生高声说道，“在你眼里为人家礼貌地作介绍是神经吗？我不敢承认你这个说法。你看呢，玛丽？

我清楚，你是个有见地的小姐，读的都是长篇大作，顺便还会做下笔记。”

玛丽十分想发表自己的高论，只是一时语塞，无从开口。

“让玛丽先字斟句酌一番。”伯纳特先生继续说道，“我们还是接着聊聊宾里先生。”

“我讨厌这个宾里先生！”太太嚷道。

“真后悔才听见你说这话。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要是今天早上就知道这回事，就一定不会登门造访他。真遗憾，可惜我都去过了，我们实在没办法推辞啦。”

就像他想像的那样，太太小姐们的表情十分震惊，特别是伯纳特太太，比另外的人更是如此。只是在大家喜出望外了一阵之后，她却自称：这件事原本在她的意料之中。

“亲爱的伯纳特，你简直太好啦！其实我早就猜到，最后肯定会打动你的。你一直都很关心自己的女儿，不可能会错过这样一位朋友。啊，我实在太兴奋啦！只是你这场戏演得还真像回事，早上就已经去了，可是到现在才吭声。”

“行啦，基蒂，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伯纳特先生说道。他边说边走出屋子，亲眼目睹太太如何手舞足蹈，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出的反感和无奈。

“宝贝们，你们的爸爸多好啊，”门刚一合上，伯纳特太太的声音就传了过来。“我猜不出你们会用什么方式回报他的关怀，也猜不出你们会用什么方式报答我的养育之情。但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我们活到这个岁数，谁也不会有兴趣整天去联系朋友。只是为了你们，我们才什么事情都任劳任怨地去做。丽德雅，我的小宝贝，你是姐妹中年纪最小的，但是要开起舞会来，宾里先生一定会选择你跳舞。”

“哦！”丽德雅毫不在意地说，“我才不放在心上呢。我的年纪虽小，可个子最高。”

那晚剩下的一段时间里，太太小姐们开始讨论起宾里先生

会在什么时候回访伯纳特先生，同时也考虑应该在什么时候请他来吃饭更合适。

第　三　章

五个女儿都替伯纳特太太说话，并且围着宾里先生话题问长问短，但丈夫就是闭口不提，不回答她们的问题。母女们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手段盘问他——直言不讳的追问、大胆的构想、不切实际的推测，在她们所有的绝招使过之后，伯纳特先生都轻轻松松地应付过去，最后她们被弄得垂头丧气，只能从邻居卢卡斯太太的嘴里探听一些间接消息。卢卡斯太太开口全是溢美之词。威廉爵士非常中意他。他年纪不大，仪表非凡，为人友善，最令人愉快的是，他计划找许多人来参加下次舞会，那真是太妙了！擅长跳舞是谈情说爱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大家都渴望能赢得宾里先生的欢心。

“假如我能亲眼目睹一个女儿幸福地住进内瑟菲尔德庄园，”伯纳特太太对丈夫说，“看到另外几个女儿也都能有个好的归宿，我也就别无他求了。”

没过几天，宾里先生就上门来回访伯纳特先生，并且同他在书房里谈了大概十分钟。实际上，他早就耳闻几位小姐的姣好面貌，早想有机会见见她们，但却只见到了她们的父亲。小姐们反倒比较幸运，她们一直聚在楼上的窗户前面，看见了身上穿着一件蓝外套，骑着一匹黑马的宾里先生。

不久，伯纳特先生就发出邀请函，请宾里先生到家里来吃个便饭。伯纳特太太早准备好了几道拿手菜，为的是显示一下她的理家才能，没想到一封来信把原来的计划延迟了。来信说，宾里先生第二天要到城里去，难以领受他们的盛情美意。伯纳特太太心里有些迷茫。她暗自琢磨，宾里先生来到赫特福德郡没多久，

怎么又准备进城办事。结果她心里忧心忡忡：难道他要一辈子这样飘浮不定，行色匆忙，根本不会老老实实地住在内瑟菲尔德？好在卢卡斯太太主意多，猜测说他也许是到伦敦去多找些人来给舞会助兴，这才让伯纳特太太稍稍放宽了心。马上，外面传言四起，说宾里先生准备带来十二位女士和七位男宾参加舞会。小姐们听到说有如此多的女士，心里都难免有些担心。可是到了舞会的前一天，又有人说宾里先生并没有从伦敦带来十二位女士，只不过才六位：他的五个姐妹，和一位表姐妹。小姐们总算放下心来。到舞会开始那天，只有五个人走进舞厅——宾里先生，他的两个姐妹，他姐夫，另外还有一个年轻人。

宾里先生一表人才，温文尔雅，随和安详，并且落落大方，没有一点装腔作势的样子。他的姐妹也都是端庄可亲的女子，仪态万方。他姐夫赫斯特先生倒是相貌平常，像个普通的绅士，但是他的朋友德希先生却马上吸引了全场所有人的目光，他高大英俊，面容清秀，高贵从容，入场不到五分钟，人们就相互交头接耳，说他每年的收入有一万镑。男士们异口同声地夸奖他仪表堂堂，女宾们都宣称宾里先生比他逊色得多。最后几乎有半个晚上，人们都用欣羡的眼光望着他，直到后来他的举止引起了大家的反感，在众人的心目中，他的形象也就每况愈下了，因为大家看出他盛气凌人，目空一切，难以接近。就这样，连他在德比郡的丰厚财产也没法为他增色一些，他那副尊容越来越招人讨厌，招人恶心，他从头到脚根本比不上他的朋友。

宾里先生没用多久就认识了全场在座的所有重要人物。他神采奕奕，自由自在，每场舞都不落，只遗憾舞会结束得太早，说他自己一定要在内瑟菲尔德庄园再举办一次舞会。这样的耐心温和的脾气，自然很快就博得大家的好感。他和他的朋友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德希先生一晚上只和赫斯特夫人跳了一次舞，和宾里小姐跳了一次，只要有人试图向他介绍别的小姐，他一律推却，整个晚上他不停地在厅里闲逛，有时和自己人说上几句。

他的性格实在太要强了，简直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最傲慢无礼、最让人厌恶的人，所有人都不愿意他再来了。对他最讨厌的一个，就是伯纳特太太，她一直对他的行为举止十分反感，后来他又刺伤了她的一个女儿的心，于是这种反感变成了切齿之恨。

舞会上的男士不多，有两曲舞伊丽莎白·伯纳特只能坐在一旁，这时候，德希先生曾经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当时宾里先生从舞池中走出来几分钟，硬拉着德希一起跳，她听见了俩人的对话。

"来吧，德希，"宾里先生说，"我一定要拉你跳。我实在不想看到你一个在这里傻傻地溜来溜去。马上去跳吧。"

"我就是不跳。你知道我其实不喜欢跳舞，只有我的舞伴是特别熟悉的人的时候我才会跳舞。这样的舞会让人难以忍受。你的姐妹现在都是和别的人跳，整个舞会上，让我和谁跳都是件难受的事情，只有她俩是个例外。"

"我可没有你这么挑挑选选，"宾里大声说，"肯定不会！说句心里话，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这么愉快，能碰到这么多招人喜欢的姑娘。仔细看看，有几个简直是貌若天仙呢！"

"你自然开心啦，舞会上惟一一个美丽出众的姑娘，现在正和你跳舞嘛。"德希边说边用眼睛瞟着伯纳特家的大小姐。

"哦！我不曾见过像她这么漂亮的姑娘！可她的妹妹正好就坐在你身后，人也很不错，我敢打赌，她也挺招人喜欢的。让我请我的舞伴介绍你们两个认识吧。"

"你指的是谁？"德希边说边扭过身子，向伊丽莎白看了几眼，直到伊丽莎白也看见了他，他才又回过身去，不屑地说道："还说得过去，只是漂亮的程度还不够让我动心。现在我实在没有闲情雅致去恭维那些被人晾在一边的小姐。你最好赶快回到你的舞伴那儿去，去品味她的笑脸，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

宾里先生听了他的话走开了。德希接着也走了。伊丽莎白始终坐在那里，对他的言谈举止感到厌恶。但是她还是饶有意味

地把这件事说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听，因为她天性活泼，也喜欢开玩笑，遇到任何好玩的事情都会产生兴趣。

“总而言之，伯纳特一家这个晚上过得很开心。伯纳特太太发现，内瑟菲尔德那些人十分欣赏她的大女儿。宾里先生和她跳了两曲舞，他的姐妹们也很喜欢她。琼和母亲一样，同样感到心满意足，但她不像母亲那样总是啰哩啰嗦说个没完没了。伊丽莎白打心里为琼感到由衷的高兴。玛丽听到有人向宾里小姐赞扬过自己，说她是这周围里才华最出众的姑娘。凯瑟琳和丽德雅也挺幸运的，每曲舞都有人邀请，在她们眼里，这是参加舞会最重要的一件事。很快，母女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朗伯恩，她们就住在这个村子里，称得上是这个村子里最有声望的家族。她们发现，伯纳特先生居然还没有睡觉。他这个人，通常只要一书在手，就会忽略时间的早晚。不过这一次他完全是因为一种好奇心，想弄明白母女们期盼的这个夜晚，到底是怎么样。他本来以为太太肯定会对那个尊贵的邻居感到失望，但是他马上就感到事情超乎他的意料之外。

“哦！我亲爱的伯纳特，”太太刚跨进房门就说，“今晚上真是太开心了，舞会真是妙不可言！真可惜你没去。琼大出了风头，红得无法描述。所有人都称赞她的美丽，宾里先生也是这样，以至和她跳了两轮舞！你只要想想这个，亲爱的，他的的确确和她跳了两轮！整个舞会，只有她是惟一的一个受到他两次邀请的人。他第一个舞伴是卢卡斯小姐。我见他和卢卡斯小姐跳舞，心里挺不舒服！但是宾里先生对她根本不感兴趣。实际上，你能想得到，谁也不会对她感兴趣的。可是当琼走进舞池的时候，宾里先生几乎立刻被她吸引住了。他马上向别人询问她是谁，并请人作了介绍，接着请她跳了两曲舞[1]。第三轮他是和金小姐跳的，第四轮是玛丽亚·卢卡斯，第五轮又是邀请琼，第六轮和丽奇，

① 按英国当时的习惯，男女之间邀请跳舞，每轮总是连跳两曲。

还有布朗热舞[1]——"

"他要是真能理会我的苦心,"伯纳特先生不满地说道,"他根本不会跳这么多,一半都不可能!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说他的那些舞伴了。他假如先就把脚脖子扭伤就好了!"

"哦! 亲爱的,"伯纳特太太接着说,"我真的很喜欢他,他帅极了! 他的姐妹们也很招人喜欢。瞧瞧别人的穿着,我平生从未见到过比她们更考究的了。我敢打赌,赫斯特夫人衣服上的花边——"

说到这里,她的话被打断了。伯纳特先生根本没有耐心听她唠叨那些华贵的衣着,所以她只得换个话题,尖酸刻薄地、并带些夸大其词地谈起德希先生那让人愤慨的无礼态度。

"但是我跟你说,"她又说道,"丽奇不入他的眼也没什么不好的。他是个讨厌透顶、极其可恶的人,根本就用不着去搭理他。那么傲慢无礼、自高自大,真叫人受不了!他这里走走,那里逛一逛,觉得自己挺不错! 还嫌弃别人不是容貌出众,没资格和他跳舞! 亲爱的,要是你当时在那儿就好了,好好地教训他一通。我对这人实在是讨厌透了。"

第 四 章

琼从来不随便称赞宾里先生,只有当她和伊丽莎白独自相处的时候,她却向妹妹透露出自己内心里对他的爱意。

"他是个标准的优秀青年,"她说道,"见地高,性格好,人又生机勃勃,我迄今为止还没见过这么动人的举止——那么有气度,那么有涵养!"

"他还很英俊,"伊丽莎白说道,"青年人嘛,有可能的话最好

---

[1] 布朗热:法国一种乡间舞,跳舞的人排成两排对舞。

能帅一些。所以他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第二次请我跳舞的时候，我快活极了。我没料到他竟然这么中意我。”

“真没想到？我可替你想到了。但这正是我们俩截然不同的地方。你被别人恭维一下，老是受宠若惊，我可不会。他能第二次邀你跳舞，这不是最普通不过的事情吗？他肯定看得出，你是舞会中最漂亮的姑娘。他因为这个想取悦于你，你根本不用感激他。他是招人喜欢，我也赞同你对他好。你以前可爱上过许多笨蛋呀。”

“亲爱的丽奇！”

“哦！你要明白，你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对人产生好印象。你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缺点。在你看来天下没有坏人，都值得去爱。我到现在为止都没听到过你在别人背后搬弄是非。”

“我从来不喜欢随便挑别人的错。但是我从来都是实话实说。”

“我知道你总是说实话，可正因为这一点让人莫名其妙。你这么一个聪明人，居然真的会注意不到别人的无知和愚笨！其实假装道貌岸然是很平常的事——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不过，坦诚得不带有任何表现自己的欲望，更不会算计别人——总是赞扬别人的优点，毫不隐瞒，而对别人的过失则闭口不言——可能只有你能办得到。真是这样的话，你也一定会喜欢那位先生的姐妹了？她们的举止修养实在无法和他相提并论。”

“事实上，刚接触是比不上。但是，若是你和她们深入地聊一会儿，她们也是令人喜欢的。宾里小姐准备和她哥哥住在一起，帮助他照料家务。我敢断定我们彼此会成为和睦相处的邻居。”

伊丽莎白一言不发，只是听着，但心里却颇不以为然。姐妹俩当时在舞厅里的行为举止，并不是要巴结众人，伊丽莎白的洞察力比她姐姐要厉害得多，性情也没有她姐姐那么随和温顺。她心里有主张，不会随着别人的好恶而轻易变化，所以她对那两个

人根本没有什么好印象。实际上,她们都是十分出众的女性,而且开心的时候意气风发、侃侃而谈,恰当的时候挺招人喜欢的,但就是有点自命不凡。她们面容娇好,原来在城里一家上等的私立学校[①]里读过书,家产有二万镑,花钱如流水一般,喜欢与上流社会的人交往,所以才在各个方面自命不凡,目中无人。她们时刻记着自己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名门望族,却忘记了她们兄弟和她们自己的财产纯粹是从生意场上赚来的。[②]

宾里先生从父亲那里接到了将近十万镑的财产。他父亲原先想买一份房地产,但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心愿就去世了,宾里先生也有这个计划,有时甚至还选择了具体的郡。只是现在他已经有一幢相当不错的房子,还有一座专供打猎的庄园,熟知他性情的人都了解,他是个知足常乐的人,也许会选择在内瑟菲尔德过一辈子,而把买房地产的事交给下一辈人去设计安排了。

他的两个姐妹都十分迫切地期望他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房地产。但是,虽然他现在不过是以一个房客的身份借居在这里,但宾里小姐显然是甘心情愿地替他料理家务,其中那位赫斯特夫人嫁了一个并不富有,但却喜欢假装富有的绅士,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很乐意把弟弟的家权且当作自己的家。当时宾里先生已成年不到两年,另外房东又把自己的房子吹了一番,他听了更加开心,马上就决定租下来。

他和德希虽然性格完全不一样,但相互之间却有着忠诚深厚的友谊。德希喜欢宾里,是由于宾里的性格很随和、坦诚、温顺,尽管他自己的性格与此是格格不入的,但他并没有对自己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宾里相信德希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对他的想法也很赞赏。从能力上看来,德希优势更大。虽说宾里也很聪明,但德希却更胜一筹。德希实在有点飞扬跋扈、严肃冷漠,喜

---

① 私立学校:特别是指私立女子学校,青年女子在这类学校里学习弹琴唱歌、缝纫、识字等。

② 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蔑视以商业为生的人。

欢挑剌，即便受过很好的教育，行为却不太让人接受。在这个方面，他的朋友反而强过他许多。宾里随便在什么地方，都是人见人爱，德希却让人受不了。

两个人关于梅里顿舞会的对话，恰恰足以反映他们截然相反的性格。宾里以前从未碰到过这么多令人喜爱的人们，这么美丽的女士；所有的人对他都那么亲热友好、关怀备至；彼此之间又如此和谐融洽；所以他马上就和在场的所有人熟识了；至于提到伯纳特小姐，[①]他根本想像不出还有比她更美丽的天使。正好相反，德希却认为这些人相貌平常，又很呆板，无法引起他对任何人的兴趣，谁也不曾注意过他，或者想讨他的欢心。他也认为伯纳特大小姐十分漂亮，只是觉得她笑得太多。

赫斯特夫人姐妹俩也十分赞成这种观点——可她们还是十分欣赏她，说她是个漂亮的美人，希望能和她有更深的交往。这样，伯纳特小姐被看成是一个迷人的姑娘，她们的兄弟听到这番好的评价，认为今后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想念她了。

第 五 章

有一户与伯纳特家来往密切的人家，就住在离朗伯恩不远的地方。威廉·卢卡斯爵士曾经在梅里顿从事商业，得了一笔可观的钱财，在担任镇长的时候给国王上书，被授予爵士的头衔。可能是他把这个头衔看得太重的缘故，他有点厌倦生意场了，甚至讨厌住在小镇上。于是他干脆舍掉了生意，离开小镇，举家搬迁到距离梅里顿大约一英里的一幢房子里，并且取名为卢卡斯小屋。从此，他可以尽情品味自己的显赫地位，而且可以抛开琐

① 按英国的当时的习俗，姓加上“小姐”是对大小姐的正式称呼，二小姐以下的要么称教名，要么称教名加姓。

碎事务的干扰，专心致志地向旁人宣讲起修养礼仪来。他虽然对自己的头衔而高兴，但并没有变得不可一世。恰恰相反，他关心所有的人。他一向是个诚实的人，待人温柔可亲，自从谒见国王以后，更加是平易近人、优雅温和了。

卢卡斯太太是个非常友善的女人，由于头脑不太灵活，反倒成为伯纳特太太的一个忠实可靠的邻居。这对夫妇的孩子很多，排行最大的是一个活泼灵巧的小姐，约摸二十七岁的光景，是伊丽莎白最亲密的朋友。

每次舞会散场，卢卡斯家的小姐们总要找机会和伯纳特家的小姐们凑到一块聊聊。这场舞会后的第二天早晨，卢卡斯家的几位小姐就跑到朗伯恩，准备听听朋友的意见，顺便说说自己的想法。

“没错。只是他对他的第二个舞伴更感兴趣。”

“哦！我想你说的是琼吧，因为他跟琼跳过两轮舞。另外，他好像确实很注意琼——我肯定他很喜欢琼——我听到一点儿风声——可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关鲁宾逊先生的传闻。”

“你莫非指的是我偶然听到的他和鲁宾逊先生之间的谈话吧？我好像向你说起过。鲁宾逊先生让他说说对梅里顿舞会的看法，问他是不是同意舞厅里的姑娘都很漂亮，另外还有他觉得哪一个最出众？宾里马上对最后一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当然是伯纳特大小姐。在这一点上根本不容置疑。’”

“真出乎意料！——这么肯定的语气——真的像是——可是你要明白，有可能会变成一场梦。”

“伊莱札，我也听到一些传言，可能比你的更清楚地反映问题。”莎罗特说，“德希先生的言谈比不上他的朋友说得那么动听，对吧？——可怜的伊莱札！那只能说是勉强而已。”

“我请你千万别触动丽奇，让她再次为德希没有教养的行为而气愤。德希是个可恶的家伙，想让他喜欢你可不是件好事。朗

太太昨晚对我说，德希在他旁边坐了半个小时，却始终一声不吭。”

“你这话有点离谱吧？妈妈？——难道没有一点出入吗？”琼说道，“我亲眼看到德希先生和她说话了。”

“唔——那不过是因为朗太太后来问他对内瑟菲尔德的感受，他不好推辞就应酬了一下。朗太太说，他当时很生气，似乎是责备朗太太不该询问他这些。”

“宾里小姐对我说过。”琼说道，“他经常沉默寡言，只有和关系密切的朋友在一起才说话。他对亲朋好友就特别随和友善。”

“我根本不相信，亲爱的。假如他真的平易近人，就该和朗太太交谈。但是我猜得出其中的缘由。大家都说他太自傲，他肯定是听说朗太太家里没有自己的马车，是临时雇了一辆来参加舞会的。”

“我倒无所谓他有没有和朗太太说话，”卢卡斯小姐说道，“但是他不应该不邀请伊莱札跳舞。”

“换了我，丽奇，”做母亲的插嘴说，“再有机会，我也不和他跳。”

“我想，妈妈，我可以发誓，我保证不和他跳舞。”

“他太傲慢了，”卢卡斯小姐说，“但是不像普通人那样傲慢得让我生气，他的傲气是有理由的。这么出众的小伙子，有钱有势的名门望族，拥有各种各样的优越条件，换了谁都会自以为是。依我看，他有傲气的资本。”

“这倒是实话。”伊丽莎白答道，“如果他没有触伤我的自尊，我倒会轻易地谅解他的傲气。”

“听我说，”玛丽向来认为自己见解高人一等，所以说道，“傲慢是普通的毛病，我读过好多书，我坚信傲慢是有普遍性的，人性最容易犯这个通病。总有人具备了一种品质，不管是真是假，都会为此而得意忘形，很少有人可以避免这一点。虚荣和傲慢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这两个词常常被混淆。一个人

可以傲慢但并不虚荣。傲慢的意思是指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而虚荣多是针对别人，想要别人对自己形成一种看法。”

“假如我像德希先生那么富有，”卢卡斯家一个同姐姐一道来的小兄弟大声说，“自己有多傲慢，我才不放在心上呢。我会养一群猎狗，每天喝一瓶酒。”

“那你一定会喝得酩酊大醉！”伯纳特太太说，“假如我看到你喝酒的话，立刻就会摔碎你的酒瓶子。”

孩子争辩说，她不该抢；伯纳特太太再次重申，她肯定会那样做。这场争辩直到客人离开时才结束。

第　六　章

朗伯恩的女士们很快就去探望了内瑟菲尔德的女士们。内瑟菲尔德的女士们也按常规进行了回访。雍容大度的伯纳特小姐越来越赢得了赫斯特夫人以及宾里小姐的垂青。虽然那位母亲实际上让人难以容忍，几个小妹妹也没什么可交流的，但是内瑟菲尔德的姐妹还是说有机会一定要和伯纳特家两位大小姐进一步交往下去。琼喜出望外地领受了这番美意；只有伊丽莎白坚持认为她们对大家是盛气凌人的，甚至对她姐姐也是这样，所以心里仍不愿意接受她们。她们对琼的态度还算友善，但大多是因为她们的兄弟喜欢她的原因。只要他们俩一碰到一起，人们很自然地发现宾里先生确确实实喜欢她。伊丽莎白同时又发现，琼对宾里先生可谓是一见钟情，难以自拔地深深爱上了他。但是她觉得高兴的是，这件事并不太容易让外人知情，虽然琼的感情十分热烈，但是她生性沉静，外表上总是春风满面的，不会招来口舌之徒的非议。伊丽莎白只是向自己的好友卢卡斯小姐吐露了这件事。

“这件事真的要能骗过众人的眼光倒可能有趣。”莎罗特回

答说，“只是这样含含糊糊的有时可能适得其反。假如一个女人用这种手段向心爱的人掩饰自己的感情，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赢得他的爱心。这么一来，就是她自己觉得同样哄过了普天下的人，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男女之间的感情大都有感恩图报以及爱慕虚荣的色彩，所以听之任之是最危险的。开始都很大度——彼此有些喜欢对方是很平常的事，但是极少有人会在没有受到对方暗示的情况下，勇于真诚相待。绝大部分女人外表上表现出来的情意，还要比心里的真实感受多一些。毋庸置疑的是，宾里的确喜欢你姐姐，可你姐姐要是不推他一把，结果就会只是喜欢而已。”

“琼已经在她性情允许的范围内，实实在在地帮他了。她对他的情感连我都看得出来，他要是还不明白，未免太迟钝了。”

“不要忘了，伊莱札，他不可能像你那样清楚琼的脾气秉性。”

“假如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女方只要不刻意掩饰，男方一定可以看清楚的。”

“假如经常见面的话，也许他一定会看出来。宾里和琼虽然经常接触，但是总没有机会长时间地待上几个小时。而且，他们每次见面的时候，周围总是有许多不相关的人，没有机会让他们聊个够。所以，琼必须千方百计地抓住时机，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只要把他抓住，再互诉衷肠也来得及。”

“要是一门心思只想嫁给一个富有的男人，”伊丽莎白答道，“你这个主意倒挺绝的。假如我决定要找个阔丈夫，或者其他什么的丈夫，我肯定会用你的办法。只是琼根本就不会这样想，她从来不会用心计。直到现在她还吃不准自己到底对宾里的感情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而且是否合适。她结识他不过才两周。只是在梅里顿同他跳了四曲舞，有天上午曾在他府上和他见过一面，后来又同他吃过四次饭，单凭这么浅的交往，让她如何彻底了解他的性格呢。”

“事情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如果只是同他简单地吃吃饭，琼或许只能知道他的胃口怎么样。可你要记住，他们曾经一道待了四个晚上呢——四个晚上的作用可不能小看。”

“对呀。可是这四个晚上只让他们熟悉了对方都喜欢玩二十一点，而不只是科默斯[1]。而另外一些主要的性格特征，我看他们相互之间未必有较深的了解。”

“唔，”莎罗特说，“我由衷地希望琼能心想事成。就是她明天就嫁给宾里先生，我相信她一定会很幸福美满，这种可能性也许比先花上一年时间去揣摩他的性格还要大。完满的幸福纯粹是个缘分问题。即使双方对彼此的脾气了如指掌，或者非常相近，也不一定会为双方带来一点幸福。他们会发现彼此间越来越琢磨不透，直到后来惹出烦恼。假如你真的要同一个人生活一辈子，尽可能少地去了解他的缺点。”

“这番话很有趣，莎罗特。但说实在的，这种说法不合逻辑。其实你也知道不通情理，你自己首先肯定不会那么做。”

伊丽莎白一心只留意着宾里先生对姐姐有好感的事，根本未曾想到，宾里先生的那位朋友却慢慢地对她自己注意起来。德希先生开始并不觉得她如何漂亮：他在舞会上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心里并无好感；再碰面的时候，他也只是为了挑刺儿才审视她的。但是，他刚向自己和朋友们证明她的容貌一无是处，一会儿功夫，他又忽然发现她那双美丽的黑眼睛流露出一种神气，把整个脸蛋衬得异常机敏。从这以后，他马上又从她的身上找到几个同样让他失落的地方。虽然他带着吹毛求疵的目光，打量她的身材，发现这儿不匀称、那儿不协调，但心里又没法回避她的体态小巧玲珑，惹人心动。另外，虽然他始终坚持说她缺乏上流社会所特有的气质，却被她那种自自然然的顽皮所迷倒。伊丽莎白对此根本一无所知。在她眼里，德希不过是个到处招人反感的

① 一种牌戏，玩牌者可以互相换牌。

男子，况且他还说她不算漂亮，没有资格同他跳舞。

德希开始希望能够多同她接触。为了找机会同她说话，他不得不关注她同其他人的谈话。他的行为举止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次正好在威廉·卢卡斯爵士的家中，当时他的府上各种宾客济济一堂。

“德希先生怎么回事？”伊丽莎白对莎罗特说道，“我同福斯特上校的谈话，他为什么会来听呢？”

“这个问题只有问他本人才知道。”

“他要再这么下去，我一定会让他知道，他的那一套把戏可骗不过我。他一心只想捉弄人，假如我不先给他点颜色看看，马上就会有点害怕他。”

不一会儿，德希又朝她们这边走来。虽然表面上他不像要开口说话的样子，卢卡斯小姐还是故意挑唆朋友把刚才的问题向他提出来。伊丽莎白被她这么一说，马上就面向德希先生说道：

“德希先生，我先前同福斯特先生开玩笑，准备让他在梅里顿举办一次舞会，难道你不认为我的话很妥当吗？”

“说得很有意思，只是这种事总是让小姐们出尽风头。”

“你对我们太刻薄了。”

“这一下子轮到她被人嘲笑了。”卢卡斯小姐说道，“我去把琴打开，伊莱札，你明白下面该做什么。”

“你这个朋友真不可理喻！——也不管周围是些什么人，总是要我弹琴唱歌！假如我真想在音乐方面出出风头，那么我对你真是万分感激。但事实上，所有的客人早就听惯了头等演奏家的演奏，我实在不敢班门弄斧。”不过她经不住卢卡斯小姐的三番五次的请求，才不得不说：“好吧，既然如此，我就献丑吧。”随后，她又冷着面孔瞧了德希一眼：“有句俗语说得好，在场的人肯定知道这句话：‘余口气吹冷粥’，[1] 我就余口气唱歌吧。”

① 意为：省点力气，不白费口舌。

她的表演虽说不上第一流，但也十分婉转动听。唱过两支歌以后，大家请她再唱几曲，没等到她做出回答，她妹妹玛丽迫不及待地早就坐在钢琴前，事实上，在伯纳特家的五姐妹中，惟有玛丽长相一般，所以她努力研究学问，增加才识，还总想方设法地显示显示。

玛丽既缺乏天分，又没有情趣。只是虚荣心迫使她不得不用功，同时也形成了她的书生气和自负的派头。只要看了这种气息和做派，就是她有再高的水平也是徒劳。虽然伊丽莎白的弹奏水平差她很远，但她自然大方，毫不扭捏作态，所以大家听起来很有兴致。再说玛丽，她在弹奏完一支长协奏曲之后，她的两个妹妹又要求她再演奏几支苏格兰和爱尔兰小调。玛丽正想借此获取众人的喝彩和赞赏，便慨然应允。同时，她那两个妹妹以及卢卡斯家的几位小姐随着两三个军官，急急忙忙地跑到房边跳舞去了。

德希先生就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他一声不吭，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样消磨了一个晚上，彼此之间也没有机会交谈，心里免不了有点气恼。他只留心自己的心事，居然没有发觉威廉·卢卡斯爵士恰好就站在他的身边，后来还是威廉爵士先开腔：

"德希先生，跳舞是年轻人最开心的一种娱乐！总而言之，什么娱乐都比不上它。我始终觉得这是上流社会最风雅的一种自娱方式。"

"那是自然，先生。跳舞的确很好，就是在社会低层也同样流行，甚至未开化的人也会跳舞呢。"

威廉爵士仅仅付之一笑。"你的朋友跳得很不错。"过了一阵，他看见宾里也加入了，就接着说，"毋庸置疑，你也是舞技高超的人，德希先生。"

"我想你看到过我在梅里顿跳舞，先生。"

"没错。看你跳舞是一种享受。你时常到宫廷中去跳舞吗？"

"没有去过，先生。"

“莫非你不想去宫中露一手？”

“只要可以躲过的，任何地方我也不去。”

“我猜你在城里肯定有房产吧！”

德希先生表示承认。

“我有一次想在城里安家——因为我喜欢上流社会。只是我不知道卢卡斯太太是否能够适应伦敦的空气。”

威廉爵士顿了一下，希望对方回答。但是德希根本无心回答他。刚好在这个时候，伊丽莎白向他们走过来，威廉爵士念头一转，想借机讨好一番，就招呼她说：

“亲爱的伊莱札小姐，怎么没跳舞啊？德希先生，我想把这位小姐介绍给你，她是一位标准的舞伴。面对这么一位美丽的舞伴，我想你肯定会乐于跳一曲吧！”边说边拉过伊丽莎白的手，想把她交给德希先生，而德希尽管觉得很出乎意料，但也希望接住那只玉手，没想到伊丽莎白迅速地把手缩回去，面带惊慌地对威廉爵士说：

“先生，我实在不想跳舞，你别误会了，我到这边来可不是为了找舞伴的。”

德希先生毕恭毕敬地请她赏脸陪他跳一曲，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伊丽莎白打定了主意，随着威廉爵士怎么说，就是不改口。

“伊莱札小姐，你的舞技如此高超，如果不让我欣赏一下，未免不近人情。再者，这位先生虽说平素并不太爱跳舞，但赏个脸，只要半个钟头总可以吧。”

“德希先生太客气了。”伊丽莎白面带微笑地说。

“他确实太客气了。但是，亲爱的伊莱札小姐，因为你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他这么多礼也是应该的，谁不希望找你这样的舞伴呢？”

伊丽莎白调皮地扫了他们一眼，随后转身走开了。她的推辞并没有引起德希的愤恨，相反在心里有点惦记她了。正在这时，

宾里小姐走过来说：

“我知道你在琢磨什么。”

“未必。”

“你一定在想：同这些人度过这样的一个晚上，真是难以忍受。我也是这么想。我从未像现在这么烦躁，缺乏情趣，却又吵吵嚷嚷；不值一提，却又自以为是！我真希望你能指责他们几句。”

“实话实说吧，你完全搞错了。我心里想的是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我正在考虑：一个美丽的女人有一双动人的眼睛，会给人带来多大的愉悦。”

宾里小姐立刻用眼睛死死地盯住他，盼望他能明白地说是谁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让他这样痴迷，德希先生面不改色地说：

“伊丽莎白·伯纳特小姐。”

“伊丽莎白·伯纳特小姐！”宾里小姐又说了一遍，“我真是奇怪，你是什么时候看上她了？——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向你贺喜啊？”

“我早就猜到你会这么说。女人的想像能力真强，一转眼就可以从爱慕到恋爱，再到结婚。我早知道你会向我贺喜。”

“哦，还这么郑重其事，我看这事准能成功。你马上就会有一位尊敬的岳母大人，不过她一直会和你生活在彭伯利的。”

宾里小姐这么肆无忌惮地嘲弄他的时候，德希先生完全心不在焉地听。她见他这副镇定的表情，更觉得肯定，又唠唠叨叨地讥讽了他半天。

第 七 章

伯纳特先生的全部财产来自一宗房地产，每年可以有两千镑的进账。可他的女儿不走运，他没有儿子，这宗房地产只能由

一个远亲继承。说到她们母亲的家底，虽说勉强可以应付这样的家境，但无法解决伯纳特先生的财务短缺。她父亲曾在梅里顿做过律师，给她留下了四千镑的遗产。

她的妹妹嫁给了她们父亲原来的秘书——菲利普斯先生，他后来继承了她父亲的业务。另外还有个兄弟住在伦敦做一项不错的生意。

朗伯恩村离梅里顿有一英里远，对于几位年轻的小姐来说，这是很方便来往的。她们每星期都要去三四回，探望姨妈，顺便看看衣帽店。两个妹妹凯瑟琳和丽德雅，跑的次数特别多。她们可没有姐姐们那么多的心事，只要闲得无聊的时候，就会到梅里顿去，既可以让白天的生活多点乐趣，又可以准备些晚上谈话的材料。就说现在吧，有个民兵团刚刚来到这里，她们的消息来源自然更宽了，心里挺兴奋的。这个团在这儿准备待上一个冬天，团部就设在梅里顿。

现在只要她们到菲利普斯太太那儿去，都能得到一些值得玩味的消息。她们每天都能弄明白一部分军官的情况，包括名字和社会关系。军官们的住所不久就到处传开了，小姐们慢慢认识了他们。菲利普斯先生拜会了所有的军官，从此为外甥女们拓开了一道前所未有的幸福源泉。她们整天挂在嘴边的就是那些军官。虽然宾里先生很富有，伯纳特太太只要谈到他就兴高采烈，但小姐们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简直无法同军官的制服相提并论。

有天早上，伯纳特先生听到她们没完没了地聊起这个话题，就在一边用带着冷淡味道的语气说：

“只要一看你们现在说话的这副样子，我就知道你们是不折不扣的两个傻瓜。以前我还不愿意相信这一点，现在却是深信不疑了。”

凯瑟琳一听就慌了神，也没有吭声。丽德雅却毫不在意，仍旧不停地倾诉她对卡特上尉的爱慕之情，期望马上就能见到他，

因为他明天上午就要去伦敦了。

“我很奇怪，亲爱的。”伯纳特太太说，“你为什么总是会嫌自己的孩子蠢。我如果真的看不起哪个孩子，也肯定不会看不起自己的孩子。”

“假如我的孩子真是那样，我总得自己心里有数。”

“这话没错，但事实上她们都很聪明。”

“我感到欣慰，毕竟这只是我们之间惟一的意见分歧。我本来希望我们的意见在任何问题上都能统一起来，至于我们的两个女儿，我根本无法接受你的意见，我觉得她们根本没有头脑。”

“亲爱的伯纳特先生，希望这些女孩子像她们父母那么明智是不现实的。有一天她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她们肯定也会和我们一样，不再去崇拜什么军官。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时候我也很喜欢红制服[①]。——而且说实在话，到现在我还是念念不忘。假如真的有个年轻英俊的上校，每年有五六千镑的进项，愿意娶我的女儿，我肯定会同意。那天晚上在威廉爵士家中，福斯特上校身着军服，称得上仪表堂堂。”

“妈妈，”丽德雅大声叫道，“姨妈说，福斯特上校和卡特上尉不像当初那么常到沃森小姐家去了。她最近总是看到他们在克拉克图书馆里面。”

伯纳特太太正准备回答，正好一个男仆走进来，递给伯纳特小姐一封信。信件来自内瑟菲尔德，仆人在一旁等着回信。伯纳特太太双眼闪着兴奋的光芒，女儿看信的时候，她在一边急得直喊：

“琼，谁的信？有事吗？快说，琼，快念给我们听，快点，宝贝！”

“是宾里小姐的信。”琼说，然后读起那封信来：

“亲爱的朋友：

---

① 指英国军人。

假如你今天不发发善心，到这里同路易莎和我一起吃晚饭，我们从此就会成为仇人了。两个女人一天到晚待在一块聊天，最后只会不欢而散的。接信后马上过来。我哥哥和他的朋友要到军官们那里吃饭。

你永远的朋友

卡罗琳·宾里”

“去军官那儿吃饭！”丽德雅叫道，“奇怪，姨妈为什么不通知我们这件事。”

“到别人家吃饭，”伯纳特太太说，“真受罪。”

“我能坐车去吗？”琼问。

“不行，亲爱的，你最好骑马去吧，天可能快下雨了，那样的话，你就要在那儿住上一夜了。”

“假如你能断定他们不送她回家的话，”伊丽莎白说，“那真是不错。”

“哦！男士们肯定会坐宾里先生的马车去梅里顿，赫斯特夫妇那里只有车没有马。”

“我还是想坐马车去。”

“乖宝贝，我打赌你父亲空不出马来。农场上需要马，对不对？伯纳特先生。”

“农场上常常需要马，让我弄到手的机会并不多。”

“要是今天你能弄到手，”伊丽莎白说，“肯定会帮妈妈了却一桩心愿。”

她最终迫使父亲承认，几匹马都被用上了，所以，琼只能骑剩下的一匹马去。母亲把她送出大门口，喜滋滋地盼望天气变坏。果然如此。琼出发不久，天上就下起了大雨，姐妹们都为她担心，母亲却很高兴。大雨下了整个晚上，琼自然也没法回来了。

“我这个办法真不错！”伯纳特太太三番五次地说，似乎老天下雨全是她努力的结果。只是她的妙计造成了多大的幸福，直到

第二天早晨才揭晓。刚刚用完早餐,内瑟菲尔德就派了一个仆人送来给伊丽莎白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最亲爱的丽奇:

今天早上我感到身体不适,可能是昨天被雨淋了的缘故。善良的朋友们希望我身体好一些再回家。他们还坚持要请琼斯先生给我看病——所以,你们要是听说他来信给我看病,请不要大惊小怪——我不过有点喉痛和头痛,并不是很严重。

姐字”

“亲爱的太太,”伊丽莎白念完信后,伯纳特先生说道,“万一你的女儿病情严重,或者死了,我们心里可能会有个安慰,因为她毕竟是根据你的要求去追求宾里先生而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哦!我才不相信她会因此而送命呢。没有人会因为伤风感冒就送命的,别人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只要她待在那儿,一定不会有事。如果有车,我倒希望去看看她。”

伊丽莎白倒真的很着急,虽然没有车,还是打定主意一定要去探望姐姐。她不会骑马,只有步行。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

“别那么傻!”母亲嚷道,“路上尽是泥泞,亏你想得出来!就是你到了那里,你那副尊容就没法见人了。”

“只要能看到琼就行了。”

“丽奇,”父亲说道,“你是不是准备要我备马套车?”

“自然不是。我根本不怕走路。只要真的想去,这点路根本不在话下。不过只有三英里么。我会在晚饭前赶回来。”

“我十分赞赏你的善意举动,”玛丽说道,“只是一定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去做什么,理智总应该约束情感。我看凡事都得有个度。”

“我俩和你一起走到梅里顿,”凯瑟琳和丽德雅说,“没准还

会赶在卡特上尉临走时同他见上一面。”

三姐妹到了梅里顿就分开了。两个妹妹转向一位军官太太家里，而伊丽莎白继续独自赶路，她匆匆忙忙，穿过一块块田地，越过一道道护栏，跳过一个个水坑，终于到了那幢房子。这时她已经筋疲力尽，袜子上到处溅满了泥浆，累得满脸通红。

她被带进了早餐厅，除了琼以外，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她刚一进来，众人都感到惊奇。在赫斯特夫人和宾里小姐的眼里，时间这么早，路又如此难行，她居然一个人徒步走了三英里，真让人不敢相信。伊丽莎白心里觉得大家肯定会轻视她，但是他们却很热情地招呼她。宾里先生的态度不仅很谦和，而且和善可亲。德希先生沉默寡言，赫斯特先生根本一声不吭。德希先生的心里泛起涟漪，一方面钟情于她那远道跋涉而在脸上泛起的红晕，另一方面又对她费这么大劲独自前来的必要性感到迷惑。而赫斯特先生的心思则全放在早饭上。

伊丽莎白详细询问了姐姐的身体状况，回答是有些不妙。伯纳特小姐一宿没睡好，发烧很严重，尽管已经起床了，但还出不了门。让伊丽莎白感到高兴的是，他们马上就把她带到了姐姐那儿。琼怕引起家里人的恐慌和不便，在信里没提想让家里人来看她的事，现在看到妹妹来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但是她实在没有力气多说话，等宾里小姐离开后，房间里只留下姐妹俩，她告诉妹妹主人对她的细心照顾，以及她的感激之情。伊丽莎白默默地在一旁照料着她。

用完早餐，宾里家的两个姐妹进来和她们做伴。伊丽莎白看见她们这么关心和爱护自己的姐姐，也开始喜欢她们了，后来医生来了，仔细看了病人的情况，说她得了重感冒（这是一目了然的），需要马上调养治疗。她还吩咐琼上床休息，另外又开了几种药。医生的要求马上执行了，因为病人的体温开始变高，而且头疼也很严重。伊丽莎白一步也离不开姐姐的房间，其他两位女士也留了下来，因为男士们都出门了，她们也闲着无聊。

刚过三点，伊丽莎白觉得该走了，不得已提了一句。宾里小姐打算用马车送她，伊丽莎白准备稍微客气一下就领受她们的好意，可琼不愿意让她走，于是宾里小姐打消了派马车的主意，请她暂时住在内瑟菲尔德。伊丽莎白十分感激地留下来，随后马上派仆人去朗伯恩，把她暂时留下来的情况告知她的家人，顺便捎几件衣服回来。

第　八　章

到了五点钟，主人家的两姐妹离开屋子去换衣服。六点半的时候，伊丽莎白被请去一起吃晚饭。大家都彬彬有礼，不住地询问琼的病情，宾里先生更是极为关心，伊丽莎白觉得心里特别开心，只是她无法给出让人满意的答案。琼根本就没有好转。那姐妹俩一听到这些，马上再三地表示她们的关切之情以及得重感冒是件多么糟糕的事情，而她们又是多么害怕生病等等诸如此类的话之后，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原来，只要琼不在跟前，她们对她就根本无所谓，这样一来，伊丽莎白又重新萌发了对她们的厌恶之情。

事实上，在这些人中，只有她们的兄弟才让她觉得满意。他真的是打心眼里为琼担心，对伊丽莎白也体贴入微。开始的时候，伊丽莎白总感到别人不欢迎她，但受到这种接待之后，心里也就不那么在意了。只有宾里先生除外，其他人都对她漠不关心。宾里小姐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德希身上，她姐姐也是如此。还有赫斯特先生，他就坐在伊丽莎白的旁边，但他生就一副懒脾气，人生的目的只吃喝和玩牌，后来看到伊丽莎白不吃鲜嫩可口的蔬菜炖肉片，而是去吃一份普通菜，就根本不理会她了。

伊丽莎白吃完晚饭，马上就回到琼的身边。她才走出饭厅的门，宾里小姐就开始冷言冷语了，数落她不懂规矩，而且目中无

人；还说她不爱说话，举止粗俗，不懂情趣，长得也不行。赫斯特夫人也这样认为，顺便还加上了几句：

“说来说去，她除了能跑这路之外，别无所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今天早上那副模样，分明是个疯子。”

“她简直就是个疯子，路易莎。我实在想笑出声来。她这一趟瞎折腾简直一点意义也没有。姐姐只是有点伤风感冒，用得着她在野地里拼命折腾吗？她的头发被搞得一团糟，真难看。”

“没错，你们要是注意到她的衬裙就好了。我一点也不夸张，下面几公分全是烂泥。她把外面的裙子向下拉，想挡住衬裙，但没有遮盖住。”

“你描述得挺形象，路易莎，”宾里说道，“但我可不这么认为。我只是发现，伊丽莎白·伯纳特小姐今早刚刚走进来的时候，那神情很迷人。我实在没注意她那溅满泥的衬裙。”

“你肯定看到了，德希先生，”宾里小姐说，“我想，你可不想看到自己的妹妹丢人现眼吧。”

“肯定不愿意。”

“踩着齐脚深的泥泞，独自一个人跑了足足三英里，四英里，甚至五英里，也不知道究竟多远的路！她这么做到底想干什么？照我看，只能说她粗野得让人难以忍受，一点也不顾及体面，纯粹是个乡巴佬。”

“这刚好表明她和姐姐之间的深厚感情，挺感人的。”宾里说。

“我很怀疑，德希先生，”宾里小姐阴阳怪气地说道，“她这种举止行为恐怕让你对她那双美丽的双眼的爱慕大打折扣吧？”

“毫无关系，”德希回答说，“经过一番跋涉，她那双眼睛更加有神。”话音一停，屋子里忽然静了下来，接着赫斯特夫人又说了：

“我很欣赏琼·伯纳特，她的确是个动人的姑娘，我打心底里希望她能嫁个好丈夫。但是碰到这样的父母，加上那么一些卑

下的亲戚，看来实在是没什么办法了。”

“我曾经听你说过，她们的一个姨父就在梅里顿作律师。”

“的确。她们另外有个舅舅，住在奇普赛德附近。”

“那真妙不可言呢。”当妹妹的跟了一句，接着姐妹俩放声大笑起来。

“纵然她们的舅舅多得能挤满奇普赛德街，”宾里大声说，“也丝毫不会影响她们的可爱。”

“但是，要嫁给有权势的男人，机会就小多了。”德希回答说。

宾里没有理睬这句话，可是他的两个姐妹听后却十分满意，她们接着把伯纳特小姐的穷亲戚痛痛快快地嘲笑了一通。

只要她们走出饭厅，脸上即刻就恢复了那种温柔体贴的样子，走进琼的房间，陪她闲坐到喝咖啡的时候。琼依然病情严重，伊丽莎白寸步不离地守着她，傍晚时分，看她睡着了，这才放下心来，尽管心里觉得不太情愿，但仍然应该下楼去。她走进客厅后，看见大家在玩“虏”牌[1]，大家马上请她加入，她担心他们赌注太大，就委婉地拒绝了，托辞说还要照顾姐姐，只能在楼下待一会儿，最好是看看书消遣一下。赫斯特先生奇怪地看着她。

“你宁愿看书也不玩牌？”他说道，“真是让人无法理解。”

“伊莱札·伯纳特小姐看不上玩牌，”宾里小姐说道，“她是个有上进心的读书人，其他的事情全不放在心上。”

“我可不配这样的夸奖，可也受不起这样的责备。我可算不上是什么有上进心的读书人，对很多事情，我也很感兴趣。”

“不用说，你就很喜欢侍候你姐姐。”宾里说道，“希望你姐姐能够早日康复，那么你就会觉得更开心了。”

伊丽莎白真诚地向他道谢，随后向一张放着几本书的桌子走去。宾里马上表示要多给她拿几本，把他书房里的书都拿来。

“我要是能多收藏一些书就好了。这样既可让你任意阅读，

---

① 法国的一种赌博的牌戏。

也能让我面上增光。只是我很懒，虽然书很少，而我读得更少。”

伊丽莎白告诉他，屋里这几本书就够她看的了。

宾里小姐说：“我很惊奇，爸爸为什么只留下这么一点书。德希先生，你在彭伯利的那个书房才真够气派。”

德希说道：“那没什么了不起的，那是好几辈人共同积累的。”

“可你自己也增添了不少书啊。你总是不停地买书。”

“当今这种生活，我不能忽视家里的书房。”

“忽略！只要有机会为那个高雅的地方增加魅力的事情，你从没有忽略过。——查尔斯，以后你给自己建房子的时候，我希望能有彭伯利一半好就行了。”

“但愿如此。”

“不过，我还是要劝告你，就在那周围买房地产，就照彭伯利的样子。在英国，再没哪个郡有德比郡那么漂亮。”

“很乐意照办。要是德希肯的话，我倒想索性把彭伯利全买下来。”

“我是在谈力所能及的事，查尔斯。”

“凯瑟琳，我敢打赌，买下彭伯利比按它的样子建房子更有可能。”

他们的交谈引起了伊丽莎白的兴趣，她连看书的心情也没有了，干脆放下书到牌桌前，坐在宾里先生和他妹妹之间，看他们玩牌。

这时宾里小姐又问德希：“从春天一直到现在，德希小姐又长高了吗？她以后大概会长得和我一样高吧？”

“可能吧。现在她差不多就有伊丽莎白·伯纳特小姐那么高了，以后大概还会长高一些。”

“我希望能再见到她！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让我喜欢的人。相貌好，又懂礼貌，年纪虽小，却才华横溢，她的钢琴弹得妙极了。”

宾里先生说："这真叫我难以置信，年轻的小姐个个都这么能干，把自己调教得多才多艺。"

"年轻小姐个个都多才多艺！亲爱的查尔斯，这是什么意思？"

"没错，我看她们都是这样。她们懂得布置台桌，装点屏风，编织钱袋。我从来没见过有哪个小姐不是样样精通的，而且人们谈起来，也没有听说小姐们不是这样。"

德希说："要是你把这种平常的东西称作才艺，这话倒是不假。很多女人其实只不过会编织钱袋、装点屏风，也能享有多才多艺的盛誉；不过我不赞同你对普通妇女的评论。不夸张地说，我认识许多女人，但真正多才多艺的却没超过几个，再多就不敢打包票了。"

"我也这么认为。"宾里小姐说。

伊丽莎白说："那么，在你的观念里，一个多才多艺的妇女应该有很多含意在内了。"

"没错，我想是应该包括很多含意。"

"噢，那是自然，"他的忠实的帮腔叫了起来，"要是一个妇女比平常人强不了多少，就不算是多才多艺。一个女人应该精通音乐、唱歌、美术、舞蹈和现代语言，那才能这么说；另外，她的仪态和气质、她的声音、她的言谈和表情，都得有情趣，否则算不上多才多艺。"

"所有这些她都应具备。"德希补充说，"除了这些以外，她还要多读书，增长见识，有真才实学。"

"难怪你只见过六个才女。现在我甚至怀疑你其实连一个也找不到。"

"你怎么对女人要求这么严格，竟然认为她们不会拥有这些能力？"

"这样的女人我从来没碰到过。我从来没见过有哪一个符合你说的标准：有才华，懂情调，又有上进心，那么举止优雅。"

赫斯特太太和宾里小姐都大声嚷了起来，说她不应该怀疑这些，因为这种怀疑是不公平的，而且她们还一起提出反面的例子，证明她们都知道有很多女人符合这个标准。一直等到赫斯特先生叫她们认真玩牌，责备她们对玩牌太不用心，她们才结束争论，伊丽莎白没过多久也离开了。

房门关上以后，宾里小姐说："有些女人为了赢得男人的欢心，总是在别人面前指责女人的不是，伊丽莎白·伯纳特就是这样，这种办法可能对有的男人很有效，但我看这是一种可鄙的伎俩、下流的手段。"

德希听出她这几句话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立刻回答道："没错，姑娘们有时为了引起男人的好感，有时竟不顾一切地玩弄诡计，这是很卑鄙的。只要是带着欺骗意味的行为，都是应该唾弃的。"

宾里小姐对他这个回答有点不满，也就没有继续说了。

伊丽莎白又来了一趟，只是想告知他们：她姐姐的病情加剧了，她走不开。宾里固执己见，一定要马上去请琼斯医生，他的姐妹们却认为乡下医生不可信，主张到城里去请一位名医。伊丽莎白不同意这种做法，但又不想太辜负她们兄弟的好意，最后大家商量出一个办法：假如伯纳特小姐明天早晨还不见好转，就立刻去请琼斯医生。宾里先生心里很不踏实，他的姐妹也都说很担心。晚饭后，她们俩合奏了几支曲子，终于减轻了一些烦恼，而宾里先生找不到什么好办法来减轻忧虑，只好嘱咐那个女管家竭尽全力照顾病人和她的妹妹。

第　九　章

这天晚上的大多数时间，伊丽莎白都在房里陪着姐姐。第二天一大早，宾里先生就打发了女仆来问病人的情况。过了一会

儿，他两个姐妹也差了两个斯文的侍女来询问情况。伊丽莎白感到安心的是，她终于可以告诉她们：病情已经略有减轻。不过即使是这样，她还是请求主人家派人帮她给朗伯恩送封信，希望母亲亲自来一趟，看看琼的病情。信马上就送了过去，信上的要求也马上满足了。早饭过后不久，伯纳特太太就和两个小女儿一起来到了内瑟菲尔德。

要是伯纳特太太看到琼的病情真的很严重的话，她肯定会伤心透顶。可是当她一看到女儿的病情只是一般，禁不住又有点得意，反而巴不得女儿不要马上康复，如果那样的话，她就得离开内瑟菲尔德了。因此，当女儿提议回家时，她根本不予理睬。再说，几乎是和她一同到达的医生也认为这样不太好。母亲陪了琼一阵子，宾里小姐就来请她们用早餐，于是她带着三个女儿一起来到餐厅。宾里赶忙迎进来，说是希望伯纳特太太能够看出，伯纳特小姐的病情并没有预想的那么严重。

“我可没料到会病得这么厉害，先生。”伯纳特太太说，“她病情很严重，根本不能动弹。琼斯先生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她移动。这样的话，我们不得不多打扰你们几天啦。”

“移动！”宾里大声说，“绝对不可以。我敢肯定，我妹妹决不会放她走的。”

“请放心，太太，”宾里小姐冷冰冰而又不失礼貌地说道，“伯纳特小姐住在我们这里，我们会尽心尽力照料她的。”

伯纳特太太连连致谢。

“要没有这些好朋友，”她又接着说道，“琼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她的病太严重了，受了多少苦头，可她最有耐性，她从来都是如此，我这把年纪还没看到过像她这么温和柔顺的性格呢。我经常对其他几个女儿说，她们都赶不上她。宾里先生，这间屋子挺可爱的，从那条石子路望出去，景致也很美。我想不到乡下还有什么地方能赶得上内瑟菲尔德了，虽然你租期不长，但希望你别急着搬家。”

“我这人性子急，”宾里回答说，“如果我决定要离开内瑟菲尔德，那么用不了五分钟我就会搬走。可是，目前我在这儿住定了。”

“我可没猜错。”伊丽莎白说。

“你开始了解我啦，对吗？”宾里转过身来，对她大声说道。

“哦！对——我很了解你。”

“希望你这句话仅仅是在恭维我。不过，这么轻而易举地让人了解，那可是一件值得可怜的事。”

“这要看具体的情况了。一个性格深沉复杂的人，并不一定就比你这样的人更应该受到别人的尊重。”

“丽奇，”她母亲大声说，“你现在是在别人家做客。在家里你可以无法无天，在这里可得要守规矩。”

“过去我不清楚，”宾里立刻接着说道，“你对人性有很深的了解。这肯定是一门有意思的学问吧。”

“对。当然复杂的性格最有趣。无论怎么说，这种性格有这么一个优点。”

德希冷冷地说道：“这种研究对象，在乡下是很少有的。在乡下，你的活动范围很小，很单一。”

“但人的变化是无穷的，在他们身上，总有一些新鲜的地方值得你去研究。”

“没错。”伯纳特太太大声说道，德希刚才谈论乡下的口气令她不快。“跟你说，城里和乡下没什么不一样，哪方面的事也挺多。”

大家都很惊讶。德希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接着就默默地离开了。伯纳特太太以为自己已经打败了德希，接着补充说：

“在我看来，伦敦除了商店和公共场所比乡下好，别的也没什么。乡下要舒适得多，对不对，宾里先生？”

“我一到这儿就不想走了。”宾里回答道，“可到了城里也不想走。乡下和城里都有好的地方，我待在哪里都觉得舒服。”

“啊——那只不过是因为你的性格好。可那位先生，”伯纳特太太看了德希一眼，“好像觉得乡下一无是处。”

“妈妈，你弄错了，”伊丽莎白为母亲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就说。“你弄错了德希先生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乡下没有城里那么多各种各样的人，这可是事实。”

“这是肯定的，亲爱的，谁也没有反对这个。不过，如果说连这个地方人还不够多的话，那就没几个地方比这更大了。光是我都知道，经常和我们一起吃饭的都有二十四家。”

要不是看在伊丽莎白的面子上，宾里真会笑出声来。他妹妹可没他那么体谅别人，带着得意洋洋的笑容看着德希。伊丽莎白想转移一下母亲的话题，就问她说：自她来这儿以后，莎罗特·卢卡斯到朗伯恩去过没有。

“来过。昨天她和她母亲一道来了。威廉爵士是个随和的人，宾里先生——对不对？那么时髦！那么优雅斯文！又那么平易近人！无论碰到谁都会聊上几句。我心目中有良好教养的人就是这样。那些自以为是，总不说话的人，肯定是转错了念头。”

“莎罗特在我们家吃饭了吗？”

“没有，她一定要回家去。我估计她家里等她回去做馅饼呢！宾里先生，我从来都雇佣一些能干的仆人。我的女儿可不像别人那样教养大的。当然，什么事都得靠自己，跟你说，卢卡斯家的姑娘为人倒不错，就是长相不太好！倒不是我说莎罗特很丑，她可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呢。”

“她看起来很可爱。”宾里说。

“哦！对。不过你无法否认，她长相平常。连卢卡斯太太自己都经常这么说，还羡慕我的琼长得漂亮呢。我可不是夸我自己的孩子，老实话，比琼还漂亮的孩子可没几个。大家都这么认为，可不是我偏心。在她十五岁的时候，我城里那个兄弟加德纳的家里，就有一个先生喜欢她了，我弟媳还肯定地说，我们走的时候他肯定会向她求婚。不过后来他没这么做。或许他觉得她年纪

太小。不过他写信给琼的几首诗倒是挺感人的。”

“他的恋爱也就到此寿终正寝。”伊丽莎白不耐烦地说，“我看好多人都是用这个办法来压制爱情。诗有驱逐爱情的作用，也不知是谁首次发现的！”

“我从来都认为，诗是爱情的滋补品。”德希说。

“但那必须是美好、坚定、强健的感情才能那样。凡是坚强的东西，都能在万物中吸取养料。假如只是一点弱小的感情，我想一首漂亮的十四行诗就能把它完全断送。”

德希微笑了一下。于是大家都不做声。这时伊丽莎白担心母亲又会出洋相，她想提出一个话题，可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经过了一阵沉默，伯纳特太太再次对宾里先生细心照顾琼表示了感谢，并且还为丽奇打扰他表示抱歉。宾里先生的言语既礼貌又很真诚，弄得妹妹也随着讲起客气来，说了一些场面上的话。宾里小姐说话的神态很不自然，但伯纳特太太觉得已经很满意了，没过多久，她就叫准备马车。看到这个号令，她小女儿立刻站出来。原来，自从她们母女到了这里，两个姑娘一直在暗地里商量，最后决定，由小女儿要求宾里先生不要忘记他刚到乡下来时的诺言——在内瑟菲尔德举行一场舞会。

丽德雅是个发育得很好的胖姑娘，她才十五岁，细皮嫩肉，待人和气。她是母亲钟爱的小宝贝，因为父母对她的娇宠，年纪很小就进入了社交场合。她性格开朗，天生一副无法无天的脾气。她姨父一次次盛情款待那些军官，军官们见她浪荡风骚，便对她大献殷勤，从此她也就更加肆无忌惮。所以，她毫无顾忌地向宾里先生提出了举办舞会的事，冒冒失失地提醒他记住自己的诺言，并且还说：如果他不遵守自己的诺言，那可是最可耻的事。宾里被突如其来地挤兑住了，但他的答复却令伯纳特太太十分满意：

“我起誓，我很想遵守自己的诺言。等你姐姐病好之后，请你来决定舞会举行的日期。你该不会在你姐姐有病的时候跳舞

吧。”

丽德雅表示满意。“哦！是的——等琼病好了再跳，那最好。到那天，卡特上尉大概又回到梅里顿了。等你舞会结束以后，”她继续说，“我一定要让他们也举行一次。我会和福斯特上校说，他要是不举行舞会，那就太丢面子了。”

伯纳特太太马上带着她的两个女儿走了。伊丽莎白回到姐姐身边，也不管主人家的两姐妹和德希先生对她和她家里的人的数落。不过，无论宾里小姐怎么样用美丽的眼神挑逗他，德希先生怎么也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去讽刺伊丽莎白了。

第 十 章

日子过得平淡无奇，这天和往常一样。上午，赫斯特夫人和宾里小姐一直陪侍病人，病人在逐渐地恢复健康。晚上时，伊丽莎白和大家都在客厅。很例外，他们没有打“虏”牌。德希先生在写信，宾里小姐紧挨德希先生坐着，她一边欣赏他写信，一边接连不断地问这问那，要他代向他妹妹问好，赫斯特先生和宾里先生玩“皮克”牌，赫斯特夫人则在一旁观阵。

伊丽莎白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听德希和宾里小姐的讲话，甚觉有趣。宾里小姐对德希赞不绝口，一会儿夸他写字洒脱，一会儿称赞他的字整齐匀称，信的内容丰富多彩，不料，德希却对此反应冷淡。他们之间的微妙对话，正证实了伊丽莎白对他们的观点。

“德希小姐收到这样一封信，将会欣喜若狂！”

德希无言以对。

“你写字真是神速。”

“大错特错，我写信慢极了。”

“照你这样，一年中你该写多少信！还有事务上的信呢！这

该有多烦呢！”

“如此说，这样的烦事多亏落在我身上，你幸免于此。”

“我很想念令妹，希望见到她，请你转告。”

“我已遵命告诉过她。”

“你那枝笔是否有毛病，让我瞧瞧，我可是修笔专家。”

“谢谢，但我喜欢自己修理。”

“你的信太整齐了，怎么写的？”

德希似乎没有听见。

“请告诉令妹，她的竖琴弹得有进步，我听说后很高兴，她那张台桌小图案设计得精致美妙，比格兰特利小姐的好多啦，我很喜欢。”

“下次我写信时，再转告你的喜悦，这次我的信可放不下那么多啦！”

“哦！没关系，一月份我们就会见面。不过，她总会收到你这么生动的长信，是吗？”

“我的信总是不短，但每封信是否都很生动，该不是我决断得了的。”

“依我看，大凡能下笔千言的人，写得总是棒极了。”

“这话可不能用于夸奖德希，凯瑟琳，”她哥哥叫喊道，“他的信可不是洒脱自如，他喜欢用四音节的字，德希，是不是？”

“我写信和你不一样。”

“哦，”宾里小姐争辩道，“查尔斯的信写得很糟糕。他要么漏字，要么涂改。”

“我的思维太活跃，笔简直不能表达我所想的全部——因而，有时收信人从我的信中，读不出我的真实感觉。”

“宾里先生，”伊丽莎白插话道，“你如此地谦虚，别人也没理由责怪你了。”

“佯装谦虚是虚伪之极！”德希接着说，“那样只是言不由衷，有时只是旁敲侧击地自夸。”

“那我那句谦虚之词，你该将其归入哪一类？”

“转弯抹角地自我炫耀。你确实自豪于自己写信时的缺点，你认为它们是思维敏捷和表达马虎的结果。如此做，你会觉得兴趣盎然。大凡做事迅速的人常以快为自豪，很少考虑结果如何，比如，今天早上你告诉伯纳特太太，若你决意离开内瑟菲尔德，五分钟之内你就能走。你这样说不外乎是要炫耀自己——可是，这样的急躁并不能成就该做的事，于人于己毫无益处，这还值得夸口吗？”

“好啦，”宾里气愤地回击道，“整天记住这样的傻话，毫无价值。事实上，我一直确信，我的自我评价并没错，对此，我深信不疑。所以，我的急性子并不是伪装出来，专为在女士们面前夸耀自己。”

“也许对自己的话，你确信无疑。我相信你不会那么神速地离开，跟其他人一样，你会伺机而行。比如正当你要走的时候，有个朋友劝阻说：‘宾里，下周走也不晚吧，’你会马上改变主意，停下来——他要再留你，你或许会因此待一个月。”

“如此说只不过表明，”伊丽莎白叫嚷道，“宾里先生是很随和的。与其自夸相比，你的夸奖更令人信服。”

“我深感荣幸，”宾里说，“经你这样一解释，我朋友的一番话，反倒是夸奖我为人谦和。不过，只怕你完全曲解了那位先生的本意，在这种情况下，德希希望我断然拒绝朋友的好意，雷厉风行赶快出走，这样做，他才赞同。”

“那么，德希先生的意思是，你做事尽管草率，但只要坚持己见，也算合情合理了吗？”

“说实在的，我真解释不清这件事，最好德希自己告诉你。”

“你设下圈套，想让我主动承认那些强加于我的意见，不过，伯纳特小姐，若事情真如你说的那样，请记住这点：那位朋友只是出自自己的意愿，劝阻他，再待几天，只不过仅是一个建议而已，并不强迫他非那样做不可。”

“爽快——随意地听从朋友的建议，在你看来并无可夸之处。”

“不假思考地服从，表明不尊重彼此的理智。”

“德希先生，在你看来，友情一文不名。假如你尊重你的朋友，当他一提出要求，你无需他的解释，当场就会愉快地接受他的意见。这里我并不是暗指宾里先生的那种情况。也许等到果真有此类事情发生时，我们再讨论他是否谨慎行事也为之不晚。不过，通常情况下，对于无关大局的小事，朋友之间，若一方已做出安排，另一方要他改变计划，他无需费舌马上改变了主意，听从于对方，难道他会因此而被歧视吗？”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先，我们是否先应想到那个朋友所提的要求是否很重要，以及俩人的交情很深？”

“当然啦！”宾里提高了嗓音，“那我们听听你的高见，别忘记先比较他们的高矮，伯纳特小姐，因为这点对我们的争论结果会有始料不及的影响，说实在的，我敬重德希，是因为他比我高大。但是，我认为在好多场合好多时候，德希实在可恶至极，尤其在星期天晚上，当他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时。”

德希先生付之一笑，伊丽莎白觉察出他似乎不高兴，便马上收敛住笑容。宾里小姐见德希受到哥哥的嘲弄，心里忿忿然，斥责哥哥的胡言乱语。

“我知道你用心良苦，宾里，”德希说，“你讨厌辩论，想尽早结束它。”

“也许果真如此吧，这样的辩论无非是争执罢了。等我出去后，若你和伯纳特小姐继续再辩，我会感激涕零。然后，你们怎么说我都行。”

伊莉莎白说：“你的要求，对我无所谓。德希先生最好写完你的信吧。”

德希言听计从，完成了他的信。

此后，德希请求宾里小姐和伊丽莎白弹奏乐曲，宾里小姐听

后，疾步走到钢琴跟前，先客套一番，并求伊丽莎白赐教，领头先弹，伊丽莎白心领意会地推辞了，然后，宾里小姐欣然坐下，弹奏起来。

赫斯特夫人在一旁伴唱。伊丽莎白翻着钢琴上的琴谱，就在她俩兴致正高时，她情不自禁地发现，德希总在盯着她看。她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高傲的男人会用爱恋的目光看着她。然而，倘若德希以此种目光表达他的厌恶，那就更不可思议了，最后，她推测道，德希之所以注意她，是因为按他的标准，她是所有在场人中最令他厌恶的。如此推想，她倒没觉得有什么难受。从心底里她就讨厌德希，也不想得到他的爱慕。

宾里小姐弹完几支意大利曲子后，换成欢快的苏格兰小曲，不久，德希先生走到伊丽莎白面前，恭恭敬敬地说：

“伯纳特小姐，你该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来跳一场苏格兰舞吧？”

伊丽莎白笑而不语，德希见她没有回应，甚觉稀奇，又重复问了一遍。

“哦！”伊丽莎白说，“我早已听见，只是马上不知该如何答复你。我心里明白，你企望我说‘想跳’，然后你就能神气十足地取笑我的拙劣表演。但是，对此类把戏，我总会一针见血地戳穿，并要以牙还牙，捉弄有此意图的人。因此，我的回答是：我根本不想跳舞。——现在，好样的，你就鄙视我吧。”

“实在不敢冒犯。”

伊丽莎白本打算要再使他下不了台，但见他是如此地恭敬诚恳，不由地改变了主意。不过，她生来一副既温柔又狡猾的气质，她从没使人难堪过。德希确实为她所动，他以前未曾对任何女人有过如此的感觉，他心想，若不是她的几个卑贱的亲戚的缘故，他真会追求她。

宾里小姐一见此景，心里满是嫉妒。她恨不得一下子赶走伊丽莎白，也更加盼望好朋友琼能赶快康复。

为了诱使德希厌恶伊丽莎白，她常常冷嘲热讽，假设德希与伊丽莎白结合，想方设法地列举出这样的婚姻会带给他多大幸福。

第二天，她和德希在矮树林里一起散步，她不失时机地说："我希望喜事之后，对你那位岳母大人，你得转弯抹角地劝说她不要多言多语，若有威力的话，你会让那几个小姨子放弃追求军官的傻主意。还有一件，实难以启齿，但不得不提醒你：尊夫人总自以为是，因而言语尖刻，这个小毛病你得帮她根治。"

"你的一番好意，单为我的家庭幸福，还有高见吗？"

"哦！还有。在彭伯利的画廊里，务必要挂上你内姨父内姨妈菲利普斯夫妇的画像，且使它靠近你那位当法官的伯祖父遗像，因为他们从事同一职业，只是行当不同而已。至于尊夫人伊丽莎白，你不必找最好的画家为她画像，他们怎能把那双美丽的眼睛画得生动迷人呢？"

"要把那双眼睛的神气用笔画出来，实非易事，也只能描绘出眼睛的形状和色彩，以及眼睫毛，它们也非常地动人。"

正在这时，赫斯特夫人和伊丽莎白正迎面走来。

宾里小姐赶紧问道："我不知道你们也想散散步。"她有些忐忑不安，怕她俩听见了他们刚才所说的。

"你们太过分了，"赫斯特夫人答道，"不吭声就私自跑出来了。"

说罢，急忙挽起德希的那只空着的手臂，伊丽莎白孤零零地被冷落在一边。这条小道只能允许三人并行。德希先生觉得她们太过火了，当即说道：

"这条路实在不够宽，容不下我们四人并行。我们到大道会好些。"

事实上，伊丽莎白并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她不屑一顾，半开玩笑地说："不必啦，不必啦，你们在这里走吧。瞧，你们三人并排而行，优美极了，再加一人，美丽的画面就破坏了，再见。"

她旋即乐哈哈地跑开了。她边散步边想美事:一两天后她就能回家了。琼恢复得很快,当天晚上就想走出去狠玩两个小时。

第十一章

晚饭后,等夫人小姐们都离开了客厅,伊丽莎白赶快上楼去看姐姐,只见她身着暖和厚实的衣服,便扶着她下楼到客厅。主人家的两个朋友一见琼来了,马上热情地问候。姐妹俩在客厅里兴奋地谈论着,这种融洽和谐的气氛,伊丽莎白第一次幸福地体验到,一个小时后,她们的谈话由于男士们的到来而被打断。她们都是伶牙俐齿,很健谈,听她们描述的舞会,犹如身临其境,她们讲述的奇闻轶事,幽默诙谐,讥笑朋友,她们声色并茂、活灵活现。

男士们一进来,琼就黯然失色了。宾里小姐的目光马上转到德希身上,还没等德希走几步,她就迫不及待地与德希搭话,德希先向伯纳特小姐问安,表达对她康复的祝贺,赫斯特先生也向她客气地欠了欠身,说"非常高兴"见到她。但最热情最兴高采烈的是宾里先生,他喜气洋洋,问寒问暖,他花了半个小时去添火,只怕病人受不住客厅的风寒。琼听命于宾里的吩咐,移到离火炉较近的另一边,以免受门口的冷风,宾里赶快移到她旁边,只顾和她说话,对别人置之不理,伊丽莎白坐在对面的角落默默地做针线活,看到这般场景,心里为之精神一振。

喝完茶,赫斯特先生便急忙提醒宾里小姐摆好牌桌——可是白费口舌。宾里小姐私下里早就打听到,德希先生厌恶打牌,赫斯特先生干脆公开召集牌友,宾里小姐当场拒绝,她对他说,大家都不愿打牌,这时大家对此事都缄默不语,所以她的看法,被大家默认了。因此,赫斯特先生无所事事,只有躺在沙发上打盹儿。德希随意地拿起一本书看,宾里小姐亦如此。赫斯特夫人

专心于摆弄手镯和戒指，偶尔听弟弟与伯纳特小姐的对话，并时不时地插上几句。

宾里小姐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既要读自己的书，又要观察德希读书，接连不断地向他提问，或是瞧瞧他的进度。然而，她总是想方设法让他必须说话，而他对此反应冷漠，敷衍了她，把目光又转向书。宾里小姐特地选了德希那本书的第二卷，她本想很投入地读，没想到最后疲惫不堪，情不自禁地打个大哈欠，说："这个晚上过得真愉快！我认为世上最大的乐趣是读书！读书永不会使人倦怠！若我有了自己的家，我必须拥有最好的书房。"

没人搭理她。紧接着她又打哈欠，干脆把书本丢在一边，将目光转向客厅，寻找可消遣的东西，这时哥哥跟伯纳特小姐商量要开一次舞会的声音忽然传入她的耳中，她嗖地转回头对他说：

"查尔斯，如此说来，你果真在内瑟菲尔德要计划开一次舞会啦？我提醒你，先听听各位在座的高见，再作决断，我敢说，我们中有人将跳舞视为受罪，决非娱乐。"

"若这人是德希，"她哥哥大声讲道，"就由他自己得了，舞会开始前，他上床睡觉也行啊——舞会可是非开不可的，现在只要尼科尔斯的热汤做好，我就邀请客人。"

"舞会若能别具一格，新颖一些，"宾里小姐回答说，"那我会非常乐意参加的。若还是传统式的，实在单调无味，倘若谈话的时间多些而跳舞少些，就很有意义啦！"

"也许是富有理智，亲爱的卡罗琳，但那只不过是茶话会，就不能叫舞会呀！"

宾里小姐没吱声，不久便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她身材窈窕，走路翩翩大方，故作袅娜姿态以向德希卖弄一番，无奈德希毫不理会，专心于书本上，她有些失望，但仍锲而不舍，再做努力，于是转过来对伊丽莎白说：

"伊莱札·伯纳特小姐，最好像我一样，站起来来回走一圈。我告你，一直坐着，容易疲困，站起来走走倒很解乏。"

伊丽莎白一时没反应过来,倒也听从了她的建议,宾里小姐如此煞费苦心,她终于如愿以偿:德希先生的目光终于转离了书,抬头看了看。原来,德希和伊丽莎白同时看出宾里小姐的一番心机,便不由自主地合上了书。两位小姐立即请他加盟,一起走走,但他没有同意,说据他推测,两位小姐之所以在屋里走动,意图有二,他若夹进去,哪个意图都会被破坏。"这是什么意思?"宾里小姐急切地想知道,便请伊丽莎白解释。

"我也不懂,"伊丽莎白回答,"不过,他故弄玄虚,有意刁难我们,对付他的秘招是不要理会他。"

可惜宾里小姐无论如何也不忍使德希先生扫兴,因而恳切要求德希解释他的看法。

"当然可以,"她一住口,德希便说,"你们如此走来走去,只不过意图有二:一种是你们是至深之交,有许多内心话要交流,另一个是你们自己很欣赏一起散步时的优雅姿态,若出自第一种动机,有我介入,一定有所不便;若是第二种,坐在火炉旁边,我倒可以更好地观赏。"

"哦!真是耸人听闻!"宾里小姐尖叫起来,"我第一次听到如此恶毒的攻击,我们该如何还击呢?"

"只要存心还击,那不费吹灰之力。"伊丽莎白应和道,"我们大家可以互相攻击,针锋相对。嘲弄挖苦他一通。你们是老交情了,彼此熟悉,一定有办法制服他。"

"天哪,凭良心,我真不知道。说实在的,虽然我们交情深厚,可我还不通晓这些花招。要耍弄一个从容镇静又文雅大度的人!千万不可——我甘拜下风。至于讥讽他,我们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免得我们被嘲笑。让德希先生洋洋得意一次吧!"

"德希先生竟然讥讽不得呀!"伊丽莎白吵嚷道,"这种至高地位可真是稀有。但愿拥有此种特权的人仅此一个,若此类朋友太多,我的损失会太大啦。我拿手的是开玩笑。"

"宾里小姐太优待我啦,"德希说,"若有人视开玩笑为人生

第一需要，那么，——即使最理智最出众的人——不，最理智最精明的行为——也难免会成为笑料。”

“当然，”伊丽莎白应和道——“此种人的确存在，不过我可不是此种人士。我从不讥讽有理性的行为。我承认，愚拙和无知，任由自己的兴致和反复不定，这些确使我忍俊不禁，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对其付之以嘲笑。不过我认为，你身上不会有这些毛病的。”

“也许毛病人人都有。不过我一生都在研究如何扬长避短，因为即使最有智慧的人，也会由于这些小小瑕疵，而经常成为笑柄。”

“比如骄傲和爱面子。”

“不错，爱面子确是毛病，但是骄傲——只要你果真智慧过人，你总会有分寸地显出一些傲气来。”

伊丽莎白掩着脸，以免她的笑容暴露出来。

“我想德希先生被考问好了吧。”宾里小姐不耐烦地说，“请问得分多少？”

“我确认德希先生完美无缺，他自己也毫不保留地认同了这一点。”

“不，”德希说，“我没有如此自以为是。我有不少缺点，但都不是脑子的问题。对我的性情，我不敢自诩。我认为，我这人决不能忍声吞气——当然指在为人处世上我总是固执己见，我不能很有理智地原谅别人的不合适的行为和缺点，也不能原谅别人对我的侵犯，我总能记住这些事。我的脾气也不是随便就发的。但我的性格绝对不饶人，我一旦不喜欢某人，便一直不喜欢下去。”

“这的确是个毛病！”伊丽莎白大声叫道，“耿耿于怀这种性格，的确不是什么优良品质。不过此类缺点也太可怕了。我真不敢再与你开玩笑了。你可再也受不到我的攻击了。”

“我认为，谁都会有性格上的毛病，这是从娘胎带来的，任你

后天如何努力，也是本性难移。”

“耿耿于怀是你的短处。”

“你的缺点么，”德希笑着答道，“就是故意歪曲别人的意思。”

“听听音乐，轻松一下吧。”宾里小姐被冷落一边，根本插不上一句话，于是略有恼怒地叫道，“路易莎，赫斯特先生该不会让我吵醒吧？”

做姐姐的宽容大度，于是钢琴被打开了，德希想了想，觉得应该适可而止。他开始发现，他和伊丽莎白之间不该太亲近。

第十二章

伯纳特家两姐妹计划好后，第二天她们的母亲便收到伊丽莎白的信，要求当天接她们回家。可是，哪知她们的母亲早就打算让她们下星期二再回家，以让琼在内瑟菲尔德待满一周，因此无论如何她们的母亲也不会愿意她们提前回家，所以她们对母亲的回信感到失望，尤其是伊丽莎白，她太想家了。伯纳特太太写信说，她们只有等到星期二才有车接。信后，她又补充说：若宾里兄妹要求她们再多住几天，她双手赞成。无奈伊丽莎白断然不想再待下去——也并不希望她们被挽留下来，她只怕主人会讨厌她们一直住在那里，便急切地要琼向主人借马车。两个最后商定，直接告诉主人，她们当天上午想借马车离开内瑟菲尔德回家去。

主人家一听这话，很热情，并再三挽留她们等到明天再走，琼接受了主人们的好意。于是，她们推迟了一天。这时，宾里小姐马上后悔刚才对她们的挽留，因为她极其恼恨和嫉妒伊丽莎白，而对琼的喜爱与此相比，太微不足道了。

宾里先生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感到十分惋惜，不住地劝说

伯纳特小姐，说这么快就走不太合适——她的病还没彻底治好。但是琼无论何事，只要觉得合理，就毫不动摇。

对德希先生而言，这无疑是件好事——伊丽莎白待在内瑟菲尔德时间太长了，他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另一方面，宾里小姐对她很不客气，而且常常把她与自己联在一起，以取笑他。为了慎重行事，他觉得该小心翼翼，目前决不能将他的渴慕之心显露于行色，以免惹起她想入非非，自以为德希的终身幸福完全掌握在她的手中。他细细地体察到，她若果真有这种想法，那他最后一天的表现就非同小可了，要么会火上浇油，要么会起到抑制的效果。他心里盘算好，并按部就班照着做，星期六一整天他都在专心致志地看书，虽然他俩曾有半个小时单独在一起，他没敢瞧她一眼，因而这天他们几乎无言以对。

星期日晨祷后，大家热烈欢送伯纳特家两姐妹。最后分手前，宾里小姐对伊丽莎白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客气十足，对琼也亲热非凡。分手时，她对琼说，以后在朗伯恩或内瑟菲尔德希望再次见到她，接着她热烈地拥抱了琼，最后竟与伊丽莎白亲切地握手。伊丽莎白则兴冲冲地与大家告别。

到家后，母亲对她们的到来并不特别喜悦。伯纳特太太嫌她们回来得太早，抱怨她们招惹不必要的麻烦，非说这样一来琼定会又伤风了。她们的父亲见到两个女儿，虽然不曾有过多言语，但内心的确喜悦无比。他体会到她们对这个家的影响力。晚上全家人聚齐闲聊时，若缺了琼和伊丽莎白，大家都毫无兴致，甚至觉得乏味无奇。

姐妹俩察觉到玛丽照常在研究和音学及人性问题，她高兴地拿出新的札记供二位阅读探讨，还对她们讲述了一番她对老掉牙的道德问题的见解。凯瑟琳和丽德雅也讲述了性质截然不同的一些新闻。上星期三以来，许多奇闻轶事发生在民兵团里，大家传说：她们的姨父最近与几个军官一起吃过饭，一个士兵受了体罚——被鞭打，福斯特上校将要结婚的消息被隐隐约约地

传开了。

第 十 三 章

第二天吃早饭之际，伯纳特先生对太太说："亲爱的，我希望今天的晚餐丰盛多样些，我估计家里会有贵客，你吩咐管家一下吧。"

"这个贵客会是谁呢，亲爱的？莫非是莎罗特·卢卡斯，她偶尔会来我们家，我想普通的饭菜招待她足够了。我料定她家不会吃得比这好。"

"我说的贵客是位先生，又从没来过。"

伯纳特太太显得很激动。"先生，又是稀客！一定是宾里先生啦。哦，琼——你总是缄口不言，好滑头的小东西！啊，宾里先生要拜访，我太荣幸了。不过——糟糕！太不走运！今天市上的鱼都卖光了，丽德雅，小宝贝，帮我按一下铃。我马上吩咐希尔。"

"这位稀客不是宾里先生，"丈夫赶紧说道，"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位贵客。"

这句话着实让所有的人瞠目结舌。伯纳特先生见全家人焦急地逼问他，不禁自鸣得意。

对她们的好奇心，他取笑了一番后，便讲明原委，说："一个月前左右，我收到一封信。两个星期前，我给予回复，因为这是件很难办的事，需要及早解决。信来自于我的表侄克里斯先生。等我百年之后，他可以任意掌管这幢房子。"

"哦！上帝，"太太大叫起来，"你一说这话，我都快疯了。请别提那个可恨的坏蛋。你的家产不留给自己的女儿，却白送给别人，这是世上最残酷的现实。如果倒过来我是你，我早就想方设法采取行动啦。"

琼和伊丽莎白一听这话，企图向母亲再次讲明限定继承权

到底是什么。她们以前不止一次地向她讲过这个问题，无奈，伯纳特太太对此总感到不可思议。她不停地高声叫骂，说五个亲生女儿得不到父母的家业，而一个素不相识的外人却不费吹灰之力白白得到，实在冷酷。

“这确实不公平，”伯纳特先生劝解道，“克里斯先生拥有朗伯恩的财产继承权，这个罪过他是掉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不过，看了这封信，了解一下他的真实心态，你的怒气会消一些的。”

“不，我决不会。我觉得，就写信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不讲道理又善于假冒伪善。我最讨厌这种善于伪装的朋友。他为何不效法他的父亲，直截了当地争吵呢？”

“哦，对，在这点上他好像还尊重长辈的意见，从信中可以体会到。”

肯特郡韦斯特汉姆附近的亨斯福德

十月十五日

亲爱的先生：

你与我父之间发生的不愉快事情，一直使我忧心忡忡。自先父过世之后，我多次想解开这个疙瘩，但有时却优柔寡断，心想：我要与一个好与先父作对的人重归于好，这未免给祖上脸上抹黑。——“听，亲爱的。”——不过，我现在已决意要做，因为十分荣幸，得蒙已故刘易斯·德布尔爵士的遗孀凯瑟琳·德布尔的厚爱；在复活节那天，我成为圣工。凯瑟琳夫人慈善仁爱，恩情似海，把我提升为该教区的教士，从此我当尽心竭力，知恩图报，恭敬服侍夫人，随时预备服从执行英国教会所推行的任何规章礼仪。而且，身为教士，应竭力促使每个家庭和睦相处。在这点上，我的观点该值得大加称赞，而对我将获得朗伯恩财产继承权此事，请你不要怪罪，乐意接受我所献上的橄榄枝。对于我如此冒犯诸位小姐的利益，内心忐忑不安，并深表抱歉，不过，先生尽管

放心，我会对此给予尽可能的补偿——以后再详谈此事。若你不嫌我亲自登门造访，我将于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四点钟前去拜访，或许打扰至星期六。这个时间对我而言，没问题，因为若有别的教士在职，凯瑟琳夫人允许我星期日间或离开教堂一下。谨向尊夫人及诸位小姐表示敬意。

你的祝福者与朋友威廉·克里斯

“所以，四点钟这位求和贵宾就来啦，”伯纳特先生一边拆信，一边说道，“我保证，他准是个彬彬有礼、富有良知的年轻人。倘若凯瑟琳夫人能如此恩待他，允许他访问我们，那他定会是一个宝贵的朋友。”

“信中特别提到女儿们的话，说的倒很对。如果他当真那样做，我会双手赞成的。”

“虽然难以猜测他怎样给我们补偿，”琼说，“但难得他有如此好心。”

伊丽莎白感到颇有趣味的是，克里斯先生如此虔诚忠心于凯瑟琳夫人，并且热心于随时为教民举行洗礼、婚礼和葬礼此类事务。

“我想他肯定是性格非同一般的人，”她说，“对他我猜测不透。他的文笔不实在。他抱歉于继承财产，这可能吗？即使他可以放弃，他也不会那样做。他是明白事理的人吗？爸爸？”

“不，小姐，我认为他不是。我看他是个糊涂人。在他的信中，带有既自以为是又委曲求全的口吻，正好证实了这一点。我倒很想见到他。”

“单就信的文法而言，”玛丽说，“他的信似乎无可挑剔。橄榄枝的概念在这里用得恰到好处，虽然这个词并不新鲜。”

无论是那封信还是写信人，在凯瑟琳和丽德雅的眼中，都无关紧要。反正这位表兄肯定不是军官，最近几个星期来，她们只喜欢与穿红制服的人来往。至于伯纳特太太，克里斯先生的信着

实化解了她原先的许多忿恨，准备和和气气地接待他，这种转变令她的丈夫和女儿们大吃一惊。

克里斯先生准时登门，全家人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太太小姐们很热情地与他寒暄，这使伯纳特先生几乎没有机会插上几句话。而克里斯先生很有分寸很有节制地与她们交谈。他今年二十五岁，身材魁梧，粗壮结实，略显臃肿。他庄重严肃，有些拘束。刚刚坐下，便夸伯纳特太太膝下有如此多漂亮姑娘，好有福气。他说，他早就风闻她们的美貌，但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而且更胜一筹。他接着说，伯纳特太太到时一定会看着一个个女儿喜结良缘。如此奉承，令几个小姐们有些厌腻，而伯纳特太太对此类恭维之词则多多益善，于是便爽快地应和道：

"你的心地善良。我也企盼事实如此，要不她们的命也太苦了。有的事情办得太莫名其妙了。"

"你莫非指此宗财产的继承权吧。"

"唉！先生，我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我的那些可怜的女儿对此会多伤心。我并不怪罪你，因为我明白，如今的世道，运气是最关键的。一旦要限定财产继承人，谁都不知道它的归属。"

"太太，我知道表妹们深受其害。对此我也有看法，但又不好随便乱改。不过我承认，我来的目的是为表达我对小姐们的崇敬。现在不好多说，兴许彼此熟悉以后——"

开饭的叫声打断了他的话，小姐们对此面面相觑，心照不宣。克里斯先生不仅仅对这里的小姐们表示爱慕，而且仔细审视了客厅、饭厅及屋里的全部家什后，大加赞赏。一听此类赞美言词，伯纳特太太不但开心不起来，而且当她意识到对方已将这些财产视为己有，羞辱之情立即涌上心头。克里斯先生还对丰富的晚餐饶有兴致地夸奖一番，并询问主人，是哪一位小姐的手艺。这时伯纳特太太修正了他的错误，郑重地说，雇一个有水平的厨师对他家而言，不是什么难题，根本不需要小姐们沾手这种粗活。克里斯先生很抱歉，请求太太不要生气。伯纳特太太马上缓

和了声调，说她不会为此生气，而克里斯先生为此不谨慎的言语又连连请罪，达一刻钟之久。

第 十 四 章

吃饭时，伯纳特先生沉默不语。佣人收拾完后，他盘算着该向客人讲话了，于是选择了一个会令客人精神振奋的话题，说克里斯先生三生有幸，遇着了一个大救主；看来，凯瑟琳·德布尔夫人似乎非常体谅他，生活上对他关怀备至。伯纳特先生此番话正中下怀。克里斯先生然后对那位夫人赞不绝口。他一讲到她，神态严肃庄重，神气十足地说，凯瑟琳夫人是他见到的第一个如此平易近人，体谅他人的达官贵妇。最荣幸的是，他亲自在夫人面前布过两次道，而且夫人对他的布道大加赞赏。夫人曾两次邀他共席，上星期六晚他还有幸与夫人打"四十张"。在他认识的人中，凯瑟琳夫人对他们傲慢无比，而只有对他，夫人则和蔼友善。夫人与他交谈，总将他看作有地位的人，从不轻视他。她从没干涉过他与邻居的交往，也允许他间或离开教区一两周，去看望亲人。她甚至以长者的口吻劝他早结良缘，只是要认真挑选。有一次她甚至还亲自光顾他的住处，并夸奖他的修缮装饰技术，更荣幸的是她还提出建议——楼上的壁橱里应再添几个架子。

"这一切确实很得当，很有礼，"伯纳特太太说，"我猜她定会是很平易近人的妇人了。只可惜大部分贵妇人都没她那么好。她的家离你近吗，先生？"

"从我所住的花园，再过一条小路就到了罗辛斯庄园即夫人的住所。"

"听你的口气，她好像是寡居的吧，有子女吗？"

"只有一位千金，有一笔大的财产，因她是罗辛斯的继承人。"

“啊！”伯纳特太太尖声叫道，但马上摇头。“那她比别的姑娘都富有。她长相如何，漂亮吗？”

“她极其可爱。凯瑟琳夫人亲口承认，德布尔小姐的美貌出众，无与伦比，一看就是达官显贵家的小姐。可惜她体弱多病，这影响了她各方面的素养，否则的话，琴棋书画，她无一不精通，她的现任女教师这样对我说，德布尔小姐很随和，不爱显露自己的高贵，常常乘着她那辆小马车外出，从我的寒舍里时常能看到这些。”

“她朝见过国王吗？我没记得进宫的仕女中间有她的名字。”

“可惜她体弱多病，难得上京城一回。那天我对凯瑟琳夫人说，英国王宫里因此会失去一颗最耀眼的明珠。对我这样的赞赏她老人家似乎很认同。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善长用巧妙的奉承话，赢得太太小姐们的喜悦。我曾多次对凯瑟琳夫人说过，她美丽的女儿生来就是做公爵夫人的料，将来无论地位多高的姑爷娶了她，都不会给她增加多少光彩，反而那位姑爷倒要受到她的光彩照耀。她老人家最乐于此道，所以我应努力投其所好。”

“你有准确的判断力，”伯纳特先生说，“而且最幸运的，你是如此高明的恭维天才。我想请教：你是当场灵机一动脱口而出这些奉承话的，还是提前搜肠刮肚准备好的？”

“大多是脱口而出的。虽然我有时也准备一些精巧细致的阿谀奉承之词用于一般的场合，但我尽量表现出一副触景生情的神气。”

正如伯纳特先生所料定的那样。他这位表侄果然荒唐至极，他装作很从容平静的样子，全神贯注地听他唠叨着，不过有时朝伊丽莎白瞥上一眼，然后独自沉浸于这份乐趣中。

吃茶点时，这场无聊的交谈终于结束了。伯纳特先生愉快地把客人带到客厅，喝完茶，又热情地邀请他为太太小姐们朗诵。克里斯先生毫不推辞，于是有人为他拿来一本书。那本书（看样

子借自于流通图书馆）一到他的手中，他不禁有些惊慌，连忙推说他从不看小说，请大家见谅。基蒂睁大眼睛望着他，丽德雅吃惊地叫出声来。她们又带来几本书，克里斯先生仔细挑选了一番，选了一本福代斯的《布道集》。丽德雅惊诧万分，眼见他打开书，并正式地、枯燥无味地读起来，还没读三页，她便打断了他：

“妈妈，理查德是不是要被菲利普斯姨父辞退？福斯特上校倒很想聘他，若他真被辞掉的话。星期六那天姨妈亲口告我的这些。我计划明天到梅里顿一趟，探探风，顺便打问一下丹尼先生从城里何时回来。”

大姐二姐忙示意丽德雅住嘴。克里斯先生面带怒气，放下书，说道：

“年轻小姐一贯对正经书毫无兴趣，她们不知道这是专门写给她们的。我确实对此很诧异，因为聆听圣哲的教诲对她们而言，是最有益不过的了。不过，对此事随你们的便，我不勉强。”

他说罢转到伯纳特先生一边，提出与他玩十五子棋。伯纳特先生欣然同意，说这倒很好，任由姑娘们做她们喜欢的事去吧。伯纳特太太和小姐们郑重地向他致歉，请他原谅丽德雅的鲁莽，并保证说，他若愿意重读那本书，她们会洗耳恭听的。克里斯先生却对她们说，他一点不计较这些，决不会记恨她的冒犯。之后，他与伯纳特先生到另一张桌旁坐下，开始玩十五子棋。

第十五章

克里斯先生并不聪明，虽然他上过学，并步入社会，但这些完全弥补不了先天的不足。他一直受教于那个视钱如命又目不识丁的父亲手下。说起来他也上过大学，也只不过勉强混了几个学期，更谈不上结交上几位地位显赫的朋友。他惟命是从的性格源自于父亲严厉的管教，但是这种性格如今已大为改观，因为他

一下子过上了悠闲生活，加上天生愚拙，难免会趾高气扬，又何况年纪轻轻就大发横财，自然会更加目空一切。当时亨斯福德教区缺个牧师，克里斯福星高照，得到了凯瑟琳·德布尔夫人的赏识。他一方面崇拜凯瑟琳夫人的显赫地位，将她视为自己的女恩主，另一方面又自命不凡，珍重作教士的威严，充分享受作教区长的权利，这一切把他塑造成为一个既高傲又顺服，即自恃又自卑的双重性格的代表。

他现在拥有一幢舒适的房子，一份可以获得可观收入的工作，便想该成家了。他把这个目标定于朗伯恩家的几个小姐身上，所以他主动与他们重归于好。那几位姑娘若果真像传闻的那样美丽动人，他计划从中选择一位。这就是为从她们的父亲那里得到财产而做的补偿赎罪计划。他精心策划了这个计划，认为它既很合情理，又显示出他并非吝啬之辈。

他一直坚持他原来的盘算，及至亲睹几位姑娘风采之后，这种决心仍没动摇。反使他更加坚定的是：伯纳特小姐那张妩媚动人的脸蛋，这也正迎合他那考虑尽老大的旧观念。所以，琼一下子就成为他的目标。不过，过了一夜，他改变了主意。原来，早饭前他与伯纳特太太有一刻钟的亲密交谈，他谈到那幢舒适的牧师住宅，顺理成章地引到了他的心愿，他愿那幢住宅的女主人会在朗伯恩家中。伯纳特太太听后，满面春风，给小伙子鼓劲，不过提醒他不要选琼。“对我的后四个女儿，我虽没绝对把握——但没听说她们有男朋友。至于大女儿嘛，她可能很快就订婚了，这一点我有责任告诉你。”

克里斯先生只得调整计划，从琼转向伊丽莎白——而且如此迅速地改变了目标——就在伯纳特太太拨火的刹那间。从年龄到美貌，伊丽莎白稍差琼一点，理所当然她就是第二个。

伯纳特太太获得如此暗示，正中下怀，立即想到她的两个女儿即将得到归宿。昨天令她深恶痛绝的人，今天一下子成为令她愉悦的人。

丽德雅按计划要去梅里顿，除了玛丽外，其他的姐姐们都乐意与她同行。伯纳特先生一心想清静地独自待在书堆里，摆脱克里斯的烦扰，便请他陪女儿们一道去。原来，早饭后，克里斯先生尾随他到了书房，像粘在那里似的一直不走，手里拿着书房里最大的一本书，装模装样地看，实际上却在唠唠叨叨地跟伯纳特先生讲他在亨斯福德的住宅和花园。这使伯纳特先生心乱如麻。在书房里，他一向为图个清静自在。他曾对伊丽莎白说，在其他房间里，他可以容忍愚蠢自负的人，而在书房里，他绝对不允许他们的进入。于是，他就当机立断请克里斯先生陪小姐们出去。事实上，克里斯先生根本就不爱读书，出去兜兜风倒还过得去，于是他兴高采烈地合上书走了。

路上，克里斯先生尽情地谈些不着边际的废话，表妹们只得随声应和，就这样到了梅里顿。这时，几个小表妹再也顾不上他了。她们的目光转向街头，东瞅瞅西看看，寻找军官，或者盯着商店橱窗里十分漂亮的女帽，或是欣赏色彩鲜艳的细纱布。

眨眼的功夫，一位年轻人引起了她们的注意。她们以前从没见过他，只见他风度翩翩，俨然是个绅士，与一位军官正在街那边散步。此军官即丹尼先生，丽德雅此趟来的目的专为打听他是否从伦敦回来。她们立即走过来，丹尼先生向她们鞠了一躬。那位陌生人的风度深深地吸引了诸小姐们，她们心里在想他究竟是谁。基蒂和丽德雅借口到对面店里买东西，要探听一下消息，她们领先跑到街那边。无巧不成书，她们刚走到人行道上，那俩人转身到了她们眼前。丹尼先生马上向她们打招呼，并介绍他的朋友维柯姆先生。维柯姆先生头天和他一起从城里回来，高兴的是，他已被委任为团里的军官。太棒了，眼前的小伙子若再加上一身军装，将会帅极了。他容貌出众，举止得体：眉清目秀，温文尔雅，谈吐不俗。他们一认识，他就兴奋地与她们交谈起来——既热情又谦逊，很有节奏又很得体。大伙谈得兴致正高时，一阵嘚嘚的马蹄声愈来愈近，抬头一望，原来是德希和宾里骑马过来

了。两位先生一下子在人堆里认出了这几位小姐，连忙近前，与她们寒暄了一番。主要是宾里讲话，他主要对伯纳特小姐讲，他说他正准备去伯朗恩家看望她。德希先生趁机鞠了个躬，以证实宾里的话。德希一直专注着伊丽莎白，他刚一移开目光，那个陌生人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伊丽莎白注意到他们俩人相对而视的那副神情，心里很诧异。俩人的脸色瞬时即变，一个煞白，一个通红。如此持续了一会儿，维柯姆先生最后拉了下帽沿，德希先生稍作还礼。这是为什么？着实让人难以猜测，她好奇地想弄清楚。

又有一会儿，宾里先生对此似乎毫无反应，便与众人告别，他们又骑马往前走去。

几位小姐在丹尼和维柯姆两位先生的陪同下，不知不觉到了菲利普斯先生家门口，丽德雅小姐诚恳要求他们进去坐坐，菲利普斯太太还急忙打开客厅里的窗户，热情招呼他们，虽然如此，俩人还是行了个礼转身告别了。

菲利普斯太太很喜爱她的外甥女。最近一直没见到两个大外甥女，太太对她们格外关心。她急忙说，她非常惊奇她们这么快回到家。因为家里没有派车接她们，她在街上碰巧遇见琼斯药店里的伙计，告诉她伯纳特家的两位小姐已经回家，不用再往内瑟菲尔德送药了，那时她才知道她们回来的消息。菲利普斯太太刚停住话，琼把克里斯先生就介绍给她。她很有礼貌地欢迎克里斯先生，克里斯先生反过来又很有礼貌地答谢她，并对他的冒昧打扰表示抱歉，不过他很高兴他的表妹们引荐他见到太太。菲利普斯太太见到如此客气儒雅的举止，敬意油然而生。然而，还没当她仔细打量这位生客，却被小姐们打断了，因为她们急切地想知道另一位生客的情况。只可惜，她也爱莫能助，只提供了一些她们已经知道的消息：如他是丹尼先生从伦敦带来的，要在某地民兵团中做中尉。菲利普斯太太说，刚才他在街上逛时，她已打量了他一个多小时。这时，若维柯姆先生还在街上，基蒂和丽德

雅还要继续盯着他，只可惜街上只有几个军官从窗口走过，而他们与维柯姆先生相比，足有天壤之别。姨妈说，她家明天会有几个军官来吃饭，若她们明天能从朗伯恩赶来，她就让丈夫邀请维柯姆先生。大家对此正巴不得呢，菲利普斯太太郑重宣布，明天要有一场热闹非凡的抓彩牌游戏，玩后有些热餐。如此兴奋的消息令大家都很激动，最后大家高兴地分手了。临走前，克里斯先生又不厌其烦地表示歉意，主人又客气地说，这些大可不必啦。

回家途中，伊丽莎白将先前两位先生之间的微妙表现，讲给琼听。琼呢，对别人的情况，她总会为其辩护，可眼下她和妹妹一样，对两者的非凡举动，也不解其意。

克里斯先生回来后，大加赞赏菲利普斯太太的殷勤好客，而伯纳特太太对此自鸣得意。克里斯先生一本正经地说到，除了凯瑟琳夫人母女之外，菲利普斯太太是他见过的最风雅的女人，他们素不相识，却热情地接待了他，还请他明晚一起吃饭。在他看来，正是他和伯纳特家的亲戚关系才使他有此殊荣，但是他长这么大，如此的殷勤好客他是第一次见到。

第 十 六 章

伯纳特夫妇同意了年轻人与姨妈的约会。克里斯先生觉得身为客人，把伯纳特夫妇整晚留在家里不甚有礼，可夫妇俩对此毫不介意。因此，他和表妹如约到了梅里顿。姑娘们一进门就听说维柯姆先生接受了邀请，显得很激动。

待大家坐定，克里斯先生悠悠然地环视四周，想要夸奖一番。对屋子的面积和陈设，他十分稀奇，说可以与罗辛斯那间消夏的小餐厅相媲美。刚开始，菲利普斯太太对如此对比并不满意，但当她听说罗辛斯在哪儿，它的主人是谁，又听说凯瑟琳夫人一间客厅的陈设与布置，以及有一个值八百镑的壁炉架之后，

她才领会到这个对比的分量。甚至她想，即使把这里与罗辛斯管家婆的住房相比，她也觉得光彩万分。

克里斯先生一面绘声绘色地描述凯瑟琳夫人及她的大厦的宏伟壮观，也忘不了偶尔对他自己的寒舍夸耀几句，谈及他正进行的各种装饰。他就这样孤芳自赏，唠唠叨叨，一直到男宾都来齐了。他注意到菲利普斯太太听得聚精会神，而且更加对他产生崇敬之情，还决计用他的话在邻居面前炫耀一通。可那几位小姐呢，对表兄的这番吹嘘早已厌腻，但又无事可做，琴也弹不成，只能临时描摹壁炉架上的瓷摆设，并自我欣赏。大家等得很不耐烦，不过最后她们终于等到了。男宾们来了，维柯姆先生刚一走进来，伊丽莎白便觉得，无论上次见到他，还是将来想起他，他都是那样魅力无穷，她对此深信不疑。参加这次晚宴的先生们可谓某郡民兵团中十分英俊、颇有风度的军官们中的佼佼者。但是，相比之下，维柯姆先生在长相、气质、修养和地位上，犹如鹤立鸡群，相反，那位肥胖的，又满脸皱纹的菲利普斯姨夫在这些先生们中显得相形见绌，他带着满口葡萄酒味，和大家一起进屋来。

维柯姆先生是当晚最有魅力的男子，女人们的眼睛总不离开他。伊丽莎白是当晚最幸运的女人，因为维柯姆先生最后坐在她的旁边。他当即和她聊起来，虽然内容不过是当晚的天气及雨季的到来等，但他是那样温和儒雅，她感到，即使最庸俗、最无聊、最陈腐的话题，如果出自于巧舌之口，同样可以悦耳动听。

克里斯先生面对维柯姆先生和其他军官这样的劲敌，若想赢得小姐们的青睐，似乎是无能为力。在年轻漂亮的小姐们眼中，他确实无足轻重。不过，菲利普斯太太有时还耐心听他几句，而且对他热情关照，不时地给他倒咖啡，加松饼。

很多张牌桌一一摆好后，克里斯先生终于有机会答谢女主人，便坐下来与女主人一齐玩惠斯特。

“我毫不擅长玩这牌，”他说，“不过我很想学，因为在我这样的职位上——”菲利普斯太太很感激他的加盟，但没兴趣听他讲

明理由。

维柯姆先生没有玩惠斯特,而是很荣幸地被小姐们请到另一牌桌前,他在伊丽莎白和丽德雅之间的空座上坐下。刚开始,丽德雅嘀嘀咕咕地跟他说个没完,颇有独霸他的趋势。幸好她更酷爱摸彩牌,立时兴致大起,专心于下赌注,得彩后又忘乎所以,哪能顾及到其他人呢!维柯姆先生一边应付着摸彩,一边不慌不忙地与伊丽莎白交谈。伊丽莎白很乐意听他讲话,不过压根儿没指望会听到最令她不解的问题——他和德希先生过去的纠葛。他甚至没敢提到德希的名字。但是,很意外地,她的好奇得到了满足。是维柯姆先生主动谈及那个话题。他问她内瑟菲尔德离梅里顿的距离,伊丽莎白告诉他后,他又慢吞吞地问到德希先生到那儿有多长时间。

"约有一个月了。"伊丽莎白说,她很想就这个话题谈下去,赶紧说:"据说他腰缠万贯。"

"不错,"维柯姆答道,"他确实很富有。每年的净收入是一万镑。因为我从小就和他家有不一般的关系,因此对这些消息,我了如指掌。"

伊丽莎白惊诧万分。

"伯纳特小姐,昨天你也许注意到我们之间冷若冰霜的样子,怪不得你会如此惊异。你和德希先生很熟吗?"

"但愿仅此而已!"伊丽莎白面带怒气,叫嚷道,"我们在一起待过四天,他讨厌透顶!"

"他到底惹人爱还是惹人嫌,"维柯姆说,"我无权妄加评论。我不便发表意见。我们是老相识,彼此了解对方的底细,很难有公正的评判。我不可能不带偏颇。不过,你对他的这种看法倒令人费解——也许换个地方你的口气就大不一样。反正这里全是自家人。"

"说实在,除了内瑟菲尔德,我在哪儿的说法都一样。赫特福德郡压根儿没人喜欢他。谁不讨厌他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没

人会替他说好话的。”

“凭良心而讲，”停了一会儿，维柯姆说，“无论任何人，过高的抬举都不应该。不过他吗，常常被人捧着。大家为他的权势地位所倾倒，又慑于他那高傲自负、盛气凌人的气势，只好将他视高人一等。”

“尽管我与他交往不深，但我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维柯姆只晃了晃脑袋。

等伊丽莎白说完，他开口道：“他是否在这里要待很久？”

“我根本不清楚。不过，我在内瑟菲尔德时，可没人说他要走。只希望他待在附近对你在某郡民兵团的任职毫无妨碍。”

“哦，不可能——我决不会让德希先生撵走。倘若他不愿看见我，那他就走开吧。我们彼此为敌，看见他，我的心里就不平，不过我不必躲着他，可我得让大家明白他如何肆虐无辜，为人处世如何不近人情。伯纳特小姐，他的已故父亲老德希先生，却是世上最善良的人，也是我平生的挚友。每当我和这位德希先生同在一起时，总免不了想起他的父亲，勾起那温馨的回忆，并屡屡感到痛心。他对我态度蛮横，从内心而言，这些我都能原谅他，但他辜负先辈的心愿，有辱先辈的声誉，这是我惟一不能容忍的。”

伊丽莎白越听越起劲，也越有兴致。不过事情很复杂，她不好再问下去。

维柯姆先生又谈起一些常见的话题，诸如梅里顿城，这里的居民及社交之类，他似乎对这里的一切颇满意，特别是社交问题，谈吐不俗，又明显表示很关注的样子。

“我之所以要来某郡民兵团，”他接下去说，“主要原因是当地居民为人友善，又讲义气。我知道这是一支令人信赖的兵团。丹尼曾对我夸口，这里的营房是很好的，梅里顿的居民待他们友善，因而他们有很多当地朋友。我相信社交生活对我很重要。我是个感情脆弱的人，忍耐不了孤独。我必须有做的，与人交流。我本无意于进部队，但迫于环境，觉得军营倒是好去处。我本从事

牧师的职分——我从小就被培养做牧师,若不是刚才我们所谈的那位先生干涉的话,现在的我该是有俸禄的牧师。”

“真有此事!”

“是呀——老德希先生的遗嘱上说,若有空缺的牧师职位,首要的人选就是我。他是我的教父,对我特别好。这种感情胜似父子。他本想让我过得富裕些,并有把握做到这点,谁也没料到我失去了当牧师的机会。”

“天哪!”伊丽莎白激动得叫起来,“这太不合理啦!先人的遗嘱怎么能不执行呢? 你怎么不起诉呢?”

“遗产的条款上有一处措辞不明确,即使起诉也未必会赢。一个有身份的人对先人的意图深信不疑,可德希先生例外——偏要认为那是有条件的提拔我,非说我奢侈浪费,举止粗野——总之,欲诬陷于我,何患无辞,我应得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两年前,真有个空缺的牧师职位,我恰好符合受圣职的年龄,而这个机会别人抢走了。我实在找不出自己的半点过错,而理当失去那份可观的俸禄。我承认自己性格急躁,讲话毫不忌讳,有时难免在众人面前无所顾忌地议论他,甚至当面与他作对,仅此而已。很显然,我们的性格差异很大,他对我怀恨在心。”

“真是耸人听闻,你应该当众让他丢脸。”

“早晚会有这一天——但决不是由我引起。看在他父亲的份上,我决不会敌视他,揭发他。”

伊丽莎白对他的高风亮节很敬佩,而且发现,当他展示如此博大胸怀时,愈发显得英俊潇洒。

“不过,”停了停,她又说,“他用心何在? 为什么要如此冷漠无情呢?”

“对我的深仇大恨——我认为只是他的嫉妒所导致的。倘若我没有受到老德希先生的宠爱,他儿子也许能宽容我一些。我相信,德希先生从小就恼恨于他父亲对我的偏爱。他斤斤计较,容不得别人比他强——因为我太受宠了。”

“我一直不知德希先生是这么心地狭窄——虽然我讨厌他，但不曾想到他会如此卑劣。我原以为他只是骄傲，却还不知他竟是卑鄙小人、蛮不讲理、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她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我现在记起，在内瑟菲尔德，他有一天自夸说，他一旦与人结怨，就永不会消解，他从不吃亏。他一定是令人畏惧胆颤的人物。”

“对这个问题，我可说不准。”维柯姆应和道，“对他，我难免有成见。”

伊丽莎白再一次陷入沉思。稍过一会儿，她怒不可遏地说道：“他父亲的教子、朋友和宠儿，竟遭他这样的礼遇！”——她本想还加一句：“尤其对你这样的青年，单从你的长相，就能知道你是多么温和有礼”——但她只能换个说法：“何况你自小和他一起长大，又非常亲密！”

“我们出自于一个教区，甚至同一座庄园里。我们小时候几乎天天在一起：同住，同玩，又同时受教于他的先父。我父亲起初和你姨父菲利普斯先生干一样的活——但为效劳于老德希先生，先父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心全意地经营彭伯利的财产。老德希先生对先父呢，相当赏识，他们是最亲密的知己。老德希先生经常说，先父管理的家业，兴旺发达，使他受益无穷。因此，先父临终时，老德希先生主动承担抚养我的任务。我相信，出自于对先父的感谢，也对我的喜爱，他才决意这样做。”

“太稀奇了！”伊丽莎白叫嚷道，“真气愤！我真不明白，骄傲自负的德希先生，竟对你这么恶毒！若单因为傲慢，又无其他缘由，那他真不值得如此毒辣阴险——这绝对是阴险。”

“的确使人不解。”维柯姆答道，“因为傲慢指挥着他一切的行动，吞噬了他的全部心灵。同时骄傲也促使他注重道德。可人心飘忽不定，反复无常，除了骄傲，他对我还容易冲动。”

“如此可恶的傲慢能对他有何益？”

“有益处。他常常慷慨解囊，济贫救困，花钱大方，热情好客。

他这样做，无非是为了维护家族的自尊，和尽子女的孝道——他为自己父亲的为人而自豪。维护家族的声誉，要不负众望，保持彭伯利的威势，这是他的动力源泉。他努力维护做兄长的尊严，再加上几分手足之情，使他妹妹有这样关怀备至的保护人而津津乐道，而大家都公认他是一个称职的好哥哥。”

“德希小姐这个姑娘怎么样？”

维柯姆摇摇头：“我至多能说她一声可爱，我不忍说德希家人的不好。不过她与她哥哥没什么两样——非常骄傲。她小时候非常招人喜爱，和我特别要好。我时常陪她一起玩。而现在她眼高了，自然不把我看在眼里。她约有十五六岁，相貌出众，而且又心灵手巧。自她父亲过世，她一直与一位妇人住在伦敦，并受教于她。”

俩人又接二连三地扯了许多别的话题后，伊丽莎白不由自主地又回到原先的题目上，说：

“我真纳闷，他竟和宾里先生亲密无间！宾里先生生性温和，平易近人，怎么能结交这样的朋友？他们能相处得来吗？你可认识宾里先生？”

“不认识。”

“他呀，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他不会知道德希先生的为人如何。”

“也许吧。不过德希先生也很有手腕去博得别人的喜悦。他很有能耐。只要他愿意与谁交谈，他会饶有风趣地谈下去。对待不同地位的人，他的态度截然不同。他总是很自负，可和有钱人在一起时，他又会豪爽大度，正义诚实，通晓事理，大讲排场，也会温和儒雅——这是金钱和地位的功效。”

此后，惠斯特牌结束了，几个玩牌的人又聚在另一张牌桌前，在表妹伊丽莎白和菲利普斯太太之间，克里斯先生站定。菲利普斯太太照常问他结果如何，却不妙，他全输了。菲利普斯太太对此深表惋惜，然而，他不动声色地说，小事一桩，何足挂心，

钱对他来说，无关重要，请她放宽心。

“我知道，太太，”他说，“在牌桌上，输赢全靠运气，好的是我家境宽绰，五先令对我而言，不足挂齿。有好多人就不同啦。这些全靠凯瑟琳·德布尔夫人的恩待，我才能出手大方。”

他们的谈论传入维柯姆先生的耳中，他定睛看了看克里斯先生，然后悄悄地问伊丽莎白：她的表兄是否与德布尔家关系非同一般。

“凯瑟琳·德布尔夫人赐给他个牧师职位，”她应道，“她最初怎么会赏识克里斯先生，我很迷惑不解，不过他们认识没多久。”

“凯瑟琳·德布尔夫人和安妮·德希夫人是姐妹俩，你不会不知道吧。因而，凯瑟琳夫人是德希先生的姨妈。”

“不，我确实不清楚。我一点也不知道凯瑟琳夫人的亲属。我前天才听说这个名字。”

“她女儿德布尔小姐是一大宗财产的继承人，人们都传说，他们表兄妹会合并他们的家业。”

一听这话，伊丽莎白禁不住笑了，因为可怜的宾里小姐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倘若德希先生果真早与别人有婚约，宾里小姐的一番苦心岂不是白搭，她不是徒劳地关心德希小姐和奉承德希先生吗？

“克里斯先生，”她说，“对凯瑟琳夫人母女俩的赞美声不绝于耳。可是，当他讲起一些细节时，我觉得他对她感恩戴德得过分极了，他忽略了她的傲慢自负。”

“我认为她很骄傲自满。”维柯姆回答说，“虽然有很多年我没见到她，但我一直很讨厌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骄横跋扈。大家都公认她通晓事理，聪颖绝顶，但我认为，她的才干一方面得益于她的权势和金钱，以及她心高气傲，另一方面又出自于她外甥的自高自大，因为她的宝贝外甥宣称过，但凡是他的亲戚，全是智慧非凡。”

伊丽莎白认为，他的话合乎情理。俩人又接碴儿聊，越谈越投机，一直到吃晚饭收牌才停住。这时，维柯姆先生才有机会给其他的太太小姐们献上一些小殷勤。宴席上，大家叽叽喳喳不停，根本无法交流，但众人却格外欣赏维柯姆的表现。他说话恰到好处，举止儒雅。伊丽莎白完全被他征服了。她回家的路上，满脑子都是维柯姆先生和他讲过的话。而丽德雅和克里斯先生一路上喋喋不休。她实在没有机会插上一句提起他的大名。丽德雅兴致勃勃地谈论抓彩牌，讲她的输赢。克里斯先生对菲利普斯夫妇的热情款待赞不绝口，说玩惠斯特输钱是区区小事，又把晚餐的菜肴一一数列；不停地表示惟恐挤着表妹们。还没等他说完，朗伯恩家就到了。

第 十 七 章

第二天，琼听到了伊丽莎白和维柯姆先生谈话的全部内容。她听得又惊又喜。她无法相信，德希先生竟是如此势利小人，根本不配宾里先生的器重。可是，话是从和蔼可亲的维柯姆先生口中说出的，她无法怀疑它的真实性。一想到他当真受到那样的苦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因而，她努力把两个人都往好处想，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辩解，将其他的矛盾归为偶然和误解。

“也许，”她说，“他们俩人都上当了。或是别人从中挑拨离间。总之，双方都情有可原，我们不能硬去研究他们不和的原因。”

“你说得没错。不过，琼，你可能替他们俩人说些什么呢？请你一定要为他们辩解，以免我们单单怪罪一方。”

“你请自便吧，反正我不会为被取笑的缘故而放弃自己的看法。亲爱的丽奇，你仔细想想：德希先生的父亲既然生前那么宠爱他，又应承要供养他，而德希却那样虐待他，岂不是不近人情

吗？这绝对不会。一个有起码品德又珍惜自己声誉的人，决不可能这么傻。他的知己难道看错他了？哦，决不可能。”

“我宁愿相信是宾里先生错看了人，也不愿承认维柯姆先生昨天欺哄了我。人物、事实他说的有眉有眼，脱口而出。倘若这些并非事实，那留给德希先生自己争辩吧。再说，维柯姆先生说话的神态，不像是在撒谎。”

“事情确实很复杂——也让人迷惑，真不知该怎么想。”

“我冒昧地提一句，大家心里都知道怎么想。”

可是，琼心里只明白一点——若宾里先生果真看错了人，当事情大明之后，他会痛心疾首的。

在矮树林里，她们俩正热烈地谈论此事，忽然，有人来喊，说有客人来，正是她们挂在嘴边的那几位。原来，企盼已久的内瑟菲尔德舞会于下星期二开，宾里先生和两个姐妹专门来邀请她们。那两位女士看见琼，异常兴奋，说几日不见如隔三秋，并问琼一直做些什么。她们很少搭理其他人：尽量回避伯纳特太太，与伊丽莎白也只寒暄几句，对其他人视而不见。客人们没多会儿就告辞了，两位女士飞快地离开座位，撒腿就走，着实让宾里大吃一惊，好像深怕被伯纳特太太的一套礼节缠住似的。

内瑟菲尔德将举行舞会，伯纳特家的太太小姐们为之振奋。伯纳特太太非得坚持，这是宾里先生专为取悦她的大女儿而举行的。而且更使她洋洋得意的是，宾里先生亲自登门邀请，远胜于收到一个请帖。琼心里盘算着这个快乐的夜晚，她既可以和女友谈心，又可接受宾里先生的殷勤照顾。伊丽莎白则喜滋滋地想，她可以一举两得，既能与维柯姆先生尽情跳舞，又可以观察德希先生的表情神态，以验证维柯姆对他的评价。凯瑟琳和丽德雅则不同，她们并不寄望于某一人或某一事能使她们开心，虽然她们也想和维柯姆先生跳会儿舞，但她们更满足于有多个舞伴陪着跳。无论如何，舞会毕竟会使人兴奋激动。甚至玛丽说，她也想去凑个热闹。

“只要我上午充分利用时间，”她说，“今天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我想偶尔参加晚会放松放松也无妨。我们都应有社会交往。和大家一样，我认为娱乐消遣对人而讲是必需的。”

伊丽莎白当时快活极了，她本来与克里斯先生没有多少话可讲，可现在不由自主地问起他是否参加那个舞会，如果想去，会不会感到不合适于他的身份。令伊丽莎白大吃一惊，克里斯先生很乐意参加，并不顾及大主教或凯瑟琳·德布尔夫人的指责，他要放胆跳舞。

“我告你，这样有名望青年的舞会，宾客都是达官显赫，决不会有失身份。我不仅要纵情跳，而且希望能与各位表妹跳一曲。伊丽莎白小姐，我的头两曲舞邀你跳，我优先选你，并希望琼表妹能见谅。”

伊丽莎白觉得中了克里斯先生的奸计。头两曲舞她原计划与维柯姆先生跳，不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她悔不该快活得太早了。不过事已定局，无可挽回。她和维柯姆先生的快乐只能排第二位了，于是她故作欣喜地接受了克里斯先生的盛情。但是，仔细一想，他的这番殷勤有特殊的含义，她的快乐转眼即逝。她清楚地意识到，在她们姐妹中，克里斯先生看中了她，亨斯福德牧师住宅的主妇就是她了，而且当罗辛斯打“四十张”缺人时，她可以凑个数。她这个念头旋即得到证实，克里斯先生愈加关心她，而且对她赞不绝口。虽然她很惊异于她的魅力竟会如此有效，内心并不感到洋洋自得，而她母亲则不然，不久便告她，他们俩可能结为良缘，做母亲的对此很中意。伊丽莎白只能漠然视之，因为她明白，对此事，她和母亲之间会大动干戈的。克里斯先生既然还没求婚，又何必自寻不快呢。

多亏内瑟菲尔德舞会，大家才有事可做，有话可聊，要不伯纳特家的几个小姐们会烦死的，因为自接受邀请那天，一直阴雨连绵，她们连梅里顿都去不成。见不到姨妈、军官，新闻也打听不到——连舞鞋上的玫瑰结也只好托人买。伊丽莎白对这样的天

气更是无法忍受，这使她和维柯姆先生的交往大受影响。可盼到下星期二有个舞会，而星期五到下星期一的几天，对基蒂和丽德雅而言，简直是度日如年。

第十八章

伊丽莎白款款走进内瑟菲尔德的客厅，只见一群身着红制服的男宾，在他们中间，她不停地搜寻维柯姆先生的身影，可惜她没找见，这时才推测到他可能不会来。本来，听到过去那些事，她放心不下，但她仍确信能遇见他。她认真修饰了一番，信心十足地准备彻底赢得他的喜爱，她满有把握用这一晚上的功夫去征服他的心。但是转眼一想，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她的心里，她怀疑宾里先生为了取悦于德希先生，邀请军官时，故意没有邀请维柯姆先生。但事情并非所想，当丽德雅急不可耐地询问丹尼先生时，他郑重讲明了事情的原委。他告诉她们，维柯姆前一天进城办事，没来得及回来，接着又狡黠地说："我想，若不是有意躲开这里的某位先生，他不会偏偏在这时办事。"

这条消息，丽德雅根本没听见，而伊丽莎白却听者有心。伊丽莎白由此认定：尽管她没有猜对维柯姆先生缺席的原因，却依旧与德希先生有关。伊丽莎白一下子很失望，对德希愈加厌恶。此后，当德希向她问安时，她无法抑制内心的怒火。对德希的关心、容忍和大度，无异于是对维柯姆先生的不义。她没吭一声，转身就走，甚至对宾里先生说话都满含怨气，因为她怀恨他对德希先生的盲目偏爱。

不过，伊丽莎白天生不会发火。虽然她有些怨气，但她的情绪旋即转好。她把自己的心事向莎罗特·卢卡斯讲了一通，她们有一周没见面了，之后又主动谈及她表兄的一些奇闻轶事，并指出他来，让她仔细看看。不过，她无可奈何地跳了头两曲舞，觉得

屈辱到极点。克里斯先生既笨拙又死板，常常身不由己迈错步，并一直不停地表示歉意，这样的舞伴，只两曲舞，就让伊丽莎白忍无可忍，不说受罪，而且丢尽了面子。伊丽莎白好不容易解脱出来，便又兴致勃勃。

接下去，她跟一位军官跳舞，从他口中得知维柯姆先生给人印象都很好，不禁宽慰了许多。跳完这两曲后，她又回到莎罗特·卢卡斯身边，正跟她说话，忽听德希先生叫她，请她跳舞，她深感意外，于是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竟含糊地答应了。德希先生走开了，伊丽莎白反应过来，后悔自己竟一时乱了阵脚。夏洛特设法劝慰她。

“你很快会发觉他的优点。”

“但愿不要这样！那才是天大的不幸！你决意去恨某人，却发现他惹人喜爱！别这样诅咒我啦。”

“当舞曲又开始，德希先生请她时，莎罗特赶紧贴着耳，告她别犯傻，只顾迷恋维柯姆，而冒犯比他身价高十倍的人。伊丽莎白没吱声，只管步入舞池，能与德希先生面对面跳舞，她着实吃了一惊，她还敏锐地察觉到身旁的人对此亦惊讶万分。他们俩默不做声站了一会儿，伊丽莎白本想这两曲舞可能一直沉默下去，也本不计划打破它。后来，她又突发奇想，觉得迫使舞伴讲话也许可以更有效地惩罚他，于是她闲扯了几句有关跳舞的话，德希先生回答后，又不做声了。过了几分钟，伊丽莎白第二次搭话：

“德希先生，现在该你讲话啦。我刚才谈了跳舞，那么舞厅的大小和舞伴的多寡该你讲了。”

德希笑了一下，对她说，他悉听尊便。

“很好。你的回答当前还讲得通。也许过不多久，我会说，公共舞会没有私人舞会有趣。现在，我们又可以沉默不语了。”

“这样说来，你喜欢跳舞讲话啦？”

“看时候，又总不能不讲话。默不做声地在一起待半个小时，该多难受。不过，为着某些人，该给他们讲话的机会越少越好。”

“你做眼前的事，到底是由着自己的性子，还是在顾及我的情绪？”

“各居一半，”伊丽莎白诡异地笑道，“因为我总感觉我们性情相近。你我天生都不擅长交际，寡言少语，不愿开口讲话，总想一鸣惊人，流芳千古。”

“我看你不会是这样，”德希说，“至于我呢，是不是你所认为的那样，我也不好断定，那么你确信你的判断无误啦。”

“当然不该我自己下断语。”

德希没回应，俩人重新陷入沉默，第二曲开始后，德希问梅里顿是不是她们姐妹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伊丽莎白肯定了他的看法。这时，她确实克制不住了，便急切加上一句：“你那天碰见我们时，我们恰好刚认识个新朋友。”

这话立竿见影。一副轻蔑的神情立刻笼罩在德希的脸上，他一声不吭。伊丽莎白尽管鼓足勇气，但也只好默不做声了。末了，德希还是先打破了沉寂，他一脸窘色，说：“维柯姆先生天生讨人爱，自然交朋友对他而言，小菜一碟——至于是否有深交，就不好谈了。”

“太不幸了，他竟没有博得你的友谊。”伊丽莎白语气沉重地说，“而且很可能一辈子为此吃苦头。”

德希无言以答，似乎想转个话题。当时，威廉·卢卡斯爵士走过来，要穿越舞池到另一边。可是一看见德希先生，便止住了步子，很礼貌地向他行礼，并恭维他的舞姿和舞伴。

“亲爱的先生，真使我大开眼界。跳得棒极了。显然是一流水平。不过，我再补充一句，你这位漂亮的舞伴也给你大增光彩，我希望能常开开眼界，特别是将来的大喜事，亲爱的伊莱札小姐。（边说边朝她姐姐和宾里瞟了一眼。）那时，定会有成群结队的道贺人！我请求德希先生——不过还是别干扰啦，先生。你们谈得十分投机，我不该妨碍你们，瞧小姐的明目正在责怪我呢。”

德希先生几乎没听清后几句话。但是，威廉爵士所暗指的

事，他听后大吃一惊，因而一本正经地朝正在一起跳舞的宾里和琼望去。不多会儿，他恢复了平静，回头对舞伴说：

“威廉爵士打断了我们的话，刚才我们说到哪儿？”

“刚才我们根本没讲话。我们是这屋里最安静的。已涉及好几个话题，我们总不投机，下面谈什么，我也不知道。”

“谈书如何？”德希微笑着问。

“书——哦！不可，我们读的书大不一样，感受也不同。”

“我很抱歉，你竟会这样想，若真是那样，至少我们还有说的。比较我们不同的见解，也挺好的。”

“不行，——在舞厅里谈书，我受不了。我总是开小差。”

“在这种环境，你总能集中注意力，是吗？”德希疑惑不解地问。

“是，是这样。”伊丽莎白答道。其实她说的话，自己也不明白，她心早就想别的了，随后，她突然问：“德希先生，你曾说过，你从不宽容别人，谁一旦与你结怨，你就不能忘记他。我想问你，你一定不随便与人结怨吧。”

“是的。”德希坚定地说。

“从不受偏见的干扰？”

“不会的。”

“矢志不渝的人该注意，主意一开始就得对。”

“可否问清提这些问题，究为何故？”

“只想了解你的性情。”伊丽莎白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说，“我想摸透你的脾气。”

“那你摸透了吗？”

伊丽莎白摇了摇头：“根本弄不清。大家对你的评价褒贬不一，我不能盲目适从。”

“这倒是事实。”德希郑重地说，“人们对我的看法可能截然不同，伯纳特小姐，我倒奉劝你不要急切地勾画我的性格，因为我担心，这于你于我，毫无益处。”

“可我现在不弄明白你，以后怕没这个兴致了。”

“我决不妨碍你的兴趣。”德希冷冰冰地答道。伊丽莎白再没吭声。他们俩又跳了一曲，随即悄然分手了。俩人都闷闷不乐，对她德希心里颇有好感，很快便原谅了她，而另一个人则替他出了气。

他们分手后不久，宾里小姐怒气冲冲地朝伊丽莎白走来，带着鄙视又不失礼的口气对她说：

“哦，伊莱札小姐，你很喜欢乔治·维柯姆吧！你姐姐问了我一大堆有关他的问题。那个年轻人跟你说长道短，却没告诉你：他是老德希先生的管家老维柯姆的儿子。作为你的朋友，我奉劝你，不要被他的话所迷惑。他完全捏造说德希先生亏待他。尽管他以极其卑劣的手段对付德希先生，而德希先生却对他极其宽容仁义。详细原由我不了解，但有几点我是很清楚的；这事不怪德希先生；他难以接受乔治·维柯姆这个人；我哥哥这次请军官们参加舞会，他很知趣地躲开了，所以我哥哥在此事上没有作难，他来这地方，可真厚脸皮，也真是胆大包天。对不起，伊丽莎白小姐，我冒昧揭穿了你心上人的过失。不过，就看他的出身，他也干不出什么丰功伟绩来。”

“按你的说法，他的出身决定了他的过错。”伊丽莎白怒气冲天，说道，“我听您翻来覆去，无非厌恶他是老德希管家的儿子。我告诉你，他早就告诉过我这一点。”

“对不起，”宾里小姐哼了一声，冷笑着扭身就走。“我不该多管闲事，但我是为你好。”

“蛮横的刁妇！”伊丽莎白自言自语地说，“你以为你这样卑劣的攻击，会使我改变主意，你妄想。这样做，我倒可以看出你的愚昧顽固，和德希先生的狡诈狠毒。”接下来，她去找姐姐，想从姐姐那里得到宾里对维柯姆先生的看法。琼笑容满面，喜气洋洋，可见她这一晚过得多么惬意。伊丽莎白一下就明白了姐姐的心情。这样的话，她姐姐幸福在望了，喜悦之情一下子冲走了她

对维柯姆的忧虑，对他仇人的恼恨，及其他各种烦恼。

“我想知道，”她也是满面春风地说，“维柯姆先生的情况如何。你玩得太兴奋了，没想到这件事。若是这样，我会原谅你的。”

“哪的事，”琼答道，“我记得他。但没什么好消息。宾里先生与他不熟，至于他和德希先生之间的纠葛，更是一无所知。不过他可以保证他的朋友品德高尚，为人坦诚可靠，并且确信德希先生对维柯姆先生很仁义。很遗憾，从宾里先生和他妹妹的眼光来看，维柯姆先生决非好人。只怕他过于粗鲁了，难怪德希小看他。”

“该不是宾里先生不认识维柯姆先生？”

“真不认识。那天在梅里顿他第一次见到他。”

“那么，这番话也只能出自德希先生啦。我太高兴了。不过，对于牧师职位，宾里先生说什么啦？”

“他听德希先生说过几次，但细节记不清了。不过他认为，那个牧师职位不是无条件传给维柯姆先生的。”

“宾里先生为人诚实，这点我深信不疑。”伊丽莎白激动地说，“可是很抱歉，只凭他的几句话，我不能信服。宾里先生既然不了解事情细节，他所说的大都是出自于他那位朋友，虽然辩词听起来有道理，我也只能坚持我原来对俩人的看法。”

她马上转了一个话题，她们俩人都喜欢谈，而且不可能引起分歧。伊丽莎白欢喜地听琼和宾里先生之间的事，琼说他对自己很有情感，虽然不敢有过高的奢望，但已有几份希冀，做妹妹的尽力为她鼓劲，以增强她的自信。后来，宾里先生来了，伊丽莎白有意地跑到卢卡斯小姐那里。卢卡斯小姐问她刚才跳得如何，还没等伊丽莎白张嘴回答，克里斯先生走过来，欢天喜地地对她说，他很幸运有个重大发现。

“太出乎意料了，”他说，“这屋里竟有我的女恩主的一位近亲。这位先生向宾里小姐提起了德布尔小姐和凯瑟琳夫人，恰被我听见。太奇妙了！凯瑟琳·德布尔夫人的外甥，我能在这里见

到他！感谢上帝，我得向他问安，相信他不会怪罪。我根本不清楚夫人的这门亲戚，道个歉也就行了。”

“你真打算贸然向德希先生作自我介绍啊？”

“当然了。我没有及早问候他，求他原谅。凯瑟琳夫人的外甥确实是他。我想告诉他，夫人六天前身体蛮好。”

伊丽莎白想方设法劝他打消这个主意，告诉他，若不经人介绍，贸然跟德希先生搭腔，德希先生定会觉得此人不识大礼，而感觉不到此人对他姨妈的尊敬。伊丽莎白还劝说，他们双方无需多客套，若真有必要，也该由地位高的德希先生主动找他。克里斯先生一听这话，更加坚定不移，等伊丽莎白说完，他急切地答道：

“亲爱的伊丽莎白小姐，在你自己知识范围内你一向卓有见解，我很敬佩。但是，恕我直言，教士的礼仪与俗人的礼仪截然不同。还有，就尊严而讲，教士的职位不亚于王国的君主——只要做得谦逊有礼。因此，请允许我服从良心的支配，去做我应当做的事情。求你原谅我没有服从你的指教，不过在其他事上，我会将你的指教作为我的座右铭，在这件事上，我有充分理由决定该如何做，因为我受过教育，加上自己勤于钻研。”说罢，他行了个礼，离开伊丽莎白，急不可待地跑过去，巴结德希先生。伊丽莎白干着急没办法，只得注视着德希先生看他的反应。显然，德希先生对克里斯先生的冒昧行为，大吃一惊。只见克里斯先生先恭恭敬敬地鞠躬，又开口讲话。伊丽莎白从他的口型看得出来，他无非老生常谈，仿佛听到了“道歉”，“亨斯福德”、“凯瑟琳·德布尔夫人”等等。眼见表兄在高傲自负的德希先生面前露丑，她恼羞成怒。德希先生极其诧异地盯着他，等他的一套话讲完，他从容地带着既冷淡又有礼的神情，勉强回答了几句。但是，克里斯先生矢志不渝，照常讲他的。在他第二次唠叨个没完没了时，德希先生愈加露出他的鄙夷神色来，他一说完，德希先生稍欠了欠身，便急忙走开了。克里斯先生这才回到伊丽莎白面前。

“告诉你吧，”他说，“我对那样的礼待深感荣幸。德希先生对我的拜见，十分愉悦。他彬彬有礼地回答了我的问候，还夸奖我说，他十分敬佩凯瑟琳夫人的眼力，相信她爱的人准没错。他真是胸怀坦荡，总而言之，他很惹人喜爱。”

再没有什么事可让伊丽莎白感兴趣了，她只好把全部的心用在姐姐和宾里先生身上。看着眼前的一幕幕、一连串激动的念头便出现在脑子里，她变得和琼一样幸福无比。她想像着姐姐是这幢房子的女主人，小两口恩恩爱爱，相敬如宾。若果真到这一步，她甚至也可以努力去喜欢宾里的两个姐妹。她看得出来，母亲心里也打着这个算盘，于是便决定不要随便靠近她，要不她又唠叨不休。后来大家一齐吃饭，她和母亲却偏离得很近，她好像冷水泼顶。最使她恼怒的是，母亲总与那个人（卢卡斯太太）毫不忌讳地乱讲一大堆，而且恰恰讲她希望宾里先生马上会娶琼。对伯纳特太太而言，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她讲起来永不会厌倦，她不厌其烦地数说这门亲事的好处。宾里先生文质彬彬，谁见谁爱，又出身富豪，而且住在离她家只有三英里的地方，这些最使人放心了。其次，琼又和宾里家的两姐妹是要好的朋友，她们一定希望琼做她们的嫂子，这也是一个有利条件。此外，这件事会给她的后几个女儿带来福气，因为琼攀了这门阔亲后，她的几个妹妹也有机会结交其他富家子弟。最后，若能把几个没出阁的女儿交给她们的姐姐，做老妈的再不必陪着去应酬，这是多美的事。这的确值得高兴，按常理大家都是这样。但是，伯纳特太太生来不爱呆在家里，她最喜欢凑热闹。最后她祝愿卢卡斯太太也会同样有好运，尽管明白人一眼就看得出，她正洋洋自得地暗示，那是毫无希望的。

伊丽莎白企图打断母亲那接二连三的话语，劝她小声一点讲话，因为她最难堪的是，德希先生正在对面，她察觉到，他能听到大部分谈话内容。无奈她是白费苦心，母亲倒骂她傻乎乎的。

“请问：德希先生是谁，我干吗怕他？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用不着对他那么客气，他不爱听的我讲也无妨。”

“哦，上帝，妈妈，小声点。你得罪了德希先生，他的朋友会瞧不起你的。”

可是，她枉费口舌。母亲固执己见，依旧扯大嗓门讲话。伊丽莎白又气又恼，脸色红涨。她不住地向德希先生望去，每次她的疑虑都被确证，德希先生虽没盯着母亲，但是她相信，他在专心致志地听，他先是带有愤恨和鄙夷的表情，逐渐变得凝重深沉，郑重其事。

最后，伯纳特太太好不容易住了口。本来，卢卡斯太太听她再三自鸣得意地诉说，自己半句也插不上，早就索然寡味了，现在总算解放了，可以安然享受一下冷鸡丁的美味，伊丽莎白又兴趣盎然起来。可是，清静的好景不长，一吃完饭，大家要唱几句，使她又羞又恼的是，大家稍一鼓动，玛丽便欣然接受。伊丽莎白不停地向她挤眉弄眼，暗示并带有几分恳求，要她结束她的卖弄，可是枉费心机。玛丽对此无动于衷。她最喜欢出风头，便张口唱个不停。伊丽莎白难堪极了，狠盯着妹妹，惶惶然地听她唱，好不容易熬到她唱完，心里仍是忐忑不安。原来，接受谢意时，玛丽又听到有人婉转地请她再唱一首，她歇了口气，又扯起嗓子唱起来。本来，玛丽根本没有表演才华；她嗓子细，表情不自然。伊丽莎白心急如焚。她向琼望去，想看她的反应，只见她正与宾里先生谈笑风生，泰然自若；她的目光转向宾里先生的两个姐妹，只见她们眉来眼去；她的目光落在德希先生身上，只见他铁青着脸，毫无表情。最后她只得瞅着父亲，示意他出面干涉，以免玛丽住不了口。父亲会意，等玛丽的第二支歌刚完，他大声说：

“孩子，好了。你太让我们开心了。把这个难得的机会分给其他小姐们吧。”

玛丽假装没听见，心里惶惶然。伊丽莎白为她感到羞臊，也为父亲的那番话而惶恐不安，她怕自己枉费心机。这时，大家请别人上台演唱。

“若我有唱歌天赋的话，”克里斯先生说，“我一定登台献艺，我认为音乐是高雅的消遣，和牧师身份毫不矛盾。不过我的意思并非是，把心思专注于音乐上，因为还有许多事要干。例如一个教区的主管牧师要做许多事。他先得制定什一税条例，既有益于自己，又无损于恩主。布道辞必须亲自写。这样的话，就没有余下多少空，利用这个空闲，他还得料理教区里的日常事务，整理修饰自己的住宅，他很有必要把住宅收拾得舒适清洁，还有一点重要的是，他对每一个人应殷勤服侍，特别是器重他的人。这是他的天分。即使恩主家的亲友，也应主动表示敬意，否则的话太不近人情。”说罢，向德希先生鞠了个躬，以此作为结束语。他的这席话慷慨激昂，半屋子的人都闻其高论。好多人出神地张望——好多人捧腹大笑，只有伯纳特先生饶有兴致地听，他太太却郑重地夸奖克里斯先生理正言顺，还悄悄对卢卡斯太太说，这个青年聪明绝顶，招人喜欢。

在伊丽莎白眼中，她家人今晚个个洋相百出，像事先约好似的，你唱我和，竟如此成功。她觉得姐姐和宾里幸运极了，宾里也许没有看见一些丑剧，即使看见一部分，他宽厚仁慈，不会觉得不舒服。然而，他两个姐姐和德希先生可尽收眼底，讥笑她的亲属该有题材了，这令她羞愧不已。这三人，男的一声不响地从心底鄙视，女的不住地冷笑，究竟哪一个更刺激她，她也没准。

晚上余下的时光也没使她提起精神。克里斯先生跟她打趣，缠着她不松手。他虽无力劝她再跳舞，但也挡着她与别人跳。伊丽莎白鼓励他另寻舞伴；并情愿为他牵线，可他总不答应。他说，他根本无意跳舞，他来就是专为侍奉她，以赢得她的喜悦，因而他要整晚与她待在一起。他既有此心思，就毫不动摇实施他的计划。令伊丽莎白宽慰的是，卢卡斯小姐常常到她身边，不时地和克里斯先生攀谈，这使她有所解脱。

至少她不会与德希先生赌气了。他有时虽站得离她很近，默不做声，却也无意与她搭腔。她想这得归功于维柯姆先生。心里

不由得暗自庆幸。

朗伯恩一家最后辞行。伯纳特太太有意施了个雕虫小技，大家都走后，他们等了一刻钟马车，这使他们有机会观察主人家到底哪些人急切盼他们快走。赫斯特夫人姐妹俩一声不吭，只叫困，显然下逐客令。伯纳特太太不知趣地想与她们搭话，都吃了闭门羹，大家都是有气无力。克里斯先生又滔滔不绝地称赞宾里先生及其姐妹，夸奖舞会开得高雅，客人受到热情的礼遇，可这些陈词滥调丝毫没有提起大家的兴致。德希先生默不做声。伯纳特先生同样寡言少语，只在看热闹。宾里和琼独在一处，热烈地交谈。伊丽莎白也是缄口不语。就连丽德雅也是疲惫不堪，话语不多，只偶尔叫声“天哪，困死啦！”接着便打哈欠。

最后，他们终于告辞了，伯纳特太太十分诚恳又万般客气地说，希望宾里一家到朗伯恩做客，又特意对宾里先生说，若他有空去她家吃顿便饭，她们将荣幸万分。宾里先生为之十分感激，说他明天去伦敦几天，回来后，有时间就拜访他们。

伯纳特太太心满意足，离开时，心里就打起了小算盘：只要嫁妆、新马车和结婚礼服准备妥当，三四个月内，她女儿就会成为内瑟菲尔德的主人。她同样坚信不移，克里斯先生也会娶走她的一个女儿，甚觉高兴，尽管程度不如前者。在所有的女儿中，伊丽莎白最不讨她欢心。对伊丽莎白而言，能嫁给克里斯先生，结成这门亲，已相当不错了，虽然与宾里先生和内瑟菲尔德的富贵相比，不足挂齿。

第十九章

第二天，一桩新鲜事发生在朗伯恩家。克里斯先生郑重其事地求婚。他星期六就得返回，再说他认为理所应当，因而他决定不再拖延，按部就班地行动，而且一切遵循求婚的礼仪，循规蹈

矩。一吃完早饭，伯纳特太太、伊丽莎白和一个小妹待在一起，克里斯先生见机行事，便说：

“太太，今早我要单独与令媛伊丽莎白谈谈，您肯否？”

伊丽莎白一听，不知所措，满脸红涨，还没等她有所反应，伯纳特太太连忙答道：

“哦，上帝——同意——当然啦。丽奇也不会反对——她一定很高兴。来，基蒂，我们上楼吧。”说罢收好手中的活，匆匆忙忙地向外走，却不想伊莉莎白尖叫起来：

“好妈妈，别走。我求求你待在这里。克里斯先生不会见怪的。他要说的，别人在不会碍事的。要不，我也走了。”

“别，千万别，别瞎说，丽奇。你只管好好待在这儿。”眼见伊丽莎白尴尬极了，似乎真要走，便又加了一句，“丽奇，你非得留下听克里斯先生讲不可。”

伊丽莎白母命难违。她镇静下来，心想事情若能尽快地悄悄了结也好，于是又坐下来，手里拿起针线活，专注地干起来，以遮掩她那哭笑不得的情绪。等伯纳特太太和基蒂一走开，克里斯先生便开口了。

“亲爱的伊丽莎白小姐，请相信我，你躲躲闪闪，非但不是你的缺点，而使你在我眼中更完美无缺。若你不羞不臊，我倒看不出你的喜人之处了。不过，我先声明一下，已得到令堂的许可，我才找你谈的。你尽管天生羞涩，大智若愚，你会明白我的真正用意。我对你百般关照，你不会置若罔闻。我一来到府上，就看中了你，做我的太太。说到这儿，趁我还可以控制住自己时，先讲我结婚的理由——以及来赫特福德挑选佳偶的原因，我也确实如此施行了。”

克里斯先生这会儿稳如泰山，做出严肃的样子，居然还控制不住感情，伊丽莎白听后忍不住偷笑了，因此，对方稍作停顿，伊丽莎白也无力打断他，便接下去说：

“我之所以结婚，理由如下：首要的我认为，在婚姻方面，每

个生活宽绰的牧师(如我)理当为教区树立一个好的榜样;第二,结婚将带给我无尽的幸福。第三——其实早该提出来,我的女恩主曾劝戒我要有个家庭。她曾两次主动提醒我(不是我请教于她的!),真是蒙她的大恩。我离开亨斯福德的前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们一起玩'四十张',趁詹金斯太太为德布尔小姐安放脚凳之际,她对我说:克里斯先生,像你这样的牧师,该成家结婚了。选个般配的小姐。看在我的份上,这个姑娘必须有修养;为你自己好,这个姑娘必须能干会管家,出身贫贱也无妨,只要会料理家务过日子。这是我的劝告。快找吧,带到亨斯福德,我得帮你参谋参谋。亲爱的表妹,有夫人她老人家如此这般的体贴入微,该也是我的优势吧。我想,聪明机伶的你一定会招她喜欢的,不过,在那种贵妇人面前,你定会毕恭毕敬,含蓄文静的,她会愈加喜爱你。我之所以要成亲,主要是以上缘由。现在我想讲讲为什么我要在朗伯恩挑选佳人,而不在家乡一带找,尽管那里年轻漂亮的姑娘也很多。事情如下:你的父亲过世后(他还能活好多年),我将继承他的财产,对此我于心有愧,觉得惟一能使你们将来损失最小的办法,就是在你们姐妹中选一个妻子。当然,这是以后很多年的事情。亲爱的表妹,这就是我的心里话,你不至于轻视我吧。我该说的全都说了,现在只想用激动的言辞表达我对你的炽爱。论到财产,我毫不在乎,不会有过分的要求,因为我知道你家的底细。你名下的资产,只不过是年息四厘的一千镑存款,还得等到令堂百年之后你才拥有。为此,我会只字不提。你尽管放心,婚后,我不会对此介意。"

现在不能让他再说下去。

"你未免操之过急了吧,先生!"伊丽莎白大声叫道,"你还没问我是否愿意呢。废话少说,我这就告你。感谢你的夸奖。我很荣幸听到你的求婚,只可惜除了拒绝,我无话可说。"

"我早料到,"克里斯先生机械地挥了一下手,答道,"年轻小姐总是喜欢拒绝第一次甚至第二、三次求婚,即使心里想答应。

因而，你刚才的话丝毫不能使我灰心，我希望你能不久嫁给我。”

“实话说，先生！”伊丽莎白嚷着，“我已明确答复你，你还执迷不悟，太奇怪了。说实在的，若真有像你所说的大胆小姐，拿自己的幸福当儿戏，等着别人反复地求婚，那我根本不是那号人。我严肃地拒绝你，我相信，我们彼此不能使对方幸福。再者，假使凯瑟琳夫人见到我的话，我相信无论如何她会觉得我不配做你的太太。”

“即使凯瑟琳夫人真这样想的话，”克里斯先生认真地说，“不过我想她老人家也会赞成这门亲事。你放下心来，我下次有幸再见到她时，在她面前一定多多美言你的优点，如贤惠、会持家等。”

“老实说，克里斯先生，真没必要这样夸奖我。给个面子，允许我自己的判断，一定相信我说的全是实话。我真诚祝愿你喜结良缘，大发横财，我拒绝你，就是尽力成全你。而你呢，既然主动求婚以表示你的补偿之意，你以后对我家里就不必有内疚之情了，将来，朗伯恩庄园一旦归入你的名下，你应当心安理得了。因而，这件事就算了结了。”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想往外走，但克里斯先生向她说：

“我等下次有幸再与你谈时，希望得到满意的答复。我并不在意你的冷酷，我明白，女人按例总喜欢先给男人个下马威，拒绝求婚，这的确很微妙，以鼓励我锲而不舍。”

“你听明白，克里斯先生！”伊丽莎白又气又急，大声叫道，“你太不可思议了。话说到如此重的地步，你还认为是鼓励你，我不知该怎样说，才让你彻底死心。”

“亲爱的表妹，我自信：你只不过照惯例而拒绝我罢了。我的理由是：我的求婚实在是值得你接受的；你不会对我的家业不动心吧。我从事圣职工作，我与德布尔府上的亲密关系，以及我与你家的利益关系，这些都是我的资本。进一步想想，尽管你很动人可爱，再向你求婚的人也许不会有了。你的财产太微薄，这足

以抵消你活泼可爱诱人的魅力。因而，我有十分把握：你并非真心拒绝我，你是在效法优雅女性，欲擒故纵，为使我更喜欢你。”

“先生，我向你发誓，我绝无意和你开玩笑。赏我个脸，相信我。我万分感激你如此执迷不悟地求婚，但是我绝对不会答应你的。我感情根本通不过。这说得够斩钉截铁的了，千万别想我会是优雅女性，我是一个极其理智的人，我说的句句是真话。”

“你一贯都是这么动人！”克里斯先生难堪地恭维道，“我坚信只要令尊令堂同意，我一定会成功。”

克里斯先生厚颜无耻地自欺欺人，伊丽莎白只好由他去吧，再争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趁机悄然溜走了。她有了主意：他若再固执地认为她不是真心拒绝，她就只好向父亲求救，让父亲回绝得他死心塌地；至少，父亲说话，总不会有优雅女士的装腔作势和卖弄风骚之嫌吧。

第 二 十 章

克里斯先生一人静悄悄地憧憬着那美好的婚姻，可是好景不长。原来，伯纳特太太始终在走廊里呆着，踱来踱去，急切地等着结果，终于看见伊丽莎白打开门，疾步走向楼梯口，她便迅速地到了客厅，热烈祝贺克里斯先生，为这门亲事道喜。克里斯先生同样愉快地为他自己和伯纳特太太庆贺，接着一字不误地将他们的谈话介绍了一遍，说他很满意于这次谈话的结果，虽然表妹口里一再拒绝，他相信那只是羞羞答答和矫揉造作的表露。

伯纳特太太听后大吃一惊。倘若女儿真像克里斯先生猜测的那样，那她倒放心了，但她不能这样想，只得如实说出来。

“克里斯先生，你放宽心，”她接下去说，“丽奇会改变主意的，我马上亲自劝劝她。她很任性又傻乎乎的，不知好歹，我会教她该如何做。”

“太太，我插一句，请原谅。”克里斯先生叫嚷道，“如果她真是既任性又傻里傻气，那我就得仔细考虑了，我身处要职，寻找称心如意的妻子不外乎是为了我的幸福。她若真心拒绝我，随她便吧，因为有这样的缺点，我不会有什么幸福的。”

“先生，你完全误解了我的本意。”伯纳特太太惊慌失措地说道，“丽奇只对此类事固执一些。别的方面，她无可挑剔。我去找伯纳特先生，我们很快会劝说她，没问题。”

她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就疾步跑去冲进书房，见到丈夫，大叫起来：

“哦！伯纳特先生，赶快出来，我们家闹得不可开交啦。丽奇发誓不嫁给克里斯先生，你快劝劝她。要不然，克里斯先生一变卦，他会不要丽奇的。”

伯纳特先生见太太进屋来，把目光从书本上转移开，抬起头，凝重而冷漠地盯着她，听她讲话，巍然不为所动。

“对不起，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太太一讲完，他便说道，“你说什么？”

“有关克里斯和丽奇之间的事。他们俩谈崩了。”

“这事我也无能为力，看来无可救药了。”

“你劝劝丽奇吧。告诉她你要她嫁给克里斯先生。”

“那把她叫来，我告诉她我的观点。”

伯纳特太太拉了一下铃，伊丽莎白小姐遵命到了书房。

“过来，孩子，”父亲见到她，便大声说，“我要和你谈一件重要的事。克里斯先生向你求婚了。真是这样？”伊丽莎白回答说，是。“很好——你拒绝了他的求婚？”

“是的，爸爸。”

“好啦，我们该涉及实质性问题了。你妈妈坚决主张这门亲事。是吧，伯纳特太太？”

“是，否则，我再不愿见到她了。”

“孩子，一个不幸的抉择摆在你面前。从今日开始，你父母中

的一个会成为你的陌路人。你若不与克里斯先生成亲，你母亲就永远不见你了；你若与克里斯先生结婚，我就永远不再见你了。”

事情这样开局，结果又是明摆着，伊丽莎白忍俊不禁。不过，伯纳特太太本以为丈夫会站在她的一边，现在却失望沮丧起来。

“伯纳特先生，这是什么意思？你答应我，丽奇非得嫁他不可。”

“亲爱的，”丈夫答道，“两个小小要求你该批准。第一，我要自己判断这件事；第二，我要自由地待在书房里。这里不是你的久留之地，我希望你尽快撤走。”

尽管伯纳特太太在先生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但并不死心。她使出浑身解数劝说伊丽莎白，又哄骗又威吓，软硬兼施。她想方设法让琼帮忙，只可惜琼处之泰然，婉言推辞。面对母亲的软磨硬泡，伊丽莎白对答如流，一会儿振振有词、情真意切，一会儿死皮赖脸、嘻嘻哈哈。虽然表情千变万化，但矢志不渝。

这会儿，克里斯先生冷静地思考刚才的一幕幕情景。他有意抬高自己，而表妹却不买他的账。他的自尊心虽受到打击，但仅此而已。他对伊丽莎白的喜爱完全是非理性的，也许她真是既任性又傻乎乎的，因而对此他无所缺憾。

正当这家人闹得难分难解时，莎罗特·卢卡斯跑来串门。丽德雅正好在门口碰见她，马上奔过去，冲她嘀咕：“你来得正是时候，这里正闹得不可收拾呢！今天上午克里斯先生向丽奇求婚，可她不干。”

还没等莎罗特回答，基蒂匆忙赶来，又报告了一遍同样的消息，几个人相继走进早餐厅，伯纳特太太正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她迫不及待地谈起了这个话题，要求卢卡斯小姐帮帮忙，劝她的朋友丽奇听她的话。“亲爱的卢卡斯小姐，拜托你啦，”她惨戚戚地说。“谁都和我作对，谁都不听我的，他们都对我那么狠心，他们都不照顾我的神经。”

在这节骨眼上，琼和伊丽莎白进来了。莎罗特也不用回答

了。

“唉，她可来了，”伯纳特太太继续嘟囔，“瞧她那毫不在意的样子，孤注一掷，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不过听着，丽奇，你再这么傻里傻气地回绝别人的求婚，你一生该注定是没人要了——你爸爸百年之后，你喝西北风啊，我可无力养活你——我得提醒你。从现在起，咱们俩就毫不相干了。在书房里我说了，我不会认你做女儿了，你知道我说一不二。不听话的女儿，我不会跟她讲话的。事实上，由于神经衰弱，谁我都懒得搭理。谁会体谅我的难处！不过，本来事情就是如此。你要再不诉苦，谁也不会同情你。”

几个女儿默默地听她讲，心里明白，这时候跟她讲理或宽慰她，那只会适得其反。因此，她唠叨个没完没了，大家只好由着她。之后，克里斯先生进来了，神色庄重，伯纳特太太一见到他，对女儿们厉声喊道：

“你们都住口，我要和克里斯先生讲话。”

伊丽莎白见势不妙，悄悄地走了，琼和基蒂也尾随而出，只有丽德雅不知趣地站在那里，要打听消息。莎罗特也没走。克里斯先生绊了她一下，接着很关切地向她客套了一番，后来她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装模作样地走到窗口，似乎在想别的。这时，伯纳特太太扯大嗓门，悲戚戚地讲道：“哦！克里斯先生！”

“亲爱的太太，”克里斯先生应道，“咱们只当没这回事，我决不，”他马上接下去说，满带着愤恨不平的味道，“记恨令媛的回绝。我这样官运亨通，福星高照的青年，对于这个无法回避的挫折，会坦然大度的。小小年纪就身居要职，更应如此。我会一切都顺其自然的。倘若我那位漂亮的表妹真的接受我的求婚，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我会不会幸福，因为我觉得一旦失去幸福，它的意义就丧失殆尽，最好的方法是服从上帝的安排。亲爱的太太，我已收回了我的求婚，无须您和伯纳特先生的干涉。希望您见谅。只可惜我接受的是小姐的拒绝，而不是你的反对。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我总是怀有万般好意。我的意图是找一个称心的妻子,又不损伤你们的利益。若这有什么过错的话,谨请原谅。”

第二十一章

对克里斯先生求婚所引起的风波总算平息下来,伊丽莎白感到有些别扭,有时还得忍耐母亲的几句抱怨。而那位先生呢,他丝毫没有什么难堪,也没有意躲避伊丽莎白,只是阴沉着脸,默默地生气。他再没有搭理过她,先前的热情和关切,到后半天全转到卢卡斯小姐那里。卢卡斯小姐客气地听他讲,这着实让大家放松多了,特别是她的朋友颇感欢欣。

第二天,和她的神经一样,伯纳特太太的心情依旧如故。克里斯先生仍是趾高气扬,愤然不平。伊丽莎白本以为他受此打击,会马上返回,但他毫不介意,计划一点没更改,只有到星期六他才会走。

早饭后,小姐们前往梅里顿,打探维柯姆先生的消息,同时对他缺席那场舞会表示遗憾。刚到镇上,她们就碰见维柯姆先生,于是一起到了姨妈家。他表达了自己的惋惜和烦愁,小姐们纷纷表示了对他的关注,大家谈得舒畅极了。不过,他主动向伊丽莎白坦白,他是有意躲避那场舞会。

“舞会将到时,”他说,“我觉得躲开德希先生还是合适。一连几个小时和他同在一处,我会忍受不了,而且可能会有冲突,那大家都会玩得不自在。”

伊丽莎白对他这种宽容大度大加称许。之后,维柯姆先生和另一军官护送她们回家,一路上,维柯姆和她形影不离。因而俩人可以仔细地谈论此事,还彼此客套一番。维柯姆送她们回家,可以一举两得,一来讨伊丽莎白的喜悦,另一个他可以趁机去见她的双亲。

刚一回家，伯纳特小姐就收到从内瑟菲尔德来的一封信，她当即启开。只见信笺精致巧妙，平展光滑，字迹俊秀隽永。琼读着脸色就骤变了，而且时不时地盯住某一处仔细推敲。没多久，她又平静下来，把信丢在一边，很自然地与大家兴高采烈地聊天。伊丽莎白将此看在眼里，不免有些担心，因而顾不上专注于维柯姆了。维柯姆他们辞别后，琼暗示伊丽莎白一起上楼。一到屋里，琼便展开信，说：

"这是宾里小姐写的，我对她的话很吃惊。她们全家已离开内瑟菲尔德，到城里住去了，而且将不再回来。你自己听听她的说法吧。"

她当即读了一句，是说，她们决意和兄弟进城，当天到赫斯特先生的住处格罗斯维诺街吃饭。接着写道："亲爱的朋友，离开赫特福德郡，惟一的遗憾是将见不着你。不过，我们企望将来能一如既往地愉快交流，目前希望多多写信，以消愁别之苦，不胜感激。"听着这些华丽之词，伊丽莎白大惑不解。她虽惊奇于她们的突然迁移，但这无可缺憾。她们俩不在内瑟菲尔德，这不影响宾里先生留在那里。她觉得，只要琼能经常见到宾里先生就足够了，与他姐妹的来往倒是很次要的。

"真可惜，"顿了一下，伊丽莎白说，"你没能与你的朋友道别。不过，我们也期待能更早与她重聚。将来你们成了姑嫂，岂不更快乐吗？宾里先生会尽早回来的。"

"卡罗琳讲得很清楚，她们全家都在伦敦过冬。你看。"

"昨天我哥走的时候，说他此次去伦敦，最多不过三四天。我们觉得不可能，他一进城就不想走，因此我们决定尾随而去，以免他孤独无助。那里还有我的好多朋友。最亲爱的，我也真希望你一起进城——不过，这似乎不太可能。我真诚希望你在赫斯福德圣诞快乐，并有许多男友，以免因我们三位的离去而失意万分。"

“这看来，”琼补充说，“宾里先生今冬无望再回来了。”

“这仅是宾里小姐个人的愿望。”

“你为何这样认为？他肯定也是这个意思，他自己做得了主。不过细节你不了解。你听听这段令我倍加难受的话。在你面前我无需隐藏什么。”

“德希先生想见他妹妹。同样，我们也殷切希望见到她。我觉得，单从容貌、气质和才华而言，乔治亚娜·德希真是出类拔萃。我们姐妹俩本来都很喜爱她，加上奢望她会做我们的嫂子，所以这种喜爱愈加深厚。我忘了以前是否对你提起过这件事，但我觉得有理由在离开乡下时，告诉你这件事，你该不会怪罪吧。我哥哥早已暗恋着德希小姐，现在有机会经常见到她，俩人的感情会更加亲密。双方的家人都一致企盼他们会结合。我哥哥这人，最会讨女人的喜悦，这可不是做妹妹的在自吹。既然这门亲事进行得一帆风顺，那么，亲爱的琼，我对此事信心十足，是应该的吧？”

“丽奇，你觉得如何？”琼念完后说。“这不是明摆着，卡罗琳既不想也不希望我做她的嫂嫂吗？表示她确认她哥哥对我没有一点爱恋吗？她岂不是有意让我死了这条心，倘若她怀疑我对她哥有情意？这还能有别的理解吗？”

“是的，也许各人的理解不同，我的看法就与你大相径庭，你想听吗？”

“洗耳恭听。”

“几句话就能讲透。宾里小姐已经察觉出他哥哥爱上了你，而她却极力主张他娶德希小姐。她紧追她哥进城，目的是阻止他回来，另一方面设法说服你，让你对她哥死了心。”

琼表示反对。

“琼，说实话，你该信任我。他对你的钟情当你们在一起时表

现得淋漓尽致，没人怀疑这个事实。宾里小姐当然更敏锐。她不是呆痴。倘若她得到德希先生这一半的钟情，她早就急着做结婚礼服了。现在是这样：我们的财力和权势都不及他们，所以她竭力要她哥娶德希小姐，盘算着她哥的婚姻会促使她与德希先生的联姻。这件事还真别具一格，要没有德布尔小姐在其中的参与，说不准真会是如我所料。不过，亲爱的姐姐，你可千万不能听信于宾里小姐所说的，而当真认为宾里先生自分别后，对你有所淡漠，也别相信她能劝动哥哥去爱德希小姐而放弃你。”

“若对宾里小姐，我也持这个观点。”琼回答说，“这下我倒可以放宽心了。但我认为，你的根据有偏颇。卡罗琳决不会有意欺骗我，我的惟一希望是，她自己弄错了。”

“完全正确。既然你不能相信我的话，但有此念头是最好不过的了。那你就那样认为吧。现在对她你尽了良心，不必再想这件事了。”

“不过，亲爱的妹妹，往好处想，若他的姐妹朋友反对我们的婚姻，我嫁给他会得到幸福吗？”

“那得由你自己决断。”伊丽莎白说，“如果你经过认真考虑，权衡利弊，觉得做他太太得到的幸福远小于得罪他姐妹而带来的烦恼，那我劝你还是放弃他。”

“话怎能这样说？”琼淡淡一笑说，“你要知道，我会坚定不移的，即使我会付上痛苦的代价。”

“我早就料定你会这样。这样的话，我也大可不必为你担心了。”

“但是，他若今冬不回来，我也无可选择了。六个月足以使人改变主意。”

说宾里先生不会回来，伊丽莎白对此不屑一顾。她认为那只是卡罗琳自己的愿望。无论卡罗琳如何赤裸裸地或深藏不露地表达这个想法，对一个有主见的青年来说，他会不为之所动的。

她对姐姐讲明了这个看法，而且句句在理，马上就立竿见

影，所以她无比欣慰。琼生来不会垂头丧气，经这一开导，心里不禁豁然开朗，尽管还有疑虑，但认为宾里先生总会回来的，以了却她的夙愿。

姐妹俩商量好了，对母亲只说宾里一家离开乡下进城，对宾里先生的举动只字不提，免得她惶恐不安。岂不知这点消息足以使伯纳特太太乱了方寸，怨天尤人，抱怨两位女士这么快就走了。伤心了一会儿，她又悲喜交加，高兴地想不久宾里先生回来在她家吃便饭。最后她坦然地说，她要尽心预备两道大菜为宾里先生的来访。

第二十二章

这天，卢卡斯府上请伯纳特一家吃饭，卢卡斯小姐极其热心地陪克里斯先生谈了一整天的话。伊丽莎白趁机向她致谢。“他很乐意你这样，”她说，“我不胜感激。”莎罗特说，虽说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感到很高兴，她愿为朋友效劳。

莎罗特看起来很友善，但她的好意有明确的目的：她故意引诱克里斯先生跟她讲话，使他没机会讨好伊丽莎白，这一点却是伊丽莎白所始料不及的。晚上分别时，卢卡斯小姐感觉到，克里斯先生若能再多待一会儿，她准能完全征服了他。若预先知道对方那放荡不羁又倔强的性格，她也许不会这样想。第二天清早，克里斯先生诡秘地从朗伯恩溜走，窜到卢卡斯那里，向卢卡斯小姐求婚。他胆战心惊，深怕表妹们看见，以免让她们揭穿他的意图，而此事在未成功以前，他不愿外人知道，自上次被伊丽莎白拒绝后，他对此类事情真有些胆怯，虽说莎罗特对他很钟情，他已有十拿九稳的感觉，但他得谨慎行事。他受到很热情的接待。从楼上窗口看见他朝自己家走来，卢卡斯小姐激动万分，便匆忙下楼，跑到那条小路上，看见克里斯先生，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好像是巧合。出乎她的意料，就在路上，克里斯先生向她求爱。

克里斯先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串理由及恭维的话，俩人一拍即合，而且一切有关的事谈妥后，双方都很满意。一进屋，克里斯先生便急不可待地请小姐择吉日成亲，以使他得到幸福。这种请求虽说也太性急了点，但小姐不忍他受幸福的煎熬，便立即应允。克里斯先生天生傻乎乎的，求爱也是死板乏味，因而难免遭到女人的回绝。卢卡斯小姐这样应允他，只不过纯粹是为自己的归宿而已，早晚她毫不在乎。

俩人马上找威廉爵士夫妇商量。夫妇俩喜从天降，爽快地应允了。他们的女儿不会有多少嫁妆，而克里斯先生收入颇丰，所以他们对这门亲事很满意。更何况这位先生将来还是朗伯恩家业的继承人。卢卡斯太太马上饶有兴致地计算起伯纳特先生的寿数。威廉爵士确认，这小两口得到财产后，朝见国王也就十拿九稳有机会了。总之，一家人为此事快乐不已。几个小女儿的心思也动了，觉得早一两年出去交际也可以了，莎罗特再不会有老处女之名声了。莎罗特自己还相当从容冷静。她的目标实现了，有时间去仔细考虑。翻来覆去，觉得很合适。固然，克里斯先生既固执己见，又令人讨厌，和他在一起会别扭难忍，他对女人的爱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不过，她还得由他做丈夫。对男人和婚姻生活，她并不重视，但她一向认为嫁人是目标：青年女子，若受过良好教育，却没多少财产，惟一可以通向体面的道路是嫁人；婚姻尽管不一定会使人幸福，但毕竟它是女人的保险箱，至少不会招致缺衣少食。她如今终于可以进这个保险箱了。她自生下来，容貌丑陋，能有这个婚姻也足以使她万分荣幸了。这件事惟一缺憾的是：她的好朋友伊丽莎白·伯纳特会对此大惊小怪，而她一向最珍重她们的友谊。伊丽莎白也许会斥责她，这会使她很痛心，但她矢志不渝。她决定亲自告诉伊丽莎白为好，因而要克里斯先生在朗伯恩家不能暴露一点风声。对方当然得听从，不过做起来对他来说很不容易。大家对克里斯先生出去这么久表示关

切和好奇，因而他一进门，大家便噼哩啪啦问了一大堆，他只得巧舌应对，免得说漏了嘴，再说他几乎都克制不住了，要知道他对此次满意的结果是多么得意，而且深怕别人不知道。

明天一早克里斯先生就得走，怕来不及与大家告别，所以当晚他就与众人一一话别。伯纳特太太万般客气、又热情诚挚地欢迎他再来。

“亲爱的太太，”克里斯先生答道，“承蒙您的好意，我万分感激，您的盛情，我欣然接受。您不用着急，我会尽早再来拜访。”

大家听得目瞪口呆。伯纳特先生可不欢迎他这么快再来，便赶紧说：

“贤侄，凯瑟琳夫人会同意吗？你倒应该疏远亲戚一些，免得冒险得罪了你的女恩主。”

“亲爱的先生，”克里斯答道，“谢谢你好心提醒我。不过，我会先征求她老人家的意见，再做重大决定的，谨请放心。”

“谨慎为好。千万不能让她老人家不愉快。若再来这里会引起她的不快（我看极可能会），那你最好勤勤恳恳地干工作，老实守在家里，我们决不会怪罪你，放心好啦。”

“亲爱的先生，相信我，承蒙您的照顾关怀，我将不胜感激。我将会很快给您寄来谢函，以表达我的诚挚感谢。诸位贤表妹，我没有必要多礼，因为我不久会回来，但我亦要趁机祝你们幸福健康。”

太太小姐们应付完了客套，立即各自回房了。大家对他很快又回来这个消息，百思不解。伯纳特太太主观地认为，他说不定看中她的哪个小女儿来求婚，或许玛丽会愿意。玛丽更觉得他有才干。因为玛丽常发现，他考虑问题很深刻，虽说并不太聪明，但若以她作典范，经常鼓励他督促他上进，他定会是一个如意郎君。遗憾的是，第二天早晨，这个美好的愿望一下化作泡影。早饭刚过，卢卡斯小姐来串门，一五一十地向玛丽诉说了一切。

伊丽莎白早在一两天前曾想过，克里斯先生也许会凭空想

像自己爱上了她的朋友，但是，莎罗特会和她一样，不会任人摆布。因而，一听此话，大吃一惊，不禁叫起来：

“答应克里斯先生的求婚，亲爱的朋友，这绝对不会。”

卢卡斯小姐一听这单刀直入的责备，刚才从容的神情立刻烟消云散，霎时慌慌张张。不过，这也并未出乎她所料，很快她又镇静下来，不紧不慢地答道：

“亲爱的伊莱札，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克里斯先生不幸没被你看中，难道别的女人也看不上他吗？”

还好，这时的伊丽莎白竭力控制住自己，恢复了平静，用相当稳重的口气对朋友说，这是很美满的婚姻，祝愿她婚后幸福。

“我知道你怎么想，”莎罗特答道，“你一定很不可思议——因为克里斯先生刚向你求过婚。不过，细细想想，你就会理解我。你知道，我是很实际的，我不是浪漫主义者。我只企盼有一个家。而克里斯先生的性格、社会关系和地位，都会满足我的要求，使我幸福的，这就是这桩婚姻的可夸之处。”

伊丽莎白应道：“当然啦。”俩人有些不自在，沉默了一会儿，又回到小姐们中间。没多会儿莎罗特就走了，伊丽莎白细细地想了想刚才的话。这门亲，俩人很不相称，她怎么也想不通。克里斯先生在三天之内求婚两次，真是天下奇闻，竟有人爽快地答应，这太不可思议了。她一向认为，莎罗特和自己对婚姻的认识差异无几，但万没想到，在关键时刻，她会抛弃情感，而追名逐利。莎罗特下嫁克里斯先生，这实在有辱声名！她为朋友的这种屈身求荣、自贬身价而痛心，而且认定，她朋友的这种做法，会使她忧伤万分。

第二十三章

伊丽莎白和母亲姐妹们坐在一起，想着刚才的事，犹豫着该

不该告诉给大家。正当这时，威廉·卢卡斯爵士进来了。他受爱女之托，专来公布此消息的。他顺便又客套道，他倍感荣幸于两家结亲。太太小姐们听了，一个个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伯纳特太太早已顾不上什么礼节，坚持认为他弄错了。丽德雅心直口快，不由大声叫嚷道：

“天哪！威廉爵士，怎么能这样说？克里斯先生早就看上丽奇了！”

在这种场合，除非宫廷大臣那样善于逢迎的人，谁都会忍受不了的。而威廉爵士还算涵养深厚，没有发起火来。他虽强调他说的全是实话，但也极其克制，彬彬有礼地任由她们争执不休。

伊丽莎白觉得这时应站出来替威廉爵士说话，于是证实了这个消息。为平息母亲和妹妹们的惊愕，她赶紧恭喜威廉爵士，(琼也帮腔)对这门亲事大加赞许，克里斯先生出类拔萃，亨斯福德与伦敦交通便利。

伯纳特太太快气疯了，在威廉爵士面前只字不提。等他一走，满腔愤怒全部倾泻出来。首先，她怀疑这件事，也不愿相信这个事实；第二，她认为克里斯先生被蒙骗了；第三，她相信这桩姻缘无幸福可言；第四，这门亲长久不了。不过，从中她得出两点：首先，正是伊丽莎白招致了这场恶作剧。其次，众人对她残酷无情。整整一天，她对此怨言不断。无论如何她也安静不下来，受不了这口气。愤愤不平了一整天。一见到伊丽莎白，她就破口大骂，持续了一周；跟威廉爵士夫妇讲起话来也是没好气色，一个月后才恢复过来；而对她的女儿，几个月后才消了气。

而对此事，伯纳特先生镇静自若。他自己声称，他对此经历感到极其欣慰。他说，他原以为莎罗特·卢卡斯头脑清醒，办事理智，而她居然像他太太一样傻，真不及他女儿，实在很快乐！

琼也承认这门亲事有些蹊跷，但她没有表露自己的看法，只诚祝俩人百年好合。伊丽莎白虽一再分辩，她自始至终坚信这门亲事会成功满意。基蒂和丽德雅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因为克里斯

先生仅是一小小牧师而已，除了在梅里顿可以作新闻传播，与她们毫无关系。

卢卡斯太太很得意于这桩亲事，觉得可以在伯纳特太太面前炫耀一番。她三番五次到朗伯恩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而伯纳特太太却怒气冲天，言语尖刻，未免太扫兴了。

伊丽莎白与莎罗特却为此而疏远了，彼此对此事心照不宣。伊丽莎白认定，她们再不会亲密无间了。对莎罗特的失望，更使她为姐姐而担忧。姐姐性格柔顺，为人公正，她对此坚信不移，宾里先生已走了一周，而且杳无音讯，因而她对姐姐的幸福日益担心。

琼早就回了卡罗琳的信，现在正焦急地等她的第二封信。克里斯先生许诺的谢函于星期二到，他给伯纳特先生的信，极其客气，对他的打扰深表歉意。之后，便喜气洋洋地告她们，他已博得卢卡斯小姐的欢心。并解释说，卢卡斯小姐一家期盼在朗伯恩再见到他，他愉快地接受了，单单为了见到心上人，于是打算两周后的星期一再次来访。他又说，凯瑟琳夫人对此事很满意，并希望尽快办成。他认定莎罗特定会尽早择佳期，以结良缘。

伯纳特太太对克里斯先生的再次造访，已不感兴趣。和丈夫一样，牢骚满腹。克里斯先生真怪，不直接去卢卡斯家，却偏要来这里。这既不便利又讨厌极了。她时下不太舒服，烦家里来人，尤其对那些多情种。伯纳特太太整天唠唠叨叨，当想到宾里先生还未归来时，犹如雪上加霜，嘴才能停下来。

琼和伊丽莎白都为此事忧心忡忡。日子一天天过去，宾里还是杳无音讯，梅里顿的人都传说，他今冬不会回来了，伯纳特太太听后义愤填膺，争辩说这是造谣，无中生有。

甚至伊丽莎白也开始提心吊胆，对宾里与姐姐的感情她并不担心，只怕他姐妹真的成功阻碍住他回来，她本不这样想，因为这样的话，琼的幸福会烟消云散，又有损于宾里对她的忠贞，但不由自主常想到这。宾里小姐的两个姐妹冷酷无情，德希先生

从中搀和，这几人狼狈为奸，加上迷人的德希小姐和热闹繁华的伦敦，这些足以改变他的心志。

琼自己呢，当然更比伊丽莎白焦心，不过她喜欢掩饰自己的心情，因此对伊丽莎白，她从不谈及此事。但是，母亲却不行，口里时刻忘不了宾里，诉说她的焦急，甚至要琼承认：若当真宾里不回来，她会倍感耻辱，幸好琼温柔、从容，才不动声色地忍耐着她。

克里斯先生按原计划来了，这次在伯朗恩虽然没有受到上次那样周到细致的接待，但这也足以使他兴奋不已。主人家呢，因为他忙于谈恋爱，麻烦也少了许多，省得照顾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卢卡斯家，有时甚至等到大家就寝才能回来。

伯纳特太太可怜极了。谁一提起那事，她就大发雷霆，而且到处都有人议论。她讨厌见到卢卡斯小姐，一想起她将是这房子的主妇，她就咬牙切齿，深恶痛绝。莎罗特一来她家，她就想着莎罗特是探听情报，要及早搬进来；克里斯与莎罗特一小声说话，她便想着人家在盘算家产，只等伯纳特先生过世，把她们母女赶出门外。她对丈夫诉说这些心酸事。

“确实，伯纳特先生，”她说，“莎罗特终会替代我，做这里的主妇，我真不甘心眼睁睁看着她夺取我的位置！”

“亲爱的，这种伤心事甭去多想。想点好的吧。说不准我比你更长寿。”

对伯纳特太太，这些无济于事，她还是抱怨个没完没了。

“我真忍受不了他们占有这宗家产。若只为了限定继承权，我才不介意呢。”

“你对什么不介意？”

“财产无关紧要。”

“感谢上帝，你的头脑还算清醒。”

“伯纳特先生，对于限定继承权，我不会赞成。我不知道，天下竟有这种狠毒的人，把财产白白送给别人，不传给自己的女

儿，而克里斯先生却沾了光！为啥偏是他能得？”

“你自己决断吧。”伯纳特先生说。

第 二 卷

第　一　章

宾里小姐来信了，问题清楚了。信一开头就说，这个冬天他们决意待在伦敦，末尾则表示了宾里先生的歉意，因为离开时没时间向赫特福德的朋友们告别，为此深表歉意。

希望破灭了，彻底破灭了。琼研究着信，觉得除了来信者的虚情假意之外，没有任何聊以自慰的东西了。全篇都在赞美德希小姐，还细细描绘了她的娇媚之态。卡罗琳愉快地表示，他们的关系进展迅速，并声称，她上次来信透露的心愿肯定会成为现实。她还洋洋自得地讲道，他们现在住在德希先生家中，而且兴高采烈地提到德希先生计划购置新家具。

琼马上把这些消息告诉了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听完气得说不出话来。她一边替姐姐难过，一边又怨恨那群人。她怎么也不相信，信中所说的宾里先生会喜欢德希小姐。她自始至终认定他真心喜欢琼。她一直很喜欢宾里先生，但他这一次表现得如此缺乏主见，竟然一再听凭那些心怀叵测的亲友摆布，甚至不顾忌自己的幸福，每次这样想，她就禁不住生气。假如这只与他自己有关，那他尽可以恣意妄为，可现在事关她姐姐的幸福，他自己也应该知道。反正，她思前想后，就是绕不出这个弯。宾里先生到底是真的变心了，还是屈从亲友而出于无奈？他知道琼真心爱他，还是毫无感觉？也许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她对他的态度，但是不管怎样，姐姐都是悲哀欲绝的。

一两天以后，琼才下定决心，向伊丽莎白吐露了心中的秘密。那时，伯纳特太太正又气愤地责骂起内瑟菲尔德和它的主人，并且唠叨个没完没了，等她最后走开，留下琼和伊丽莎白姐妹俩，琼忍不住叹道：

“咳！真希望妈妈控制一些。她不知道，她这样不停地数落

他，让我多么难过。但我不想抱怨什么，相信事情不久会过去的。他的影子慢慢消失后，一切都会恢复了。”

伊丽莎白心里很怀疑，嘴里却不说话，只是用眼睛看着姐姐。

“你以为我在说谎，”琼急急地叫起来，“那你就不对了。我会把他作为好朋友珍藏在记忆中，不过仅此而已。既然我不奢求什么，也就无所谓伤心，更没理由怪罪于他。感谢上帝！我并不那么难过。所以，不久以后，我肯定会好起来。”

跟着她的声音更加高亢：“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对自己说，当初不应有所幻想，幸好还没有伤害其他人，只是伤了自己的心。”

“我的琼！”伊丽莎白激动得叫起来，“你太好心了。你那么温顺，又总替别人考虑，简直像个天使。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只觉得从前我没有完全认识你，今后，我会更爱你了。”

伯纳特小姐矢口否认自己有什么非凡之处，却夸奖妹妹的情深意重。

“别说了，”伊丽莎白说道，“这种话不公正。你满心以为全天下没有坏人，只要我说了谁的不好，你就感到难过。我只想把你的完美表述出来，你就立即反驳。你放心，我不会走极端，更不会妨碍你的自由，不让你把所有人都当作好人。你不用操心。而我，我真心喜欢的人不多，欣赏的人更少。我越成长，就越感到不满。我越来越相信，人都是变化无常的，我们看到的优点和见解都只是表象。最近我发现两件事，一件我想保密，另一件就是莎罗特的亲事，完全是难以理解！不论怎么想，都难以理解！”

“亲爱的丽奇，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这会给你带来不幸。你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克里斯先生地位体面，而莎罗特办事慎重。你看，莎罗特家里人多，要论财产，这门亲事是挺合适的。你权当她对我们的表哥真有一些倾慕和欣赏，这对大家都好。”

“你扪心自问，这可能吗？假如我相信莎罗特真的爱克里斯，

那我只能说她不但缺少感情，而且还没有理性。亲爱的琼，我们都再清楚不过克里斯先生的为人：自以为是，不能容人。你也一定同意这个看法，谁愿意做他的妻子，肯定是昏了头。即使她是莎罗特·卢卡斯，你也不必袒护她。你不能因为某个人就抛弃原则性，也不必妄图使我或你自己认为只考虑自己就是慎重，自行其是就会获得快乐。”

“你这样评价他们未免太刻薄了。”琼答道，“以后你看到他们生活幸福时，就会明白这一点。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刚才你提到了两件事。我了解你，但我请求你，亲爱的丽奇，一定不要责怪那个人，甚至鄙视他，这只会增加我的悲痛。我们不应该轻易认定别人故意要伤害我们。盼望一个生机勃勃的年轻人一直处事慎重，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总是让虚荣心过于膨胀。女人对爱情抱有不现实的想法。”

“是男人故意引诱她们这样想。”

“如果真是故意引诱，那就是他们的错。但我不认为世界像某些人设想的那样，充满叵测的居心。”

“我知道宾里先生的行为并非有所居心。”伊丽莎白道，“可是，就算不是故意害人，或者说，不是故意伤别人的心，也还是会出差错，会带来灾难。只要是粗枝大叶，忽略他人的感情，遇事不果断，都会把事情弄糟。”

“你认为这件事也属于这一类？”

“是的，属于最后一种。可是，你让我说下去，让我发表对你欣赏的某些人的看法，你听了肯定会生气。你还是赶快让我打住。”

“这样说来，你坚持认为他的姐妹控制了他？”

“当然，并且是与他的朋友共同策划的。”

“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们一定盼望他快乐。假如他爱我，其他女人就不会使他快乐。”

“你第一个设想就不对。她们不但盼望他快乐，而且盼望他

更加富有，盼望他娶一个出身名门、家庭显贵的阔女子。”

“毋庸置疑，她们盼着他选择德希小姐，”琼若有所思，“只是她们的动机也许比你猜测的好一些。她们早就认识德希小姐，自然更喜欢她。不过，她们怎么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她们的兄弟？如果她们觉得她们的兄弟爱我，就不可能想把我们分开；如果她们的兄弟钟情于我，也不可能被她们拆散。你坚持说宾里先生真心爱我，这不但让那群人的作法显得可笑而不道德，而且让我非常沮丧。这样想只会增加我的痛苦。对他抱有幻想最多让我有些微小的自责，相形之下，把他和他姐妹都想得很坏，我就感到万分伤心。请你让我用自己的思维来想这件事，这样我会好受点。”

伊丽莎白无言以对，后来，她们俩再也不谈及宾里先生了。

伯纳特太太不见宾里先生回来，便不停地唠叨，伊丽莎白每天为她清楚地分析一通，但收益甚微。伊丽莎白甚至拿一些毫无说服力的话来作解释，说什么宾里先生对琼表示好感，只是一种社交习惯，只要一分开，就没什么情义可言了。伯纳特太太接受了这种解释，可每天都忍不住再抱怨一番。她现在惟一感到安慰的是，宾里先生明年夏天肯定还会回来。

伯纳特先生却不认为这是件坏事。“丽奇，”一天他说道，“我发现你姐姐失恋了。这倒是值得庆幸。姑娘结婚之前，很愿意偶尔失恋一下。这样就能有点什么考虑考虑，还能向朋友吹嘘吹嘘。该轮到你了吧？总落在琼后面不太甘心吧。把握机会呀。梅里顿的军官可不少，足够使附近的姑娘们全部失恋。维柯姆这个小伙子不错，被他抛弃是可以炫耀的。”

“哦，爸爸，多谢你的好意，我要求没那么高。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琼那么运气。”

“是啊，”伯纳特先生说，“可是值得高兴的是，无论你运气如何，总有个心疼你的妈妈，凡事都往好里想。”

朗伯恩府上最近发生几件不如意的事，大家都唉声叹气，倒

是维柯姆先生经常出入，给他们带来许多欢乐。她们本来对他印象尚佳，现在他的坦率更为人共赏。伊丽莎白从前听说的事，德希先生如何刻薄地对待他等等，如今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大伙觉得很有先见之明，在不知道这事情之前，就对德希先生嫌恶之极了。

只有伯纳特小姐认为，有些具体细节还不太清楚，不能妄下定论。琼正直而善良，一再声称这件事可能有些情有可原情况，但是其他人还是十分讨厌德希先生。

第　二　章

这星期，克里斯先生沉浸在恋爱中，还得抽身筹备婚礼，很快就到周末了，必须得离开可爱的莎罗特。幸好他忙着计划喜事，没时间品味离别的哀伤。他确信，下一次来赫特福德，就能办妥一切，获得幸福。他像上回那样认真地告别了伯纳特一家，给美丽的表妹们衷心地祝福，并许诺给她们的父亲写一封致谢信。

周一，伯纳特太太高兴地迎来了弟弟和弟媳，他们每年都来朗伯恩庆祝圣诞。加德纳先生知书达礼、温文尔雅，不论先天品性还是后天教养，都比姐姐高出许多。他是个小本经营的商人，整日做买卖，很难想像他会这么言谈典雅，这么气度不凡。加德纳太太比伯纳特太太和菲利普德太太都年轻一些，是个温柔、聪颖、稳重的女子，伯纳特一家都很喜欢她，尤其是琼和伊丽莎白，更爱亲近她。她们经常去城里看望她。

加德纳太太一来就分发礼物，谈论服装的流行趋势。然后，她就安静下来，当了听众。伯纳特太太就开始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不幸了。上次分别以后，她们家连连受到打击。两个女儿眼看就要出嫁了，结果只是空欢喜一场。

“琼不应受到责备。”她还在说，“琼已经尽心而为了。但是丽

奇就不同了。你说气不气人，要不是她一意孤行，现在已经是克里斯太太了。就在这间屋子，克里斯先生向她求婚，她竟然拒绝了。到头来，卢卡斯太太比我先嫁出去一个女儿，而且朗伯恩的财产要被别人继承。卢卡斯一家人算的真精，便宜都让他们占尽了。也许我不该这样说，但事实如此。孩子太任性，邻居又这么自私自利，我真受不了。你现在来，我太高兴了，听你讲讲长袖子什么的，我会舒服些。”

加德纳太太已经从琼和伊丽莎白的来信中了解到事情的大致情况，所以稍稍安慰了伯纳特太太几句以后，为了不让外甥女伤心，便转换了话题。

不久，她和伊丽莎白俩人在一起时，又讨论起这个话题。“这对琼倒是一桩幸福的婚事，可惜没成。但这种事也司空见惯了！像宾里先生这样的年轻人，经常在几周之内就迷上一位美丽的姑娘，可一旦有什么事情使他们分离，他就会轻易忘掉她，这种见异思迁的例子不胜枚举。”

“你的话很能安慰别人，”伊丽莎白说，“但对我们不起任何作用。一个独立自主的年轻人不久前与一个姑娘一见钟情，关系密切，就因为亲友的操纵，就与她分手了，这样的事情并不常见。”

“‘关系密切’这个词过于含混，它可以用来形容真挚的爱恋，也常用来形容刚见面的一时冲动。那么，宾里先生是哪一种呢？”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人那么情有独钟。他对别人都视而不见，心里只有琼。他们每一次约会，事情就更清楚明了。他在家里举办舞会，不邀请别的小姐跳舞，还因此得罪了其中几位。我和他搭碴儿，他都不理睬。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为了一个人而忽略其余所有的人，这难道不是爱情最明显的特征吗？”

“是的，这就是爱情。可怜的琼！依她的性格，淡忘这件事情需要很长时间。丽奇，这事发生在你身上就好了，你会把它放到

一边，然后很快忘记。我想，你可以劝琼到我们那里去，离开这个伤心地，或许也能改换心情。”

伊丽莎白认为这个建议好极了，也觉得姐姐会高兴采纳的。

“但愿琼不会因为害怕碰到那位年轻人就下不定决心。”加德纳太太接着说道，“虽然我们和宾里先生都住在城里，但地区相距很远，亲友也不大相同。而且，我们很少出门，所以他们遇上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宾里先生特意来看琼。”

“在亲友的监控下，他绝对不可能这样做。德希先生不会答应他去伦敦的那样一个地方看琼。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亲爱的舅妈；即使德希先生对格雷斯丘奇街有所耳闻，可他真的跑去，他会认为受到的玷污很难淡忘。你不用担心，宾里先生不可能离开他自行其是。”

“太好了。我可不愿他们相遇。对了，琼在和他妹妹通信吧，万一宾里小姐要来看望她怎么办。”

“不会的，她巴不得他俩分开呢。”

伊丽莎白虽然装作对这一点毫不怀疑，而且对更加重要的另一点也毫不怀疑，认为宾里先生被人操纵而与琼分开，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她又感觉这事情有可能发生。宾里没准会留恋旧情，亲戚朋友的百般阻挠敌不过琼的万般柔情，她甚至觉得这是非常可能的。

伯纳特小姐高兴地采纳了舅妈的建议。那时她并没有怎么把宾里一家人放在心上，只想着卡罗琳和她哥哥别住在一起，这样她还能时不时去看望她，而不会碰见她哥哥。

加德纳夫妇在朗伯恩停留了一周，因为有菲利普斯家、卢卡斯家和军官们的互相往来，每天都有宴会。伯纳特太太尽力招待了弟弟和弟媳，所以这对夫妇没有吃过一顿简单的饭。每次家里开宴会，总有几个军官在场，维柯姆先生更是从不缺席。每当这时，伊丽莎白都会热切赞扬维柯姆先生，加德纳太太心存疑虑，便关注起他们俩来。在她看来，他们俩人并没有倾心相恋，但彼

此之间都有好感，这令她不太放心。她拿定主意在临行前，和伊丽莎白说说这事，向她表示，发展这种关系有点过于草率。

维柯姆却知道如何讨好加德纳太太，这跟讨好别人的方法大相径庭。十几年以前，加德纳太太少女时代，曾在维柯姆居住的德比郡地区待过很长一段时日。所以，他们俩人有不少共同的熟人。虽然德希的父亲去世后的五年里，维柯姆没怎么回去过，但是他能讲述不少老朋友的新闻，使得加德纳太太很开心。

加德纳太太见过彭伯利，也听说过老德希先生的许多事情。单就这些，就可以谈论半天。她仔细比较了印象中的彭伯利与维柯姆描述的彭伯利，并热切称赞彭克利已故主人的为人，维柯姆从中找到了乐趣，她自己也很高兴。她听说现在的德希先生如何亏待他以后，就努力追忆那位先生幼时的脾性，从而配合他的行为。她最后回想起有人说过，菲茨威廉·德希先生是个傲慢自大、性格暴躁的小孩。

第　三　章

加德纳太太终于找到一个和伊丽莎白单独相处的机会，就立即向她提出了诚恳的劝告。她直截了当地摆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又接着说道：

“丽奇，你很明白事理，不会因为别人忠告你谈恋爱要留神，你就一定要谈，所以我才敢坦白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说真的，我希望你当心一点。和一个没有个人钱财的人谈恋爱，未免有点轻率，你千万别让自己爱上他，也别引诱他爱上你。对于他本人，我倒挺满意。他谈吐风趣，很讨人喜欢，如果他没失去应得的那份财产，那我会认为你嫁给他是很好的选择。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你可别胡思乱想。你一向很有见地的，这一次更要好好想想。你爸爸相信你办事理智，为人稳重。你千万别让他失望。”

“亲爱的舅妈，你真够严肃的。”

“对呀，我希望你也能认真点。”

“哦，你别担心。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只要办得到，我一定不让他堕入情网。”

“伊丽莎白，别再开玩笑了。”

“好吧，我尽量吧。现在我确实还没爱上维柯姆先生。但是我得承认，他非常可爱，谁都不如他——如果他真喜欢我了——但愿他别这样。我也明白这件事过于轻率。咳，就怪那位德希先生！父亲这样看重我，我怎么能让他失望？其实，父亲对维柯姆先生也很有好感。亲爱的舅妈，反正我不会成心惹你们不高兴。但是，众所周知，青年人只要互相钟情，就不会因为暂时的窘困而不肯订婚。事实就是这样，我如果真的爱上别人，又怎么能保证比其他人更加理智呢？而且，我又怎么知道拒绝别人就一定理智呢？所以，我只能保证不草率行事。我不会冒失地确定他对我动了心。我和他相处时，也不抱幻想。反正，我尽力就是了。”

“或许你还应该建议他别来得太勤。起码你没必要提醒你母亲请他来。”

“就像上次那样，”伊丽莎白有些害羞地说，“确实，我最好别那样做。但你也别认为他一向来得这么勤。最近是因为你们才经常邀请他。你了解妈妈的想法，她觉得亲友来了就得常有人陪伴。不过，请你相信，我会竭尽智慧认真对待的。这样你总该满意了吧。”

舅妈表示满意，伊丽莎白也表示了谢意，然后她们就分开了。在这个问题上给人提出忠告而没遭到不满，这要算个典型了。

加德纳夫妇和琼离开没多久，克里斯先生就回来了。这次他住在卢卡斯府上，没有给伯纳特太太添什么麻烦。他的佳期渐近，伯纳特太太也不抱希望了，觉得事已至此无法改变，但还是三番五次咬牙切齿地说：“希望他们会快乐。”婚期定在星期四，

卢卡斯小姐星期三前来告别。等她离开时，伊丽莎白既为母亲怪声怪气的祝福感到羞愧，又感到心里有些触动，就送朋友走出房门。下楼时，莎罗特说：

“相信你会经常来信，伊莱札。”

“放心好了，我一定照办。”

“我还希望你能来看望我。”

“我想我们会在赫特福德郡经常见面。”

“但我或许一时回不来。答应我，到亨斯福德来看看我吧。”

伊丽莎白不认为那会是有趣的行程，但也不好拒绝。

“三月份我父亲和玛丽亚会去肯特郡，”莎罗特接着说，“那时，你也与他们同行。伊莱札，你和他们会同样受到欢迎。”

结完婚，新郎新娘直接从教堂门口动身往肯特郡去，大家照例你一句我一句的议论了一阵。伊丽莎白很快收到了她朋友的来信，从此她们的通信便极其正常了，不过要像从前那样毫无顾忌地交流，那可办不到了。伊丽莎白每次写信给她，都感觉到过去那种推心置腹的快慰已不复存在。虽说她已经决定，坚持频繁地通信，但这只能说是为了以往的情谊，而不是为了现在的友情。她对于莎罗特的开始几封信盼望得很急切，但那是出于好奇心，想要了解莎罗特对新家庭的感受如何，是不是喜欢凯瑟琳夫人，是否觉得幸福。但看完那几封信，伊丽莎白发现莎罗特描述的情况和自己料想的完全一样。她信里处处透着欢喜，讲到什么事都要赞美一通，好像生活里充满快乐。房子、家具、邻里、交通，每样都叫她非常满意，凯瑟琳夫人对人又是那么友善、那么和蔼。这和克里斯先生对亨斯福德和罗辛斯的夸赞没什么区别，不过稍微委婉一点而已。伊丽莎白认为，只有自己去瞧瞧，才能知道实际情况如何。

琼已经给伊丽莎白写了一封短信，信上说她已平安到达伦敦。伊丽莎白希望琼下次来信能够讲一些宾里家的事情。

通常，不管什么事，你越等得着急，它就越难实现，伊丽莎白

急切地盼望着第二封信，总算等到了，可是并没什么好消息。琼在城里待了一周，既没有看到卡罗琳，也没有收到她的来信。琼只得认为上回从朗伯恩寄给卡罗琳的信，一定是弄丢了。

她接着写道："明天舅妈要到那个地区去，我想顺便去格罗斯诺街看望她。"

琼拜访过宾里小姐后，又寄回一封信。信上说："我认为卡罗琳有点情绪低落，可是她看到我却非常高兴，而且怪我来伦敦没事先通知她一下。我猜对了，我上次给她的信，她确实没收到。自然，我也问到了她们的兄弟。听说他近来很好，不过和德希先生交往过密，以致她们姐妹俩也难得见他。好像德希小姐要上她们那儿吃饭，希望我能见见她。我这次拜会的时间不太久，因为卡罗琳和赫斯特夫人要出去。没准她们马上就会到这儿来看我的。"

伊丽莎白读着信，不禁摇头。她知道，如果不是有什么偶然的机会，宾里先生肯定不知道琼来伦敦的事。

四周以后，琼还是没见到宾里先生的影子。她骗自己说，对此她无动于衷。可是，宾里小姐的冷淡无情，她算看明白了。每天上午她都在家里等宾里小姐来访，每天晚上又得帮她找个理由开脱，一直白等了两周，最后那位贵客才算上了门。而且她只待了一小会儿，态度也十分淡漠，琼不能再自圆其说了。在这次给妹妹的信里，她写出了当时的感受。

> 最亲爱的丽奇：目前我不得不承认，我看错了宾里小姐对我的情意。我知道你比我看得明白，不过你不会幸灾乐祸吧。亲爱的妹妹，虽然事实已经证明你见解高明，可我还是觉得，根据她以往的态度，我对她的信任和你对她的猜疑都一样无可非议，我这不是固执。我想不通她当初干什么跟我来往，我相信要是再有类似的情况，我还会上当。直到昨天卡罗琳才来看我，没来之前，也不给我一点消息。她到这儿

以后，满脸不快。对于回访的延迟，只随便说了声抱歉，根本不说还想再见见面。她在各方面都判若两人，她告辞时，我决定与她断绝往来。虽然我忍不住要埋怨她，可是又同情她。她以前就不应该对我另眼相待，我很确信，我和她的情谊是由她主动发展的。可是我同情她，因为她肯定觉得做了亏心事，她之所以这样，一定是为她哥哥担心的缘故。唉！没必要再为自己多做解释了。虽然我们知道她的担心毫无必要，但是，如果她真的担心，那她为什么这样待我就很明白了。既然她哥哥确实值得珍爱，那么，不管她怎样替他担忧，那也是符合情理、亲切可喜的。但是，我实在不明白她有什么顾虑，要是她哥哥钟情于我，我们早就该见面了。听她的口气，我在伦敦的事她哥哥肯定知道；然而她说话的态度表明，她并不确信她哥哥真的倾心于德希小姐。我真被弄糊涂了。要不是我担心说话太刻薄，我真禁不住要说，其中定有蹊跷。不过我会努力排除这些痛苦的想法，只关注那些能使我开心的事，比如想想你的亲切，以及亲爱的舅舅舅妈对我始终如一的爱护。希望你快点回信。宾里小姐提到她哥哥再也不回内瑟菲尔德了，说他计划不要那幢房子，但说得不十分肯定。我们还是别再谈这件事了。你从亨斯福德的朋友们那里得到不少让人高兴的消息，这使我很开心。希望你跟威廉爵士和玛丽亚一块去拜访他们。相信你去那儿会过得非常惬意。

　　你的……

看完这封信，伊丽莎白有些不好受。不过，一想到琼以后不会再受他们的欺骗，起码不再会受宾里小姐的欺骗，她又感到很欣慰。她对那位兄弟不再抱任何期望。她甚至根本不盼望他来再续前缘。她越想越鄙视他。她还真心希望他早点娶德希先生的妹妹，因为按维柯姆的话，德希小姐往后一定会让他后悔，不

应该抛弃以前的意中人，这一方面算是对他的惩罚，另一方面也可能有利于琼。

就在这时候，加德纳太太把伊丽莎白答应怎样对待那位先生的事，又向伊丽莎白提醒了一下，并问她近况如何。伊丽莎白回信中所说的话，虽然自己有些不满，但舅妈听了却很开心。维柯姆以前对她的显著好感已经过去，对她的青睐已经消失，他另有爱人了。伊丽莎白仔细观察看出了这一切，可是她虽然看出了这一切，也将这一切写到信中，却没有觉得非常难过。她只是稍微有些感慨，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因为她认为，如果没有财产问题，她一定是维柯姆惟一的意中人。拿维柯姆目前倾心的那位姑娘来说，她对他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能使他获得一万镑的意外财富。不过，对这件事伊丽莎白不像对莎罗特那件事看得那样明白，所以并没因为维柯姆贪图财富而埋怨他。她反倒以为那是很自然的。她想像维柯姆舍弃她肯定几经踌躇，可又认为，这样对于双方都没有坏处，她衷心地祝他幸福。

她照实向加德纳太太说明了一切。叙述了这些事以后，她又接着写道："亲爱的舅妈，现在我确信，我根本没有爱上他，如果我真的产生了那种纯洁而高尚的情感，那我现在一想起他就会厌恶之极，而且盼着他倒霉。然而，我情感上不仅对他不存芥蒂，甚至对金小姐也毫无成见。我根本不觉得憎恨她，而且很乐意把她看成一个很好的女子。这件事根本不是恋爱。我的谨慎是很有用的。当初我如果深深地迷恋他，现在肯定成了亲朋好友的笑料了，不过我并没因为他的移情别恋而难过。太受人青睐，有时候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对于维柯姆的行为，基蒂和丽德雅比我还气愤。她们对人情世故的看法不太成熟，还不明白这样一个有失体统的信条：美少年和相貌平庸的人相同，都要有饭吃，有衣穿。"

第　四　章

除了这些事以外，朗伯恩一家没什么别的大事；除了偶尔在泥泞里、寒风中去梅里顿散散步以外，没什么别的娱乐。一月和二月就在平淡中过去了。三月里，伊丽莎白要到亨斯福德去。开始她不是很想去，可她立刻发现，莎罗特对这次行程抱有很大希望，慢慢地她就以比较高兴、比较积极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情了。分别促进了她对莎罗特的想念，同时减少了她对克里斯先生的反感。这个计划本来有点吸引力，而且家里有一位爱唠叨的母亲和几个不贴心的妹妹，实在不可能完美，出去换换环境也好。另外，还可以趁机看望琼。反正，时日迫近了，她反而等不及了。幸好一切都很顺利，最终按照莎罗特的原计划行事。伊丽莎白跟威廉爵士和他二女儿一块去做客。然后这计划又补充了一点，路上在伦敦住一夜，这一来计划就十分周全了。

惟一让伊丽莎白难过的是要和父亲分别，父亲肯定会想她的。告别时，父亲很不愿让她离去，叮嘱她常写信，而且几乎许诺亲自写回信。

她跟维柯姆先生道别时，俩人都很平静，维柯姆先生更是这样。他目前虽然在向别人献殷勤，但并没有因此忘掉：伊丽莎白是第一个令他关注，也值得他关注的人，第一个倾听他，第一个同情他，第一个使他倾心的人。他与她告别，祝她万事如意，并且又向她描述了一番凯瑟琳·德布尔夫人的为人，相信他们俩对那位老夫人的评价，对每一个人的评价，自始至终都会相符。他讲这些话时，表现得很真诚，也很亲切，伊丽莎白认为，单凭这一点，她也要一直对他以诚相待。他们分手以后，她更觉得无论他是结婚还是单身，在她心中，他永远是个亲切友善而又令人喜爱的典范。

第二天，与她同路的那些人，并没有使维柯姆比较之下低人一等。威廉·卢卡斯爵士蠢笨之极，他的女儿玛丽亚虽然为人温和，但却像父亲一样没有脑子，所以他俩都说不出一句顺耳的话，听他们嘟囔，和听马车的辘辘声一样乏味。伊丽莎白本来爱听荒谬的言论，不过威廉爵士的那些话她听过好多遍了。他谈来谈去不外乎进见君主和荣膺爵士头衔之类的奇闻，没有什么新内容，他那一套礼貌举止，也像他的谈吐一样陈旧不堪。

这段路程只有二十四英里，他们清晨就出发，为的是要在中午之前到达格雷斯丘奇街。当马车驶向加德纳先生家时，琼已经在客厅窗口张望已久。他们走进过道时，琼正等在那儿欢迎他们。伊丽莎白深情地看了看琼的脸庞，发现那张脸一如既往地漂亮健康，她觉得非常开心。一群孩子站在楼梯上，他们急于见到表姐，在客厅里等不及了，但一年没见，多少有点不好意思，就没有走下来。大伙都很和善，到处充满欢笑。这一天愉快极了。上午干这干那，又要出门购物，晚上还去戏院看戏。

伊丽莎白在舅妈身边坐下。她们马上谈起了琼。她详细地询问，舅妈答道，琼尽管竭力振作精神，有时仍会情绪低落，她听了并不奇怪，只觉得担心。现在只愿这种意志消沉的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加德纳太太又仔细描述了宾里小姐拜访格雷斯丘奇街的情形，又把她和琼几次交谈的内容重述了一番，很明显，琼已决心与宾里小姐断绝往来。

加德纳太太接下来笑话伊丽莎白被维柯姆抛弃了，并且赞美她的忍耐功夫。

“可是，亲爱的伊丽莎白，”她接下来又说，“金小姐是什么样子的？我不希望看到我们的朋友是个见不得钱的人。”

“亲爱的舅妈，我想问问，拿婚姻问题来讲，见钱眼开和小心谨慎到底有多大区别？谨慎的终点在哪儿？贪心的起点又在哪儿？上一年的圣诞，你劝我别与他交往，觉得那样有点冒失，而如今，他去和一个不过有一万镑财产的姑娘结婚，你就说他见不得

钱了。”

“只要你告诉我金小姐是什么样子，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觉得她是个好姑娘。我想不出她有什么坏处。”

“问题是维柯姆开始对她毫不动心，直到她爷爷去世，她继承了那笔财产以后，他对她才另眼相看。”

“没错，他没必要对她动心。如果因为我没钱，他就不愿和我相爱的话，那么，对于一个他既不爱慕，又一样贫困的姑娘，他为什么要和她谈恋爱呢？”

“可是，她家里一发生变故，他就立即大献殷勤，未免太露骨了。”

“一般人都爱遵照常规办事，但一个处境困顿的人就无暇顾及这些。金小姐都没意见，我们为什么反对？”

“金小姐没意见，不是说维柯姆的行为就很正当。那只不过说明金小姐自己有什么缺陷——要么在理智方面，要么在感情方面。”

“是，”伊丽莎白忍不住嚷起来，“你愿说什么就说什么。说维柯姆见钱眼开，说金小姐毫无判断力。”

“哦，丽奇，我很不愿这样说。真的，在德比郡住了这么久的一个年轻人，我是不忍心轻视他的。”

“是的！单凭这点理由，我就瞧不起那些住在德比郡的年轻人，他们住在赫特福德郡的那帮好朋友，也一个德性。他们全都叫我讨厌。感谢上帝！明天我就要去一个地方，我将会在那见到一个一无可取的人，不管是在举止上，还是在见解上，都低人一等。这样一来，只有傻瓜才值得交往。”

“小心，丽奇。你这样说有点太消沉了。”

他们看完戏，刚要分手的时候，舅父母又邀请她参加他们的夏季旅行，这真是一份惊喜。

“我们还没商量定去哪里呢，”加德纳太太道，“或许会去湖区。”

对于伊丽莎白而言，没有什么计划会比这更加令人满意，她心怀感激，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我的好舅妈，”她欢天喜地地叫起来，“我真是太幸运了！你给我带来了新的热情与生机。我不会再情绪低落了。人和青山碧水相比，太微不足道了。天啊！我们那时会多高兴！我们回来的时候，一定不会和其他游人一样，什么都记不清。我们一定知道游玩过哪里——一定记得看到过什么。山山水水决不会把我们弄得昏头转向。我们谈到某一个风景点时，决不会由于搞不明白方位而彼此争辩。希望我们回来叙述旅行经历时，别像大多数游客那样，让人难以忍受。”

第　五　章

在第二天的旅途上，伊丽莎白每看到一样东西，都很有兴致的琢磨一番。她心里非常高兴，因为看到姐姐脸色很好，可以不用再担心她的健康，加上向往着去北方的旅行，更是神采飞扬。

他们离开大路，踏上去亨斯福德的小道之后，每只眼睛都在搜寻牧师的住所，每一次拐弯，都觉得马上会见到那幢房子。他们顺着罗辛斯庄园的围栏向前走。想着外界对那家人的种种传闻，伊丽莎白忍不住笑起来。

终于看到了牧师住宅。大路斜对面的花园，花园里的房子，绿色的围栏，用桂树做的篱笆，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他们没找错地方。克里斯和莎罗特已经在门口等待了，主人和客人互相点头致敬，个个满面笑容。马车停在一道小门前，从这里进去走过很短的一段石子路，就直接到达房屋。很快，客人们下了车，主人们热切欢迎，双方都很高兴。克里斯夫人兴高采烈地迎接朋友的到来，伊丽莎白受到如此礼遇，也就越发地心满意足了，心想来对了。她立刻发觉，表兄结婚以后，说话办事却没有变。他一如既往地拘泥礼节，在门口绊住了伊丽莎白，挨个问起她家人的近

况，伊丽莎白全都回答后，他才满意。接下来，他没怎么啰嗦，只指出了门口的整洁，就领着大伙进了屋。客人们进入客厅以后，他又一次虚情假意地表示，很高兴诸位的探望，然后看到妻子送上点心，他就马上重新奉献一次。

伊丽莎白料想到他会十分得意。所以，在他炫耀房屋令人赏心悦目的式样和布置时，她忍不住这样想，他这是有意讲给她听，好像这样她就会后悔以前不该拒绝他。所以，虽然各方面都很让人满意，她也不能有丝毫懊悔的样子，否则他肯定更得意了。她疑惑地看着莎罗特，想不通她与这样的人为伴，竟然也会这么快活。克里斯先生有时候说话让莎罗特很不好意思（而且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她就禁不住观察莎罗特的反应。有一两回，她发现莎罗特稍微有点脸红，然而大多数时候莎罗特总是聪明地充耳不闻。大伙在屋里坐了很久，把每一件家具，从橱柜到壁炉架，逐个夸赞一通，又描绘了旅途中的经历和在伦敦的情景，然后克里斯先生就建议客人们到花园去转转。花园是克里斯先生亲自料理的，面积不小，设计也很新奇。布置花园要算他最高雅的爱好之一。莎罗特讲，这项事情有助于身体健康，她很赞成丈夫去做；她这样说时，神色平静，真叫伊丽莎白自愧不如。克里斯先生带着大家转遍了整个花园，对每一个景致，都要啰啰嗦嗦地讲上一阵，别人想赞美几句都找不着机会，而且他根本不说美在何处。他知道每个方向有多少田园，也能说出最远处的小树林里有多少棵树。不过，无论是他花园里的景色，还是这整个村落甚至整个国家的名胜古迹，都不如罗辛斯庄园漂亮。罗辛斯庄园基本上正对着他的住宅，周围都是树，从树的缝隙中可以看到罗辛斯大厦。那是一幢美丽的富有现代气息的建筑，坐落在地势较高的地方。

克里斯先生原打算领着大伙从花园再到两块草地上走走，可是因为太太小姐们的鞋子抵挡不住残霜，只好先回去，只留下威廉爵士陪着他。而莎罗特则带着妹妹和好友去看房子。也许

是由于能离开丈夫，单独领人参观的原因，她看上去十分欢喜。房子不大，可是结构紧凑，也很方便。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得很整洁，布置得非常和谐，伊丽莎白认为这都是莎罗特的功劳。只要不想到克里斯先生，就到处充满欢欣舒适的气氛。伊丽莎白看见莎罗特那样洋洋自得，便认为她平时不十分在意克里斯先生。

伊丽莎白已经听人说，凯瑟琳夫人还在乡下。饭桌上讲到这事，克里斯先生立即说道：

"没错，伊丽莎白小姐，礼拜天你就能在教堂遇见凯瑟琳·德布尔夫人，你肯定会喜欢她。她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我相信做完礼拜，你会有幸受到她的关注。我丝毫不怀疑，你们住在这儿这段时间里，只要她赏脸邀请我们做客，就一定少不了你和我的小姨子玛丽亚。她对亲爱的莎罗特总是关怀备至。我们每星期去罗辛斯拜会两次，她每次都派自己的马车送我们，从来不会让我们走回来。我应该说，总是派她的某一部马车，因为她有好几辆车呢。"

"凯瑟琳夫人确实举止文雅、颇有见地，"莎罗特也随声附和，"并且很照顾邻居。"

"没错！亲爱的，你说得太对了。像她这样的夫人，再怎么尊敬也不为过。"

这一晚主要在交换赫特福德的消息，又将信里说过的事情重新复述了一通。大家分手后，伊丽莎白独自待在屋里，禁不住考虑起莎罗特对现状满意到何种程度，如何操纵她的丈夫，怎样容忍他，必须承认，事情安排得很好。她又开始猜想这次拜访将怎样度过，无非是平淡无奇的饮食起居，克里斯先生惹人讨厌的打岔唠叨，再加上与罗辛斯来往的各种乐趣。发挥了非凡的想像力，这个问题马上解决了。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她待在房里打算出门走走，突然听到楼下一片吵闹声，好像出了什么大事。她侧耳倾听，只听见有人风风火火跑上楼，大叫她的名字。她把门打开，在楼梯口碰上了玛

丽亚，玛丽亚兴奋之极地嚷道：

“我亲爱的伊莱札！你快去饭厅，从那儿可以看到很壮观的场面。我先不告诉你怎么回事，你快点下来！”

伊丽莎白不管怎么问，玛丽亚都没有讲出怎么回事，俩人急匆匆地奔下楼，冲进对着小径的饭厅，去寻找那壮观的场面。原来是两位女士，坐着一辆小小的四轮敞篷马车，在花园门口停下了。

“原来是这样。”伊丽莎白叫起来，“我还当是野猪闯进花园了呢，结果只不过是凯瑟琳夫人母女俩！”

“哦不，亲爱的，”玛丽亚对她的误会大为惊奇，“她不是凯瑟琳夫人。大一些的那位是詹金森太太，她和她们住一块。另外一位是德布尔小姐。你看看她真纤弱。真想不到她会这么消瘦！”

“她太不懂礼貌了，这么大风，还让莎罗特站在门外。她干吗不进屋来？”

“哦，莎罗特说，她很少进来。要是德布尔小姐进屋，那简直太赏脸了。”

“我觉得她很可爱，”伊丽莎白口里说着，但心里想的却是别的东西。“她看起来身体不太好、性情又暴躁。对呀，他们俩再相配不过了。”

克里斯先生和莎罗特都在门口和两位宾客交谈。令人好笑的是，威廉爵士也笔直地站在旁边，恭敬地向尊贵的客人行着注目礼，德布尔小姐偶尔看他一眼，他都要回一个礼。

终于谈完了，两位女宾坐车走了，别的人也回屋了。克里斯先生看到伊丽莎白和玛丽亚，就马上说她们走运了。莎罗特解释道，罗辛斯那边邀请所有的人明天去用餐。

第　六　章

克里斯先生对于这次邀请非常得意。他巴不得有机会向好奇的客人们显示一下他那位女恩主的非凡气派，给他们看看她对他们夫妇俩的以礼相待。这个愿望这么快就得以实现，这完全体现出凯瑟琳夫人的礼贤下士，使得他更加尊敬她了。

“说实在的，”他说道，“她老人家要是请我们星期天去罗辛斯吃饭，我根本不奇怪。她的可亲可敬众所周知，我早知道她会这么做。但是哪会想到这样的盛情邀请。谁也想不到你们才刚来，马上被请去吃饭，并且是大伙一块去！”

“我倒觉得这很自然，”威廉爵士解释说，“像我这样地位的人，非常了解大人物的处世方式，他们就是这样。在宫廷里，这类热情好客的事不足为奇。”

接下来半天再加上第二天上午，大伙一直在讨论到罗辛斯做客的事。克里斯先生详细地描述了他们将会看到的东西，省得他们看到了那么壮观的房子，那么多的家仆，那么丰盛的佳肴以后，不知怎么办才好。

女士们要去打扮时，克里斯先生对伊丽莎白说：

“亲爱的表妹，你千万别为衣着担心。凯瑟琳夫人决不会苛求我们的衣着，只有她和她女儿才配得上华丽的服饰。我认为你挑一件稍好一点的衣服就可以，没必要太讲究。凯瑟琳夫人不会因为你穿戴简朴就看不起你。她愿意大伙都各守本分，有点身份上的差别。”

太太小姐们在梳妆的时候，克里斯先生又挨个去她们房里催促，叫她们别磨蹭，因为凯瑟琳夫人最不喜欢别人去晚了让她空等。玛丽亚·卢卡斯本来不擅长应酬，现在听说那位夫人待人这么严厉，真是吓了一跳。她又害怕又盼望着去拜访罗辛斯，简

直和她父亲当初进宫朝见一样。

趁着秋高气爽，大家兴高采烈地穿过庄园，大概走了半英里。每家的花园都各有特色，伊丽莎白觉得赏心悦目、心情舒畅，不过也没有克里斯先生说的那么令人销魂。虽然克里斯先生数着屋前的每一扇窗户说，单是这些玻璃当初就让刘易斯·德布尔花了多大一笔钱，但是伊丽莎白对此毫不动心。

他们走上门厅的台阶时，玛丽亚有点胆战心惊了，甚至威廉爵士都不能保持镇静。伊丽莎白却一点也不畏惧。她光听说凯瑟琳夫人依仗财势傲人，不知道她在德行方面有什么过人之处，这使她平心静气地拭目以待。

走进客厅，克里斯先生就欢天喜地地指出这屋子的富丽堂皇。然后，他们由仆人带路经过客厅，走进凯瑟琳夫人母女和詹金森太太的起居间。夫人极其谦和地站起来欢迎他们。克里斯太太和丈夫商量好了，由她来给双方介绍，所以介绍得非常得体，免去了克里斯先生冗赘的道歉话和感激话。

威廉爵士虽然进过宫，但是发现四周那么富贵气派，非常惊奇，只能深深地弯身一躬，默默地落座了。他女儿被吓得魂飞魄散一般，斜斜地坐下后，眼睛惊惶地扫来扫去。伊丽莎白却泰然自若，并不慌不忙地看着三位女主人。凯瑟琳夫人身材高大，眉目清晰，或许年轻时是个美人。但她神色傲慢，待人接物时好像在时刻提醒对方注意身份的差异。她缄默不语时还不可怕，可是一开口说话就带上严肃的态度，表示出她的自以为是，这使伊丽莎白记起维柯姆先生的叙述。观察了一整天之后，她认为维柯姆先生对凯瑟琳夫人的描绘恰如其分。

她打量了老夫人半天，发觉她的音容笑貌和德希先生有点类似。她又仔细看了看她女儿，只见她女儿长得纤弱之极，简直让她和玛丽亚一样惊诧不已。这对母女不管在身材上还是长相上都相差很远。德布尔小姐脸色憔悴、面色苍白，五官还过得去，但并不抢眼。她很少开口，最多小声地和詹金森太太耳语几句。

詹金森太太相貌平常，她只想着听德布尔小姐讲话，并且挡在她前面，不愿别人仔细看她。

坐了一会儿以后，大家都被叫到窗前观看风景，克里斯先生向客人们一一介绍，凯瑟琳夫人温和地补充，夏天的时候会更迷人。

菜肴丰盛之极。克里斯先生曾经讲过，夫人府上有众多家仆和许多精美的餐具，果然名副其实。并且正像他设想的那样，夫人让他坐在了末席，他神采飞扬，好像世上没什么比这更得意的事情。他一边吃，一边乐滋滋地不停夸赞。每道菜都要被赞美一番，先由他来夸，接着由威廉爵士夸。现在威廉爵士已经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能随时附和女婿了，伊丽莎白看着他这副德性，心里奇怪凯瑟琳夫人如何受得了。没想到凯瑟琳夫人对他们的过度赞赏好像非常满意，尤其是端上一道大家都没见过的菜时，她就更加满面笑容。大伙没多少可聊的话题。其实要有机会，伊丽莎白很想聊天，但是她挨着莎罗特和德布尔小姐——前者只顾注意聆听凯瑟琳夫人的教诲，后者也没和她搭一句碴儿。詹金森太太则一直在关注德布尔小姐，看到她不太进食，就逼她又吃这个又吃那个，生怕她有什么不舒服。玛丽亚根本不敢开腔，而两位男士只知道一面吃一面夸。

太太小姐们回客厅以后，就听见凯瑟琳夫人说话。她不停地谈论着，直到咖啡送上来为止。不论谈论什么东西，她的看法总是毫不含糊，而且不容异议。她心安理得地详细盘问莎罗特的家务事，而且对于怎样管家向她提出了很多建议，教导她像她这种小家庭，各方面要怎样仔细打算，又告诉她怎么饲养母牛和鸡鸭。伊丽莎白看出，不管什么事情，只要一有机会，这位老人都会对别人指手画脚的。老夫人与克里斯夫人交谈时，也偶尔问些玛丽亚或伊丽莎白的情况，但主要是针对伊丽莎白。她丝毫不知道她亲戚朋友的状况，就告诉克里斯夫人，她是个温柔清秀的女子。她问了伊丽莎白不少问题，姐妹几个，哪个大一些，哪个小一

些，她们当中谁到了结婚年龄，相貌是否好看，在什么地方上学，父亲的马车什么样子，母亲娘家姓什么？伊丽莎白虽然认为她问得唐突，但还是平心静气地一一作答。凯瑟琳夫人又说道：

“我觉得克里斯先生将来会继承你父亲的财产吧。”这时她转过头又对夏洛特说：“对此我为你而高兴。但除了这个以外，我不认为有什么必要不让女儿继承父亲的财富。刘易斯·德布家就不认为有这样干的必要。伯纳特小姐，你会唱歌弹琴吗？”

“略知一二。”

“呀！太好了——有机会我们倒要欣赏欣赏。我家的钢琴很好，说不定比——你有空自己试试。你的姐妹们是否会唱歌弹琴？”

“其中一个会。”

“为什么没有全学会呢？你们最好全学会呀。韦布家的姑娘们就每人都会，她们父亲的收入还比不上你们父亲呢。你们学过画画吗？”

“没有，从来没有。”

“啊，没人学过？”

“是的，一个也没学过。”

“难以想像。我想大概因为你们没有机会。你们的母亲最好是每个春天都带你们去拜访名师。”

“我母亲倒还赞成，不过我父亲对伦敦很反感。”

“你们的家庭教师还在吗？”

“我们家从没过家庭教师。”

“怎么可能没有家庭教师！家里有五个女儿，却没请家庭教师！我还没听过这样的事。你们的母亲肯定费尽心力地教育你们吧。”

伊丽莎白不禁好笑，忙矢口否认。

“那么谁来教育你们、关心你们呢？少了家庭教师，你们就没人照看了。”

“也许和有些人家相比，我们家对我们是有点照顾不够。但我们姐妹当中谁想要学点什么，都会有办法的。我们家一直勉励我们用心读书，必要时也请老师。当然谁想偷懒也很容易。”

“这是自然。但是，家庭教师就是要杜绝这类事情。我如果认识你母亲，就会尽力劝她聘请一位。我一向认为，缺乏按部就班的教导，教育会毫无成效，而按部就班的教导，非家庭教师不能办到。很有趣，许多人家的家庭教师都是我推荐的。我爱帮年轻人谋个好职位。詹金森太太的四个侄女都是在我的推荐下，找到了令人满意的差事。几天前，我还介绍了一个姑娘，她只是别人偶尔向我提到的，那家人对她很满意。克里斯夫人，我告诉你没有，昨天梅特卡夫夫人来向我致谢，她认为波普小姐非常胜任。‘凯瑟琳夫人，’她说，‘你介绍的姑娘真难得。’伯纳特小姐，你有没有哪一个妹妹已经出来交际了？”

“有的，夫人，她们全出来交际了。”

“全出来交际！天呐，姐妹五个全都出来交际了？真是奇怪！你都才是老二。姐姐没有嫁人，妹妹就出来交际。你妹妹肯定不大吧？”

“对，我最小的妹妹还不到十六。或许她确实有点小，不适合多交际。但是，夫人，仅仅由于姐姐不能或是不想早早出嫁，做妹妹的就不能有社交和娱乐，这样对她们也太不公平了。小妹和大姐一样，有享受青春的权利。怎么能因为那样缘故，就不让她们出门。我觉得，那样做有可能伤害姐妹间的感情，还可能使得性情乖戾。”

“真想不到，”夫人说，“你年纪不大，态度却挺坚决。能否请教芳龄？”

“我的三个妹妹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伊丽莎白笑着答道，“你还一定要我供出年龄吗？”

凯瑟琳夫人对于这个迂回的应答感到非常惊诧。伊丽莎白心想，敢和这样一位傲慢严肃的老夫人开玩笑，她也许就算第一

个！

“我想你肯定不出二十岁，所以没必要保密。”

“我没超过二十一岁。”

等男士们回到客厅，大家一块喝过茶，就开始打牌了。凯瑟琳夫人、威廉爵士和克里斯夫妇在一起打四十张。德布尔小姐提议玩卡西诺，所以两位女士就很荣幸地帮着詹金森太太，给她凑够了人手。她们玩得非常没劲。只有詹金森太太关心德布尔小姐，不时问问她感到冷不冷或热不热，灯光是不是刺眼或太暗，其余的话全都是关于打牌的。另一桌就兴奋多了。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凯瑟琳夫人讲话——她一会儿指出另外三人的错处，一会说说自己的轶事趣闻。她每讲一句，克里斯先生就随声附和一下；他每次赢了，都要向夫人表示谢意；假如发现赢得太多，就要抱歉一番。威廉爵士比较沉默，只注意记住所有的趣事和显贵的名字。

凯瑟琳夫人母女俩玩累了，两张牌桌就结束了，老夫人对克里斯夫人说，要打发马车去把他们送回家，克里斯夫人一面致谢一面接受了，然后马上让人去准备车辆。这时候众人又坐在火炉旁，听凯瑟琳夫人对明天天气肯定地推测。大伙都仔细聆听时，马车备好了，请客人们上路。克里斯先生表示万分感谢，威廉爵士一再地弯身鞠躬，然后才分别。马车刚走出大门，克里斯先生就问伊丽莎白对罗辛斯感觉如何，看在莎罗特的份上，伊丽莎白过分地夸奖了几句。虽然她费了不少脑筋才说出这番恭维，但一点也不让克里斯先生满足。克里斯先生没有办法，立刻又自己对老夫人进行了一番称颂。

第　七　章

威廉爵士在亨斯福德就待了一周，但这次拜访让他很满意：

女儿嫁得很称心如意，有一个十分难得的丈夫，一个和蔼可亲的邻居。威廉爵士没走的时候，每天早上克里斯先生都要和他一起坐着双轮马车，在田园里逛逛，他一走，家里的起居又恢复了正常。伊丽莎白很庆幸，威廉爵士离开以后，她与表兄没有因此而多见面。因为从早餐到晚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要么在整理花园，要么待在自己那间和大路正对面的书房里读书写字，或者站在窗前眺望，然而女士们的起居室却在背面。伊丽莎白当初很奇怪：现在的餐厅地方大，位置也不错，莎罗特为什么不把它作为起坐间？不过她马上明白，她的朋友这样安排，有很大的好处：如果女士们坐在一间非常舒服的起居室里，那克里斯先生在自己房里度过的时光肯定会少很多。所以，她忍不住很欣赏莎罗特这种布置。

她们在客厅里一点儿也看不到外面路上的情景，幸亏有克里斯先生，每当有马车经过，他就跑来告诉她们，尤其是德布尔小姐，差不多每天都会乘着四轮敞篷马车经过，克里斯先生回回都跑来通告一声。德布尔小姐时常把车停在牧师住宅门口，与莎罗特聊上几句，不过很少见她下车。

克里斯先生几乎每天都往罗辛斯跑一趟，他妻子也没几天就去拜访一次。伊丽莎白总觉得或许还有别的牧师事务要处理，否则她实在不知道，他们干吗要浪费那么多光阴。老夫人偶尔也来看看他们，进门以后，就开始审视屋里的一切。她询问他们的饮食起居，查看他们的家庭事务，劝他们用别的方式处理；批评家具摆设不妥，责备仆人偷懒。她愿屈尊过来吃点什么，仿佛主要为了检查克里斯夫人是否勤俭持家。

伊丽莎白很快发现，这位老夫人虽然不是主管郡里治安的负责人，可却是本教区最活跃的裁判者，琐碎得很的事情也要由克里斯先生向她汇报。如果有村民打架斗殴、牢骚满腹，抑或是穷困潦倒，她都要亲自出马去化解矛盾、平息怒气，把他们教训得个个无话可说，不再叫苦叹穷。

罗辛斯差不多每周请他们吃两次饭。因为威廉爵士的离去，只能开一桌牌，这样的宴请都和第一次没多大区别。他们难得去别家做客。因为邻近地区大多数人家的那种生活档次，克里斯夫妇还高攀不上。然而，这丝毫不妨碍伊丽莎白的闲适：能不时地与莎罗特高兴地聊上半小时，加上这个时节里少见的好天气，能经常到野外去透透气。其他人去拜会凯瑟琳夫人时，她总喜欢去花园外边的小树林里逛一逛，那里有一条僻静的小路，她认为只有她自己明白这里的美妙之处，并且到了这里，她还可以躲避凯瑟琳夫人好奇的询问。

她做客的前两个星期就这样安静地过去了。复活节快到了，过节前一个星期，罗辛斯府上要多一位贵客，这对于这个小圈子无疑是件大事。伊丽莎白来了没多久就听人说，德希先生几周以后会过来。尽管在她的熟人当中，没有谁比德希更令她厌烦的，可是他的到来能给罗辛斯的聚会增加一点色彩，她能兴趣盎然地研究他对他表妹的态度，从而看出宾里小姐是多么白费苦心。凯瑟琳夫人明显已经把他安排给他表妹了，所以一提到他要来，就非常得意，对他大加赞赏。她听说卢卡斯小姐和伊丽莎白与他相识已久，还不时来往，差点生气了。

很快，牧师家里的人就知道德希先生已经到了，因为克里斯先生一大早就开始在通往亨斯福德小径的门房周围转悠，为了尽快获取确切消息。等马车奔进花园，他鞠了一躬，便赶快跑进屋去通报这头条新闻。第二天上午，他又赶忙去罗辛斯拜访。他将看到凯瑟琳夫人的两位外甥，因为有一位菲茨威廉上校与德希先生同行，他是德希某个做爵士的姨父的小儿子。令人大吃一惊的是，两位贵客同克里斯先生一道过来了。莎罗特从丈夫的房里看到他们走来，就马上跑进另一间屋子，告诉大家很快会有贵客降临，然后又说：

“伊莱札，这次客人造访都是因为你。要不，德希先生不可能这么快来看望我。”

伊丽莎白听完这番赞赏，没时间申辩，门铃就响了，说明贵客驾到。转眼之间，三位先生已经进屋了。走在前面的是菲茨威廉上校，他三十岁左右，相貌一般，但言谈举止却很有绅士风度。德希先生和在赫特福德时一模一样，他以一贯的傲慢态度，向克里斯夫人打招呼。尽管他对她的朋友可能怀有另一种感情，可是见到她时神色非常镇静。伊丽莎白只对他行了个屈膝礼，并没有说话。

菲茨威廉上校很快和大家闲谈起来，伶牙俐齿，谈吐大方，像个有教养的人，说话很有风趣。但是他那位表兄，只跟克里斯夫人对房子和院子品评赞赏了一番，就自己坐着没再和别人交谈。过了一会儿，他总算想到了礼貌问题，就向伊丽莎白问候她和全家人。伊丽莎白照例随便回答了几句。沉吟半晌，她问道：

“这三个月来，我姐姐一直待在伦敦，你从来没有遇见过她吗？”

她其实知道他从来没有遇见过琼，只是想探探口风，看他是不是知道宾里一家与琼之间有点不愉快。德希先生答道，很不幸未曾遇见过伯纳特小姐，她发现他作答时神情有些紧张。这件事只谈到这儿，两位贵客很快就告辞了。

第　八　章

菲茨威廉上校举止风雅，使牧师家的人大为称道。女士们达成共识：他会给罗辛斯的聚会增添很多趣味。不过，他们很久没有受到那边的邀请，因为罗辛斯府上有了客人，不需要他们了。直到复活节那日，差不多两位贵宾到此一星期以后，他们才有幸又一次受到邀请，那也只是大家离开教堂时，老夫人随便请他们晚上去玩玩而已。上一个星期，他们基本就没看见过凯瑟琳夫人母女。这段时间里，菲茨威廉上校曾去牧师家拜访了几次，可是

德希先生仅仅在教堂里看见过。

牧师家欣然接受了缴请，而且准时到达了凯瑟琳夫人的会客室。夫人很有礼貌地招待了他们，不过很显然，他们没有像客人稀少的时候那样受欢迎。实际上，夫人差不多只顾着两位外甥，光想着和他俩谈话，尤其是和德希谈话，所以没怎么和别人搭碴儿。

菲茨威廉上校却好像很高兴见到他们。罗辛斯的生活太乏味了，他希望能有点调剂。况且，克里斯夫人的这位好看的朋友又很令他心动。现在他就坐在她旁边，有声有色地聊起了肯特郡和赫特福德郡，旅行和家庭生活，新书和音乐，伊丽莎白听得饶有趣味，她感觉在这个房间从没这么开心。他们俩谈得兴致盎然，连凯瑟琳夫人和德希先生也注意起来。德希先生显得很好奇，眼睛不时地在他们俩身上打溜。没过多久，夫人也有了同感，并且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她毫不犹豫地叫起来：

"菲茨威廉，你们在讲什么？你们在谈些什么？你跟伯纳特小姐在聊什么？给我也讲讲。"

"姨妈，我们在谈音乐。"菲茨威廉没有办法只好答道。

"谈音乐！那你们说得响一些吧。我最喜欢音乐。要是你们谈音乐，也该叫上我。我觉得在英国没几个人能像我这样对音乐有鉴赏力，也没几个人比我更有情趣。如果我去学习音乐，一定会成为名家。如果安妮健康一些，多用点功，也会成为名家的。我想，这样的话，她的演奏一定很动听。德希，乔治亚娜现在学得如何？"

德希先生极其恳切地夸赞了一通妹妹的琴技。

"我真高兴她弹得这么好。"凯瑟琳夫人说，"请替我告诉她，除非她多多练习，否则别想好到哪儿去。"

"姨妈，你放心好了。"德希回答说，"她不需要这样的忠告。她一直在努力。"

"那太好了。多练就不会错。我下回写信，一定要叮嘱她千

万别偷懒。我经常告诉姑娘们,缺乏锻炼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也曾多次告诉伯纳特小姐,除非她多加练习,否则别想好到哪儿去。克里斯夫人虽然没有琴,不过我经常跟她讲,希望她每天来罗辛斯,在詹金森太太房里的钢琴上弹奏。真的,她在那里不会妨碍谁。”

德希先生看到姨妈这种无礼的态度,有点不好意思,也就没有搭腔。

喝完咖啡以后,菲茨威廉上校向伊丽莎白提醒到,她许诺过为他弹奏一曲,伊丽莎白马上坐到琴边。上校端过一把椅子,在她身旁坐下。凯瑟琳夫人只听了半曲,然后又和开始一样,和另一位外甥谈起来,不过这位外甥也不避开她,走到钢琴前站好,以便能把演奏者美丽的脸庞看个清楚明白。伊丽莎白看见他过来,就趁机停下来,回过头对他娇媚地一笑,说:

“德希先生,你这样走过来听,不是想吓唬我吧?虽说你妹妹的确演奏得很好,我也不畏惧,我这个人向来固执,决不愿被人吓倒。别人越吓唬我,就会使我越勇敢。”

“我不愿讲你说错了,”德希回答,“我知道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故意想吓唬你。和你相识这么久,我知道你偶尔喜欢说点并非真心的话。”

伊丽莎白听德希这样描述她,不禁开怀大笑,然后又对菲茨威廉上校说:“你表弟这样形容我,你以后就不相信我了。我真倒霉,本来想冒充一下,让别人多少相信我一些,可竟然碰上一个戳穿我真面目的人。要知道,德希先生,你可太不宽容了,竟然把你在赫特福德探听到的我的底细,全部抖出来了——另外,说实在的,你的做法并不明智——因为这会让我还击,透露出一些事情让你的亲友听了会大吃一惊。”

“我才不害怕呢。”德希笑道。

“你快说说,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菲茨威廉上校叫起来,“我倒想看看他和陌生人在一起表现得怎样。”

“那么我就讲给你听——可是你要有思想准备，事情很惊人。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赫特福德郡的一次舞会上——你能想像他在这次舞会上的表现吗？他一共就跳了四曲舞！我不想让你难受——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尽管男士很少，可是他只跳了四曲舞，并且我看得明白，在场的年轻姑娘里，没有舞伴而闲坐在一边的可不止一位。德希先生，你能说这不是事实吗？”

“不幸的是，那时除了我们自己人以外，我不认识舞会上任何一位小姐。”

“是的。舞会上不时兴请人介绍女宾。哦，菲茨威廉上校，下面我该弹些什么？我的手指在等着你下命令呢。”

“或许，”德希又说道，“当时我应该请人介绍一下，可是我又不太会向陌生人做自我介绍。”

“我们是不是要问问你表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伊丽莎白还在和菲茨威廉上校说话。“是不是要问问他：一个有学问、有见识的人，为什么不太会做自我介绍？”

“这个问题我可以代为回答，”菲茨威廉说，“用不着去问他。那是因为他觉得不自在。”

“我的确不如某些人，”德希说，“遇到向来不认识的人也能谈吐大方。我也不像某些人那样随声附和、装作关心别人的事情。”

“我弹琴的时候，”伊丽莎白说，“手指不如许多女士那样灵活。既没有她们那么有力度、那么有技巧，也没有她们弹得那么有表现力。但是我觉得这只能怨我自己，怨自己疏于练习。我不认为我的手指不及那些弹奏比我高明的女人。”

德希笑了笑道：“你说得没错。这说明你的练习是卓有成效的。只要是有福分听过你的弹奏，就会觉得毫无欠缺的地方。”

正说着，凯瑟琳夫人又高声探问他们在谈些什么，打断了他们的交谈。伊丽莎白马上又演奏起来，凯瑟琳夫人走过来听了一小会儿，就对德希说：

“伯纳特小姐只要再多加练习，能够请伦敦的名师再指点一二，弹奏起来就不会有毛病了。虽然她的品位不及安妮，不过她很懂技巧。安妮如果再健康些，能多多学习的话，肯定能成为一位令人满意的演奏者。”

伊丽莎白望着德希，要看看他表妹这样大受夸赞，他是不是尽力赞同，可是当时和事后，她都看不出他对她有一丝一毫钟爱的痕迹。看到他对德布尔小姐的态度以后，她禁不住替宾里小姐觉得安慰：如果她是德希的亲戚，德希同样也会跟她结婚。

凯瑟琳夫人仍在对伊丽莎白的演奏发表意见，不时还给她一些弹奏和鉴赏方面的指导。伊丽莎白只得极有忍耐地虚心领教。然后，她在两位男士的请求下，一直坐在钢琴旁边，弹到夫人备好了马车，要送他们大家回家。

第　九　章

第二天早上，克里斯夫人和玛丽亚进村里办事去了，伊丽莎白一个人待在家里写信给琼。正写着，突然吓了一跳，因为门铃响起来，肯定是有客人来了。她没有听到马车的声音，心想可能是凯瑟琳夫人，忍不住有点害怕，就很快把那封没写完的信放到一边，省得她又问些唐突的问题。正在这时，门开了，她万万没想到走进来的是德希先生，而且是他一个人。

德希见她独自在家，好像也有点吃惊，赶快道歉说，他原以为太太小姐们都在家，所以才冒昧地闯进来。

他们俩坐下来，伊丽莎白问了几句有关罗辛斯的情形以后，双方好像有陷入尴尬的危险。所以，一定得想点什么谈谈。就在这紧要关头，她记起上回在赫特福德郡和他见面的情景，心里很奇怪，想听他对那次匆忙的离去有什么解释，于是便说道：

“德希先生，去年十一月你们离开内瑟菲尔德多么突然啊！

宾里先生看到你们马上接着去了,肯定相当惊奇吧,因为我如果没记错,他比你们只早走一天。我想,当你离开伦敦时,他和他的姐妹们身体都还好吧?”

“很好,谢谢。”

伊丽莎白发现对方只简单地作了回答,隔了一会儿又问:

“宾里先生也许不会再回内瑟菲尔德了吧?”

“他没这样说过。可是,他以后去那里的时间不会太多。他青春年少,交游广阔,社交应酬当然一天比一天多。”

“假如他不想在内瑟菲尔德长住,那么,为了街坊邻居着想,他应该彻底离开,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固定的邻居。可是,宾里先生租那幢房子,说不定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并没考虑到邻舍,我想这幢房子他无论保存还是退租,他的原则都是一样。”

“我估计,”德希回答,“他只要买到了适合的房子,马上就会退租。”

伊丽莎白只好沉默不答。她不想再谈到他那个朋友。既然没有别的话可说,她便决心让他开动脑筋,找点其他的话题。

德希明白了她的意图,很快接着说:“这幢房子看上去很舒服。我相信克里斯先生初到亨斯福德的时候,凯瑟琳夫人在这上面花了很多心思。”

“我认为是这样的——并且我敢说,她的好意没有白费,天底下再难找到一个比克里斯先生更能感激别人的人了。”

“克里斯先生娶到这样一位妻子,真有福气。”

“没错,确实是福气。他的朋友们应当为他庆幸,能有这样一位灵气的小姐愿意嫁给他,结婚后又能使他幸福。我的朋友是个绝顶聪慧的女子——虽然她嫁给克里斯先生,我可并不认为是上策。可是她看起来很满意,而且按普通人的观念,她这门姻缘是很好的。”

“她肯定非常高兴能离娘家和亲友那么近。”

“你觉得近?将近五十英里呢。”

“要是交通便利,五十英里真不算远。才不过半天就到了,我的确认为很近。”

“我从不认为这种远近是这桩婚事的有利条件之一,”伊丽莎白嚷道,“我从不认为克里斯夫人离娘家很近。”

“这只说明你太恋家。我觉得你只要离开朗伯恩一步就会嫌远。”

他这样讲时,脸上不禁一笑,伊丽莎白觉得自己懂得这一笑的含义:他肯定认为她在想念琼和内瑟菲尔德,因此,她红了脸回答:

“我没有说姑娘家就不能嫁得离家太远。距离远近不是绝对的,与很多因素有关。如果家境富裕,出得起盘缠,远一点又何妨。可是,现在情况并非如此。克里斯夫妇虽说不缺钱花,但也负担不起跑来跑去的。我敢说,就算路程不到现在的一半,我的朋友也不会认为离家很近。”

德希先生把椅子拖近她一些,说道:“你最好不要这么重视家乡。你总不能一辈子不离开朗伯恩吧。”

伊丽莎白不禁有些诧异。德希心情异样,便把椅子向后移了移,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张报纸看了一眼,同时用比较镇定的口气问:

“你对肯特郡感觉如何?”

接着他们把肯特郡评论了一番,俩人都很冷静,措辞简洁明了。没多久,夏洛特姐妹从外面回来了,谈话就此终止。那姐妹俩看到他们在恳切的交谈,不禁有点惊异。德希先生赶快说明,他原想她们都在家,结果却只遇到了伯纳特小姐,然后稍许坐了一会儿,没再和谁多谈,就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德希走后,莎罗特说道,“亲爱的伊莱札,他肯定迷上你了,要不他不会这样轻易来看望我们的。”

伊丽莎白描述了一下他刚才那种说不出话的情景,莎罗特又认为自己的想法不太现实。她们讨论了半天,只能这样说:他

的拜访是由于闲极无聊。在这样的季节，这种情况的确有可能发生。停止了一切户外活动。虽然家里有凯瑟琳夫人可以谈天，可以看看书，还可以打打桌球，可是男人们总不能足不出户。牧师家离得不远，顺便走到那儿玩玩，况且那家人又很有趣味，两位表兄弟在此期间，几乎每天都忍不住去那儿溜一圈。他们通常上午去，早晚不定，有时候分去，有时候一块去，偶尔姨妈也同行。女士们看得很明白，菲茨威廉上校的拜访，是因为他乐意与她们来往，这样一来，大家也越发喜欢他。伊丽莎白和他在一块很高兴，他显然也倾心于伊丽莎白，这两种情况使伊丽莎白不由得想起了过去的意中人乔治·维柯姆。虽说俩人比起来，菲茨威廉上校的风度不如维柯姆那么亲切动人，可是她相信，他的脑子里充满智慧。

可是德希先生的经常造访却让人无法理解。他决不是为了要热闹，因为他常常待在这里很长时间不说话，偶尔讲两句话也像是被迫的，而不是主动的——仅仅是出于礼貌，而不是出于内心的高兴。他很少兴致勃勃地交谈。克里斯夫人实在想不明白。菲茨威廉上校经常笑他傻头傻脑，说明他以前并不这样，不过根据以前的交往，克里斯夫人却悟不出这一点。她希望这种转变是爱情导致的，而恋爱的对象就是她的朋友伊莱札，因此她就认真动起脑筋来，要把事情弄清楚。每回她们去罗辛斯，或者德希来访，她都会留神观察他，不过收效甚微。他的确经常看她的朋友，可是那到底是什么眼神，还值得商榷。他的眼光恳切而执著，不过她不敢断定这目光里到底含有多少倾慕的情意，而且有时那目光简直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

她有一两次曾暗示伊丽莎白，德希可能迷上她了，不过伊丽莎白只是一笑了之。克里斯夫人觉得在这种问题上不能议论过多，省得撩动了人家的心思，结果却是白费劲。她相信，如果她的朋友认定已经把他抓在手上，一切厌恶他的情绪都会消失的。

她善意地为伊丽莎白打算着，有时候想让她和菲茨威廉上

校结合。他幽默风趣，对伊丽莎白一见倾心，社会地位又是再合适不过的。可是，德希先生在教会里很有影响力，而他表兄却根本没有，相形之下，表兄的这些优点就无关紧要了。

第　十　章

伊丽莎白在花园散步的时候，曾多次出乎意料地碰到德希先生。她认为自己很不幸，到这里看不见其他人，却总遇上他。为了杜绝类似情况发生，她第一次就对他说，她很喜欢来这地方转悠。所以，第二次又遇上就是怪事了。不过，的确有了第二次，甚至出现了第三次。看上去他好像是故意和她作对，要不就是有心来赔礼道歉，因为这几回他不是敷衍一下就缄默不语，也不是很快就走开，而是当真转过身来跟她一块儿走。他不经常开口，伊丽莎白也不想多费口舌。不过第三次相遇时，他向她问了几个怪里怪气，不相连续的问题——问她在亨斯福德是否开心，为什么愿意自己散步，是否觉得克里斯夫妇生活美满。说起罗辛斯，伊丽莎白讲她对于那家人不太了解，德希好像希望她有机会再到肯特郡来，还会在这里住上一阵。他话中似乎有这层含意。他这是在替菲茨威廉上校打算吗？她想，如果他真的有所暗示，那一定想表示那个人对她有点心动。她感到有些痛苦，幸好快到牧师家门口了，因此又高兴起来。

有一天，她正在散步，同时把琼上回的来信拿出来又读了一遍，仔细咀嚼着琼情绪低落时写下的那些话。正在这时，她又被人吓着了，可是抬眼一看，只见这回并不是德希先生，而是菲茨威廉上校冲她走过来。她马上放起信，勉强笑了笑，说道：

“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

“我每天都是这样，”菲茨威廉回答道，“到庄园各处转一转，然后上牧师家来拜望。你还继续往前走吗？”

“不，我很快就要回去了。”

接着，她果然掉过头，和菲茨威廉一同向牧师家走去。

“你真的周六就离开肯特吗？”伊丽莎白问。

“是的——只要德希不再延迟。但是我得听他调遣。他办事只凭个人意志。”

“就算事情结果并不如意，起码可以为有控制权而沾沾自喜。我真没见谁像德希先生那样恣意妄为。”

“他确实太任性了，”菲茨威廉上校回答，“可是我们又何曾不是这样。只是他比普通人更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他富有，普通人比较穷。我这是真心话。你看，小儿子就必须控制自己，依靠别人。”

“依我看，伯爵的小儿子不会对这两方面有深刻体会。说真的，你知道什么是控制自己和依靠别人？你有没有因为缺钱，想到一个地方去玩去不成，或是喜欢什么东西买不成？”

“说得对——或许我在这方面没受过什么苦。可是遇到决定性的问题，我很可能因为缺钱而受苦。小儿子往往有了意中人也不能结婚。”

“除非他们看中了富有的女人，而他们经常这样。”

“我们大手大脚惯了，所以必须仰仗别人。像我这种地位，结婚而不在乎钱，这种人实在少见。”

“这些话，”伊丽莎白心想，“他是有意说给我听的吧？”她想着，不禁脸红起来。但是她马上稳定了情绪，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那么，一个伯爵的小儿子一般值多少钱？我以为，除非哥哥身体太坏，你开的价总不能多于五万镑吧！”

菲茨威廉也用类似的语气作了回答，这个话题就放下了。可是，伊丽莎白害怕这样不说话会让对方认为她听了刚才那番话心里难受，于是马上又说道：

“哦，你表弟让你与他同行，是不是因为需要有个人任他操纵。可是，目前他有个妹妹或许也够了。既然他妹妹全凭他一个

人照管，那他爱怎么对待她就怎么对待她了。”

“不，”菲茨威廉上校说，“这里面有我一份。我也是德希小姐的保护人。”

“是吗？你们两位保护人干得如何？是不是挺难办？她这么大的姑娘有时会不容易应付，假若她的脾气和德希一模一样，她自然也会随心所欲。”

伊丽莎白正说着，却发现菲茨威廉上校神情严肃地看着她。他马上就问她，为何以为德希小姐很难对付，见到他说这话的神态，她更相信自己的推测了。她立即回答：

“不必紧张。我并没听说她有什么坏处，或许她是所有的小姐中最听话的一位。我的女朋友中有几个，比如赫斯特夫人和宾里小姐，都对她喜爱之极。你好像提到过，你也见过她们。”

“不是很熟。她们的兄弟是个举止风雅的绅士派人物——他和德希是好朋友。”

“没错，”伊丽莎白口气冷淡，“德希先生对宾里先生特别好，对他照顾得非常周到。”

“照顾他！是的，我深信，凡是他需要照顾的时候，德希总能照顾他。我们到这儿来的路上，他告诉我一件事，我想在那件事上宾里确定多亏她帮了些忙。可是我得请他原谅，我不能断言他所说的就是宾里，我只是猜测而已。”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件事德希不愿声张，以免传到那位小姐家里，弄得人家不痛快。”

“放心，我一定保密。”

“别忘了，我不十分确定那就是宾里。德希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觉得高兴，最近帮一位朋友放弃了一门草率的婚姻，免去了很多麻烦，可是他没有提到当事人的姓名和其他细节。我怀疑事情发生在宾里头上，因为我觉得他那样的年轻人的确会招来那样的麻烦，而且我知道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整个夏天。”

“德希先生有没有说他干预的动机？”

“好像那位姑娘某些条件不够格。”

“他怎样拆开他们的呢？”

“他没说这些，”菲茨威廉笑着说，“他讲给我听的，我已经全都讲出来了。”

伊丽莎白默不做声地往前走，心里气愤至极。菲茨威廉看着她，问她为何愁眉不展。

“我在回想你刚才说给我听的话，”伊丽莎白道，“我认为你表弟的做法不大好。他有什么权利做主？”

“你觉得他的干涉完全是多余的？”

“我搞不懂，德希先生凭什么断定朋友的恋爱合适与否。只凭他个人的意见，他怎么能指挥他的朋友要怎样去获得幸福。”她平静了一下，接着又说道：“可是，既然我们不清楚其中细节，要责怪他难免不公平。或许那俩人之间根本就没什么感情。”

“你这样说是有道理，”菲茨威廉说，“可是我表弟本来以此为杰作，给你这样一说，他的功劳要大打折扣了。”

他说这话本是开玩笑，不过伊丽莎白认为，这倒是对德希先生的逼真的描绘，所以她不好再说什么，就马上换了个话题，谈论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边走边谈，不觉已经到了牧师家门口。等客人走后，她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仔细琢磨刚才听到的话。她觉得，菲茨威廉提到的那一对，肯定与她有关。像德希先生可以这样随便操纵的人，世界上决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拆散宾里先生和琼的好事，一定少不了有他的份。不过她总觉得宾里先生是主谋和策划者。假若德希自己没有给虚荣心冲昏头脑，那么琼眼下所受的种种折磨，以及往后还要受下去的折磨，都要归咎于他，归咎于他的傲慢与固执。世界上最亲切、最宽容的女子，就这样让他一下子把幸福的希望摧毁得一干二净，而且谁也无法预料，他种下的恶果何时才能了结。

“那位姑娘某些条件不够格，”这是菲茨威廉上校说的，这些

不太够格的条件想必是指她的一个姨父在农村当律师，还有个舅舅在城里做买卖。

“对于琼本身，”她忍不住嚷道，“绝对不可能有什么缺陷。她太迷人太好心了！她有见解，有修养，举止又大方。我父亲也是无可挑剔的，虽说他有些古怪，可是却具有德希先生所不能藐视的能力，还有他或许永远赶不上的品德。”不过，她想到母亲时，信心自然稍有动摇。可是她又觉得那方面的弱点不会对德希先生产生很大影响，因为她断定，最伤害他自尊心的莫过于他的朋友和地位低贱的人家结亲，至于这家人是不是有见识，他倒不会过分在意。她得出的结论是，德希一方面是受这种最恶劣的傲慢自大所驱使，另方面是为了让他妹妹与宾里先生结合。

她越想越生气，禁不住哭了，最后弄得头痛起来。晚上头痛得更厉害，而且她不想再见到德希先生，所以决意不和表兄嫂一块去罗辛斯赴茶会。克里斯夫人看到她的确生病了，也就不强求了，并且尽量不要丈夫强求她去。不过克里斯先生忍不住有些慌张，生怕她不去会惹凯瑟琳夫人生气。

第十一章

克里斯夫妇出门以后，伊丽莎白找出她到肯特以来琼给她的所有信件，一封封仔细阅读，好像要让自己对德希先生更加怨恨。信中并没有真正的埋怨，既没提起过去的伤心，也没倾诉现在的痛楚。琼生性恬静，与人为善，她的文笔从来不带一丝阴暗的色彩，欢欣鼓舞的心情跃然纸上；现在倒好，她所有的来信中，甚至是每封信里的字里行间，都找不出这种快乐的心情。伊丽莎白上一次读得太快，这一次用心细读，发现信里每一句话都表露出不安。德希先生不知羞耻地夸口，他的拿手好戏是让别人难受，这使她更加深刻地体味到姐姐的种种痛楚。她略觉安慰的

是，德希两天后就要离去，而更大的安慰是，不到两个星期，她又可以见到琼了，而且可以借助感情的力量，使她恢复愉快的心境。

想到德希的离去，就不由得记起他表哥也要和他一同离开。可是，菲茨威廉上校已经暗示过自己的态度，所以，尽管他挺叫人喜爱，她还不至于为了他而难过。

正想着，突然门铃响了，她猜想是菲茨威廉上校，不由得有些激动，因为他有一天晚上就来得很晚，这回可能是专程来探望她。但是她很快就知道猜错了，出乎意料的是，走进屋来的居然是德希先生，她心里不禁叹了口气。德希立即匆忙地问她身体好些没有，又说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听到她复原的好消息的。伊丽莎白礼貌而漠然地作了回答。德希坐了几分钟，就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伊丽莎白有点莫名其妙，但嘴上一言未发，沉思了一会儿以后，德希神情激动地走上前，对她说：

“我竭尽全力克制自己，实在撑不下去了。这怎么办，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请允许我向你表白，我多么迷恋你，多么深爱你。”

伊丽莎白说不出的惊奇。她瞪大了眼，脸也红了，满腹疑虑，默不做声。德希见她这样，便认为她在鼓励他往下讲，于是马上把现在和以前对她的种种好感和盘托出。他说得很真诚，可是除了倾诉爱情之外，还把其余种种情感也详细表明了，……并且言语之中的傲慢神态比起倾诉的深情蜜意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伊丽莎白地位低微，他这样是屈尊降格了，而且家庭方面的种种障碍，又使他处于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中。他如此激动地诉说，也许是因为他委曲大驾的缘故，可是这并没使他的求婚受到认同。

伊丽莎白虽说对他厌恶之极，可是受到这样一个男人的垂青，她不能无动于衷。虽然她的意志一直十分坚决，可是想到这会令对方难过，因此开始颇为不安。然而他后来那些话却引起了

她的憎厌，她那一片同情之心也全部变成了愤怒。但是她仍然尽力保持冷静，决定听他讲完以后再耐心给他一个回复。德希最后又重申，他爱她爱得那么热烈，虽然他尽力克服，还是克服不了；他还表示，希望他能答应嫁给他。伊丽莎白看得很清楚，他这样说时，显然自以为会成功。他虽然口上说他自己又急又怕，但脸上却是一副万无一失的神态。这只会使她更恼火，所以，他一讲完，伊丽莎白就红着脸说：

“遇到这类事情，通常的方式是这样的：别人向你表白一片深情，你即使不能给以同样的回应，至少也得表示一下感激。照常理，感激之情是应该有的。要是我果真觉得感激，现在就会向你表示谢意。只可惜我不会那样做。我从来不稀罕你的抬举，更何况你抬举我也极为勉强。不好意思给你带来痛苦。但是那根本是无意识导致的，并且我相信马上就会过去。你也说了，以前你有各种矛盾才一直没有向我表白，我想有这些矛盾，你可以很快克制住对我的好感。”

德希先生靠在壁炉架上，两眼直直地瞪着她，仿佛听了她的回答，又奇怪又愤怒。他气得面色发青，无处不显露出心中的烦乱。他努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平静下来之前就不开腔。这段时间的静默让伊丽莎白觉得害怕。末了，德希故作镇静地说：

“非常荣幸，居然得到这样的答复！或许你可以告诉我，我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下场？当然这也并不重要。”

“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伊丽莎白回答，“你干吗要如此明白地侵犯我，一定要让我知道你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理性甚至人格来喜欢我？假若说我果真无礼的话，这还不能作为我无礼的理由吗？况且我还有别的气恼之事，这你也应该了解。就算我对你并不厌恶，跟你毫无过节，甚至还有一些喜欢，但是请你想一想，我怎么会失去理智，竟然去爱一个亲手破坏（或许永远破坏了）我最亲爱的姐姐的幸福的人？”

德希先生听完这些话，脸色大变。然而他马上恢复了镇定，

他听着她继续说下去，一点没想打岔。

“我有足够的理由蔑视你。你那件事干得很卑鄙，不论你出于什么动机，都叫人无法原谅。他们俩的分手就算不是你一个人造成的，你至少是策划者，这你不敢否认，也不能否认。你看看现在他们俩，一个被大家责怪为见异思迁，另一个被大家嘲笑为一厢情愿空想，害得他们受尽了折磨。”

她说到这儿停下来，看到德希毫不悔恨的样子，她气愤得不得了。他甚至还假装怀疑，微笑着看看她。

“你能否认吗？”伊丽莎白又问。

德希故作镇静地回答道：“我承认我确实想尽办法让我朋友和你姐姐分手，而且还对结果很满意。我关心宾里甚于关心自己。”

伊丽莎白听完他这番诚恳的表白，不愿意露出很在意的样子，可是她明白了这番话的用意，所以再也平息不了心中的愤怒。

“我不仅因为这件事而讨厌你，”她接着说道，“早在这件事之前，我就对你很反感。很早以前，我就从维柯姆先生的话中了解到你的品格，对于这件事，你有什么可说的？你能编造出什么高尚的友谊来给自己辩护？你又将怎样颠倒是非，欺世盗名？”

“对于那位先生的事，你的确很关心呀。”德希说道，说话的声音不如先前镇静，脸色也红得更厉害了。

“凡是知道他的惨痛经历的人，谁不关心他？”

“他的惨痛经历！”德希很不屑地重说了一遍。“是的，他的惨痛经历。”

“这全是你一个人造成的！”伊丽莎白用劲叫起来，“是你害得他这样穷困——当然是相对而言。你明明知道那是指定由他享有的权益，却不舍得给他。他正是年轻有为之时，应该得到那笔维持闲适的钱财，你却夺走了他这种权利。这都是你做的事！然而别人谈到他的不幸，你还蔑视和嘲笑。”

“这就是你对我的想法！”德希一边高声叫喊，一边向房间那头快步走去。“你把我看做这样的人！多谢你解释得这么清楚。照这样看，我真是为人险恶啊！不过，”他停下来，转过身对她说，“就怪我从实说出了开始犹豫不决的原因，所以伤害了你的骄傲，要不你不会这么斤斤计较了。要是我用点策略，掩藏住心里的斗争，一个劲地赞美你，叫你认为我从理性到思维，种种方面都对你怀着绝对的、无瑕的爱，那么人可能不至于这样过分地责骂我了。不幸，我痛恨一切的虚伪。我并不因为先前所讲的那些矛盾而以为可耻。那些矛盾是自然的，无可指责的。我怎么可能会为你那些门第低微的亲戚而倍加欢喜了？又怎么可能因为要结交一些身份远远不如我的亲戚而觉得高兴？”

伊丽莎白简直听得火冒三丈，不过她还是心平气和地说：

“德希先生，如果你不那么傲慢，我回绝你以后兴许会觉得歉意，但除此以外，你如果认为你的倾诉方式会在我身上起作用，那你可搞错了。”

德希听完显出很惊讶的样子，但并没有开口说话，然后她继续说道：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我都不会答应你。”

德希更加诧异了。他带着痛苦和惊讶的神色望着对方。伊丽莎白接着说：

“从我刚认识你的时候起，可以说，从我一认识你的那刻起，你的行为谈吐就让我清楚地认识到，你为人傲慢无礼、自私自利，忽视他人感受，这就形成了我对你的反感，接着又发生很多事，使我对你恨之入骨。我认识你的第一个月里就认为就算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愿意嫁给你。”

“说完了吧，小姐。我非常明白你的感受，眼下只有对我自己的那些念头感到耻辱。很抱歉浪费了你很多时间，请让我真心祝愿你快乐健康。”

他说完这些，就很快离开了。然后，伊丽莎白就听见他出门

的声音。

这时，她心绪不宁，痛苦万分。她有点支撑不住自己，感觉全身乏力，就趴在桌上哭了半个小时。回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事，真觉得莫名其妙。德希先生居然请求她嫁给他！并且几个月来一直迷恋着她。他如此深爱她，居然克服各种顾虑，想要娶她。而以前正是出于那些顾虑，他才会干涉他的朋友与琼的结合，现在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他起码会一样重视那些顾虑——真是难以想像！一个女人能在无意识中赢得他人如此炽热的深情，这不能说不是种恭维。不过，他生性狂妄，而且狂妄得令人吃惊，竟然不知羞耻地承认他干涉了朋友的婚事，承认的时候虽然有些前后矛盾，但却流露出一种不能原谅的傲慢神情，而且他说到维柯姆先生时根本是无动于衷，一点也不想否认他对他的冷酷——想到这里，她因为体谅到他的一番恋情而引起的同情心，顿时烟消云散了。

她翻来覆去地考虑着，一直到听见凯瑟琳夫人的马车声，她才想起不能这个样子去见莎罗特，就赶快回房了。

第 十 二 章

晚上合上眼睛之前，伊丽莎白一直在苦苦思索。第二天一睁眼，又沉浸在同样的思绪中。她对那件事还是非常惊奇，没法去想别的事情。她完全没有心思干点什么，吃罢早饭，就想去走走散散心。本来想去她钟爱的那条小径，突然回想起德希先生偶尔也去那儿，就停住了脚步。她没有走到花园里，而是走了一条小路，这样可以远离大道。她沿着围栏向前走，很快走到一座园门口。

沿着这段小路她走了两三个来回，不禁被早晨的田园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园门前站住，向园里眺望。在她住在肯特的五周

内，乡间发生了极大变化，早青的树木日见翠色。她刚想接着向前走，猛地发现庄园外的树丛里有个男士，正向这方向走来。她担心是德希先生，就马上转过身来。不过那人已经近得可以看到她了，于是他匆忙赶上前来，同时叫了句她的名字。伊丽莎白已经掉头了，可是那人叫她了，尽管听得出就是德希先生，也不得不再朝园门口走去。德希这时也已到了园门口，并递给她一封信，她下意识地接住了。德希沉着而傲慢地说：“我一直在树林里等着，就想遇见你。请你赏光，读读这封信，好不好？”然后稍稍鞠了个躬，又走进树林，很快消失了。

伊丽莎白拆开那封信，但这是出于好奇，而不是希望能从信里得到什么快乐。令她大吃一惊的是，里面装了两篇信纸，信上写满了蝇头小楷。就连信封上也是满满当当。她慢慢向前走着，并且开始看信。信是早上八点在罗辛斯写成的，内容是这样的：

> 小姐：拿到这封信时，不要感到慌张。昨晚向你表白爱情，请求你嫁给我，却令你那样讨厌，我在这里当然不会再作表白，或是再次求婚。为了不让你难受，我不再去讨论自己的心愿；为了使我们都幸福，最好马上忘却那些心愿。我一定要写这信，写了还要你赏脸阅读，实在是因为关系到我的名声，要不倒可以两边都省事，我不必写，你也不必读。所以，请原谅我冒昧地打扰。我知道你不愿被打扰，但我请你心平气和地看看这封信。
>
> 昨晚，你用两个性质相异、轻重有别的罪名指责我。第一件你怪罪我不顾两人的感情，破坏了宾里先生和你姐姐的姻缘；第二件你怪罪我蔑视他人的权利，毫无人道地剥夺了维柯姆先生马上可以得到的财富，断送了他的前程。我无情无义，抛弃了自己儿时的伙伴、家父在世时公认的宠儿，一个无所依仗的青年，从来就指望着我们施恩，这的确有违天理。比较而言，破坏一对认识几个星期的青年男女的好

事，就算不得什么了。现在我要清楚地讲出自己的行为和目的，希望你明白事情真相以后，不会像昨晚那样向我横眉冷对。因为解释的需要，如果必须表述一下我的想法，却使你不高兴，我只能先道个歉。既然必须如此，那么再多道歉就显得可笑了。我到赫特福德没有多久，就和大家一样，发现宾里先生在当地的少女中偏偏喜欢令姐。不过，一直到内瑟菲尔德开舞会那个晚上，我才顾虑到他动了真情。过去我也经常见他爱上别人。在那次舞会上，当我很荣幸地和你共舞时，才听威廉・卢卡斯爵士偶然提到，宾里对你姐姐的殷勤已是尽人皆知，大伙都觉得他们谈婚论嫁了。听威廉爵士的口气，好像事情已经确定无疑，只是迟早问题罢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注意观察我朋友的言行，显然他对伯纳特小姐一往情深，和我以前看到的情况大不一样。我也仔细看着你姐姐。她的神色和风度和往常那样大方，那样亲切，那样动人，可是没有一丝一毫迷恋上谁的迹象。根据那一晚上的认真分析，我得出结论：你姐姐虽说很高兴宾里爱恋她，可是她并没有对他抱有同样的深情。如果在这件事上你的分析没有错，那肯定是我误会了。你对自己的姐姐了解得更清楚，所以非常可能是我误会了。如果事情当真是这样，如果当真是我误会了，因而导致你姐姐的伤心，那也就难怪你那么愤怒。但是说实话，你姐姐神情平稳，聪明人很容易发现，她虽然生性柔和，可是她的心不会轻易被打动。那时我的确希望她没有动心，不过我相信，主观上的愿望和顾忌一般不会影响到我的观察和分析。我推断你姐姐没有动心，而不仅仅是希望如此。我的看法公正无私，我的愿望也符合情理。昨晚我说过，这门亲事有诸多缺陷，轮到我自己身上，还的确需要很大的感情力量，才能克服这些矛盾。我的朋友并不像我那么在乎地位的差距。不过，这桩亲事还有别的一些叫人放弃的原因，这些原因虽然现在还存在，并且同时存在于这两

桩事里，但是眼下我总是尽量让自己忘记这些问题。不过现在我不得不把它们说出来，即使简单说说也好。你母亲的娘家虽然地位低微，可是和你们家的全然没有礼数相比，却显得不很值得计较。你母亲和三个妹妹向来缺乏礼数，甚至有时你父亲也是如此。请不要怪我。说实话，触犯你我也很难过。你原本就为亲人的毛病而羞愧，我这么坦白地表示，会让你更加不痛快。可是你应该想到，你和令姐言行有度，别人不但没有编派你们的不是，反倒对你们推崇备至，赞赏你们的聪慧和善良，你们值得为此感到高兴。我还得说：从那个晚上的情景来看，我对她们的看法准确无误，所以越发坚定了我的决心，不让我的朋友攀上这桩不适宜的婚事。我想你还记得，第二天他就从内瑟菲尔德离开去伦敦了，计划着很快就回来。那么我来说明一下我在其中起的作用。他的姐妹们和我一样，对那件事颇为担心。我们很快发现双方心意相通，都想迅速地把她们的兄弟隔绝起来，因此都决定马上也去伦敦。就这样我们离开了，一到伦敦，我赶快和朋友分析了这桩婚事的各种不利因素。我费尽唇舌，一再劝说。我这通劝阻虽然略有成效，使他踌躇不决，可是如果我没有紧接着又坚定地说你姐姐对此无动于衷，我想我那通劝阻或许最终不会成功。在那以前，他觉得即使令姐没有对他情有独钟，至少是颇有好感。幸好宾里生性温和，自主性不够，通常会采纳我的建议。所以，要说服他相信自己看走了眼，简直是易如反掌。他相信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紧接着告诫他别再回赫特福德，这就更是轻而易举了。在整个过程中，我只有一件事觉得心虚，那就是，你姐姐到伦敦以后，我用尽办法把这个消息封锁起来。令姐进城的事不光我知道，宾里小姐也清楚，只有她哥哥至今还被隐瞒。说真的，就算他们会面了，也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我认为宾里对你姐还有旧情，两个人见面会产生一定危险。我这样不择手段

地隐藏，或许不很体面。但事情已经发生了，况且动机是善意的。对此，我无话可说了，也不想再多道歉。假若我给令姐带来了痛苦，那绝属无心。当然你肯定认为我的做法欠妥，不过至今我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对于另外一桩更严重的罪名，讲我抛弃了维柯姆先生，我只有向你如实陈述他和我家的关系，才能洗清我的罪名。他到底怎样诽谤我，我并不清楚。不过我在此表明的事实，可以由几个声名显赫的人来证明。维柯姆先生的父亲为人正直，多年以来他一直管理着彭伯利的所有家业，工作十分尽职，自然这就使得家父对他非常信赖。先父是乔治·维柯姆的教父，所以先父对他宠幸有加。先父资助他上学，一直上到剑桥大学——这对他很重要，因为他父亲的钱全让妻子胡乱地折腾光了，没办法给他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位青年举止风雅，先父很愿意亲近他。不但如此，先父还很欣赏他，甚至打算为他在教会里谋个位置。而我很早以前就把他看得一清二楚。他行为放荡，举止无礼，尽管一再掩饰，不让他的好友发现，但到底逃不过一个与他差不多年纪的青年的眼睛。我经常在他疏忽的时候看出他的真面目，然而家父德希先生却无从得知了。这些话也许要令你伤心了——伤心到什么程度，只有你心里明白。可是，不论你对维柯姆先生怀有什么样的情感，这都不会阻止我对他真实品质的揭露——何况他对你的情感有可能居心不良。受人尊敬的家父在五年前逝世了。他自始至终都很喜欢维柯姆先生，甚至在遗嘱中督促我，要按他的才能尽量重用他，如果他从事教会职业，只要待遇优厚的牧师职位一空缺，就马上让他补上。而且还留给他一千镑财产。家父逝世没多久，他父亲也逝世了。事后半年之内，维柯姆先生便来信告诉我，他不愿从事教会职业，让我再资助他一下，用来补偿他得不到的牧师待遇，希望我没有觉得这个要求过分。他信中还说，他想学习法律，说我应该知道，一

千镑的利息根本不够支付学习的费用。我并不相信他的真诚,但仍希望他是真诚的。因此,我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我很清楚维柯姆先生不太适合当牧师,所以事情是这样安排的:他完全放弃从事教会职业的权利,就算以后有机会受任圣职,也不再次请求,我就给他三千镑作为补偿。目前,我们之间好像已经毫无瓜葛。我从内心鄙视他,从来不邀请他回彭伯利玩,在伦敦也是各走各的路。我猜他大部分时间待在城里,不过说学法律只是一个借口,目前已经摆脱了所有的束缚,于是终日过着无所事事、玩世不恭的生活。差不多有三年时间,他音讯皆无。可是,等到他要接班的那位牧师过世以后,他又来信让我帮他介绍。信上说他生活困顿之极,这一点我倒确实相信。他发现学法律没有前途,于是决定,如果我愿意推荐他,他就去做牧师。他以为我肯定会举荐他,因为他知道我没有别的人选,况且我一定没忘先父的再三叮嘱。但是我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怪罪于我吧。他的处境每况愈下,自然就对我越加痛恨。毋庸置疑,他在背后对我的辱骂会比当面辱骂还要狠。这件事以后,我们连点头之交都算不上了。我不清楚他靠什么过活。可是很不幸,去年夏天他让我倒了大霉。接下来,我不得不提起一件我难以启齿的事。本来这件事我会一直保密,可是这回是非说不可了。我相信你也一定会保守秘密的。我妹妹小我十几岁,而我表哥菲茨威廉上校和我是她的监护人。去年,她上完学,就在伦敦住下了。夏天,她和管家太太一块去拉姆斯盖特玩。维柯姆先生也跟去了,明显居心不良。其实,他早就结识了杨格太太,我们真倒霉受了她的蒙骗,没有及时看透她的真相。在杨格太太的默许甚至协助下,他向乔治亚娜大献殷勤,而乔治亚娜生性柔弱,另外深深地记着他对她幼时的爱护,竟然被他打动了芳心,觉得自己钟情于他,答应和他私奔。她那时候只有十五岁,所以也

是可以原谅的。诉说了她的莽撞以后，我要高兴地补充一下：是她自己跟我坦白的。原来在他们私奔之前，我出乎意料地去了那里。乔治亚娜向来把我这个哥哥当做父亲般尊敬，她不愿意叫我难受，于是就把事实和盘托出。你完全能想像得出，我那时是什么感受，会采取怎样的举动。为了保全妹妹的名声，稳定她的情绪，我把事情隐藏起来。不过，我写信给维柯姆先生，让他马上走开，自然杨格太太也不能留下。毋庸置疑，维柯姆先生看重的是我妹妹的三万镑钱财，但是我不禁认为，他也很想借此机会打击我一下。他差一点就报仇报成了。小姐，我在这里已经把相关的事情详实地谈过了。如果你认为我还诚实，那么但愿今后，你再不会觉得我对维柯姆先生无情无义。我不晓得他用怎样的方式、怎样的谎话，来哄骗你。可是，你在此之前并不知道事情真相，被他欺骗也不奇怪了。你没有地方探听，又不愿意瞎猜疑。你也许不明白：为什么昨晚我不向你说明一切。我那时气蒙了头，不知道什么当讲，什么要讲。上述是否属实，你可以向菲茨威廉上校求证，他是我们的亲戚，又是世交。并且还是家父的遗嘱执行者之一，对所有事实当然都非常清楚。即使你讨厌我，觉得我的话毫无可信度，你也不可能因此而怀疑我表哥。我想尽办法一大早就把信交给你，就是为了让你能有时间和他讨论讨论。我再说一句话：愿上帝祝福你。

菲茨威廉·德希

第 十 三 章

伊丽莎白拿到德希先生的信时，就算她没有盼望信里会再次提出求婚，那她也一点不知道信里会有什么内容。可以想像当

她看到信里写的是这样一些东西，她读信的心情是多么急切，情感上又是多么矛盾。那种心情实在难以形容。开始她觉得诧异，德希竟然想自圆其说。后来她确凿无疑，他不可能为自己辩护，他只要有点廉耻心，都不会这样做。她抱着决不相信的态度，读起了他对内瑟菲尔德那段故事的叙述。她急不可耐地往下读，也没时间细细回味。读着上句便迫切想看下句，却因此常常没看清上句的含意。德希觉得她姐姐对宾里先生毫不心动，她马上判定他在说谎。当他讲到那桩婚事的现实而倒霉的不利因素时，她气得想把信抛在一边。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无甚不妥之处，这自然也使她十分不满。他的口气不但毫无悔恨之意，反而盛气凌人。真是狂妄自大，蛮横无礼。

德希接着讲到维柯姆先生的时候，她的头脑才稍微清醒了一点。信中许多情况和维柯姆自己讲的十分相似，假如那都是真话，就会把她过去对维柯姆的喜爱一笔勾销，这令她更加难受，简直心乱如麻。她觉得十分惊诧、怀疑，甚至还有几分恐怖。她根本不想相信这些事，于是一遍遍大喊："他在说谎！这不是真的！简直是一派胡言乱语！"她读完了信，几乎连最后一两页讲了些什么也没弄明白，就急忙收起信来，并声称，她决不把它当一回事，也不会再去读那封信。

她心情激荡，不知所措，只顾埋头走路。可是不到半分钟，她又忍不住拿出信，尽量平心静气地忍痛读着描述维柯姆的几段话，强迫自己细细琢磨字里行间的意思。其中讲到他和彭伯利家的关系的那一段，简直和他自己讲的毫无二致；另外老德希先生对他的宠幸，虽然她并不知道事情的细节，可是也和维柯姆自己的话全部相符。在此之间，两个人的话可以相互印证。不过一谈到遗嘱，双方的表述就大不一样了。她还清楚地记得维柯姆讲到牧师待遇时的语气和措辞。她一想到那些话，就不禁断定，他们俩当中总有一个说的是假话，一段时间她不由得高兴起来，认为她这种看法肯定没错。不过，她反复推敲以后，维柯姆借口放弃

牧师待遇从而获得了三千镑的财产这一具体情节又使她犹豫了。她把信收起来，仔细琢磨每个细节，认真推敲每一句话，想看看究竟事实是怎样的，可是这样做毫无结果。双方说法不一。她只好又拿出信读起来。她本来认为，无论德希先生怎样巧舌如簧，颠倒黑白，都一点也不能为他的品行恶劣辩护，哪想到，只要把事情的具体情况改变一下，德希先生就可以变得毫无责任了。

他肆无忌惮地指责维柯姆先生行为放荡，这让她为之惊异，再说她没有事实去加以反驳，于是就更惊恐了。维柯姆成为某郡民兵团成员以前，伊丽莎白对他毫无耳闻，而且他参加民兵团，也不过因为碰巧在镇上遇到一个并无深交的朋友，劝他参加。他以前的所作所为，她都是听他自己说的。而他的人品本质，她更无从打听，也不想去追究。单凭他的音容笑貌，你很快就会认为，他品行端正。她努力要举出一个事例证明他为人正直，举出一个他待人诚恳的优点，说明德希先生的话纯属诽谤，或者，起码可以凭借他的优秀品质，来减轻他的偶然过错——德希先生说他一向无所事事，放荡不羁，她却以为那只是偶然的过错。但是她实在想不出他具体的优点。她一闭眼就能想像出他的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不过除了邻里的推崇备至之外，除了他善于交际，交游广阔以外，她却想不出他有什么真实的好处。她这样考虑了好一阵，又接着看信。上帝！下面讲到他对德希小姐别有用心，这一点从昨天上午和菲茨威廉上校的交谈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信的最后让她去向菲茨威廉上校求证。她很早以前就听菲茨威廉上校提到过，他很关心他表弟的各类事务，况且她毫无理由对他的人格产生怀疑。她有一阵差点真想找他问问。可是又觉得问起来难免尴尬，只好作罢。然后她想，如果德希先生不确定表兄会维护他的话，肯定不会贸然地这样建议，所以她就不再想这事了。

那个晚上她与维柯姆在菲利普斯先生家的谈话，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说话的内容，她依然铭记在心。如今她才感觉到，

他没有理由向一个陌路人谈论这些隐私，她很奇怪为什么以前自己没想到这一点。她觉得，他那样大肆夸赞自己未免太粗俗了，并且他的行为也前后抵触。他曾在她面前声称，他敢于面对德希先生，德希先生如果离开农村，他维柯姆会直面相对，可是，他却避开了一周后在内瑟菲尔德开的舞会。她想起，内瑟菲尔德的人们去伦敦以前，他只向她一个讲过自己的经历，可是那家人离开以后，这件事便人尽皆知。他竭尽全力、毫无顾忌地诽谤德希先生，虽然他曾经告诉过她，出于对老德希先生的尊敬，他绝对不会报复他儿子。

目前看来，对他所有的评判都有待修正。他之所以追求金小姐，实际是追求金钱，真让人鄙视。金小姐并不十分富有，这非但不表示他要求很低，而只能证实他的见钱眼开。他对自己也是用心不良，不是错以为她富有，就是想打动她的芳心以此来让自己的虚荣得到满足，而她也太不小心，竟然表露出对他的好感。她越想起气恼。她不禁为德希先生辩护起来，她记起琼曾经向宾里先生问起过这件事，他一再表示德希先生是清白的。德希虽说狂妄自大，傲慢无礼，可是他们认识这么久（尤其是近来交往频繁，她对他也有了深入的了解），她从没见过他有什么专横跋扈或是行为不检之处，也从没见过他有什么不守礼教或是败坏风俗的恶劣行迹。他的亲朋好友都很敬重他，欣赏他，就连维柯姆都说他是个不坏的兄长，德希谈到自己的妹妹时总是满怀深情，看来他有时还是可亲可近的。如果德希的行为真如维柯姆所说的那样不堪，那种胡作非为是很难完全掩盖的。一个那么为非作歹的人，居然被和蔼可亲的宾里引为知己，真让人难以置信。

她越想越为自己羞愧。不管想到德希，还是念起维柯姆，她都认为她自己太过偏激，不够理智。

"我这么做太可鄙了！"她不禁叫喊起来，"我向来都为自己的见解非凡而自鸣得意！我还经常嘲笑姐姐的宽容，为了让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就毫无意义、毫无根据地瞎猜。我的行为多

可耻啊！不过这耻辱都是自找的。就算我爱上了别人，也不至于这么愚蠢。其实这不光是爱上别人的问题，更主要是虚荣心作祟。我刚开始认识他们俩时，一个青睐于我，我就很自得，另一个忽视我，我就愤怒，其实，在对他们俩的态度上，我偏激和愚笨，简直失去了理性。直到现在，我才稍有点清醒的认识。”

她从自己联想到琼，接着从琼联想到宾里，然后又马上发现：德希先生在另一件事情上的解释好像还有些欠缺，因此她又打开信。这一回读起来结论就很不一样了。既然她相信了他说的第一件事，又怎么会怀疑他讲的另一件事呢？他说道他一点也不觉得她姐姐堕入情网，这使她不由得想起莎罗特对琼的评价。她也必须承认，德希对琼的形容十分贴切。她认为，琼虽说情感炽热，但并不表现出来，她还是那副安详的神情，一般人很难看出她的深情。

当她读到他对她家里人的看法的那几句时，虽说措辞犀利，可句句属实，于是她就更加羞愧。她无法否认他的批评全都切中要害。他特意描述了内瑟菲尔德舞会的场景，正是那些场景坚定了他干涉这桩婚事的决心。说实话，那些情景不但让他记忆犹新，也让她自己难以忘却。

看到德希对她和她姐姐的夸赞，她有点高兴，可是并没因此而得到宽慰。因为家里人的不成体统而使他心生鄙夷，这不可能让她从夸赞中寻得安慰。她觉得，琼的不幸完全是由她的至亲一手导致的，看来，家里人不争气会极大地损害她们俩的名声，这样想着，她沮丧万分。

她在小路上徘徊了两个小时，一直冥思苦想，她把很多事情又琢磨了一遍，重新判定它们的可能性，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要尽量转换过脑筋来。末了，她有些疲惫，加上出来很久了，就转身回家去了。她希望走进屋子的时候，脸色看上去像平时一样愉快，并且决定把那些心思先放在一边，省得和别人交谈时走神。

她回来以后，大家立刻对她说，罗辛斯的两位先生都来看过

她，德希先生是来告别的，只坐了一小会儿，菲茨威廉上校却和她们聊了至少一个小时，一边等她回来，后来差一点出去找她。伊丽莎白虽然表面上做出可惜的神情，内心里却因为没见到这位来客而感到十分庆幸。她不再想菲茨威廉上校了，一心只念着那封信的内容。

第十四章

两位先生第二天上午就离开了罗辛斯。克里斯先生等候在门房附近，要为他们送行，送行以后，他带回家一个好消息，说是虽然两位先生刚刚在罗辛斯满怀离愁，身体却非常健朗，精神也很愉快。接着他又赶去罗辛斯宽慰凯瑟琳夫人母女俩。回家以后就洋洋自得地宣称，凯瑟琳夫人心极郁闷，非常希望他们大家一块去她那儿吃饭。

伊丽莎白看到凯瑟琳夫人就忍不住这样想：如果她愿意，那么现在就成了老夫人未过门的侄媳了。进一步想像老夫人的反应，她不禁好笑。“那时，她会说些什么呢？她会有什么表现呢？”她认为这些问题很有意思。

他们的话题一开头就是两位贵客的离别。“说真的，我十分难过，”凯瑟琳夫人说，“我敢说，谁都不会像我这样，为亲友的离去而悲痛之极。而且我尤其偏爱他们俩，我相信他们也很爱我！他们非常不愿离开我！他们向来都是这样。那位招人喜爱的上校临别还能勉强支撑，不过德希显得十分伤心，我觉得比去年还伤心。他真是越来越留恋罗辛斯了。”

讲到这里，克里斯先生连忙插进了一句赞赏的话，又说了句略有暗示的话，母女俩听了都莞尔一笑。

吃完晚饭，凯瑟琳夫人说伯纳特小姐仿佛不大高兴，而且马上断言，她肯定是不愿意很快就回家，然后接着说：

“果真如此的话，你就写封信给你母亲，请她允许你在这儿多玩一会儿。克里斯夫人肯定很高兴你能多陪陪她。”

“谢谢你好意挽留，”伊丽莎白回答，“只是我不能领情。下周六我必须得回去了。”

“哦，这么说来，你只在这儿待了六个星期。我本以为你会住上两个月呢。你到此之前，我就这样跟克里斯夫人说过。你干吗这么着急回去。伯纳特太太肯定会允许你多住两个星期的。”

“不过我父亲不会允许我。他上星期就写信来催促我了。”

“噢！要是你母亲允许，你父亲自然就会同意。女儿一向都不被作父亲的看重。如果你能再待一个月，我倒能带你们俩中的一个去伦敦，要知道六月初我会去那儿待上一个星期。道森是不会反对驾四轮马车的，那自然可以舒舒服服地带上你们一个。如果天气温和，甚至可以把俩人都带上，好在你们身材都不大。”

“你心肠太好了，夫人。但是我们要依照原订计划行事。”

凯瑟琳夫人不好再勉强了。

“你得派个佣人送送她们，克里斯夫人。我向来有什么说什么，两位年轻小姐自己坐车赶远路，让我很担心。这样做太过分了。你一定要打发人送她们走。对于这种事，我最看不顺眼了。年轻小姐嘛，我们最好依照她们的地位，适当地照顾她们，侍候他们。去年夏天，我侄女乔治亚娜去拉姆斯盖特时，我一定要她有两个男仆护送。德希小姐是彭伯利，德希先生和安妮夫人的千金小姐，如果不那样做未免有失身份。我对这一类事向来都很留意。你最好派约翰去送她们，克里斯夫人。幸亏我及时提醒，要不让她们孤单单地走，你可就丢人啦。”

“我舅舅会派人来带我们走。”

“噢，你舅舅！他当真雇了个男佣？能有人替你打点这些事，我真高兴。你们会在那儿换马？噢，自然是在布罗姆利啦。只要你在伯纳客栈提提我的名字，就会有人来招待你们了。”

凯瑟琳夫人关于她们的旅程提了许多问题，并且她不全是

自问自答，所以你必须仔细去听，可是伊丽莎白倒觉得运气，否则，她只顾想自己的事，肯定会忘了自己是在别人家做客。心事最好在一个人独处时再想。每当她独处时，她都会翻来覆去地想个明白。每天她都要一个人出去走走，一面散步一面细细斟酌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德希的信，她简直都能背得出了。她揣摩着字里行间的含义，对写信者的感情忽冷忽热。一想到他的口气，她至今还愤愤不平，可是一想起当初怎样误会了他，错恨了他，她的气愤又转到自己头上了。他的极度失落也引起了她的怜悯。他的深情让她感动，他的品格让她敬重，可是她无论如何也对他没有好感。她把他回绝以后，不曾有过一丝悔意，也根本没想过再见到他。她以前的做法常常让她感到羞愧难当，家里人的不成体统更让她苦闷之极。这些问题是无法补救的。父亲对此听之任之，三个小女儿举止放荡，他也从来不加约束。母亲自己就行为不检点，当然根本不会察觉到这方面的危害。伊丽莎白经常与琼齐心合力，约束凯瑟琳和丽德雅的轻佻。可是母亲一味地纵容，她们没什么长进。凯瑟琳生性怯懦，脾气暴躁，任由丽德雅操纵，可一听到姐姐们的劝告就火冒三丈。丽德雅蛮不讲理，粗心大意，姐姐们的规劝她更听不进去。这两个妹妹既愚蠢，又懒惰，还贪图虚荣。只要梅里顿来了军官，她们就跑去勾引。而且梅里顿离朗伯恩很近，她们就整天跑到那儿去。

她心里还有一桩大事，就是为琼操心。德希先生的诉说使她恢复了对宾里以前的好印象，而且就更加感觉到琼的损失太大。宾里对琼一往情深，他的所作所为也无可指责，一定要责怪，最多也只能怪他轻信朋友。琼有了这样一个理想的机会，既可从中得到各种益处，还有希望得到一生的快乐，却因为家人的愚蠢失检，白白断送了这个机会，叫人想起来怎不惋惜！

她虽说向来心情愉快，很少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可是一想到这些事，再加上慢慢识破了维柯姆的真相，心里也受到了极大的

创伤，所以连强作欢颜都很难办到，这很容易想像得出。

伊丽莎白临走前的一个星期里，罗辛斯那边经常请她们吃饭。最后一个晚上也是在那儿度过的。凯瑟琳夫人又不厌其烦地问起她们旅行的细节，向她们指导怎样收拾行装，又一再叮嘱她们怎样安放长礼服，玛丽亚听了之后就想，回去要把上午打点好的箱子拿出来，重新整理一遍。

她们道别的时候，凯瑟琳夫人屈尊俯就地祝她们一路顺风，又邀请她们有机会再来亨斯福德做客。德布尔小姐甚至还对她们行了个屈膝礼，并伸出手来与两个握手话别。

第 十 五 章

星期六吃早餐的时候，伊丽莎白和克里斯先生在饭厅相遇了，原来他们俩比别人先到了几分钟。克里斯先生利用这个机会向她道别，他认为这是不可缺少的礼仪。

“伊丽莎白小姐，”他说道，“这次你光临寒舍，不知内人有没有向你致谢。但是我相信，她一定会在你走之前向你道谢的。说实在的，你这次来，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深知敝舍寒酸，无人愿意光顾。我们生活清苦，住处狭小，佣人屈指可数，加上我们孤陋寡闻，像你这样的年轻女士，一定会认为极其枯燥乏味。但是请你相信：对于你的来访，我们万分感激，并且殚精竭虑使你不至于过得索然无味。”

伊丽莎白赶快连声道谢，一再表示她这次做客很开心。这六个星期以来，她过得非常高兴。能和莎罗特在一起交谈，加上主人家的热情款待，实在让她感激。克里斯先生听了这番话非常满意，就更加喜气洋洋而又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真的万分高兴听说你过得愉快。我们确实竭尽全力了，并且值得庆幸的是，能介绍你和上等人交往。好在我们结交了凯

瑟琳夫人，你住在这里还可以经常与他们来往来往，这样我们也可以欣慰了，认为你这次做客还不能算完全失望。我们与亨斯福德府上有这样的交情，这确定个无以伦比的优势条件，是别人梦寐以求的。你可以看出我们来往多频繁。老实说，我这所住宅虽然简陋，有许多不便之处，可是谁只要住进来，就可与我们共享罗辛斯的盛情款待，也就不能说是值得同情的。”

他兴高采烈得简直难以形容。伊丽莎白又说了几句简单而真挚的话表示谢意，克里斯听完高兴得在屋里打转。

“你大可以把我们这儿的好消息带回赫特福德，亲爱的表妹。我想你一定会这么做的。凯瑟琳夫人对莎罗特宠幸有加，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反正，我敢说你的朋友没有失算——但是这一点你还是不用提了。亲爱的伊丽莎白小姐，请允许我真诚地祝福你遇上同样幸运的婚姻。亲爱的莎罗特与我情投意合，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是心意相通的。我们这一对夫妇真是天造地设。”

伊丽莎白可以有把握这样说，他们夫妇的生活的确非常幸福，而且她可以用真诚的口吻接着说，她确信他家庭美满，并因此感到欢欣。话没说完，莎罗特走进来打断了她，但是她只感到侥幸。不幸的莎罗特！让她一个人和这种男人日夜相伴，真叫人难受！可是这到底是她清醒时做出的抉择。客人们要离开，她看起来非常伤心，不过她仿佛不需要人家同情。她拥有一个家，管理家务，喂养牲口，还有不少顺带的事情，到现在还不让她厌烦。

最后马车来了，木箱被系在车顶上，包袱被放到车里，一切就绪，只准备出发。大伙恋恋不舍地道别之后，伊丽莎白被克里斯先生送上车。走在花园的小路上，他请她代向她们全家请安，并且又对他在朗伯恩受到的款待表示谢意，还托她代向加德纳一家问好，虽然他与他们素未谋面。然后他扶她上车，玛丽亚也跟着走上去，正要关上车门，他猛地慌慌张张地说，她们还没有向罗辛斯的女士们留言话别。

“当然，”他又说道，“你们一定希望让人代为问候，还要对她们的殷勤招待表示真挚的感谢。”

伊丽莎白默许了，他这才关上车门，马车就开走了。

“上帝！”玛丽亚愣了好一会儿才叫道，“感觉我们没来几天，可是却发生了这么多事！”

“确实很多。”伊丽莎白感慨道。

“我们九次去罗辛斯赴宴，而且还参加了两次茶会！我有多少事值得回去讲啊！”

伊丽莎白心里道：“而我有多少事要隐藏啊！”

一路无话。四个小时以后，马车就到了加德纳先生家里。她们要在那儿耽搁几日。

琼脸色很好，可是伊丽莎白没有时间研究她的情绪，因为舅妈出于一片好意，给她们准备好了各种节目。幸好琼就要跟她一块回去，回到朗伯恩，就会有大量的空余时间进行考察。

另外，她用了好大劲才没说出德希向她求亲的事。她晓得自己一说出这件事，准会让琼大惊失色，而且还能彻底满足一下她的虚荣心，至今为止她还没办法从理智上克服这份虚荣。她忍不住要把事情抖露出来，但是没想好到底说到什么程度。又担心涉及这一话题，免不了会提到宾里先生，而这也许会叫姐姐悲痛至极。

第十六章

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里，三位小姐一块离开格雷丘奇街，动身去赫特福德郡某某镇。伯纳特先生早就和她们商量好，派马车到那儿接她们。一到那儿，小姐们立刻看到基蒂和丽德雅从楼上的饭厅里看着她们，这说明马车已经准备好了。她们的两个妹妹已经在那儿等了一个多小时，兴高采烈地逛了对面的一家帽子

店，瞧了值班的卫兵，又调配了一道黄瓜色拉。

她们和姐姐们打过招呼以后，就洋洋得意地端出一些客栈里常备的凉菜，一边叫道："舒服吗？是不是很惊喜呢？"

"我们有意要请你们吃饭，"丽德雅又说，"不过你们要替我们出钱，我们自己的钱都在那家帽子店花掉了。"说到这里，她炫耀起新买的东西："看，这是我买的帽子。我并不十分中意，可是我想，买一顶也无妨。一回家我就把它拆开来，试试能不能做得漂亮一点。"

当姐姐说那帽子难看之极时，她也一点也不在意："哦！那家铺子里还有好几顶比这一顶还要难看呢。等我再去买点鲜艳的绸子，回去把它修饰一番，那时会好看得很了。而且两周以后某某郡民兵团就要开拔，他们走以后，穿什么都无关紧要了。"

"他们很快就要走了？"伊丽莎白欣慰地叫起来。

"他们就要驻扎到布赖顿去了。但愿爸爸会带我们去那儿避暑！这是个好极了的打算，没准也不用花什么钱呢。妈妈一定会赞成这个计划。你想，否则我们今年夏天会多无聊啊！"

"没错，"伊丽莎白心里道，"这倒真是个好打算，很快就会让我们倒霉。上帝！在梅里顿安扎的只有一个可怜的民兵团，他们每个月开几次舞会，就把我们弄得头脑昏乱，假若在布赖顿看到整个兵营的官兵，事情会怎样？"

"我要发布一条好消息，"丽德雅等大伙都坐好以后开始说。"你们猜是什么？这可是一条天大的好消息，关系到我们大伙都喜爱的某个人！"

琼和伊丽莎白面面相觑，赶快让侍者走开了。丽德雅笑道：

"咳，你们未免太迂腐，太小心了。你们觉得不该让侍者听见，其实他才不爱听呢。或许他平时听说很多事情，比我要讲的东西还要让人难以忍受。可是他长得太丑了！他走开更好。我从来没见到谁的下巴像他这么长。好吧，我要说出我的新闻了，是有关于亲爱的维柯姆的消息，侍者配不上听，是不是？维柯姆

放弃了玛丽·金，彻底放弃了。现在该轮到你了！金小姐去利物浦投奔她叔叔，永远不会回来了。维柯姆安全啦。”

“最好说玛丽·金安全了！”伊丽莎白紧接着说，“她躲开了一桩没考虑财产的冒失姻缘。”

“如果她爱维柯姆却又离开，那才是十足的笨蛋呢。”

“希望他们俩的爱恋并不深切。”琼说。

“维柯姆的爱恋确实不深。我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他根本就不喜欢玛丽·金。谁会喜欢那个满脸疙瘩的烦人的小家伙？”

伊丽莎白心里想，她自己虽然不会讲出这么粗鄙的话，可内心却曾经有过这么粗鄙的想法，并且以为自己宽宏大量，这太令她惊愕了。

众人吃完饭，两位姐姐付了款，就吩咐店主准备马车。设计了好半天，小姐们才坐上马车，她们的木箱、针线袋、包袱，还有基蒂和丽德雅刚买的那些令人讨厌的东西，也就算全装进了车厢。

“我们全都挤作一团，真够劲！”丽德雅兴奋地嚷道，“我买了这顶帽子，真快乐。就算只增添了一个帽盒，也很令人兴奋。哦，让我们紧紧依偎在一起，一路欢笑着回家去。还是先让我们听听你们这一次出门的经历吧。有没有遇到中意的男人？勾引上别人没有？我巴望着你们中一个带个丈夫回来呢。我得说，琼就快变成老姑娘了。她快满二十三岁啦！上帝！如果我在二十三岁以前还不嫁人，那有多丢人啊！你们不知道，菲利普斯姨妈也盼着你们快点结婚。她还说，丽奇要是嫁给克里斯先生就好了。不过我认为那没多大趣味可言。上帝！但愿我能比你们哪一个都早嫁出去！这样的话，我就能够带你们去参加很多地方的舞会。哦！那天我们去福斯特上校那儿，玩得开心极了。基蒂和我打算一整天都在他家玩，福斯特夫人决定晚上举行一个小派对，（对啦，福斯特夫人已经和我成了好朋友！）然后她邀请克里顿家的姐妹们一块来，不幸的是哈丽特有点不舒服，于是只有佩恩一个

人来参加。你们想想看，后来我们怎么玩啦！我们给张伯伦套上女人们的花衣裳，让他男扮女装。那真是非常有意思！这件事就只有上校夫妇、基蒂和我四个人知道。不过姨妈除外，因为有件长礼服是从她那里偷的。你们不知道张伯伦扮得多像个女人！他那副打扮甚至蒙住了丹尼·维柯姆、普拉特和其他三个人。上帝！我快笑死了！福斯特夫人也笑得前仰后合的。这才引得他们怀疑起来，很快发现了他的真面目。”

马车上，丽德雅不停地说说笑笑，为了逗大伙高兴。伊丽莎白尽量充耳不闻，可是仍免不了一次次地听到维柯姆这个名字。

她们回到家中，受到非常热切的欢迎。伯纳特太太发现琼依旧美丽动人，十分快活。饭桌上，伯纳特先生忍不住一次一次跟伊丽莎白说：

“丽奇，你回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饭厅里人很多，卢卡斯府上差不多全家人都来迎接玛丽亚，同时也可以听听见闻。谈话的内容真是丰富多彩：卢卡斯夫人和玛丽亚隔着桌子谈起了莎罗特的幸福生活；伯纳特太太看上去更是忙碌非凡，开始向坐在旁边的琼打听目前的流行时尚，然后又把打听到的消息传给卢卡斯家的几位姑娘去听；丽德雅声音高亢，她把上午的乐事一件件说给洗耳恭听的人。

“噢！玛丽，”她说，“要是你和我们一块去多有意思！我们去的时候，基蒂和我放下帘子，这样看上去就像空车。如果基蒂能坚持住的话，我们会那样一直到达目的地。我在圣乔治客栈表现得非常大方，我们用世上最美味的凉菜招待三位小姐，要是你在，我们也会招待你。上车的时候也十分有趣。我原本认为一辆马车不管怎样也不能把我们全装下呢。真笑坏我了。回家的路上又是多么快活！大伙聊天逗乐，我相信十英里以外都能听见我们的声音！”

玛丽等丽德雅说完，便一本正经地回答：“亲爱的妹妹，我不想扫你的兴。说实话，这种快乐会让多数女孩感兴趣，但是我对

此却无动于衷的。我以为在阅读中更能找到快乐。”

不过，丽德雅压根儿没听见她的这通议论。不管谁说话，她最多只听上半分钟，而玛丽的话，她根本不予理睬。

下午的时候，丽德雅一定要姐姐们和她一块去梅里顿看望那边的朋友。可是，伊丽莎白坚决不同意她这样做。她可不想让别人说闲话。说是伯纳特家的小姐们回家还不到半天，就要去勾搭民兵团的人。她反对的原因还有一条：她不愿意碰上维柯姆。于是她下定决心，尽可能地回避他。对她而言，民兵团即将开拔，真是难得的好消息。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就要走了，她盼着他们快走，这样她就不必为维柯姆而受到煎熬了。

回到家没几个小时，她就发现父母在不停地商量上布赖顿避暑的计划，就是那个丽德雅在客栈说起过的计划。伊丽莎白马上发觉，父亲虽说并不退让，可是他的回答并不明确，母亲碰了好多次钉子，可是就是没有放弃，还希望最终会了却心愿。

第 十 七 章

伊丽莎白没有办法再忍住，一定要告诉琼那件事情了。最后，她打定决心既要把与姐姐相关的所有细节都略去，又要让姐姐大吃一惊。因此，第二天上午，她就把德希先生向她求婚的主要细节告诉了琼。

伯纳特小姐一开始十分惊奇，可是很快又觉得没有什么稀奇的了，因为她与伊丽莎白有深厚的姐妹情谊，觉得不管谁爱上她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别的感情马上又代替了惊奇。她替德希先生难过，觉得他不应该采用那么不当的方式来表白感情。可她更难过的是，妹妹的回绝肯定使他很痛苦。

“他不应该那样自信，以为肯定能获胜。”她说，“当然，表露得那么露骨更不应该。但是你想一下，这样他会觉得更灰心丧气

的。”

“说真的，”伊丽莎白回答说，“我的确为他难过。但是他还有所顾忌，这些顾忌可能很快就会把他对我的好感给消除了。你总不会因为我拒绝了他而责怪我吧？”

“责怪你？哦，当然不会。”

“但是，你会怪我把维柯姆评价得太好了。”

“不——我不觉得你那样评价有什么错误。”

“等我告诉你第二天发生的事情，你肯定会发现我错了。”

接着她就讲到那一封信，又原原本本把关于乔治·维柯姆的内容讲了一遍。可怜的琼听了，诧异不已！就算她把整个世界都走遍了，也无法相信世上竟然有这么多的邪恶，而这么多的邪恶现在竟然在一个人身上集中起来。德希的辩解虽然让她很满意，但却不能安慰她的这一发现。她想尽全力证明事情可能有错误，试图为一个人洗净冤屈，但又不能让另外一个人蒙受冤枉。

“那样可行不通，”伊丽莎白说，“你绝对无法做到两全其美。你只能从两者之中选一个，你选择吧。他们俩的优点总起来就那么多，刚好只够一个好人的份儿。近来，这些优点在他们俩人之间摇摆不定。让我来看，我偏向于把它们都看成德希先生的，但是你的观点怎样就看你的了。”

过了很久，琼才强露笑颜。

“我从不曾这样震惊。”她说，“维柯姆竟是这么卑劣的人！简直无法让人相信。德希先生太值得同情了！亲爱的丽奇，你想想他该有多难过，他该有多失望呀！而且又知道你瞧不起他！并且又得把妹妹的隐私告诉你！的确太让他痛苦了。我想你肯定也这么想。”

“哦！看到你这样同情他、可怜他，我的这种感觉也就完完全全消失了。我知道你会替他鸣不平，所以我对这事也就越来越漠不关心了。你那么大方，我就可以小气一点了，要是你继续为他惋惜的话，我就能够完全解脱了。”

“可怜的维柯姆！他看上去那么善良，那么坦诚而知书达理。”

“那两个年轻人的教养一定有着严重的不平衡，一个有全部的优点，而另一个只是徒有其表。”

“我从前可没有像你那样，觉得德希先生的举止有什么不妥之处。”

“我原本对他的这种厌恶和痛恨，不能说没有什么道理，但却是十分明智的。这样的厌恶，完全可以启迪激发人的聪明才智，一个人可以老是骂人，但却讲不出一句有道理的话。可是如果你总是经常寻人开心，倒可以偶尔想到一句妙语。”

“丽奇，第一次你读那封信的时候，我觉得你对这件事的态度肯定跟现在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我那时难受极了。我十分难受，可以说极其苦恼，找不到可以说心里话的人，琼也不能来安慰安慰我，告诉我其实我不像自己想像中那样软弱、虚荣、荒唐！哦！我太需要你了！”

“你那样措词犀利地与德希先生谈维柯姆，这太遗憾了。现在来看，那些话的确太不应当了。”

“的确是这样。但是因为我抱有偏见，所以说话就难免尖酸刻薄了。有一点我要征求你的意见，你觉得我该不该揭露维柯姆的品行，让亲戚朋友们都知道他的底细？”

伯纳特小姐沉思了一下，然后答道：“当然也不必把他搞得身败名裂，你说呢？”

“我看也不能这样。德希先生没有允许我把他讲的话公开。相反，所有涉及他妹妹的事情，我要想方设法守口如瓶才好。关于维柯姆其他方面的品德行为，就算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人们，谁又会相信呢？人们对德希先生已有很深的偏见，如果我说他是个和气友善的人，梅里顿有半数的人就算到死都不会相信的。我不能那样做。维柯姆马上就要离开了，所以他到底是哪一号人，对

任何人都无足轻重了。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那时候我们自可以嘲笑人们太傻，没有早点认清他的真实嘴脸。现在我们一定不要理这事。”

“你说得对。把他的过失公布于众，可能要把他一生都毁掉了。也许现在他对他所做的事已有所悔改，希望重新做人，我们可不能够堵住他的路，让他无处投身。”

这次谈话以后，伊丽莎白心里不再那么烦乱了。两个礼拜以来，这几件秘密一直像石头一样堵在她心口上，现在石头总算搬掉了两块。她相信，无论她随便谈这两件事情中的哪一件，琼都会乐意倾听。但是这其中包含的另一个秘密，为了稳妥起见，她不便透露。她不敢讲德希先生信中写的另一半内容，也不敢告诉姐姐德希先生的朋友是如何真心实意地欣赏她。她心里很清楚，除非他们两方都完全相互谅解之后，她才能丢掉最后一个秘密的包袱，否则任何人都不能知道这件事情。她心想，“事情尽管不太可能，但一旦真正能实现了，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吐露这个秘密了。不过宾里自己到时会说得更娓娓动听的。这事轮到我去说，那该多没意思！”

她现在回到了家里，心情也就稳定了，可以有时间来观察姐姐的真实心理。琼过得并不快乐。她对宾里依然一往情深。以前她想都没想过自己爱上了谁，因此她的深情热烈得像初恋，而因为年龄和性格的原因，她的钟情又比一般的初恋要更坚贞不渝。她痴情地眷恋着宾里，觉得他比任何男人都好，多亏她很有见地，能考虑到亲友的情绪，才不至于沉浸于苦恼之中，否则一定会毁坏自己的身体，扰得亲友心里无法安宁。

“嗨，丽奇，”有一天，伯纳特太太说道，“你现在怎样来看琼的这桩伤心事？我可是铁了心跟任何人都不再提这件事，那天我跟我妹妹就这么讲过。不过我知道，琼在伦敦没有见到他。唉，这个青年不值得钟爱，我看琼也不要痴心妄想嫁给他了。凡是知底细的人，我挨个打听过了，也没有人说起他夏天会回到内瑟菲

尔德。”

“我看他不会再到内瑟菲尔德去住啦。”

“哼！随他去吧。也没有谁非要他来。但是我永远要说，他太对不住我的女儿了。如果我是琼的话，才咽不下这一口气呢。不过，琼肯定会难过得送掉自己的性命，到那时他就知道不该那么狠心，会后悔不迭了，那该是会让我感到宽慰一些。”

伊丽莎白无法从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中得到安慰，所以没有搭话。

“丽奇，”母亲随后又继续说，“这么说，克里斯夫妇的日子过得挺舒适，是吗？好啊，希望能一直这样好下去。他们的饭菜还可以吧？莎罗特肯定是个能干的管家婆。只要她能有她妈妈精明程度的一半，就已经够节约的了。他们两个人管理家务，决不会挥霍铺张。”

“是的，一点也不铺张。”

“他们一定会精打细算的。是呀，是呀。他们才小心谨慎呢，肯定不会入不敷出的。他们从来就不必担心钱不够花。嗯，只希望这可以给他们带来不少好处！按我的猜测，他们经常谈到如果你父亲去世，就由他们接管朗伯恩的事。真到了那一天，他们肯定会把朗伯恩看成自己的财富。”

“他们是不会在我面前提这件事的。”

“是呀，要是当着你的面提，就奇怪了。不过我相信，他们俩人一定经常讨论这事。噢，如果他们能把继承这笔天外来财看得心安理得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只是因为有继承权的限定而将一笔财产交给我的话，我才不好意思接受呢。”

第 十 八 章

她们回到家里以后，第一周一眨眼就过去了，接着第二周就

开始了。这也是民兵团最后一周在梅里顿驻扎，附近的年轻小姐们一个个全都无精打采的，差不多所有的地方都是一片沮丧的景象。只有伯纳特家里的两位大小姐，仍然能够像往常一样饮食起居、忙于各种事务。她们这样冷漠无情，当然经常受到基蒂和丽德雅的责备，因为基蒂和丽德雅确实伤心到了极点，她们不能理解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冷酷无情的人。

“天呀！我们会落到什么田地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她们经常万分悲切地叫嚷，“亏你还能笑得出来，丽奇？”

跟着她们一起伤心的还有她们那位慈爱的母亲。她记得自己在二十五年前所遇到的情况也与现在类似，自己也承受了巨大痛苦。

“我记得清清楚楚，”她说，“当年调走米勒上校那一团人的时候，整整两天我一直在哭。我觉得自己的心都碎了。”

“我的心肯定也要碎了。”丽德雅说道。

“要是我们能到布赖顿去该有多好啊！”伯纳特太太说。

“哦，对呀！——如果我们能到布赖顿去就好了！只是爸爸太不好说话了。”

“洗一洗海水澡保证能让我一辈子不得病。”

“菲利普姨妈觉得洗海水澡也对我非常有益。”基蒂插言道。

这些长吁短叹每时每刻在朗伯恩府里都听得到。伊丽莎白试着拿这些逗自己开心，但是羞耻感又把开心的念头都泯灭了。她再一次意识到，德希先生所讲的那些缺陷，丝毫都没有冤屈她们。至于他出面干涉他朋友的婚事，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丽德雅的愁绪很快就消解得无影无踪了，因为她应民兵团上校太太福斯特夫人邀请陪同去布赖顿。这位尊贵的朋友刚结婚不久，很年轻。丽德雅和她的脾性相投，都有好的脾气和极高的兴致，所以尽管相识才三个月，她们却已是两个月的知己了。

这时候的丽德雅欣喜若狂，她对福利特夫人敬仰之极，而伯纳特太太高兴的程度，基蒂扫兴的田地，都几乎无法描绘。丽德雅毫不理会姐姐的情绪，只管欢欣雀跃地在屋里东奔西跑，一边叫大家祝贺她，一边有说有笑，比任何时候都闹腾得厉害。就在相同时候，败兴的基蒂却在客厅里怨天尤人，音调极其愤慨，措词蛮横无理。

“我实在弄不懂，福斯特夫人凭什么只请丽德雅却不请我！”她说，“虽然我不是她相当要好的朋友，但是我也有权利一起跟她去，甚至比丽德雅更有权利去，因为我比丽德雅大两岁。”

伊丽莎白尽自己所能去劝基蒂理智一些，琼也对她进行开导，但都没有什么用处。对伊丽莎白本人来说，她不像母亲和丽德雅那样十分激动地对待这次邀请。她只是认为丽德雅本来还可能比较冷静清醒，可现在理智全部没有了。所以，她也不管丽德雅知道以后会如何怨恨她，在背地里，她劝父亲阻止妹妹前去。她告诉父亲，丽德雅的行为一直不检点，交往福斯特夫人这样的女人一定没有什么好处，而布赖顿的诱惑力肯定比家里要大，丽德雅陪这样一个人去那里可能太轻率了。父亲用心听完她的话，然后说：

“如果丽德雅不在公众场合丢脸，她是一定死不悔改的。照现在这样，她去出出丑，既不花费家里的钱财，也不会给家里添乱子，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丽德雅行为举动轻佻莽撞，”伊丽莎白说，“人家哪一个不看在眼里，一定会连累我们姐妹们——实际上已经连累到我们了，你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一定不会这样看待这件事情。”

“已经连累到你们了？”伯纳特先生重复了一句，“怎么，她吓跑你的心上人了？可怜的小丽奇！不要气馁。你不值得为这挑剔，连个愚笨的小姨子都容不下的一个年轻人去惋惜。好啦，请讲给我听一听，丽德雅的蠢行吓跑了多少个可怜的家伙？”

“你把我的意思全误解了。我并不曾受到这样的损害。我抱

怨的害处不是指某一个方面的，而是许多方面的。丽德雅这样放荡没有教养，这样胡作非为，对我们的身价一定有污损，会伤害我们的体面。对不起，请原谅我直话直说。好爸爸，如果你不去管教她那副野性，不去告诉她一辈子不能都像这样浪荡，她马上就要无药可救了。一旦她的性格定了型，再就难以改变了，她才十六岁，就变成一个十足的放荡女人，让她自己和家里人都遭人笑话，并且放荡到了极其严重、极其低贱的程度。除了年轻和漂亮以外，她没有任何其他魅力。她蠢笨无知，没有思想，疯疯癫癫地就想招惹别人喜爱，结果只是到处受人鄙视。基蒂也面对着这样的危险。她总是跟随着丽德雅乱转。爱慕虚荣、年幼愚昧、性情懒散、放荡不羁！噢！亲爱的爸爸，无论她们走到哪个有熟人的地方，只要人们了解她们的根底，你觉得她们能不遭人谴责，能不受人鄙视，她们的姐姐们能不跟着丢脸吗？”

伯纳特先生发觉女儿很严重地看待这件事情，就和蔼地握住她的手，回答说：

“好孩子，不要担忧。无论你和琼到哪个有熟人的地方去，人们都会尊敬和看重你们的。你们不会因为有了两个——甚至三个笨妹妹，就显得不够体面。如果不让丽德雅到布赖顿去，我们就不要想安安心心地待在朗伯恩。那就让她去吧，福斯特上校是个聪明人，不会让她惹什么大麻烦的。幸好她又太穷，不会有谁看得上她。到了布赖顿就不跟这里一样了，就算她做个庸俗放荡的女人，人家也不会稀罕。军官们将找到更合心意的女人。所以，希望她到了那里以后，能接受点教训，搞清自己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不管怎样，如果她变得更坏了，那么以后她一辈子都要被关在家里。”

听了父亲这些话，伊丽莎白只得表示认同，可是她的主张并没有改变，于是她垂头丧气地离开了父亲。然而，她生来就不是多愁善感，省得越想越烦。她深信自己尽到了责任，那些无法免除的不幸决不会使她烦恼，她也不必因为满腹的忧愁而增添不

幸。

假设丽德雅和母亲如果知道了伊丽莎白和父亲这次谈话的内容，她们一定会怒火冲天，就是两副伶牙俐齿同时进行夹攻，也难消心头恶气。在丽德雅的幻想中，人间的一切快乐，只要到布赖顿走上一遭就能够享受到。她想像着在这个喧哗的海滨憩息地，一条条马路上处处都是军官。她幻想着几十名素昧平生的军官，在争着向她献媚。她勾勒着蔚为壮观的营地，矗立着一排排帐篷，里面挤满了身穿绚烂的红制服的快乐的小伙子。她还幻想着一幅最美好的画面：自己坐在帐篷里，情意绵绵地跟至少六个军官在调情。

如果她知道姐姐想破坏掉她的这些幻想和前景，她又会如何去想？她的心情只有母亲可以体会，因为她有些同病相怜。丈夫从来没有计划去布赖顿，这使她很不高兴，现在丽德雅要到那里去，对她实在是莫大的欣慰。

幸好她们俩都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直到丽德雅离开家的那一天，她们一直都兴高采烈的。

现在轮到伊丽莎白最后一次与维柯姆先生见面了。她回来后经常见到他，所以焦虑忐忑的心情早就没有了，尤其是以前由于感情引起的焦灼不安，现在早就消失得没了踪影。她原来十分喜欢他风雅的气度，但现在看破了其中的伪装和千篇一律，反而憎恶反感起来。另外，现在维柯姆对她的态度也是使她不愉快的新的原因，因为他很快向她表明要重温旧情，她竟没想到经过那番转折以后，这种想法只会让她生气。她发现向她献殷勤的人竟是一个无所事事的轻薄浪子，不由得心灰意冷。尽管她一再忍耐，可是在心里却禁不住责骂他，因为他自己以为不管有多长时间、也不管是因为什么缘故使他没有向她献殷勤了，只要再与她重叙旧情，就一定能使她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一定能博得她的欢心。

民兵团离开梅里顿的前一天，他和另外几个军官到朗伯恩

来吃饭。伊丽莎白实在不愿意心平气和地和他道别，所以当他询问她是如何度过亨斯福德那段日子时，她提到在罗辛斯呆了三个星期的菲茨威廉上校和德希先生，并且问他是否认识菲茨威廉上校。

维柯姆立刻惊慌失措，满面怒气，不过他稍稍冷静了一下又笑呵呵地回答说自己以前经常见到他。他又说菲茨威廉很有绅士风度，问伊丽莎白是否喜欢他。伊丽莎白激动地说自己十分喜欢他。维柯姆马上装出毫不在乎的神色说道：

“你说他在罗辛斯呆了多长时间？”

“接近三个礼拜。”

“你们经常见面吗？”

“是呀，几乎天天见。”

“他的举止和他的表弟大相径庭。”

“是大有不同。不过我认为，德希先生跟人相处得熟了，举止也就改观了。”

“真的吗？”维柯姆惊诧地叫道，他的神情没有逃过伊丽莎白的眼睛。“我是否可以请问——？”说到这里又停下来，接着又以欢快的语气问：“他的谈吐有改观吗？他在待人处事上是不是比以前有礼貌些？因为我实在不能期望，”他降低了声音，继续用相对严肃的口吻说：“他会在本质上有所改观。”

“噢，当然不会！”伊丽莎白说道，“我相信，他在本质上还和原来一样。”

当她这样说的时候，维柯姆似乎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怀疑。伊丽莎白脸上的那种表情迫使他忐忑不安地一心一意往下听。这时候，伊丽莎白接着说道：

“我所说的，德希先生跟人处熟了，举止也就改观了，并不是指他的思想行动会不断改进，而是说你与他相处得越熟，对他的性情也就越了解。”

维柯姆惶恐之中，脸涨得通红，神情也非常不安。他沉默了

一段时间，接着把自己的窘迫掩饰过去，面对伊丽莎白，用十分温和的口气说：

“你十分了解我是如何看德希先生的，所以你也很容易明白：听说他也知道伪装出一副举止得体的样子，我真是高兴之极。他在这方面的傲慢就算对其自身无益，对他人可能会有好处，因为有了这种傲慢，他的举动就不会像对我那样糟糕，害得我吃了不少苦。你大概是说他有一点收敛了吧，我只是怕他故意给他姨妈看到这种收敛，好让他姨妈看重他、赏识他。我了解，一旦他们碰到一起，他总是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地，这多半是想促成他和德布尔小姐的婚事，他可一直念念不忘这件事啊。”

伊丽莎白听了这些，忍不住笑了笑，但是她没有搭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她能看出来，他又要老生常谈，再诉一番苦，发一通牢骚，她可是没有兴趣去怂恿他。这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维柯姆表面装得和平时一样高兴，但却不再去逢迎伊丽莎白。俩人最后和和气气地分手了，可能双方永远都不希望再见面了。

筵席散去以后，丽德雅跟着福斯特夫人回到梅里顿，以便第二天一大早从那里出发。丽德雅向家人辞行的时候，与其说让人感伤，不如说吵吵闹闹。只有基蒂哭了，但她那是由于恼恨和妒嫉而流的泪。伯纳特夫人千叮咛万嘱咐，祝女儿快活，让女儿不要错过及时行乐的机会。这种叮嘱，女儿当然奉命照办。满面春风的丽德雅大声说着再见，对于姐姐们低声的送别话，听都没听到。

第十九章

如果伊丽莎白从自己的家庭出发判断问题，她绝对不会认为婚姻如何幸福，家庭如何舒适。父亲当年因为迷恋年轻貌美、表面和善的人而娶了一个愚笨而心胸狭小的女人，结果婚后不

久,那片对她的真挚感情就结束了。夫妻之间的相互敬重和信赖,已经全然无存;他期盼的家庭幸福,都已经破灭了。世上有很多人,由于自己的盲目而导致不幸发生以后,常常会放纵自己随心所欲地寻欢作乐,以从中找到安慰和寄托,借以使自己的愚蠢和过失得到弥补,但是伯纳特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他喜爱乡间的景色,喜欢读书,从中培养了主要的兴趣。至于他的太太,除了她的愚昧无知可以逗他开开心以外,他对她没有别的感情了。一般情况下,男人都不愿从自己妻子身上以此取乐,可是,无其他乐趣可寻的时候,能够顺应逆境的人,就会很好地利用已有的条件。

然而,对于父亲在做丈夫方面的失职,伊丽莎白一直看在眼里。她总是眼里见到,心里苦痛。但是,她很敬重父亲的智慧和才气,又很感激父亲对自己的疼爱,因此尽力忘掉那些不能不看到的事,尽力不去考虑他失职的不得体的举止。这些举止使女儿们看不起她们的母亲,的确太不应当了。可是,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地体验到不如意的婚姻给孩子带来的深刻影响,她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透彻地看到父亲滥用才智所造成的种种危害。如果他能恰当地运用那些才智,即使母亲的眼界不能得到开阔,女儿们的体面至少是可以得到维护的。

维柯姆走了以后,虽然伊丽莎白感到高兴,但是除了这一点,民兵团的开拔没有其他地方让她满意。外面的聚会不和以前那样丰富多彩了,家里总听到母亲和妹妹对单调枯燥的生活的无休止地抱怨,使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基蒂可能很快就能恢复平常的样子,因为那些搅得她心慌的人已经不在了。可是,另一个妹妹原本就不检点,现在又身处浴场和兵营这样危险重重的环境里,定然会变得更加放荡不羁,会惹出大祸来的。所以,总的来说,她的感觉正像以前一样,感觉眼巴巴地期待着一件事情,一旦事情发生,总没有她预想的那么称人心意。于是,她只好寄希望于来日,会有真正美好的开始,找另一个寄托承载她的意愿

和期望，再一次沉醉于期待中，让自己暂得一点安慰，准备迎接再一次的挫伤。如今她觉得最满意的事情，就是到湖区去旅行。母亲和基蒂心里一直不高兴，总把家里搅得不清静，她能外出逛一逛，真的是莫大的慰藉。如果琼能一起跟着去，那就再好不过了。

“总算幸运，”她心想，“我还可以有盼头。如果一切都安排得尽善尽美，我一定会失望的。这次姐姐不能一起去，虽然我时刻都感到无比遗憾，但这样我期盼的欢愉也就能够实现。完美无缺的计划是不会实现的，只有略带一点不尽人意的地方，才不至于引起失落。”

丽德雅临行的时候，答应常写信给母亲和基蒂，详细讲旅行的情况。但总是很久才能盼到她的一封信，并且总是写得很短。她给母亲写的信，不过讲讲她们刚去图书馆回来，有哪些军官陪同她们一道去的，在那里她看到许多亮丽的装饰品，真让她羡慕；或者说她刚买了一件新的长礼服，一把新伞，本来打算详细描绘一下，但福斯特夫人在喊她，她只好匆忙收笔，立即去兵营里了。从她跟姐姐的通信中能了解的信息就更少了——因为她写给基蒂的信虽然长得多，但都是体己话，不便于公开。

丽德雅走了两三个礼拜以后，朗伯恩又重现了一派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到城里过冬的人家都回来了，人们都穿起夏季鲜艳的服饰，开始夏天的约会。伯纳特太太终于安静下来了，只是动辄就唠叨一下。到了六月中旬，基蒂也恢复了昔日的神采，到梅里顿去可以不掉泪了。这情况值得高兴，伊丽莎白期待到圣诞节的时候，基蒂能够变得更理智，不再每天几次三番提到军营，除非陆军部故意坑害人，再派一团人到梅里顿来驻扎。

已经临近她们北上旅行的时日了，只还剩两个礼拜，没有料到加德纳太太寄了一封信来，行期立即搁置下来，旅程范围也不得不缩小了。因为加德纳先生有事务，旅行日期必须推后两个礼

拜，到七月期间才能够动身，又要在一个月之后回到伦敦，像这样，就没有足够时间旅行那么远了，不能按原计划饱览山河景色了。至少不能像原来期盼的那样闲适自在地去游玩，而不得不缩短旅程，放弃湖区，只能按现在的计划，仅走到德比郡。德比郡的许多地方也都值得游览，况且加德纳太太又极其向往那个地方，大概要花上她们三个星期的时间了。加德纳太太以前曾有几年住在德比镇上，现在故地重游，可能像马特洛特、查茨沃思、达沃河谷和皮克峰这样的胜景都让她心驰神往。

伊丽莎白觉得心灰意冷。她本来一心一意想游赏湖区风光，即便现在，觉得时间还是比较充裕。不过，她也很知足了，再加上她性情乐观，所以很快就好了。

一提到德比郡，就会引起许多联想。她难免会想到彭伯利和它的主人。“当然，”她想，“我能够平安无事地到他的家乡，攫取几块土石而不被他发觉。”

等待的时间比原来增长了一倍，还有四个礼拜舅父舅母才可以抵达。但最终四个礼拜终究过去了，加德纳夫妇带着四个孩子终于来到了朗伯恩。四个孩子中有两个小姑娘，一个六岁，一个八岁，另外两个是小男孩。他们都留在朗伯恩，由大家都喜爱的表姐琼特意照看。琼的举动稳重，性格温柔，各方面都适于照顾孩子——教他们读书，陪他们玩耍，抚爱他们。

加德纳夫妇在朗伯恩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带着伊丽莎白去探险，寻找欢乐去了。有一项乐趣是明确而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十分适合的旅行伙伴。这里说的适合，是指大家都身体健康，性格和善易处，能够忍让种种不方便的地方，都兴味盎然，能激起各种乐趣，再加上个个情感丰富，天分聪慧，即使在外遇到一些败兴的事情，彼此也能够快活相处。

这本书不打算详尽描绘德比郡，也不准备细叙他们沿途经过的名胜景地；牛津、布莱尼姆、瓦威克、凯内尔沃思、伯明翰等地，都已经家喻户晓。现在只讲一讲德比郡的一个小地方。有个

名叫兰顿的小镇，以前加德纳太太曾经在那里居住过，近来听说还有些熟人住在那里，于是，乡间的胜景全部游过之后，便绕路去那里看一看。伊丽莎白听舅母说，彭伯利虽然不是顺路经过的地方，但离兰顿还没有五英里，只不过绕弯走一二英里的路。头一天晚上商量旅程时，加德纳太太说她想去那里看一看。加德纳先生赞同，于是俩人就征求伊丽莎白的意见。

"好孩子，那是一个你常听人说起的地方，你难道不想去看一看？"舅妈说，"你的许多朋友都与那个地方有关。你知道，就是在那里，维柯姆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

伊丽莎白被为难住了。她觉得去彭伯利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就表示不愿去。她不能否认，她厌烦高楼大厦，由于见得多了，对那种繁华的确也不感到稀罕。

加德纳太太骂她太傻，她说："如果只是一幢豪华的房子，我也不会喜欢它，只是那里的庭园美景真的令人喜爱，全国几处最美的树林都在那里。"

伊丽莎白没有表态，但心里却不赞同。她马上考虑到，如果去那里观光，有可能会遇见德希先生。那将多么恐怖！她一想到这就羞得满脸绯红，心想，与其冒这么大的险，还不如跟舅母坦诚地讲明。但是，这样做也不太合适。最后，她决定先私下里询问一下主人是不是在家，如果得到肯定回答，下一步再那样做也为时不晚。

于是，晚上临睡时，她就询问侍女彭伯利那地方是不是很好，主人叫什么名字，并且心惊胆战地打听主人是否回来避暑。她最后的问题，得到的是让人兴奋的否定回答。她的恐惧被消除了，坦然间反而生出了很大的猎奇心，想亲眼目睹一下那座房子。第二天早上当舅母又问同样的问题以征求她的同意时，她就满不在乎地马上同意了。

于是，他们定好去彭伯利。

第 三 卷

第　一　章

马车向前奔驰。伊丽莎白带着不安的心情，望着展现在面前的彭伯利的树林。进了庄园，她更加感到心乱如麻。

庄园占地很广，地面忽高忽低。马车从最低的一处驶进庄园，穿行在一座广阔而美丽的森林里。

伊丽莎白满腹心事，一时竟没有心情说什么，但每到一处美丽的地方，心里总是赞叹不已。马车沿着斜坡走了大约半英里，到达了一个高高的山坡顶端。这是绵延的森林的尽头，彭伯利大夏立刻展现在眼前。山谷对面有一幢房子，陡峭的山路一直延伸到山谷中央。这座石头建筑巍峨壮丽，挺立在一片高地上，背后是郁郁葱葱的山岗，前面是一条小溪的入河口，这种自然造化之美，全无人工造作的痕迹。河岸的点缀自然灵动，又不造作，令伊丽莎白感到赏心悦目。它那自然景致不带一点尘世的俗气，这是伊丽莎白见所未见的充满自然情趣的地方。大家都连声赞叹。伊丽莎白这时感到，能够成为彭伯利的主妇也称得上是一件乐事！

下了斜坡，过了小桥，马车直接驶到门前。到了大厦，伊丽莎白又担心起来，害怕碰到房子的主人。她担心侍女出什么差错。大家要求参观一下这所房子，这个要求立刻得到同意。在等候女管家的时候，伊丽莎白私下里感到诧异，自己竟然会到这里来。

女管家来了。这是一个端庄的老妇人，并不像她想像的那么温文尔雅，但却比她想像的更礼貌周到。大家随着她进了餐厅。这是一间整洁的大屋子，布置得也很优雅精致。伊丽莎白随便看了一会，就到窗口去欣赏风景。他们刚才经过的那座小山上布满着树木，远看更显得陡峭，真是一处美景。这里的各种景致都是绚丽多彩。她眺目远望，只见两岸树木茂盛的小河，在山谷中蜿蜒地伸向远方，看得她赞叹不已。在每个房间往外看，景致也各

有不同。但是，无论是哪一个窗口，都可以见到美丽的景致。这些房间宽敞漂亮，家具陈设与主人的身份也很相配，既不庸俗又不浮华，比起罗辛斯，可谓更风雅，伊丽莎白也禁不住敬佩主人的格调高雅。

“我差点儿就成了这里的女主人？”她暗地里想，“否则的话我对这些房间早就熟知了！那么现在也用不着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参观这里，而是作为主人来享受这里的一切，欢迎舅父母这对贵客。但是不行，”她又忽然意识到，“这绝对不行：那么我就看不到他们了，舅父母决不会接受我对他们的邀请。”

多亏她想到了这一点，才没有后悔。

她真想向女管家打听一下主人是否在家，可惜不敢开口。后来，舅父终于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听了顿时很慌张，赶快转过头去，雷诺兹太太回答道，主人不在家，接着又加上一句：“但是他明天回来，还有许多朋友也会和他一起来。”伊丽莎白暗自庆幸，幸亏他们在路上没有耽误一天！

这时，舅妈请她去看一幅画像。她走过去，看到有几幅小型画像挂在壁炉架上，其中之一是维柯姆先生的画像。舅妈微笑着问她的评价。女管家走过来说，画上的青年是老主人的管家的儿子，是老主人一手拉扯大的。“他现在参军了，”她继续说道，“恐怕已经变得很放荡了。”

加德纳太太笑眯眯地看着外甥女，但伊丽莎白却实在笑不出来。

“这一位就是我的主人。”雷诺兹太太指着另一幅小画像说，“画得惟妙惟肖。大约是八九年前画的，跟那幅一样。”

“据说你家主人是一表人材，”加德纳太太望着画像说，“他长得很帅。莉齐，你说画得像不像？”

雷诺兹太太听说伊丽莎白和他家主人是熟人，好像更尊重了。

“这位小姐认识德希先生？”

伊丽莎白满脸通红，说："不太熟。"

"你难道不认为我们少爷很英俊吗，小姐？"

"是的，很英俊。"

"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得这么英俊的人。楼上的画廊里还有一幅，要大一些，画得也好一些。老主人生前最中意这间屋子，这些画像也就一直是这样摆着的。老主人对这些画像也挺满意的。"

听到这些，伊丽莎白才知道维柯姆先生的画像也摆在这里的原因。

雷诺兹太太又让他们看一幅德希小姐八岁时候的画像。

"德希小姐也有她哥哥那么漂亮吗？"

"哦！没错——从来都没见过这么能干、这么漂亮的小姐！她成天弹琴唱歌。旁边的房间里有一架为她买的新钢琴，那是我们主人作为礼物送给她的。她明天会和哥哥一起回来。"

加德纳先生待人亲热随和，又是询问，又是评价，鼓动女管家继续说。雷诺兹太太可能是出于为主人而自豪，可能是出于对主人的深厚感情，也很想谈论这个话题。

"你家主人每年待在彭伯利的时间长吗？"

"没有我希望的那么长，先生。约莫有一半的时间待在这儿。德希小姐一般在这里度过夏天。"

伊丽莎白心想："只是有的时候要去拉姆斯盖特。"

"要是你家主人成家了，你就多些时候可以见到他了。"

"对，先生。不过我真不清楚要到什么时候他才成家。我也想不出谁又能配得上他。"

加德纳夫妇禁不住笑了起来。伊丽莎白不由自主地说："你这么想，足见对他的赞扬。"

"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这么看。"对方回答说。伊丽莎白觉得这样的说法有点夸张，但接下来的话更让她惊奇。"我从没听到过他说一句伤人的话。打他四岁那年起，我们就在一起了。"

伊丽莎白觉得她赞扬得有些离谱，简直无法想像。她向来深信，德希可不是一个性格随和的人，所以这些话引起了她的好奇，她很想认真地听一听，幸亏舅父开腔了：

“能配得上这么赞扬的人实在不多。你真幸运，有这么一位好主人。”

“是的，先生，我算是幸运的，我想天底下也不会有比他更好的主人了。我总说，小时候性情好，长大了也会那样。德希先生从小就是一个很温顺很厚道的孩子。”

伊丽莎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心里提出一个疑问：“这真是德希先生吗？”

“他父亲是个很不错的人。”加德纳太太说。

“对，太太，他很不错。他儿子也是那样，对穷人也是关心照顾。”

伊丽莎白带着诧异、迷惑的心情听着这些话，她很想接着听下去。雷诺兹太太无论说到其他的什么事，都引不起她的兴趣。她们谈起画像、房间的大小、家具的价目，但都听不进去。加德纳先生觉得女管家对主人过分夸张的赞美，无非是因为家人对他的偏爱。他对此很感兴趣，于是立刻又转到这个话题。等大家一起上楼的时候，雷诺兹太太如数家珍似的又谈起了德希先生的许多优点。

“他是天底下最好的庄主，最好的主人。”她说，“他可和现在那些浪荡的年轻人不一样，那么自私。他的佃户和仆人都赞扬他。有人说他目空一切，可我倒看不出他有什么自傲的地方。我想他和别的年轻人不同，不喜欢浮夸罢了。”

“真像她说的那样，他倒真是可爱。”伊丽莎白心想。

“把他夸得这样，”舅母边走边悄悄地说，“这可不太符合他对待那位可怜的朋友那种态度啊！”

“说不定我们上当了。”

“这不可能。我们是听一些很诚实的人说的呀！”

到了楼上宽敞的过道上，大家被带进一间漂亮的起居间。这间屋子是刚刚才收拾好的，比楼下的房间更精致，光线也好得多，据说是为德希小姐准备的，她去年来彭伯利的时候，特别喜欢这间屋子。

“他算得上是个称职的兄长。”伊丽莎白说着，走到一扇窗户边。

雷诺兹太太估计，德希小姐一到这间屋子，肯定会心花怒放。“德希先生一贯如此，”她接着说，“只要是能让妹妹开心的事，他马上就会去做。他对妹妹可是百依百顺。”

客人所要参观的，还有画廊和两三间主要卧室。有很多油画精品陈列在画廊中，只可惜伊丽莎白对此是个外行。有些画在楼下已经欣赏过了，她宁愿回头去看德希小姐的几幅蜡笔画，因为这些画的内容浅显易懂，而且也有点意思。

画廊里陈列了许多祖辈的肖像，一个外来者对此的兴趣并不太大。伊丽莎白往前走，想找到她熟悉的那个人的肖像。后来她总算找着了——她发现有幅画像酷似德希先生，脸含微笑，她记得他从前注视她的时候，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微笑。她在画像前停留了很久，看得很专注，到了离开画廊时，又转回去端详了一番，雷诺兹太太对客人说，这幅肖像是在他父亲过世的时候画的。

这时，伊丽莎白对画上的这个人突然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即使在从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不曾有过这种情感。雷诺兹太太那么赞扬他，很能说明问题。一个聪明的仆人的赞扬比任何赞扬更有意义。她心里想，作为哥哥，庄主和一家之主，德希先生决定了多少人的幸福啊！能使多少人快乐，使多少人痛苦啊！能做多少善事，导致多少罪恶啊！女管家对他的每一个评价，都说明他为人的崇高。伊丽莎白对他的画像，看到画中的他注视自己，禁不住回想起他的一片痴情，心里油然而生一股以前从未有过的感激之情。想到他的痴心，对他求婚时的冒失话语的反感也就减

少了许多。

大厦里可以看的地方都参观完毕,客人们重新下楼,与女管家道别,女管家吩咐园丁送他们,园丁就等在大厅门口。

大家穿过草坪,往溪边走过去,伊丽莎白回头望了一眼。舅父母也停了下来,就在舅父准备揣摸一下房子的年代时,突然发现房主人正从与房后走廊相通的大路上走了过来。

他们仅仅隔着大约二十码,房主人出现得太突然,让人无法回避。他们的目光立刻交织在一起,两个人的脸都涨得通红。德希先生十分惊诧,一时之间竟呆在那儿一动不动。但他马上醒悟起来,来到客人面前,跟伊丽莎白搭话,语气虽有一点慌乱,但仍不失礼貌。

伊丽莎白早已情不自禁走开了,但是看到主人朝他走过来,便止住了脚步,怀着抑制不住的惊慌神色,接受他的问候。她舅父母猛然一见到他,虽然感到和刚才看到的画像有点像,但却不能肯定他就是德希先生;只不过园丁看到德希先生显露出来的诧异的表情,足以说明一切了。这对夫妇看到主人和外甥女正在谈话,特意离得远远的。德希很有礼貌地询问伊丽莎白家里人的近况,伊丽莎白心慌意乱,甚至不敢面对他的目光,说的话也是不知所云。她觉得很奇怪,德希先生的行为和他们上次离开时大不相同,他的每句话都让她感到尴尬。她心里不停地思量,让德希先生在这里碰到她,真是太难堪,所以他们在一起的这一点时间,竟成了她一生中最难受的一段光阴。德希先生比她也好不了多少:他说话完全失去了平常那种镇定自若的语调。他询问她离开朗伯恩的时间,在德比郡逗留了多久,而且慌里慌张地反复了几次,看来也是心慌意乱的。

最后他好像把该说的话说光了,一言不发地站了一会儿,又马上镇定了一下心神,告别而去。

这时,舅父母又走了过来,交口不绝地称赞小伙子相貌出众。然而,伊丽莎白正在琢磨自己的心事,无心听进,懵头懵脑若

即若离地随着他们走。一阵阵说不出的尴尬不时地涌到她的心头，她觉得很不幸，为什么最不走运的事会缠上她？他肯定非常惊奇！多没面子啊对于他这种傲慢的人！就好像她要死乞白赖硬缠上似的。她简直都有点弄不懂自己怎么会到这里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确实也让人感到意外，怎么偏偏要想到提前一天赶回来？哪怕晚十分钟来，他也不会遇上他们，也许就不会发生让他瞧不起的情况。命运就是如此地捉弄人，他恰巧这时到达，这时下马或下车。对于这次难堪的会面，她不禁感到脸上时不时发烫。事情发生微妙的变化：按道理他一般不会和她说话，然而他不但说了，而且言谈举止优雅，对待她家里人也彬彬有礼，这种变化，使她想起在罗辛斯庄园他交给她那封信时的谈吐，两者简直判若两人。她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他们已经走在了一条坡面向下的小径，四周的景色宜人，招人驻足观望，虽然舅父母一直不时指点着那些好的景色，然而，她总是漫不经心地应付式地向四周瞥了几眼，但心里看到的都是德希先生的影子。她想到彭伯利大厦，德希先生眼下待在哪个角落，想了解他这时想的东西。她很在乎：德希先生怎样看待她；很在乎：德希先生是否不顾一切地喜爱她。她甚至在猜测：德希先生觉得心安理得，才那么客气地对待她，然而转念一想，听德希先生的调子并不那么自然，不像心安理得似的，虽然，她不能确定她与他见面，是痛苦多一点，还是快乐多一点。总之，她能肯定他并不自然。

当她正沉浸于自己的种种想法时，她的舅父母开始发觉不对，责问了她几句，她才又回过神来。她发现他们已经过了溪口，登上了山坡，山坡上是一片片树林。

透过交叉的树枝空隙，可以看到山谷和对面的群山上的树林，甚至还可看见那条溪流。加德纳先生一时兴起，本想绕整个庄园再逛一圈，但由于园丁一时说笑——绕一圈要走十英里——而作罢。于是继续照常规路线走。好容易走到了下坡的路，

又走到了溪边：溪涧最窄的地方，一座小桥出现在眼前，它和河以及周围的景色搭配成一道很和谐的风景，超过了他们原来走过地方的景色。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山谷到了这里也缩成了一道小峡谷，只够容下那条溪流和一条小径。小径两侧栽着灌木丛，参差不齐，把小径推向无限深处，令伊丽莎白起了曲径探幽的欲望。但他们已过了桥，离大厦远了，很少出门的加德纳太太已然走不动了，唠叨着要乘马走，这样，只好依着舅母，大家抄近路向大厦走去。因为加德纳先生很喜欢钓鱼，望着河里偶尔出现的几条鳟鱼，很想露一手，但手边没工具，只好通过同园丁谈钓鱼来尽尽他的雅兴，脚步就不知不觉慢了，大家也跟着慢下来了。走着走着，忽然伊丽莎白猛一抬眼，望见德希先生正迎面走过来，近在咫尺了，这边的小路不是隐藏在树木中，所以很容易就看到他了。虽然伊丽莎白感到很诧异，但这次比前次有了心里准备，于是她想，假如他真的来找他们，她肯定会更加镇静自若，说话也沉着一些。开始，她还真的觉得他可能又到另一条小路上去。即使他的身影消失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她仍坚信这一点。可他却转了一个弯，迎面遇上了她。伊丽莎白马上就发觉，他还是和刚才那样客气。因此，她就学着他的客气样，开始赞美起这里的美景。但是只说了几句“优美”、“迷人”之类的话，心里马上起了一些倒霉的念头，她想，这么称赞彭伯利，搞不好会被别人误解。于是脸色一红，不再说了。

加德纳太太就站得离她后面不远。德希先生见伊丽莎白又不说话了，就请她帮个忙，给他介绍一下她的两个朋友。他这一彬彬有礼的行为，超出了她的预料。他向她求婚的时候，还很目空一切地不把她的一些亲友放在眼里呢，如今却竟然主动想认识这些人，让她觉得暗暗好笑。她心里想道：“假如他明白这两个人的身份，可能会大吃一惊。现在他还以为他们是上流社会的人物呢！”

尽管如此，她还是立刻把他们介绍给他。当她说明这是她的

亲戚时，私下里瞧了德希一眼，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心想说不定他根本不愿认识这么卑贱的朋友，会转身跑掉。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德希知道他们是亲戚以后，尽管有点惊讶，但还是控制住自己，不但没有跑掉，反而和他们一起往回走，并且和加德纳先生聊了起来。伊丽莎白禁不住又是开心，又是得意。她尤其高兴的是，她可以让他明白，她也有几个体面的朋友。她专注地听着俩人的对话，舅父的言谈举止显得明智而优雅，彬彬有礼，这令她洋洋自得起来。

过了一会儿，俩人谈起了钓鱼。她听到德希先生十分礼貌地对舅父说，他在周围停留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钓鱼，还说再把钓具借给他，并指点他小溪里何处鱼最多。加德纳太太正挽着伊丽莎白的手臂一起走，向她递了一个眼色，满是惊讶。伊丽莎白口上不说，心里可是得意。德希先生这么做，无疑是向她献殷勤，想讨她的欢心。但她还是很惊讶，翻来覆去地问自己："他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为什么？他决不会是为了我的缘故，不可能出于照顾我的面子的原因，才把态度放得这么随和。我在亨斯福德对他的一顿痛骂，决不会造成这种转变。他不会还喜欢我了。"

结果，两个女士走在前面，两位先生走在后面，这样过了好大一阵子。后来，为了仔细欣赏一种稀有水草，他们走到了水边，等再次回到小路上时，这种次序就有了变化。这是由加德纳太太引起的：原来她走了一上午，挺疲累的，而伊丽莎白的胳膊又扶不住她，只好由她丈夫来挽着她。这样，德希先生代替了她的位置，和伊丽莎白一排走了。俩人默不做声地走了一阵子后，还是小姐先说话。她力图让他明白，她是听说他不在这里才来参观他的府第的，所以她开头就说，他回来得太突兀。"你的女管家对我们说，"她继续说下去，"你要明天才会回家。我们离开贝克韦尔的时候，就听说你暂时不会到这里来。"德希说原来是这样的，他因为要找管家有事，所以比别人早回来了几个小时。"他们明早就到，"他接着补充道，"其中也有你的熟人，宾里先生和他的姐

妹。”

伊丽莎白略微颔首。她马上想到他们上次提到宾里先生的情形。而他的脸上也明白地表示出，他心里也正想着这些。

“其中还有一个人，”他停顿了一下说，“尤其想认识你。你住在兰顿的时候，能否让我介绍我的妹妹给你，不知这样做是否有些失礼？”

这个请求令她大吃一惊，她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马上就明白了，德希小姐想认识她的原因，肯定是因为她哥哥的怂恿。当她考虑到这一点，就足以让她高兴了。她很高兴地看到，她对他的愤怒并没有使他真的讨厌她。

俩人一言不发地往前走着，都在想着心思。伊丽莎白觉得有点心慌意乱。她也不可能很心安，但是她还是觉得既开心又得意。他想介绍他妹妹和她认识，这可真是给了她老大的面子了。俩人很快就超过加德纳夫妇，等他们到了马车那的时候，早已把加德内夫妇拉下了好大一段距离。

德希先生请她屋里坐，但她表示并不累，所以俩人一起站在草坪上。这种场合一般来说话都很多，如此一言不发可太难堪了。伊丽莎白正想说些什么，但又好像无从说起。最后她想到自己正在游玩，于是提起这个话题，俩人就说了一阵马特洛克和达沃河谷的景物。可时间这时显得太慢，加德纳夫妇走得也太慢，谈话还在继续时，她就觉得简直受不了，准备的话也快讲完了。等加德纳夫妇好不容易走到边上，德希先生又诚恳地邀请他们到屋里吃点心，但是客人婉言拒绝了，双方很有礼貌地道别。德希先生把两位女士扶上车。马车离开后，伊丽莎白看到德希先生缓缓地进了屋。

舅父母打开了话匣子。俩人都认为，德希这人人品这么出众，真是超乎他们意料之外。“他行为高雅，彬彬有礼，平易近人。”舅父这么评价道。

“他确实有一种高贵的气派，”舅妈说，“但是那只是讲风度，

况且也很得体。我同意女管家的看法,尽管有人说他很自傲,但我没有发现这一点。”

“真没想到他会对我们这么好。不仅合乎礼貌,而且有点殷勤。实际上他用不着这样。他和伊丽莎白只不过是泛泛之交。”

“当然啦,丽奇,”舅妈说,“他是没有维柯姆那么帅,或者说得准确些,他是相貌端庄,和维柯姆可不一样,可你怎么说他令人反感呢?”

伊丽莎白竭力为自己找理由:在肯特时,那次见面,她就感觉他比以前可爱,并说从没见到他今天早上那样平易近人,令人亲近。

“像他那样表现得有礼,肯定是一时兴奋。这些高贵的人往往这样。他只是一时客气,才说请我常去钓鱼,没准哪一天就变卦,连他庄园的门也不让我进,我才不会把这些话当真。”舅父答道。

伊丽莎白明知他们对他的品格误解了,却没直接当面指出。

加德纳太太跟着接上话:“如果不是我们亲眼见到,我真想像不出他竟会如此狠心对待可怜的维柯姆。无论从他的相貌上,还是从他讲话时,那种惹人喜欢的表情,还有他那高贵的气质上,都看不出他是个狠心肠的人。那个领我们参观的女管家也把他吹得太离谱了。我差点忍不住笑了出来。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想他倒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也许对于仆人来说,这就意味着美好的品德。”

伊丽莎白听到这些,觉得应该为德希先生辩护一下,说明他并没有对不起维柯姆。因此就小心翼翼地告诉他们,她听到肯特的亲戚说,他的真实行为和传言中的截然不同。事实并不像赫特福德郡的人们以为的那样,他的品德并不是完美无瑕的,维柯姆也决不是那么平易近人。为了提供证据,她把他们之间的金钱往来的实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尽管没有指明消息的来源,但她肯定这个消息是确实的。

加德纳太太听了这些，又是惊讶又是担忧。但是，他们这时候已经到了从前给她带来很多愉悦的地方，所以她把一切放在一边，沉浸到自己美好的回忆中去了。她把附近有意思的景色向丈夫一一道来，其他的事情早就置之脑后。她走了一上午，虽然觉得很累，但一吃完饭，又到过去的老朋友那儿去串门，跟分别多年的老友重聚在一起，这一晚上可谓过得充实而快乐。

而对于伊丽莎白，因为白天的经历太有意思了，她根本打不起精神去认识这些新朋友。满脑子都是德希先生的礼貌和客气，尤其是一想到他竟然要介绍她妹妹和她认识，更是惊讶不已。

第　二　章

伊丽莎白相信，只要他妹妹刚到彭伯利，德希先生第二天便会带她来拜望她，自然，伊丽莎白打算那天整个上午都待在客房里。可是她完全猜错了，两位客人到达彭伯利的时间是她跟舅父母到达兰顿的第二天上午。那时，她跟舅父母以及几个新朋友随意游逛之后，刚回到客房想重新妆扮一下，以便去朋友家赴宴，窗外猛然传来一阵马蹄声，大家立即赶到窗口，只见正从大街上驶来的一辆双轮马车里坐着一男一女。伊丽莎白马上认出了马车夫的号衣，心中已有所会意，于是略带吃惊地告诉舅父母，将有贵客临门。伊丽莎白说话时满脸羞色，舅父母则惊诧万分，他们思前想后，把眼前的事实和昨天许多情景联系起来，便对此事产生了新见。这样的一个人百般献好，一定是对他们的外甥女有所爱慕，除此而外，别无他说。以前他们被蒙在鼓里，但现在他们肯定是这样，于是许多新想法萦绕于他们的脑际，伊丽莎白此时也更加局促不安。她为自己的这种心态感到吃惊，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这般心神不定。她甚至有点慌恐，害怕德希先生因爱她而在他妹妹面前过分赞扬她，她愈是想要博得别人的欢心，便愈是

担心自己没有这种为人欣赏的本领。

为了不使舅父母看出她的不安，她便从窗口处退了回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努力要使自己平静下来，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可一碰到舅父母那诧异的目光，反而使她更加不安。

德希兄妹终于走进了房间，双方都很客气地彼此介绍了一番。令伊丽莎白颇感到奇怪的是，德希小姐也同自己一样有些窘迫。她到达兰顿的这些日子常听人说起德希小姐很傲气，但这短短几分钟的审视，她认为德希小姐不过是过分害羞而已。她除了简短地应声是或不是外，很难再听到她说什么。

德希小姐长得细高，比伊丽莎白要高些，她虽然才有十六岁，却已发育成熟，行为得体，看上去与成人无异。面容和德希比起来少了几分姿色，但长得机灵活泼，举手投足间透露出谦逊高雅。伊丽莎白本以为她会像她哥哥那样，刻薄冷漠地对人，可眼下完全相反，不觉松了口气。

他们谈话期间，德希先生告诉伊丽莎白，宾里很快也要来拜会她。她正想说几句话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可话未出口便已听到宾里先生上楼梯的匆匆脚步声，眨眼的功夫他就进来了。伊丽莎白对他的怨愤早已消失殆尽，他此次来访，情真意切，对再次会面表示出极大的愉悦，纵然还有些余怒，此时也已无影无踪。宾里先生问候她全家安好，虽只是简单的几句话，却很可亲，言谈举止和从前一样令人愉快。

加德纳夫妇也同她一样认为宾里先生是个颇有趣味的人，也早想见见他。他们对在场的这些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感。尤其是德希先生和他们的外甥女之间的关系令他们琢磨不定，于是不时地偷偷地端详俩人，最后他们料定他们当中已有人尝到了爱的甘露。伊丽莎白的心思还有点让人捉摸不透，但德希先生却表现得温情脉脉。

伊丽莎白忙于招呼客人，她要搞明白每个人对她的印象如何，而且还要讨人欢喜。本来她最担心不能博得大家的欢心，事

实却恰恰相反，她想要讨好的那些人，对她喜爱有加。宾里诚心诚意要与她和好，乔治亚娜渴望与她成为密友，德希自不用说，他决计和她成为恋人。

看到宾里，她不由地想起了姐姐。她非常想要知道他现在想些什么，是不是也同她一样想到了姐姐。有时候，她觉得他比以前更少言寡语了，而且有一两次，她觉得在他注视她时，他似乎努力想在她身上寻找一点她姐姐的影子。这也许是她的猜测，但她不会误会他对德希小姐的态度，尽管人们认为德希小姐是琼的对手，但宾里先生对德希小姐毫无情意可言，他们之间也并无什么特殊的地方。不管怎么看，都发现不了宾里小姐的想法可以实现。伊丽莎白立刻对这一想法深信不疑。客人们告辞之前，又发生了两三件小事，伊丽莎白因深厚的手足情，觉得这些小事足以说明宾里依然爱着琼，如果有勇气的话，他还想多说几句，以便把话题转到琼身上，只可惜他没有足够的胆量。有一次，他趁别人聚在一起谈话时，很忧怨地对伊丽莎白说道："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真是不走运。"伊丽莎白还未答话，他继续说道："自从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内瑟菲尔德舞会之后，我们一直没有再见面，至今已有八个月了。"

伊丽莎白非常高兴他对过去记得如此明明白白。他又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询问她的姐妹们是否都在朗伯恩。他前前后后的这几句话，虽然简简单单，但是他说话时的神采却令人感到意味深长。

她虽不能常常望向德希先生，但她每次不经意的一瞥，总能感觉到他的亲切。他的谈吐中毫无傲慢的姿态，也丝毫没有对她亲戚的鄙夷，于是她不由地想到：昨天发现他的举止大有变化，那便是一时的变化，但至少维持了一天。几个月前他曾对这些人不屑一顾，而今却积极地同他们交谈，极力要讨好他们；她看到，他不但对她彬彬有礼，而且对他曾公开蔑视过的她那些亲戚也礼貌有加；她又想起他在斯福德牧师家向她求婚时的情景，如在

眼前，前后对比，真是截然不同。伊丽莎白有些兴奋，她禁不住要把心里的惊异显现到脸上，他即使和内瑟菲尔德的好友或罗辛斯的贵亲在一起，也从未如此这般地要讨好别人。他如此平和谦逊，亲切有加，其实他这样做并不能增加他的地位，即使对他们礼貌周到，他与这些人有了深厚的交情，也只会被内瑟菲尔德和罗辛斯的太太小姐们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不免招来她们的嘲讽责难。

客人们大约待了半个小时，便起身告辞，德希先生叫他妹妹跟他一起向加德纳夫妇和伯纳特小姐提出邀请，请他们离开此地之前到彭伯利吃顿便饭。德希小姐虽觉得有些不自然，似乎想退缩，但她还是立刻照办了。加德纳夫妇很明白这次邀请是为外甥女而设，当然要看看她的意见如何，不料伊丽莎白转到一边，一声不响。加德纳太太以为她一时害羞而有意回避，看看丈夫他是个爱热闹的人，这事求之不得，她便应承下来。并与德希先生定好日期——后天。

宾里十分得意，因又可以再次见到伊丽莎白，他还有许多话要和她说，还要向她询问赫特福德郡那些朋友的近况。而伊丽莎白认为他只想要多知道一些关于姐姐的消息，心中喜不自胜。客人们走了。虽然伊丽莎白当时并不觉得十分欢愉，但现在回想起那半个钟头的情景，心中又有些许多快慰。她怕舅父母问来问去，追根究底，所以一听完他们对宾里的赞美之辞，便急忙去了换衣服间。

可是她并不担心加德纳夫妇会盘问她，她知道他们并不想逼迫她讲出实情。她跟德希先生的情谊，显然不是他们以前所认为的那种普通友谊，他显然已堕入情网。他们发现了许多迹象，只是不便询问。

他们一心只想着德希先生的种种优点。从他们彼此的交往看，从他身上找不出不得体的地方。他那样彬彬有礼，使他们深受感动。如果仅凭自己的感受和女管家的叙述，而不考虑别人的

说法，那么，赫特福德郡那些他的朋友简直辨别不出这就是德希先生。现在，大家都十分相信那位女管家的话，因为她在主人四岁时便来到他家，而且她本人为人体面，深知主人的为人，因此女管家的话不可全然不信，何况从兰顿的朋友们所讲的情况来看，女管家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可信的地方。人们除了认为德希先生有点傲气之外，指不出他有任何错误。他或许是有些傲慢，在那个小镇上，有的人一年到头也不去一次，仅凭此，小镇上的人也会说他傲慢。但有一点是大家所公认的，他为人慷慨，富有同情心。

再说维柯姆，许多人会发现别人看不起他这个人，虽然人们不了解他和他恩人的儿子之间的关系，但众所周知，他离开德比郡时身负重债，后来都是德希先生替他偿还的。

这天晚上，伊丽莎白尽想着彭伯利，比昨天晚上还要想得多。这个夜晚虽然是漫长的，但她觉得很短，这不足以弄清她对彭伯利大厦那个人怀有什么样的感情。她心中思绪万千，剪不断，理还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已经两个钟头了，她不停地寻思着，始终弄不明白他究竟是爱是厌恶。她恨他是不可能的，怨恨早已抛在九霄云外，没了踪影。假如她曾真地厌烦过他，她也早就为当初这种心情而羞愧。她尊敬他，因为他有许多值得她尊敬的高贵品格，尽管她起初不愿承认，但心里早就因尊敬而不反感他了。现在又听到众人如此称赞他，而且昨天又亲眼看到了种种情形，看出他原是个性情柔顺的人，于是尊敬之外又添了几分亲近。但是问题不在于对他的尊敬和友善，而是存在于她心中的那种不容忽视的心意。她对他颇有感激，所以会这样，不仅因为他曾经对她有爱慕之心，而且因为他的爱依然如往昔。她本以为他会憎恨她，当初她是那样尖酸刻薄，拒他于千里之外，而他却不计较，依然爱她，此次不期而遇，他好像迫不及待地要与她重修旧好。就他俩本身而言，他既没有流露出任何玩世不恭的神情，他只是竭力想博得她亲友们的认同，而且诚意地介绍她与德希

小姐相识。这么孤傲的一个人，竟会发生这般变化，这不仅令她惊讶，也让她为之感激，这只能归因于爱情，炽烈的爱情。她虽然不能好好地体味到，但她决不讨厌它，而且她已被深深地打动了，她觉得应该让它生长下去。她尊敬他、感激他、敬佩他，真心诚意地关心他的幸福。她想知道自己究竟是否愿意驾驭他的幸福；她相信自己仍有办法可叫他再来求婚，问题只在于她是否应该毫无顾忌地运用它们，以便达到令大家都幸福的目的。

晚上，她和舅母聊天。德希小姐如此有礼貌，回到彭伯利刚吃过早餐，便赶忙来看望他们，对于这样的礼仪，他们虽不能做出同等的回报，却至少应该符合礼仪地回访一次。因此，她们觉得最好是明天一大早就上彭伯利去拜访她。她们决定了此事。伊丽莎白对此十分高兴，不过，问其原因，她却无言以对。

早餐后，加德纳先生便出去了。因为他昨天又跟人家讨论了钓鱼的事，约定今天中午到彭伯利和几位绅士会面。

第　三　章

伊丽莎白现在明白，宾里小姐素来反感她，仅是因为嫉妒她，那此次彭伯利之行，宾里小姐一定不欢迎她。不过她倒想看看此次相会，那位小姐是否还有礼节可言。

抵达彭伯利大厦后，主人们带着他们走过门厅，来到客厅。客厅面北，窗外是一片空地，屋后丛林密布，山峦重叠，草地上满是美丽的橡树和西班牙栗树，真是一派宜人的夏日风光。

在客厅里由德希小姐招待客人。在她旁边就座的还有赫斯特夫人、宾里小姐以及那位在伦敦跟德希小姐住在一起的太太。乔治亚娜待客彬彬有礼，只是显得有点拘谨，这固然是因为她生性腼腆，生怕有失体面，可是那些身份低她一等的人很容易对她产生误解，认为她为人清高自傲。不过，加德纳太太和伊丽莎白

倒能理解她，甚至还有些体谅她。

赫斯特夫人和宾里小姐只向客人们行了个鞠躬礼。大家坐定之后，许久没有说话，实在有点不自在。后来安妮利斯太太打破了沉默。这位太太举止有度，平易近人，她努力想找出话题，虽然是没话找话说，但仅此一点就证明她比另外两位修养好得多。她和加德纳夫人闲聊起来，伊丽莎白偶尔也会插几句话。德希小姐好像有话要说却又缺乏胆量，只是趁别人不注意时支吾一两声。

伊丽莎白立刻发觉宾里小姐在紧紧注视着她，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当她与德希小姐交谈时。如果她与宾里小姐离得很近，不便于谈话，那她是决不会因发现这个情况而不敢和她谈话。可是，既然用不着多说，再加上她满腹心思，所以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失望。她一直渴望着会有几位男宾走进来，而且希望主人也一同进来，但她愈是盼得心切，愈是怕得厉害，到底为何，自己也说不清。就这样，伊丽莎白在不安中坐了一刻钟。没有听见宾里小姐只字片言，却忽然被吓了一跳，原来宾里小姐冷冷地问候她家里人安好，她也同样冷冰冰地随便应付了几句，对方便不再说什么。

不久，佣人们端来了一些茶点及水果。本来德希小姐一直忘了让人端来，还是安妮利斯太太向她频频示意，多次赔笑，才提醒了她应尽主人的义务。于是差人端了进来，这下大家都有了话儿——虽不是人人都能言善辩，但人人都会吃。大家一见到那一串串晶莹的葡萄、鲜美的油桃子和桃子，便立刻围着桌子坐下。

用茶点时，德希先生走了进来。伊丽莎白趁此机会想要检验一下自己的心情，究竟是希望多一些，还是惧怕多一些。结果，虽然自认为她的心情更偏向于希望，但当他真正进来时，却又觉得他还是不要在场为好。

德希先原本跟家里的两三个人陪着加德纳先生在河边钓鱼，但当他听说加德纳夫人和伊丽莎白当天上午要来拜访乔治

亚娜，便随即离开了河边回到家里。伊丽莎白见他走进客厅，便决定一定要表现得沉着镇定、自然随和。她促使自己这样做是很必要的，但做起来却不大得心应手，因为她看到，当德希走进客厅时，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射向他们，人人都很好奇，但宾里小姐的表情似乎更明显一些，不过，她还是能够堆起笑容和大家说话，她并没有嫉妒到不顾一切的地步，而且有一点很清楚，她对德希先生还抱有一线希望。德希小姐见哥哥走进来，便尽量多说话。伊丽莎白很明白，他希望妹妹与她结交，尽量促使她们多多交谈以便相互了解。宾里小姐对这一切看在眼里，气在心里，顾不得冒失和礼节，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说："伊丽莎白小姐，请问民兵团是否从梅里顿调动到别的镇了？这对尊府来说可谓是一大损失啊！"

在德希面前，伊丽莎白惧于提起维柯姆的名字，但她明白所指何人，不禁回想起过去曾与维柯姆的交往，一时感到些许难过。对这种恶毒攻击，伊丽莎白岂能罢手，于是她立刻用一种浑不在意的语气回答了宾里小姐。她一边说，一边情不自禁望了德希一眼，只见他涨红了脸，用诚挚的目光望着她。而德希小姐慌张胆怯、默默无语。宾里小姐如果早知道这些风言风语会给心上人带来不快，她自然不会说出口。她所以要提起伊丽莎白曾爱慕过的那个男人，只不过是想让伊丽莎白出出洋相，扰乱她的分寸，让德希对她不屑一顾，也许德希还会想起她的几个妹妹曾为了那个兵团闹出的荒唐笑话。至于德希小姐想要私奔的事，她毫无所知，德希先生口封得紧，除了伊丽莎白外，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他对宾里的亲友们特别注意，他希望他妹妹以后会跟他们结成亲戚，而这是伊丽莎白早已意料到的。德希早已有此念头，不过，他并非因此不择手段地破坏宾里和伯纳特小姐的好事。或许是为了好友的幸福着想。

德希见伊丽莎白表现得很镇静，也就安下心来。宾里小姐碰壁后，灰心之余不敢再提起维柯姆，乔治亚娜也舒了口气，不像

先前那样慌张不安了，一时间还是羞于开口。她害怕看到哥哥的眼睛，其实德希并没有想到这件事也与她有瓜葛。聪明反被聪明误！宾里小姐本想趁此使德希对伊丽莎白有所成见，从而使他不再倾心于她。但适得其反，结果却使他对伊丽莎白的情意骤增。

经过这一问一答后，没过多久客人们便起身告辞了。宾里小姐趁德希先生去送客人的空当，在乔治亚娜面前抱怨不止，无论是伊丽莎白的为人，行为还是穿戴打扮，都被她贬得一无是处。乔治亚娜对此未作任何反应。她哥哥既然那么喜欢伊丽莎白，那么倾心于她，她自然也应该对伊丽莎白颇有好感。哥哥的眼光不会错，他对她的赞美之辞让乔治亚娜觉得她亲切可爱。德希回到客厅时，宾里小姐又把刚才对乔治亚娜说的那番话重述一遍给他听。

“德希先生，伊丽莎白小姐今天上午的脸色可是不太好看啊！你看看她自从去年冬天以来变化多大！皮肤暗淡无光了，一点不细滑，哪里像个有身份的小姐，路易莎和我简直都不认识她了。”

这些话让德希先生有些厌烦，但出于礼貌，他还是简单地敷衍了几句。他说他看不出什么变化，夏天旅行，皮肤难免会有些变化，这很正常。

宾里小姐誓不罢休：“坦白说，我没看出她有什么地方令人着迷。瘦削的脸蛋，皮肤毫无光泽，毫无弹性。她的鼻子平常无异，缺乏线条特征。那一口牙齿倒还算可以，不过还是很一般。说到眼睛，我倒想反驳那些说她美的人，她的双眼有些刻薄，又有些狠毒，眉目间一副颐指气使的神气，我才不喜欢呢！整个人看起来更无风采可言，完全是自命清高，怎能登得大雅之堂，更不配与我们坐在一起！”

既然宾里小姐已承认德希倾心于伊丽莎白，想用激将法赢得他的爱意，实在是个下下策。马有失蹄，人有失算。人在愤怒的时候，难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她看到德希多少有些气恼，便

自以为如意算盘打成了，不过，德希始终默不做声，为了让他道出真心话，她又说道："我们与她的初次相识，我记得是在赫特福德郡，那时，传闻她是个绝色天香的美人，我们觉得十分惊讶。特别是有一个晚上，她们在内瑟菲尔德吃过晚饭后，我记得你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样的人也称作美人！那我倒十分愿意称她妈妈是个天才了！'可是以后，你似乎对她大有改观，我想你有段时间一定认为她很美。"

"是的！"德希实在无法忍受了，回答道，"一点不错，不过那只是我们初次见面时的事情。好几个月来不断地接触，我认为她是我认识的女人中最漂亮的一个。"

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宾里小姐激他这样说，本想就此得意一番，没想逼他说出的这几句话令自己落了个自讨没趣。

加德纳太太和伊丽莎白回到旅店后，把这次做客所遇的种种情况认真聊了一会，只可惜大家都感兴趣的那件事却未谈及。她们对所见到的人逐个评论一番，却未谈到那个她们特别留心的人。她们谈到了他的妹妹、他的朋友、他的住宅，他的水果——样样涉及到了，惟独没有涉及他本人。其实伊丽莎白十分想知道舅母对他的印象如何，而加德纳太太也极其希望外甥女能先挑起这个话头。

第　四　章

伊丽莎白刚抵达兰顿的时候，由于没有立即收到琼的来信，倍感失望。第二天早上同样令她失望。可是到了第三天，她收到了琼的两封信，她不用再焦急地等待了，也不用抱怨姐姐了。因琼把地址写得过于潦草，有一封信投错了地址，所以才耽搁了一些时间。

那两封信送来时，他们正想出去逛逛，到处走走。于是舅父母独自走了，留下她一人静静地看信。伊丽莎白先读了那封误投过的信，那还是五天前写下的。信上先介绍了一些小型的宴会、约会诸如此类的事，又讲了一些乡下的新闻，但信的后半部分明确地注明是后一天写的，显然，写信人当时心烦意乱，里面报告了重要消息。内容如下：

亲爱的丽奇，写好上半封信时，恰巧又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而且很严重的事。告诉你，我都害怕会吓着你。不过请放心，全家人安好。我现在要说的是关于丽德雅的事，哦！可怜的丽德雅。昨天午夜，我们正欲就寝时，突然接到福斯特上校派人送来的一封快信，信上说，丽德雅跟上校部下的一个军官跑到苏格兰去了。其实，是跟维柯姆私奔了！可想而知我们当时有多吃惊！但基蒂却认为是意料之中的事。我非常难过。他们把一切想得过于简单，这样做太过草率了！可是我情愿从最好的方面去考虑，希望别人误解了他的人品。我固然认为他毛手毛脚，不过他的这次举动并没有什么险恶用心的地方（但愿是这样）。至少他选择丽德雅不是有所贪图，我们家的情况他是知道的，父亲没有财产给丽德雅。母亲伤心极了，整日以泪洗面，父亲还能挺得住。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从未在两位老人面前提过别人对维柯姆的评价，我们自己也不必在乎。他们大概是星期六午夜十二点走的，但直到昨天早上八点才发现二人不见了。于是福斯特上校连忙写信告知我们。亲爱的丽奇，他们所经过的地方离我们一定不到十英里，福斯特上校告诉我们，他很快会赶到这里。丽德雅留了一封短信给福斯特夫人，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了她。我必须停笔了，我不能离开母亲太久，她太可怜了。看了信，你一定会觉得无所适从，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写什么。

伊丽莎白读完这封信后，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感觉，并未多想，便连忙抓起另一封信，急急忙忙地拆开就看。这封信比前一封信迟写一天。

亲爱的妹妹，你现在大概已收到了我那封急忙写下的信吧。我希望这封信能让你更清楚些。不过，时间虽不少，但我的脑中似乎总有一团迷雾，因此不能保证一定会写得有条有理。我亲爱的丽奇，我有点不知自己该对你说什么，但我又不得不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你，而且不能再拖了。尽管维柯姆和丽德雅的结合有些近乎荒唐，但我们还是渴望听到他们已结婚的消息，因为我们害怕他们并未去苏格兰。福斯特上校前天寄出那封快信后，很快便离开了布赖顿，并于昨天已到这里。虽然丽德雅给福斯特夫人留的短信中说，他们的目的地是格雷特纳格林，但丹尼透露口风说，维柯姆决不会去那里，而且也决不想跟丽德雅结婚。上校后来得知后，惶恐不安，连忙从布赖顿出发，希望能追上他们。他一路搜寻，到达克拉帕姆时，困难随之而来。因为他们俩人到达此地后又换乘了一辆马车，此后的情况便不清楚了。听说有人看见他们朝伦敦方面驶去。我不知怎样想像。福斯特上校在伦敦竭力多方打听，却没有丝毫消息。便来到赫特福德，一路上探询了所有的关卡以及巴内特和哈特菲尔德两地的旅馆，还是无所收获。上校又风风火火地来到朗伯恩，极其诚恳地倾诉了他的种种疑虑。我实在替他们夫妇难过，发生这种事，又岂是他们的错！亲爱的丽奇，全家人对此痛苦至极。父母亲认为事情的结果必定糟糕透顶，而我却不那样认为，我不想把他看得那么卑劣。我猜想，或许临时出现了一些情况，使他们不能按原计划进行下去，觉得在城里秘密结婚较为好。退一步考虑，即使维柯姆存心不良，欺侮丽德雅年幼无知，难道丽德雅也义无反顾吗？不可能！决不可

能！不过，福斯特上校认为他们会结婚的可能性极小，听此我不免有些伤心，于是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时，他只是摇头，他不信任维柯姆，他恐怕难以承担男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可怜的母亲不堪一击，终于病倒了，整天关在房间里。至于父亲，我从未见他如此难过。基蒂也十分生气，悔恨隐瞒了他们的秘密感情，既然她能博得他们的信任保守秘密，又怎能怪她！丽奇，我真替你高兴，这些令人伤心的场面你还是不见为好。然而我希望惊险过后能够见到你，你能回来吗？当然，根据自身的情况由你自己决定，别因为我的自私而使你为难。哦，不得不再次和你说再见了，再见！看我，主意改变得这么快，刚才还说不为难你，但现在我要恳求你尽快回来。舅父母和我相知颇深，想必他们不会怪你，我因此向他们提出要你回来的请求，而且我还有事请舅父助一臂之力。父亲决定和福斯特上校即刻去伦敦，尽全力找回丽德雅。具体情况，我还不知道。父亲虽然显得惊恐万状，但办起来很有条理，令人放心。福斯特上校明晚就要回布赖顿。时间不等人，在此紧急关头，我想请舅父前来相助。他一定会体谅我此刻焦急难耐的心情，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拥抱你，我亲爱的丽奇。

伊丽莎白读完信，禁不住地大喊起来："舅父，舅父去哪儿了？"她迫不及待地想要找到他。刚走到门口，恰巧仆人把门打开迎面的却是德希先生。德希见她一脸恐慌，脸色煞白煞白的，不由得吃了一惊。伊丽莎白此时一心只想着丽德雅的境况，她知道这件事刻不容缓，所以没等德希先生开口便连忙叫起来："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失礼，我必须尽快找到我的舅父，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天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德希先生也因一时冲动，顾不得礼节，大声喊道。随即他又静了静心，继续说道："虽然我不

知道是什么事情使你这样焦虑不安，但是，我请求你，让我或是仆人去找加德纳先生，你的脸色太难看了，你不能去。”

伊丽莎白踌躇不决，是啊，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双膝在瑟瑟发抖，甚至难以支撑自己柔弱的身躯。因此，她吩咐仆人，尽快将主人夫妇找回来，说话时她不停地喘着粗气，含糊其辞，几乎让人听不明白。

仆人出去之后，她浑身无力，便坐了下来。德希一直注视着虚弱的伊丽莎白，她的身体状况太差了，他一步也不敢离开她，他极其温柔关切地说道：“让我把女佣叫来吧，给你弄点吃的或是喝的？或者让我给你弄点酒，你好像生病了。”

伊丽莎白尽量使自己保持镇定，答道：“谢谢！我什么也不想喝，请放心，我没事，只是刚接到朗伯恩的不幸消息，让我感到非常难过。”

说到这里，她禁不住潸然泪下，半天不吭一声，德希有些束手无策，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是默默地望着她，心里满是同情，后来，伊丽莎白向他讲出了实情：“我刚刚收到姐姐——琼的来信，她告诉我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反正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我那最小的妹妹——丽德雅丢下了所有的亲友，和维柯姆先生私奔了。他们是从布赖顿逃走的。关于维柯姆先生，你深知他的为人，其他的也不用说了，丽德雅会被他毁了。她既没钱又没势，什么都没有，可他为什么……”

德希颇感惊讶。伊丽莎白用一种更激动的声调接下去说：“我了解他的为人，本来我是可以阻止这件事的，如果我早些时候向家人说明真相，哪怕仅是一部分，也会避免这种事的发生，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我感到痛心！”德希说道，“真令人震惊，这消息可靠吗？”

“是的，绝对没错。他们是星期六午夜时分从布赖顿出走的，有人一直追至伦敦，但一无所获。他们一定没有去苏格兰。”

“那么，有没有想什么办法去找她呢？”

“琼来信说，我父亲已赶往伦敦，她想请舅父去帮忙。我希望我们能尽快动身，可是事情已无法挽回，这样一个狡猾多端的人，我们如何对付得了呢？又如何将他们找到呢？我觉得已毫无希望，真是可怕！”

德希摇摇头，没有说什么，似乎同意她的想法。

“那时我已彻底认清他的为人，只怪我一时下不了决心，没有大胆采用行动。我害怕做得太过分，唉！好糊涂！”

德希默不做声，似乎并没有听到她的话。但见他在屋中踱来踱去，神情有些忧郁，却又是在冥思苦想。伊丽莎白见状，立刻明白了他心思所在。她的魅力在一点点消退，家中又闹出这种丑闻，自然会受到别人的鄙视。此时，她的心出奇地平静，没有丝毫诧异感，也不想埋怨谁。即使德希愿意顺从她，未必就会感到心安，也未必会少些苦恼。这倒使伊丽莎白真正地明白了自己的心思，她从未这样真心地去爱一个人，他让她体会到爱的真谛。只可惜一切都已枉然。

她并不是完全在考虑自己，只要一想到丽德雅令全家人蒙受羞辱，痛心不已，她立刻打消了一切的个人顾虑。她用手帕掩住脸面，似乎要忘记周围的一切。过了好一会儿，在德希的呼唤下，她才清醒过来。德希说话时的声调里满含着同情，也有几分拘泥，他说：“我恐怕你早就希望我走开了，除了我真挚的关心和同情外，我不能给予你其他的什么，我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待在这儿。我急切地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来慰藉你深切的痛苦。我不想花言巧语，空口说白话，这除了增加你的苦痛之外别无他处。我深表遗憾，令妹如此不幸。我想，恐怕我妹妹今天不能在彭伯利幸会你们了。”

“哦！我深感歉意，请代我向德希小姐说明，我们因有要紧事，不得不暂离彭伯利。请你把这桩丢脸的事尽可能多隐瞒久一些。我知道其实也隐瞒不了多久。”

德希当即答应替她保守秘密，又重述他深切的同情之心，并

希望这件事会有好的进展。德希请她代问她的亲友安好，最后诚恳地望了她一眼，便告辞了。

他一走出房门，伊丽莎白不禁想到：他们此次在德比郡会面，先后几次承蒙他真诚相待，这是她所始料不及的。从最初的相识到现在，矛盾百出，前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曾一度中止与他的交往，如今却又渴望与他继续发展下去。一想到自己如此反复无常，不由得叹了口气。

要是说，两情相悦的前奏是感激和尊重。那么伊丽莎白的这次感情变化是无可指摘。不过，世人有所谓的一见钟情的爱情，也有双方只字片语便相互倾心的爱情。假如爱情是由感激和敬重而生，那相比一见钟情的爱情就显得没有道理。那我们自然无法维护伊丽莎白。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申明一点：当初她与维柯姆两情相悦，或许就是一见钟情，事态发展不妙，她后来决定采用这种比较枯燥的爱情方式。尽管如此，她看到德希走了，仍十分怅然。丽德雅这件丑闻一开始便产生严重后果，这令伊丽莎白更为痛心。她读了琼的第二封信后便不再奢望维柯姆会娶丽德雅，除了琼，谁都不会指望他们能够结合。她对这件事的发展并无诧异感。当她读第一封信时还多少有些惊讶——维柯姆怎么会跟一个他从中什么也得不到的姑娘结合？而丽德雅又怎样爱上他？实在令人费解。可现在看来，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丽德雅的轻浮娇美也足以促使他们的苟合。虽然她并不认为丽德雅会存心私奔而无结婚打算，可是丽德雅无论是在品德还是见识方面都很欠缺，当然经不住诱惑，这个她早就有所猜测。

民兵团在赫特福德郡驻扎时，她并未看出丽德雅对维柯姆有意，可是她也很清楚丽德雅经受不住任何人的引诱，她会随时上钩。今天喜欢这个军官，明天又是另一个。丽德雅用情不专，谁对她献殷勤，她就会扑向谁的怀抱。这只怪家人对她任意纵容，管教不严，使她落得这般下场。天哪！她现在实在体会得太深刻了！

伊丽莎白归心似箭，恨不能飞回去。她要亲自体查清楚，替琼分愁解忧。她知道，琼现在需要她，家里需要她——父亲不在家，母亲又病倒了，需要人侍奉，理家的重担全压在琼一人身上。关于丽德雅的事已无能为力，但舅父的帮助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她等得心如火燎。且说加德纳夫妇听了仆人的话，还以为外甥女得了急病，便三步并两步，急急忙忙地往家赶。看到伊丽莎白尚且安好，他们才放下心来。伊丽莎白急忙说明了事情的缘由，又把那两封信读给他们听，特别强调地念了念最后补加的那段话。舅父母虽不喜欢丽德雅，但他们很清楚，这件事不仅只关系到丽德雅，而是对于大家都体面有很大关系。加德纳先生起初非常震惊感叹连连，随即便答应竭力帮忙。这虽是伊丽莎白意料中的事，但她还是充满感激之情。于是三人用最短的时间做好回家的准备。时间不容他们再拖延下去，他们要尽快动身。"可是怎么向彭伯利那边道别呢？"加德纳太太也急声嚷道，"约翰告诉我们，德希先生刚才来过，这是真的吗？"

"是的，我已向他说明了情况，并为我们不能赴约而表示了歉意。"

"哦，已交待清楚了，"舅母一边重复着，一边跑回房里做准备。"难道他们真的好到这步田地？以至于她对他已无需隐瞒？天哪，我真想弄个明白！"

不过想也没用，最多不过在这仓促忙乱的一个钟头里，自我安慰而已。

她一定也知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伊丽莎白是不会有闲情逸致来谈这件事的。她同样有许多事情要料理。别的暂且搁置，她必须要给兰顿的朋友写几封信，说明她不告而辞的原因。一小时后，样样事情已安排妥当。加德纳先生也和旅店里结清账目，随后他们坐上马车，向朗伯恩驶去。

第　五　章

他们离开镇子时，舅父对伊丽莎白说道：“我把这件事又仔细地考虑了一遍，我觉得你姐姐的话很有道理。无论哪个年轻人也不会对这样一位姑娘心怀不良，她又不是无依无靠，而且又住在上校家里，因此，我们应该往好的方面去想。他应该明白，如有什么不测，她的亲友是不会罢休的！况且冒犯了福斯特上校，民兵团是不会放过他的！我想，他决不会痴情到冒险的地方！”

“你真的这样认为？”伊丽莎惊喜地喊道，她当然希望结局是好的。

加德纳太太也顺势附和道：“我非常同意你舅父的看法。他不会狂妄到如此地步，置体面、人格于脑后，全然不顾事件的利害关系，我觉得维柯姆不会这么坏。丽奇，难道他被你彻底看穿，一定会做出这种事吗？”

“或许他会顾忌事件的利害关系。但除此之外，我相信他全不在乎。但愿他会有所顾忌！说实话，我不敢心存奢望。如果真是那样，他们为何不去苏格兰？”

加德纳先生回答说：“并没有确凿的事实证明他们没去过苏格兰。”

“可是，他们没有继续坐乘原来的马车，而且换乘出租的马车，仅此一点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点，在去往巴冈特的路上也根本找不到他们的踪影。”

“那么就假设他们在伦敦吧！或许，他们只是为了暂时避避风头，并非他意。他俩都不富足，可能认为到伦敦结婚虽比苏格兰麻烦，但费用很低。”

“如果是这样，他们为何要秘密结婚？为何要隐瞒所有的人？哦！不，不，你的想法太偏离实际了。琼在信中也提到，连他自己

最好的朋友都不相信维柯姆会跟一个无钱无势的姑娘结婚。他做不到。丽德雅除了年轻、健康、爱开玩笑之外，还有什么能使他为她放弃结婚发财的机会？至于他是否担心此次私奔会给他带来不良影响，令他在兵团里丢面子，那我就无从知道了。或许他会检点自己，在行为上有所收敛，但这样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我说不准。还有一点，丽德雅的确没有亲兄弟为她出面，或许维柯姆看到我父亲平日为人懒散，很少过问家事，便以为他遇到这类事，也会跟人家做父亲的一样能少管就少管，最好不管。”

“可是你认为丽德雅会因爱他而不顾一切，甚至不结婚就与他同居吗？”

“天哪！真是骇人听闻，”伊丽莎白满眼泪水，哽咽着说道，“竟然会有人猜忌自己亲妹妹不顾脸面和贞节，可我的确不知怎么说才好。或许是我错怪了她。她很年轻，可以说过于天真了，又没有人教她应该如何考虑这方面的重大问题。近半年来——不，是整整一年来，她只知开心作乐，爱慕虚荣。家里无人管她，任其放纵，她整天无所事事，东游西逛，对任何事都轻信盲从。自从民兵团驻扎到梅里顿后，她满脑子尽是如何勾引年轻的军官，如何卖弄姿色。这似乎是她惟一要做的事，她不停地想着，不停地谈论着，想尽办法要使自己的感情更加——我应该怎么说呢？更容易倾心、动情，尽管她骨子里尽是情爱。我们也都知道，维柯姆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仪表形象，都足以迷倒一个女人。”

“可是你应该清楚，”舅母说道，“琼并没有像你那样看待维柯姆，她认为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琼何尝把任何人看作坏人？不管是谁，无论他过去的行为怎样，除非有确凿的证据，她怎会相信人家做出这种事？其实，琼和我一样清楚维柯姆的为人，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十足的淫棍，不折不扣的浪荡子，既无尊严，又不顾体面，只会虚情假意，献媚取宠。”

外甥女的这番话让加德纳太太倍感惊奇，“你当真了解这一切吗？”她大声地问道。

“是的，我当然了解。”伊丽莎白红着脸说，“我记得我曾跟你说过他对德希先生的无耻行径，别人对他宽宏大量，可是在朗伯恩你也耳闻目睹了他是以何种态度来谈论人家的。还有许多事情我不便于说，也不值得一提。他对彭伯利一家恶意中伤，屡次散布谣言。他把德希小姐说得一文不值，让人以为她是一位傲慢冷淡、令人讨厌的小姐。然而他自己也知道事实恰恰相反。他心里一定很清楚，德希小姐正像我们见到的那样和蔼可亲，一点也不矫揉造作。”

“难道丽德雅对此毫无所知吗？你和琼好像都了解实情，她怎么会完全不知呢？”

“是啊！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到了肯特后，常跟德希先生以及他的亲戚菲茨威廉上校在一起，于是才知道真相。等我回到家里，民兵团打算在一两周内撤离梅里顿，我只向琼讲述了全部实情，琼和我都觉得不必向外界张扬，因为附近一带的居民似乎对他恩宠有加，如果张扬出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即使已决定让丽德雅跟福斯特夫人一起走时，我也没有想到应该让她对他有所真正的了解。我从未想过丽德雅会和他有染。请相信，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有此种后果。”

“这么说来，民兵团开拔到布赖顿时，你并不知道他们在相爱。”

“是的，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记得，他们谁都没有表露出爱慕之情，要知道，这种事在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如发现一点点苗头，是决不会视而不见的。维柯姆刚进入民兵团时，她就对他十分爱慕，不过当时大家都那样。在开头一两个月里，梅里顿一带的姑娘没有不被他折服的，可是他却不曾对丽德雅另眼相看。因此，经过一阵滥爱狂恋后，她不再对他抱有什么幻想。这时，民兵团的几个军官对她倒是比较青睐，于是她的心思又转移到他们

身上了。”

人们可想可知，他们一路上反复地谈论这个话题，然而除了焦虑、猜测和寄予希望外，却又实在谈不出什么新鲜事，因此难免会谈到其他的事情上，不过，很快又言归正传。伊丽莎白一心只想着丽德雅的事，她为此自怨自艾，情绪十分消沉。

马夫扬鞭催马，日夜兼程。他们在中途住了一夜，第二天晚饭时分便已到达朗伯恩。令伊丽莎白欣慰的是，琼不再用焦灼不安地等待了。

他们进了围场，加德纳舅父的孩子们一看到马车，便都赶快站到了台阶上。马车驶进门口时，孩子们惊喜地雀跃着，这是游客们归来时第一次受到的愉快而热诚的欢迎。

伊丽莎白急忙跳下马车，匆匆吻过每个孩子，便向客厅跑去，这时琼正从母亲房里奔过来，在那里迎接她。

两姐妹亲热地拥抱着，热泪滚滚。伊丽莎白迫不及待地询问是否有新的消息。

“还没有打听到什么消息，”琼答道，“好在舅父来了，我想事情会顺利一些。”

“爸爸进城去了吗？”

“他是星期二启程的，我在信上告诉过你了。”

“爸爸常来信吗？”

“只收到他星期二寄来的一封信。信写得很简单，说他已平安到达，并把确切地址告诉了我，这是他临走时，我特意要他写的。除此之外，他说一有重要消息即刻会告诉我。”

“母亲呢？她好吗？家里人都好吗？”

“我觉得妈还好，这件事对她刺激很大，只是她精神上受了很大打击。她在楼上，看到你们回来，一定会很高兴。她不肯走出化妆室，感谢上帝，玛丽和基蒂都还好。”

“琼，你好吗？看你一脸憔悴，我知道，你担了不少心。”

琼告诉她一切都还好。姐妹俩趁着加德纳夫妇与孩子们亲

热的空儿，只谈了这几句话。这时，众人都走了进来，琼走向前向舅父母问候，时而笑面以对，时而潸然泪下。

进入客厅后，舅父母又把伊丽莎白刚才问过的话重又问了一遍，琼一一回答，并无什么新消息。琼生性仁慈宽厚，凡事都只往好的方面去想，事已至今，她依然指望一切会有个圆满结局：总有一天的清晨她会收到一封信，或是父亲写的，或是丽德雅亲自写的，信上详细地讲明一切，或许还会宣布两个人结婚的消息。

大家谈了一会儿后，都来到伯纳特太太的房间。正像众人所预料的那样，伯纳特太太一脸沮丧，泪眼汪汪，不时地哀声叹息。她痛斥维柯姆的卑劣行径，为自己的病痛和委屈抱怨不休。她责怪家中每个人，惟有一个人她只字不提，女儿所以犯下今天的大错，正是因为她个人的盲目宠爱。

她说："如果当初按照我的打算，让全家人都跟着她到布赖顿，这种事也就不会发生了。我亲爱的女儿好可怜，身旁没有人悉心照料她。福斯特夫妇怎么能放心让她离开他们呢？我相信，一定是他们没有好好照顾我的女儿，怠慢了她。像她那样的姑娘，如果有人细心倍至地呵护她，决不会出现这种事。我一直认为他们没有资格照看她，但没有人听我的。我可怜的孩子啊！伯纳特先生又走了，我知道，他是不会放过维柯姆的，可他哪里是维柯姆的对手，万一他被打死，我们母女如何是好？可能他尸骨未寒，克里斯夫妇一家就会把我们撵出去。我亲爱的兄弟，如果你不帮我，那我……"

在场的人听了，不禁失声惊叫了起来，她将整个事件想得如此令人恐怖。加德纳先生表明自己的心意，无论发生什么事，他决不会袖手旁观，并已决定第二天就动身赶往伦敦，尽全力帮助伯纳特先生找到丽德雅。

"不要过于担忧，"他继续说道，"虽然我们应该从最坏的方面打算，但结果未必就是最坏的，他们离开布赖顿还没有一个星

期，或许再过几天，我们就会打听到一些消息。消息无非也就是他们结婚与否。所谓最坏的结果是他们还没结婚，并且根本没有此意向。请放心，一到伦敦，我会把姐夫接到格雷斯丘奇街的家中和我一起住。然后我们再商量。”

“这真是太好了，我的好兄弟。”伯纳特太太脸上随即有了一丝笑容，“这正中我意，无论他们藏在哪里，请一定要将他们找到。如果他们没结婚，就尽力说服他们。至于结婚礼服，让他们自行决定，告诉丽德雅，等他们结婚后，她要多少钱做衣服都行。最重要的是，千万要阻止伯纳特先生和维柯姆决斗。告诉他，我因此身心憔悴，坐立不安，甚至神经错乱，我已经不起任何折磨了。请告诉我亲爱的小宝贝丽德雅，叫她不要擅自主张做衣服，她不知道哪家衣料店最好，等和我见过面再谈。哦！你真是太好了，我的兄弟，愿上帝保佑你！我知道你会妥善处理这件事的。”

加德纳先生虽使她又一次安心，但叫她不要过于乐观，也不要过于悲观，总之，他会尽其所能。大家一直谈到吃晚饭时才离开伯纳特太太的房间。女儿们不在身旁时，由女管家侍奉她，她可以向女管家喋喋不休地抱怨。

至于伯纳特太太与家里人分开吃饭，虽然加德纳夫妇认为这样做没有必要，但他们也并不反对。他们考虑到她说起话来口无遮拦，而吃饭时又有好几个佣人在旁侍候，万一有什么不妥之处，她将想说的话和盘托出，未免有些不好，因此最好还是让一个可靠的佣人侍候她，只让这个佣人了解她的满腹牢骚，满腹忧虑和挂念。

大家进入餐厅不久，玛丽和基蒂也来了。进来之前，两姐妹在房中各行其是，未曾露面。一个在阅读，一个在妆扮。俩人看上去都显得很平静，与平时无异，只是基蒂的语调听起来比往常有些不耐烦，这或许是因为丽德雅的事，她为少了一个心爱的妹妹而痛心，或许这件事也激起了她的愤怒。至于玛丽，她不像基蒂那样急躁，比较沉稳，待大家坐定后，她便用极其严肃的语调

跟伊丽莎白低声说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很可能引起别人对我们家议论纷纷。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不让流言蜚语玷污我们的名誉,我们要用姐妹之情来慰藉彼此受伤的心灵。”

她看到伊丽莎白对此并不想作回答,便接着说道:“这件事对丽德雅来说不幸之极,但我们可由此引以为鉴。贞操对于女人来说就好似生命,一旦失去它便无可挽回,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青春容颜固不会永葆,名节又何尝容易保全!对那些轻薄、浪荡的男子,岂能掉以轻心!”

伊丽莎白诧异地抬起眼睛,似理解,又难以理解。她始终坐而不答。然而玛丽仍借题发挥,她要从这件不幸的事例中阐明道德的意义,以便聊以自慰。

到了下午,两位年纪最大的小姐终于可以单独地待在一起。伊丽莎白瞅准时机,问东问西,似有很多问题,琼也急急忙忙地作了回答。两姐妹先对这件事的后果长吁短叹了一番。伊丽莎白认为势必会产生不幸后果,琼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伊丽莎白又继续说:“有许多情节我还不了解,请你全部讲给我听,尽量详细些。福斯特上校怎么说的?他们俩私奔前,难道看不出一点蛛丝马迹?他们总应看到他俩常在一起吧。”

“福斯特上校也怀疑他们的关系有点不一般,特别是丽德雅,可他并未发现她有什么可疑的形迹,因此没有引起他的防备。我真替他难过!他一向对人体贴入微、殷勤善良。当初他还不知道俩人没去苏格兰时,就准备来这里慰问我们。等到大家为他俩没去苏格兰而担忧时,他便火速赶来了。”

“丹尼认为维柯姆不想结婚?他是否知道他们有私奔的打算?福斯特上校见到丹尼本人了吗?”

“见到过。但当他询问丹尼时,丹尼既不承认他们有私奔的打算,而且也不肯说出他对此事的真实看法。丹尼后来再没有说他们不会结婚之类的话,如此看来,但愿是别人误会了他的意思。”

“我想，福斯特上校没有到这以前，你们谁都不怀疑他们真会结婚吧？”

“这我们怎么会想到呢！我只是有点放心不下，我怕丽德雅嫁给他不会幸福，关于他的品行我们早有所了解。父亲和母亲对此全然不知，他们只觉得这门婚事有点唐突，而且过于草率。基蒂认为她比我们大家更了解内情，所以带着几分得意坦白说，丽德雅在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上就已隐隐约约透露出这方面的意思。看基蒂那副神气的样子，好像在几周前，她就知道他们相爱了。”

“她总不会早在他们去布赖顿之前就知道吧？”

“不会的，我想不会。”

“福斯特上校当时是不是认为维柯姆很坏？他了解维柯姆的为人吗？”

“我应该承认，他不像从前那样器重维柯姆了。他认为他品行不端，穷奢极侈，这件不幸的事发生后，人们传说他离开梅里顿时，欠了好多债，我倒希望这纯是谣传。”

“哦，琼，如果当初我们把所知道的情况照实说出来，而不是隐隐藏藏地，那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或许是吧。”琼答道，“不过，仅是要揭露一个人过去犯下的错误，而不顾忌其目前的情绪，这未免有些不近人情。我们之所以那样做也是出于好心好意。”

“福斯特上校能说出丽德雅留给他妻子的那封短信的确切内容吗？”

“那封信他是随身带来给我们看的。”

琼边说边把那封信从小包里取出，递给伊丽莎白，全文如下：

亲爱的哈丽亚特：

明天一早当你不见我的踪影时，一定会惊奇万分。要是

你知道我的去向后，我知道你一定会忍俊不禁。一想到这里，我禁不住也要发笑。我要到格雷特纳格林。如果你猜不出我的同行伙伴是谁，那我真要把你看作一个大傻瓜，因为真正令我倾心的男人，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他就像天使一般，是我灵魂的主宰。没有他，我无论如何也活不去，更无幸福可言，因此觉得还是走为上策。如果你不愿意将我出走的消息告诉朗伯恩我家里人，那也没关系，日后，我会亲自执笔给他们写信，署名"丽德雅·维柯姆"，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这个玩笑开得太过瘾了！我乐得几乎写不下去了。请替我向普拉特致歉，我今晚不能赴约，很遗憾不能与他共舞了。不过，下次在舞会上相见时，我将很荣幸地同他跳舞。请告诉他，我希望他能体谅我的不辞而别。到了朗伯恩，我就派人来取衣服，不过希望你转告萨利，我那件细腰长礼服上有一条裂缝，请她替我收拾行李时先把它补一补。再见。请代我问候上校。愿你为我们的一路顺风而干杯。

你最忠实的朋友

丽德雅·伯纳特

"呀！丽德雅这么没有心机！"伊丽莎白看完信后嚷道，"这个时候，她竟写出这么一封信！不过，看得出，对这次出走，她的态度起码是认真的。不管维柯姆以后引诱她到何种程度，她并不是存心要做出什么不顾体面的事。可怜的父亲，不知他心里是何种滋味！"

"我从见过他当时惊骇得那副样子，整整十分钟没有说一句话。而母亲当即就病倒了，全家顿时像一盘散沙。"

"哦！琼，那岂不是家里的佣人在当天就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我倒不清楚，我想并非全都知道。不过在这种时候，无论你怎么提醒都没有用。母亲那种歇斯底里的病又发作了，我虽

然尽我所能去劝慰她，但恐怕还有不如意的地方。伊丽莎白，我只怕会出什么意外，因此惶恐不安、不知所措。”

“你太辛苦了，琼，侍候母亲的责任全落在你的肩上，你为此付出了很多，要是我和你在一起就好了。”

“玛丽和基蒂都还不错，很想替我分担劳累，可是，我怎么能让她们受累呢！基蒂身单力薄，玛丽学习又那么用功，不该再去打扰她们。星期二那天，父亲走后，菲利普斯姨妈恰巧来到朗伯恩，承蒙她好心，陪着我住到星期四。这期间，她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安慰。卢卡斯太太星期三上午也前来慰问我们，说如果我们有何需要，她和她的女儿会全力相帮，她待我们真是太好了！”

“我看，她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吧！”伊丽莎白大声说道，“或许她是出于一片真心，但遇到这样的不幸，有谁愿意见到左邻右舍？她们能帮什么忙？慰问反而令我们难以忍受，还是让他们在我们背后去说三道四，乐一乐吧！”

接着，她又问起父亲这次去伦敦，打算用什么方法找到丽德雅。

“我想，”琼说，“他计划先到艾普桑去，因他们后来的出租马车是在那里换的，他打算去找那些马车夫打听打听，看看能否有所收获。他主要想查出他们在克拉普特所搭乘的那辆出租马车的号码。那辆马车载着客人从伦敦驶来，父亲认为，一男一女从一辆马车换乘到另一辆马车上，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因此他准备到克拉帕姆查询一下。他只要查出那个马车夫让乘客在哪家门口下的车，再去那里打听，或许能够查出那辆马车的号码和停车地点。至于他还有别的什么计划，我就不知道了。他走得很匆忙，而且心绪不定，我能知道这些情况，已经很不容易了。”

第　六　章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盼望着伯纳特先生的信，可是邮差却带来了失望，连只字片言也没有。他一向懒于写信，这是家里人所知道的，不过在这种时候，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勉为其难一些。既然没有信来，她们只能认为事情毫无进展，但即便如此，她们也希望能有个确信。加德纳先生也希望看到他的信后方动身。

加德纳先生离开以后，大家认为至少可以随时知道事情的进展。临别时，他答应一定劝说伯纳特先生尽可能马上回朗伯恩，伯纳特夫人听了，心中感到快慰，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她的丈夫不会和维柯姆决斗，更不至于在决斗中丧生。

加德纳太太打算和孩子们在赫特福德多待几天，因为她认为，这对于外甥女来说，至少可以减轻点她们的负担，她可以帮忙侍候伯纳特太太；又可以在闲暇时，给她们以安慰。孩子们的姨妈也三番五次地来探访他们，而且据她自己说，她是来为她们打气的，要让她们好好振作起来。可是，她每来一次都会讲一些关于维柯姆奢侈淫佚的事，每次走后，姑娘们的情绪总是比前更加低落。

三个月前，整个梅里顿的人都把这个男人看作优秀典范，三个月后，仿佛梅里顿的人都在诋毁他，痛斥他。人们说，他在当地每个商人那里都欠下了一笔债，而且又给他冠以诱骗妇女的丑名，又说每个商人家里都遭到他的践踏。似乎维柯姆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恶棍，人们相互传送他邪恶的一面，于是人人都发现自己一向不信任他那伪善的嘴脸。伊丽莎白对此虽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但她早就认定丽德雅会断送在他手里，现在更是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点。琼本来不抱任何态度，也不大相信那些话，但现在她几乎不再有什么指望。因为时至今日如果俩人果真去了苏

格兰，现在也该有消息了。

加德纳先生是星期日离开朗伯恩的。星期二，加德纳太太收到他一封短信。信上说，他一到那里便找到了伯纳特先生，并说服他住到了格雷斯丘奇街。又说他抵达伦敦之前，伯纳特先生曾到过埃普瑟姆和克拉帕姆，但没有任何收获。还说他决定到伦敦的各大旅馆探寻一下，因为伯纳特先生猜测，他们俩人一到伦敦，住旅馆的可能性较大，然后才会再作房子打算。加德纳先生并不推崇此举，但伯纳特先生执意如此，他也有意助他一臂之力。信上还说，伯纳特先生暂时不会离开伦敦，他答应不久后会写信给家里。信上还有一条附言：

> 我已去信给福斯特上校，请他在民兵团里尽可能向维柯姆的朋友打听打听，看他有没有什么亲友知道他们的去向。如果能有这样一个人提供消息，我们或许能找到一点线索，那将是非常有帮助的。目前，我们无从打算，也许福斯特上校能有所获。但我又想了想，或许丽奇比任何人了解情况，会知道他还有些什么亲友。

伊丽莎白究竟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器重，她自己最清楚，遗憾的是她认为自己担当不起这般恭维，因为她提供不出什么有效信息。

除了维柯姆的父母外，她从未听说他还有其他什么亲友，而且他父母多年前就已去世。不过，民兵团里他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提供些有用的材料，她虽说并不能对此抱有太大指望，但还是决定一试。

朗伯恩一家人每天都在焦虑不安中度过，当然令人心急如焚的还是等待邮差的那一刻。盼信是大家每天早上的第一件大事。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大家都要相互传送，并且期待着明天会有更重要的消息传来。

加德纳先生虽未寄来第二封信，但朗伯恩一家却收到了另外一个人的信，琼在父亲离去时曾受委托，可代他拆阅一切信件。原来是克里斯先生写来的。伊丽莎白知道克里斯先生是个怪人，写的信也总是稀奇古怪的，于是挨着琼一同读了起来。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先生：

昨天接到赫特福德来信，使我知道先生目前忧心积虑。乍听此事，我亦大为惊骇，没想到令千金会做出如此有辱家门的事情，我和先生素有交情，看在你我情谊的份上，谨此向先生深表同情，遇此不幸，我知你心如火燎。但听我夫人夏洛特说，你女丽德雅之所以恣意妄为，是因为平时对她盲目宠溺、过分纵容，且其本性放荡，才铸此大错。凯瑟琳夫人及其女儿提及此事，大家颇有同感。对于丽德雅来说，事件本身会毁其终生幸福，可能还会牵扯到她的姐姐们，凯瑟琳夫人所言极是：谁还会考虑与这样的家庭结亲？写到此，不禁使我想起去年十一月间的一件事，深感万幸，否则木已成舟，只能自取其辱，受累不浅。希望伯纳特先生聊以宽慰，就此作罢，任其自生自灭，自作自受。

你的……

加德纳先生一直等到福斯特上校回信后，才写来第二封信。信上并没有令人可喜的消息。没有人知道维柯姆是否还有什么亲友可来往，有一点可肯定的是，他的确没有至亲在世。维柯姆进入民兵团以前，交际甚广，倒是有很多朋友，但后来逐个疏远了，因此找不出一个人来提供有关他的消息。关于他临走时拖欠一笔债务，确有此事，目前他囊中羞涩，根本无力偿还，并且怕丽德雅的亲友发现，所以极力地隐瞒。在他的债务中，赌债的数目尤为可观。据上校估计，维柯姆至少需要一千多磅才能还清他的

全部债务。加德纳先生向朗伯恩一家实情相告。琼听后，抑制不住自己的惊骇之情，大叫道：“一个十足的大赌棍！这真是出人意料。”

加德纳先生信上还说，她们的父亲星期六（明天）就可以回家了。原来他们俩人多方查询，却始终没有结果，伯纳特先生因此情绪低沉，已无计可施，只好答应加德纳的请求，立刻回家，一切由加德纳先生处理。女儿们原以为母亲既是那样担心父亲会被人打死，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大病初愈，谁知并不尽然。

“什么？他没有找到可怜的丽德雅，就这样一个人空空而归？”伯纳特太太大叫道，“他既然没有找到他们，又怎么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家呢？他一走，谁去和维柯姆决斗，逼迫他跟丽德雅结婚？”

加德纳太太此时也有意想要回家，于是大家商量，决定就在伯纳特先生启程回朗伯恩的那一天，她便带着孩子们前往伦敦。这样马车把她们送到第一站后可顺便把伯纳特先生接回来。

加德纳太太走的时候，对伊丽莎白和德比郡她那位朋友的事，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仍有些糊涂。其实，从当初在德比郡时，这件事就令她迷惑不解。外甥女也不曾和舅父母谈到过这个人，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提过。作舅母的原以为回来后会收到那位先生的信，可是连只字片言也没有。伊丽莎白一直没有接到彭伯利来信。

家中目前的状况如此令人担忧，不可避免伊丽莎白整日如坐针毡，无精打采。这是有理可寻的，也不必串联到其他的原因上。所以，无论外甥女的情绪怎样变化，舅母始终理不清头绪。不过，伊丽莎白最清楚她自己心里究竟想些什么，经过这件事，她对自己了解很多。如果和德希素不相识，或许丽德雅丑闻不会令她像现在这样难过，至少不会使她常常睡不着。

伯纳特先生回到家里，仍和往常一样，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很少同家人说话，而且对他这次外出只字不提，女儿们不敢

贸然向父亲询问，过了许久才大着胆子提及这件事。

直到下午，大家围坐一块喝茶时，伊丽莎白鼓足勇气，大胆地提起这件事。她先简短地表示说，她为父亲这次外出所受的苦而难过，伯纳特先生却回答道：“不要这么说，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应该承受这份罪责！我自己做的事应该自己承担。”

“你不要对自己这么苛刻。”伊丽莎白劝慰道。

“你可以这样安慰我，但自责是人与生俱来的品性，人天生就爱自责！不，丽奇，我一辈子也不曾自责过，这次就当一次尝试吧。我不怕积忧成疾。事情过去后一切都会好起来。”

“以你之见，他们会在伦敦吗？”

“是的，还有什么地方能让他们藏得如此隐蔽？”

这时，基蒂也插嘴道：“丽德雅很早就想去伦敦。”

“这下可称她意了，她也许要在那儿待上一阵呢！”父亲冷冷地说。

片刻的沉默之后，他又接着说道：“丽奇，五月间你劝我的那些话不是没有道理可言的，我决不会责怪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的确很有见识。”

这时，伯纳特小姐进来给母亲端茶，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看来她倒很舒服，挺会摆架子！”他大声嚷道，“这并非一无是处，我们的不幸额外又有几分雅致！有朝一日我也如法炮制：头戴睡帽，身穿睡衣坐在书房里，尽量支使别人，麻烦别人，或许等基蒂私奔了以后再说。”

“爸爸，你怎么认为我会私奔！”基蒂气恼地说，“我要是去了布赖顿，我会规规矩矩，不像丽德雅那样全然不顾体面。”

“布赖顿！你去布赖顿！别说布赖顿，就连伊斯特本那么近的地方，即便给我五十镑，我都不会放你去！知道吗，基蒂，这回我可是受够毒害了，至少我已经学会了小心，我得让你看看我的厉害。今后我不允许任何军官进我的家门；也决不允许你参加舞会，当然不反对你和姐姐们跳；还有，不许走出家门半步，除非你

每天能在家里规规矩矩地待上十分钟。”

基蒂被父亲的这番话吓得泪水涟涟,这种种的“不允许”政策,对她来说,是何等残酷。

父亲见状,又连忙说:“得啦,得啦,别那么伤心啦。假使你能做十年乖巧的好孩子,那么十年一过,我答应带你去看阅兵典礼。”

第 七 章

伯纳特先生到家已有两天了。这天,琼和伊丽莎白正在屋后的矮树林里散步,看到不远处女管家快步朝她们这边赶来,起初她们以为是母亲有事,于是迎面走上前去,一经询问,才知并非如此。“小姐,原谅我打扰了你们兴致。我想你们一定得知了从城里来的好消息,所以贸然地问一问。”女管家神色焦急地说道。

“希尔,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消息。”

“哦!亲爱的小姐,是这样,加德纳先生亲派了一个专差送来一封信,已经有半个小时了。怎么,你们不知道吗?”希尔太太对此感到奇怪。

姐妹俩来不及答话,急忙往回跑。她们进入门厅,又穿过餐厅,再从餐厅跑到书房,都未见父亲踪影。正准备去楼上母亲那里时,男管家正巧迎面而来,他说:“小姐,你们是找伯纳特先生吧,我看到他往矮树林的方向走去了。”

听罢,两位小姐急忙穿过门厅,又跑过一片草地,父亲的身影已渐入眼帘,他正悠然地向围场边的小树林走去。

琼不似伊丽莎白那样善跑,步伐也不如她那般矫健,因此很快被伊丽莎白拉开一段距离,只见伊丽莎白气喘吁吁地跑到父亲跟前,还没顾得上喘口气,便嚷道:“爸爸,舅父来信了?快告诉我,是什么消息?”

“是你舅父委托专差送来的。”

“唔，信里都说什么了？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伊丽莎白迫切地想要知道一切。

“好消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或许你们会认为这倒是个值得庆幸的消息。”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信来递给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急不可待地接过信看了起来。琼这时也赶到了。

“念出声来吧！让我再听一听。”父亲说。

格雷斯丘奇街

八月二日，星期一。

亲爱的姐夫：

我终于得到一些外甥女的消息，希望这正是你想要的。自从你星期六离开城里，我继续查询他们的下落，没想到凑巧找到了他们，细节情况日后相告，你只要知道我已经找到他们就行了。我已见到了他们——

“就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他们已结婚了吧。”琼带着几分高兴，禁不住嚷道。

伊丽莎白接着念下去：

我已见过他们。然而他们并没有结婚，而且也没有这方面的意向。请恕我冒昧，我自作主张代你做出了承诺，如果你愿意履行的话，他们将很快结婚。我得知，你和我的姐姐已为女儿们准备好五千镑的遗产，等过世后再给她们。现在要你做的是，当即向丽德雅提供她应得的那份遗产，并且你必须以契约的形式向她保证，在你生前，每年再贴补她一百镑。我对此经过再三考虑，自认为有权代你做主，所以答应了她的条件。我特派专差送信给你，以便尽早得到你的回复。你对这些详情有所了解以后，你会发现，维柯姆其实并

不像众人料想的那样窘迫，看来大家都搞错了。丽德雅除有自己名下的钱以外，等维柯姆偿清债务后，还会有些余钱给她。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愿意根据我所说的情况，让我全权代表你处理这件事，我将立刻吩咐格斯顿去办理财产过户手续。这样一来，你不必再到伦敦，大可安心地待在朗伯恩。请你放心，我会尽力而为。速回信于我，请尽量写得清楚些。我们认为，最好让丽德雅从这里出嫁，不知你意下如何？若有其他情况，我会随时去信告知你们。

你的……爱德华·加德纳

“这是真的吗？”伊丽莎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竟会同她结婚？”

“听舅父这么一说，看来维柯姆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一类人。亲爱的爸爸，恭喜你！”琼有点兴奋，毕竟结局像她从前指望的那样。

“你回信了吗？”伊丽莎白问。

“还没有，但是得马上写。”

于是她催父亲马上就回去写信，说道：“去吧，马上就写回信。亲爱的爸爸，这种事是耽搁不得的。”

“如果你不想动笔，我可以代您执笔。”琼说道。

“我当然不情愿动笔，可是又不能不写。”他说着，同她们转身往回走。

“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伊丽莎白说道，“我想，信上所提到的条件你会同意吧。”

“当然，她的要求并不过分，我甚至觉得有点亏她。她要的那么少。”

“他们俩必须结婚！然而他却又是那样一个人。”

“是啊，他们必须结婚，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法子。不过有两件事我很想搞清楚：第一，你们的舅父在处理这件事时，究竟花费

多少;第二,日后我如何做出回报呢?”

“舅父!钱!”琼叫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爸爸?”

“你们要知道,丽德雅并没什么诱惑力,而且我生前每年给她一百镑,死后不过才五千镑,一个头脑清楚的人怎么会和这样一个无财、无势、又无貌的姑娘结婚呢!”

“这倒是真的,”伊丽莎白说,“不过,我以前从未想过,他偿清债务后,居然还有余额!哦!那一定是舅父慷慨相助,多么善良的人!我恐怕他因此会苦了自己。经过这番折腾,他得花费不少钱呢。”

“是呀!”父亲说道,“维柯姆不是个傻瓜,没有一万镑,他决不会答应娶丽德雅。我同他刚刚结亲,按理,我不该这样认为他。”

“天哪!一万镑,即便是半数,又怎么还得起?”

伯纳特先生没有回答,大家各有所思。回到家里,父亲径直走进书房去写信,两位小姐来到餐厅。

父亲一走开,伊丽莎白便嚷道:“照此看,他们真要结婚了!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可无论怎样,我们还是要感谢上帝,尽管他的品性低劣,令我们看不起,或许他们也根本无幸福可言,但我们还是要为之高兴,哦!丽德雅!”

“有一点倒令我觉得安慰。”琼说道,“如果他不是真心爱丽德雅,又怎会和她结婚。好心的舅父为此花费不少,但我不相信他会垫付一万镑那么大的数目,况且他膝下又有那么多孩子,以后也许还会增多,就叫他拿出一半来,我看他未必能拿得出来。”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维柯姆的债务数目,”伊丽莎白说,“并且以他的名义给了丽德雅多少钱,那我们就会知道舅父实际上花费多少。因为维柯姆早已身无分文。舅父母对我们一家恩深义重了,他们的恩典恐怕我们今生今世难以回报。他们把丽德雅接回家,小心呵护,循循善诱,为她争回体面,这份情谊令丽德雅永世难忘。丽德雅现在一定到了他们家!如果这番好心好意都

不能使她觉得羞愧，那她根本不配享受幸福！她见到舅母时，该多么羞惭不堪啊！”

“我们不应该总提过去，应该尽力把它忘掉。”琼说道，“我希望并且相信，他们会幸福的。我想，维柯姆既然同意与丽德雅结婚，证明他变得有些理智了，用理智来考虑问题，或许已痛改前非了。只要他们彼此能相敬相爱，自然会变得稳重起来。我相信，他们会以一种新的观念去对待生活，安居乐业，不久人们就会忘掉他们过去的荒唐行为。”

“既然他们有过荒唐的行为，”伊丽莎白回答道，“那么无论你我，无论任何人，都忘不了。没有必要去谈这种事。”

姐妹俩突然想起她们的母亲或许还不知道这件事，于是到书房征求父亲的同意，问他是否愿意让母亲知道。父亲正在写信，头也没抬起来，只是冷冰冰地说道：

“随便你们怎么做，自己看着办吧。”

“我们可以把舅父的信拿去读给她听吗？”

“你们爱拿什么就拿好了，快点走开，别在这里烦我。”

伊丽莎白从书桌上拿起那封信，便和琼上了楼。玛丽和基蒂恰巧也都在伯纳特夫人的房里，因此只要宣布一次，大家就都知道了。她们只透了一点口风，便读起信来。伯纳特太太简直喜出望外。当琼读到丽德雅可能最近要结婚的那段话，她高兴得就像个孩子，再往下读，她更难以自持，她现在是这样兴奋、这样欢喜，正如前些日子她那样地忧虑烦恼，不安。女儿就要结婚了，仅此一点就足以令她心满意足了。她并没有因为担心女儿得不到幸福而心神不安，也没有因为想起她不检点的行为而觉得羞辱。

只听她大声叫嚷着：“我的宝贝儿——丽德雅！这太令人兴奋了！她马上要披上婚纱了，我又可以看到她了！她十六岁就要结婚了！多亏我那好心的兄弟！我早就料到会有今天——我知道他会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好。现在，我是多么渴望见到我的丽德雅，我亲爱的维柯姆！哦，还有衣服，嫁妆！我要立刻写信跟弟媳

谈谈。丽奇，我的宝贝儿快去你父亲那里，问问他打算给她多少陪嫁。不，不，不，等一会儿，还是我亲自去问他吧。基蒂，拉铃叫希尔上来。我马上穿好衣服。想想看，我和丽德雅见面时，该有多快乐！”

琼看到母亲喜形于色，神采飞扬，兴奋中又有些紧张，便和她谈起舅父母的恩惠，以便让她精神松弛一下。

琼又继续说道：“丽德雅能够结婚，幸亏舅父解囊相助，我们都认为是他拿出巨资来帮助维柯姆先生的。”

“哦，”母亲叫道，“他有义务这样做，他是你们的舅父，否则谁还会帮这个忙？你要知道，如果他没有成家，没有妻子儿女，那他的钱都将是我和我的孩子们的。以前他只送过我们几件礼物，而这次是我们头次受惠于他。哦！我不敢相信，我的女儿就要出嫁了。维柯姆夫人！多么动听的称呼！到六月份她才刚满十六岁。亲爱的琼，看我激动成这个样子，还是由我来说，你替我写吧。关于钱的问题，以后再和你父亲商谈，但是有关结婚用的物品应该现在就开始制备。”

接着，她又马不停蹄地罗列出一大篇布的名目：白布，细纱布和麻纱……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所需物品购置齐全，琼费了好大劲才劝住她，叫她等父亲空闲时再作打算，又说，迟一天也无关紧要。母亲一时高兴，不像平日那么固执。而且，她又想起了别的什么新花样。

“我一穿好衣服，”她说，“立刻就去梅里顿，把这件喜事告诉你们的菲利普斯姨妈。回来的时候，顺便去看看卢卡斯夫人和朗太太。基蒂，快下楼去吩咐仆人给我备马。我想，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会令我精神爽快些。姑娘们，你们有什么事要我在梅里顿办吗？哦！希尔！快来，我亲爱的希尔，你知道吗，丽德雅小姐就要结婚了。婚礼那天，大家都可以喝上一碗喜酒，快乐快乐。”

希尔太太即刻表示十分高兴，并向太太及诸位小姐贺喜，伊

丽莎白也接受了她的贺喜。不过这个场面在伊丽莎白看来愚蠢到极点了，于是她回到自己房里，无拘无束地思忖着。

丽德雅其实好可怜，她的处境并非像大家所乐观的那样，只是并未到无法补救的田地，因此，她应该高兴。她也从心底里感到安慰。虽然联想到丽德雅以后的日子，不免会认为妹妹不会幸福如意，而且更难享受世间的锦衣玉食，但是想想刚才，想想两个钟点以前她是那样忧心忡忡，相形之下，她觉得目前的情形已是非常幸运的了。

第　八　章

伯纳特先生很久以前，就希望每年都能从所开销的进款中抽出一部分，用于储蓄，这让女儿们日后不至于愁苦吃穿。如果他先于太太去世，那么她的生活也可有个依靠。就现在而言，他这个想法比以往更加迫切。如果他在这方面早有所准备的话，那么这次为丽德雅出钱挽回面子的是他而不是孩子们的舅父，更用不着劳驾别人去劝说全英国最无耻的一个恶棍去娶自己的女儿为妻。

本来事情本身无益于任何人，可现今却要他内弟解囊加以成全，这着实令他过意不去。他决定要竭力打听出加德纳先生究竟帮了多大的忙，以便尽快报答他的恩惠。

伯纳特先生刚结婚时，根本不必省吃俭用，因为他知道，他们一定会有个儿子。待儿子成年后，限定继承权也就随之取消，儿子便可继承朗伯恩的家产，这样，寡妇孤女生活上也就有了依靠。事不随人愿，儿子没有，五个女儿却接连出世了。丽德雅出生后很长一段时间，伯纳特太太还指望会生个儿子，但后来这个希望终于破灭了。省吃俭用也已经太迟了。伯纳特太太生活上不善于精打细算，好在丈夫自有主见，才不至于入不敷出。

伯纳特夫妇当年的婚约上规定，伯纳特太太及其女子们可享用五千镑遗产。但如何分配，要根据父母亲遗嘱上的规定。当然，丽德雅有权享有财产的一部分。于是，伯纳特先生毫不迟疑地同意了信中所提到的条件。他回信给内弟，虽然言辞简洁，但语气诚恳。他为内弟所做的一切努力深表谢意，并同意履行内弟代他做出的承诺。这次说服维柯姆与他女儿结婚一事安排得如此妥当，这是他始料未及的。虽然他每年要贴补他们一百镑，但总的算起来，他并未损失什么。因为丽德雅待在家里的一切开销，加之她母亲额外的贴补，差不多也要一百磅。

这件事还有一个地方令他欣喜意外，那就是他几乎没有耗费多少力气。他目前希望这件事能尽快平息下来，不要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起初，他因一时恼怒，亲自去找女儿，现如今怒气烟消云散，自然又变得像往常一样散漫。虽说他做事总是懒懒散散的，但只要动起手来，丝毫不比别人逊色，信很快便发走了。信中，他恳请内弟详细告知他的蒙恩之外，至于丽德雅，实在令他气愤，所以关于她只字不提，甚至没有一声问候。

全家上下很快都知道了这个好消息，而且邻居们也在相互传送。得知这个消息，邻居们都显得非常通晓事理。当然，如果丽德雅·伯纳特小姐重回小镇，或干脆住进偏远静僻的农舍，就此远离喧闹，这就会更加助长人们说三道四，又为他们茶余饭后增加了话题。但如今她要出嫁了，人们仍然议论不休。梅里顿那些险恶的老太婆，先前总是好心好意地希望她嫁个好丈夫，但见情形有所改变，却还一个劲地议论纷纷，在大家看来，她嫁给这样一个丈夫，肯定没有好日子过，或许会很凄惨。

伯纳特太太从事发的两个星期以来一直待在楼上。碰上今天这个令人欢喜的日子，她又和往常一样坐上了餐桌的首席。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看她那副得意忘形的样子，令人难于再看她第二眼，看上去，她丝毫没有羞愧感。还在琼十六岁时，她就开始盘算如何把女儿一个接一个嫁出去。现在终于有一个女儿要

出嫁了，无论是她心里盘算的还是口头上唠叨的全都和婚礼时的豪华场面有关，例如上等的细纹纱，崭新锃亮的马车以及男仆女佣之类的。而且她一直在考虑为女儿在附近一带寻租一座合适的住宅。但选来选去，竟没有一处合她的心意，不是嫌房子空间太小，就是嫌房子不够气派，至于他们的收入问题，她却从来不考虑。

“嗯，海耶庄园挺合适。”她说，“如果古尔丁一家能搬走就好了，斯托克的那幢大房子倒是不错，只是客厅小了些；但阿什沃思又太远了！我可不想让丽德雅离我十英里，否则我会发疯的；至于珀维斯小楼，那顶楼实在太差劲了。”

佣人们在场时，她丈夫总是任她讲下去，不答话也不打断她。但等佣人们都退去了，他便对她叫道：“伯纳特太太，无论你选中哪座房子，即使全租下来，我先要让你清楚一点：这一带有一幢房子的大门永远不会向他们敞开。休想让我在朗伯恩接待他们，这样只会纵容他们，使他们更加嚣张！”

话音刚落，俩人便争吵起来。伯纳特先生的立场很坚定，态度也很强硬。争吵过程中，伯纳特太太惊骇地发现，丈夫居然不肯拿出一个子儿为女儿购置婚嫁用品。伯纳特太太对此毫不理解，对女儿的这次私奔，他竟气愤到如此深恶痛绝的地步，甚至连婚庆这么大的事也不放在眼里，并强烈指出，丽德雅从此休想得到他半点疼爱，她简直不敢相信。如果婚礼搞得不够体面，女儿又没有新的礼服，那将多么丢脸啊！然而对于女儿的私奔，对于她婚前已跟维柯姆同居了两个星期，她却不觉有碍体面，丝毫不觉得羞耻。

伊丽莎白现在后悔不已，当初实在不应该因一时难过，将妹妹的丑闻告诉德希。既然妹妹一结婚便可了结这件私奔的丑事，那么，开始那段不体面的事情，便可向外人隐瞒。

她并不担心德希会向外张扬此事，论保守秘密，没有谁比他更让人信任。不过，这一次如果换作是别人知道了她妹妹荒唐无

耻的行为，她决不会像现在这样难过。她并非担心事情本身会对她的利益有所损害，因为不管怎么说，她与他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便丽德雅非常体面地和维柯姆结婚，德希先生也不会和这样一家人家结亲。因为这家人家的不足之处太多了，而今又增添了一个为众人所鄙夷的理由。

如果说这样一个人家令他望而生畏，举步不前，她当然不会怪罪于他。还在德比郡时她就看出他对她有意，一心想要赢得她的欢心。如今遭此不幸，他改变他的初衷也无可非议。她感到羞耻，觉得伤心，也有悔意，尽管不知道自己究竟懊悔什么。她惟恐失去德希对她的尊重，尽管已不再指望这种尊重会给她带来什么好处。她很想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但似乎已没有这种可能了。她渴望能够再次与他相见，跟他在一起，她才会感觉到幸福的存在，他们会再相见吗？

她常常想：她傲慢地拒绝他的首次求婚，离现在才不过四个月，而现在她是多么渴望那一幕能够重现啊！如果让他知道她心中的渴望，他一定会非常得意。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他是个心胸宽广的男人。不过，既是凡夫俗子，得意是自然的。

她现在开始明白，德希无论是在品性还是才干方面，他都是最适合她的男人。他的见识与脾性虽然与她不尽相同，但他们却很相投，这样结合颇令双方受益：她天性随和，大方活泼，可以把他陶冶得性情柔顺，举止谦和，他精明能干，有远见卓识，定使她受受益匪浅。

这起良缘的缔结，会使全天下的有情人领悟到美满婚姻的真正意义所在，只可惜好事难成。相反，她们家即将缔结另一种性质的婚姻，也正因此才毁掉了那起良缘。

伊丽莎白无从想像，维柯姆和丽德雅将怎样操持家居生活。但是那种仅仅建立在情欲基础上而非道义上的婚姻，是很难得到永久的幸福，这一点她坚信不移。

不久，伯纳特先生又接到加德纳先生的来信。他对伯纳特先

生那些感激之辞客套了几句，并衷心希望全家人健康快乐，最后他请姐夫不要再提及钱的事。他写信的主要目的是要告诉他们，维柯姆决定离开民兵团。

信的下文是这样的：

> 我衷心希望他的婚事一安排妥当，就立即这么办。离开民兵团，无论对他本人还是丽德雅，我认为都会有好处。我想你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维柯姆先生打算加入正规军，他过去的旧友表示愿意帮助他。驻扎在北方的某支部队已答应让他任少尉。远离这一带对他来说有益无害。他还年轻，前程广大。但愿在那人生地疏的地方，他们会痛定思痛，检点举止，顾全体面。我已去信给福斯特上校，把我们目前的打算告知于他，并请他通知维柯姆先生在布赖顿一带的债主，说我一定信守诺言，迅即偿还所有债务。同时，也劳驾你通知一下在梅里顿的债主，随信附上债主的名单，这是维柯姆自己说出来的。这就是他的全部债务，希望他不会欺骗我们。我已委托哈格斯顿，在一周内将一切事情办好。他们结婚后就可直接去部队，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在这之前邀请他们回朗伯恩和你们大家聚一聚。我妻子告诉我，丽德雅很想在走之前见见你们大家，她很想念你们。她现在一切均好，并请我代她向你和她母亲问候。
>
> 你的……
>
> 爱·加德纳

同加德纳先生一样，伯纳特先生和女儿们都认为，离开民兵团对维柯姆很有好处。但伯纳特太太对此却持反对态度。她一直希望能和丽德雅无比快乐地过上一阵子，而且她有意要让女儿和女婿住到赫特福德郡，不曾想女儿就要北上了，她大失所望。再说，丽德雅和民兵团里的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有那么多人

喜欢她，如今又要远离，岂不可惜！

“她是那么喜欢福斯特太太，”她说，“让她离开她，真是太糟了！还有好几个年轻小伙子，都很讨人欢心。而那个北方兵团的军官未必能这么讨她欢喜。”

女儿希望在去北方之前能回家看看，这个请求是合情合理的，谁曾想一开始就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还是琼和伊丽莎白深明大义，顾虑到妹妹的情绪和身份，一致希望父母亲能够重视他们的婚姻，再恳请父亲同意，他们婚后即到朗伯恩来。她们言辞恳切，父亲终于被说服了，同意她们的想法。最得意的莫过伯纳特太太，这下，她可趁女儿北上之前，向左邻右舍好好炫耀一番。于是，伯纳特先生回信时，便提到同意他们回家，并且说定，婚礼一结束，立刻到朗伯恩。然而，令伊丽莎白费解的是，维柯姆居然同意这样的安排。要是让伊丽莎白按照她自己的意愿考虑，她根本不想再见到维柯姆！

第　九　章

丽德雅的婚期到了，琼和伊丽莎白都为她担心，她自己倒不担心，或许在她看来，发生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家里派出一部马车到某地去接他们，他们将在晚饭时分到达。一想到他们的到来，两位作姐姐的甚是害怕，尤其是琼。由丽德雅联想到自己，如果这次的丑行发生在自己身上，她会怎么样呢？一想到妹妹势必会受到责备而痛苦，她就难以自持地不安起来。

新婚夫妇终于到了。全家人都聚集在餐厅里迎接他们。马车驶到门前时，伯纳特太太脸上布满了笑容，而她丈夫却板着面孔，表情十分严肃；女儿们则是紧张、不安、担心。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丽德雅一进门厅便叫嚷起来。她猛地推开了餐厅大门，跑进来。伯纳特太太连忙迎上去，欣喜若狂地

将她紧紧抱住，一面又面带微笑将手伸给走在新娘后面的维柯姆，并祝他们新婚快乐。她那得意的神态似乎坚信他们会永远幸福。

随即他们又来到父亲跟前，伯纳特先生并不像她夫人那般友好，依然还是板着脸，甚至不开口讲话。见此情形，这对年轻的夫妇不但没有所收敛，还摆出一副安然自若的样子，实在令他气恼。伊丽莎白对此讨厌到极点，琼对此也有些惊诧。丽德雅还是老样子——桀骜不驯，疯疯癫癫地全不顾体面。她叫嚷着从这个姐姐跟前蹿到那个姐姐跟前，要她们向她道喜。最后大家都坐了下来，她连忙扫视了一下屋子，看到里面稍有改变，便笑着说，好久没回到这里了。

维柯姆一副轻松自若的样子，他并未因这件事而有难过之意，他总是表现得很随和，让人倍感亲切。如果他品性高洁一些，亲事合乎体面，那么这次拜见岳父母，就凭他那谦和的仪表，一定会博得大家的欢喜。伊丽莎白没有想到，他是这样一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她坐下来自忖道：一个无耻之徒的无耻是漫无止境的。她不禁脸红了，琼也如此。而使她们有如此表现的那两个人却悠然自得。

这个场合不愁没有话谈。新娘和她母亲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就怕时间不够。维柯姆恰巧坐在伊丽莎白身边，便向她打听他在附近一带几个朋友的情况，他问得那样从容自若，反而使伊丽莎白不能对答如流。他们好像都有极其美好的过去可供回忆，他们回想过去，俨然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在他们的字典中根本找不到“廉耻”二字。丽德雅又随意地谈到一些事情，如果换作几个姐姐，她们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只听丽德雅放声说道：“你们想想看，我离开这里已经有三个月啦！可是，却感觉好像只有两个星期。时间虽然不长，可是却发生了好多事情。天啊！走的时候，我从未想过回来时我已是别人的新娘了！不过，我也曾想过，要是果真如此，那倒是其乐无

穷。”

父亲抬起眼睛。琼有些紧张，伊丽莎白看了丽德雅几眼，示意她不要放纵，但是丽德雅对自己不愿理会的事，一向不予理睬，只听她美滋滋地继续说道：“哦！妈妈，邻居们都知道我今天结婚吗？我怕他们并不是全知道。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追上了威廉·古尔丁的小型马车，我为了要让他知道我结婚了，便把临近他那边的车窗放了下来，又脱掉手套，把手放在窗口上冲向他，我知道，他一定看到了我金灿灿的婚戒，妈妈，我当时好高兴。”

丽德雅如此放纵，令伊丽莎白难以忍受。惟一的方法也只是暂时地逃避，她跑出屋去，直到听见她们穿过客厅，走进餐厅时，才又回来。这时，丽德雅急不可耐地走到母亲右侧，对琼说道：“啊！琼，今天坐这儿的是我不是你，你应该坐到我的下首去，因为我是结了婚的女人。”

丽德雅既然从一开始就未有羞惭之意，现在更是满不在乎。她的兴致也是越来越高，行为也越发放肆起来。她很想看望菲利普斯太太，看看卢卡斯一家，亲自拜访一下左邻右舍，想听大家称她“维柯姆夫人”。饭后，她便跑到希尔太太和两个佣人那里，向她们炫耀自己的婚戒。

“妈妈，”当大家又重回到了餐厅时，她又大叫道，“告诉我，你觉得维柯姆怎么样？他是不是很有魅力？难道不可爱吗？我想，姐姐们一定很羡慕我，但愿她们的运气有我的一半好。我建议她们应该常到布赖顿走走，那里才是寻觅伴侣的好地方。真遗憾！妈妈，我们没能一起去。我们早就该一起去。”

“是啊！当初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们早就该一起去。丽德雅，妈妈的心肝儿，你一定要去北方吗？我实在不忍心你离我那么远！”

“哦！我的上帝，我一定得去，但是，这没什么。我希望你和爸爸、姐姐们常去看望我们。我们整个冬季都住在纽卡斯尔，我想，那里一定有很多舞会，我会为姐姐们介绍最棒的男伴！”

“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了！”母亲说。

“在你们离开回家时，可以让一两个姐姐待在那儿，我保证冬天过去之前，一定帮他们物色到满意的丈夫。”

“谢谢你的好意，”伊丽莎白说，“遗憾的是我不欣赏这种找丈夫的方式，不用你多操心了。”

这对新婚夫妇只能在家里待十天，维柯姆先生在离开伦敦之前就已经接到委任，必须在两周内到团部报到。

全家上下只有伯纳特太太为他们短促的行期而惋惜。因此，她尽量充分利用时间，带着女儿到处访亲会友，有时还在家中设宴。这种宴会任何时候都不会遭到冷遇，心情好的当然高兴光顾，心思重的又可因此解闷，何乐而不为！

事情如伊丽莎白预想的那样，丽德雅对维柯姆的爱远远超过维柯姆对她的爱。伊丽莎白无需太多观察，仅从事理便可以推断出，他们之所以私奔是因为丽德雅深爱着维柯姆，而不是因为维柯姆热恋丽德雅。既然如此，维柯姆为什么还要与她私奔呢？伊丽莎白对此并不觉得蹊跷，她断定维柯姆是因躲避债主追逼，不得不逃跑。恰巧又有一个女人投怀送抱，像他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拒绝。

看得出，丽德雅非常爱维柯姆，左一句“亲爱的”，右一句“亲爱的”，总是不离嘴。没有人可与她的维柯姆相比。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举世无双，她相信九月一日那天，他射到的鸟一定会比全国任何人都多，只有他才配称“神箭手”。

他们回来不久的一天早晨，丽德雅跟两位姐坐在一起，她对伊丽莎白说：“丽奇，难道你不想听听我结婚时的情景吗？我跟妈妈和别的姐姐讲时，你都不在场。”

“不，我不想听。”伊丽莎白答道，“这件事你已讲得太多了，我看还是少说些为好。”

“嗯？呀！你这个人真怪！讲多少次我都会很愿意，我一定要讲给你听。你知道，我们是在圣克利门教堂举行的婚礼，因为

维柯姆住在那个教区。我们约定十一点钟之前赶到那里。舅父母与我一同去，其他的人都在教堂里等候。星期一终于到了，唔！我好紧张，激动得要命，我担心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延误了婚礼，那样我会发疯的。梳妆时，舅母在旁边不停地唠叨着，就像教堂里念布道词一样。你可以想像，我当时满脑子里全是维柯姆的影子，对她的说教，我充耳不闻。我一直在想，维柯姆是不是穿着那件蓝色的礼服。”她停了一下，又继续说道：“唔，像平常一样，我们十点钟吃早饭。我只觉得吃饭的时间从未这样长过，好像总也吃不完。说到这，我顺便要告诉你，在舅父家的那段日子，说来你也许不信，我从未出过家门，更别说参加宴会了，没有任何可以消遣的，我过得十分无聊。伦敦并不像我想像中那样繁华热闹，不过，小剧院倒还开着。言归正传，等马车驶到门口时，那个讨厌的斯通先生便把舅父叫走了，说是有事。你知道，他们一碰在一起，便没完没了说个不停，我当时焦急万分，不知所措，要是误了时间，那就结不成婚了。还好，舅父十分钟后便回来了，于是我们一起上路了。事后，我又冷静地想了想，其实即使舅父脱不开身，婚礼亦不用延迟，因为还有德希先生，他可以帮忙。

“德希先生！”伊丽莎白大惊失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禁又重复了一遍。

“哦！是的，是他陪维柯姆上教堂的。天哪！我怎么……这件事我本该一字不提的，我曾在他们面前信誓旦旦，保证守口如瓶！如果维柯姆知道了，他会怎么说呢？我应该保守秘密才对！”

“如果这是你们之间的秘密，”琼说，“那你就不要再说了，我们也不会逼问你，你放心。”

伊丽莎白又紧接着说道：“哦！当然，你放心，我们决不会追根问底。”话虽这样说，但她心里十分好奇。

“谢谢你们，”丽德雅说，“如果你们追问下去，我一定会全盘托出，那维柯姆就会生我的气。”

丽德雅的这番话分明是希望姐姐们继续追问下去，伊丽莎

白恐怕自己会忍不住问下去，便飞也似地跑开了。

事情既然牵扯到德希先生，她怎能稀里糊涂地毫无所知，至少也得了解一下。德希先生居然参加了她妹妹的婚礼。可是这一切，无论是人还是事，都与他没有关系，他绝对没有理由去参加。她思前想后，种种猜测都不尽人意。她当然愿意从好的方面考虑，认为他那是心胸宽广的表现，但是这又有什么必要呢？思量来思量去，她忍不住提笔给舅母写了一封短信，请她在并不违反誓言的情况下，对丽德雅无心泄露的那句话略作说明。

她在信中这样写道："你应该很了解我的心情，我很奇怪，为什么一个与我们家无任何瓜葛，可以说相当生疏的人，会和你们一同参加丽德雅的婚礼？我希望你能告诉我这其中的实情，请立刻回信，如果确如丽德雅所言，要严格保密，那就不必勉强，我也不会再追问下去。"

写完信后，她又自语道："我不会就此作罢，如果从舅母那里无法获知，那我只有想尽一切办法去查个水落石出。"

琼是个很讲信用的人，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向伊丽莎白私下提丽德雅说过的那句话，伊丽莎白非常欣赏她这种态度，她已去信给舅母，不管结果令她满意也好，不满意也罢，至少在没有接到回复之前，最好不要私下和别人谈起。

第　十　章

很快，伊丽莎白接到了舅母的回复。她一拿到信，便跑到那片僻静的小树林里，坐在一条长凳上。这里很少有人光顾，她可以好好读个痛快。从信的长度来看，她断定舅母没有拒绝她的请求。

格雷斯丘奇街九月六日

亲爱的外甥女：

刚刚收到你的来信，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我决定用整个上午的时间来给你写信，因为这件事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明白的。应该承认，我不曾料到你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过，请不要认为我是在生气，只是我觉得，你提出这个问题是多此一举。如果你硬是要我回答的话，那我就从头至尾说个明白。你舅父和我一致认为，他之所以出面处理这件事全是因你而起。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我离开朗伯恩回家的那天，家里来了个意想不到的客人——德希先生，他跟你舅父私下密谈了很长一段时间。而我到家时，谈话已经结束，不过，我并没有像你这样惊奇。他来是要告诉你舅父，他已找到了丽德雅和维柯姆，并与他们谈过话——跟维柯姆谈过多次，与丽德雅只谈过一次。依我看，我们离开德比郡的第二天，他便动身来到城里找寻他的下落。他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件事有他的一半责任，他没有及时揭露维柯姆低劣的品行，要不然丽德雅也不会爱上他。他自责自己的傲慢，说他以前认为当众揭露维柯姆的隐私，会有失身份。因此，他认为由他亲自处理这件事，实在是义不容辞。他这样做，即使别有用心，也不会对他的人格有所损失。他在城里待了许多天，才找到他们。不过他似乎有线索可寻，我们则不然。也正是因为他对此有点把握，才决定紧跟我们而来。好像有位杨格太太，早年做过德希小姐的家庭教师，后来犯了什么过错而被德希先生辞掉了，至于什么过错，他没有说明。杨格太太在爱德华大街，靠出租房屋维持生计。德希先生知道，这位杨格太太与维柯姆素有来往，而且关系密切，于是他一到城里便找到她向她打听消息。据说德希先生花了好几天功夫才获知实情。当然这是贿赂的结果。好心的德希先生终于在某某街找到了他们。他先是见到了维柯姆，后又要求见丽德雅。他承认，他见丽德雅的目的是想劝说丽

德雅摆脱目前这不体面的处境，等到和家里人说通时，立即回家，并许诺一切由他负责处理。任凭他怎么说，丽德雅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她决不会舍弃维柯姆，而且一心想和他结婚。她认为这是迟早的事。德希先生见劝说无用，觉得只有尽快促成婚事。当他与维柯姆第一次谈话时，他得知他并没有结婚的念头。他承认之所以逃离民兵团，全因赌债追逼，而且竟可耻地认为这次私奔引起的不良后果，是由于丽德雅的愚蠢。他想尽快辞去民兵团的职位，但谈到事业前途，他也无从打算，但应该找点活干，却又不知干什么，他知道他就要穷途末路了。德希先生问他为何不立即和丽德雅结婚，说伯纳特先生虽不算是很富有，但无论怎样也能帮帮他，若是结了婚，他的处境也会有所好转。但维柯姆的讲话，让他发觉他仍存有与阔家小姐结婚的念头，想趁机多捞些。不过，就目前而言，如果能解他燃眉之急，他未必不会动心。他们见了好几次面，因有许多事情要作细致打算。你很清楚维柯姆的为人，他漫天开价，几次商谈未妥，最后不得不实际一些，终于他们谈妥了。这时，德希先生欲把结果告诉你舅父，于是就在我到家的前一晚来到我家，而你舅父恰巧不在家。他得知你父亲和加德纳先生在一起，但已决定第二天一早离开，于是打算在你父亲走后，亲自和你舅父商谈，因为他知道你父亲的性格。他当时也没给家仆留下他的姓名，星期六，你父亲走后，他便来了。正如我开头已说过，他们谈了许久。星期天，他们又碰了一次面，当时我也见到了他。直到星期一，事情才算完全办妥，你舅父立即派专差送信给你们。丽奇，人们总是数落德希先生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我以为，固执是他性格的惟一缺点。无论什么事他都执意要亲自处理，为此他与你舅父常常争执不休，尽管你舅父十分愿意全权处理（我这样说，不是要讨你欢心，请不要对别人提起）。其实，从那对男女来说，他们这样做根本不值得。最后，

你舅父屈从他的意志，结果非但不能尽自己对外甥女的微薄之力，反而还可能无劳居功，这完全是事与愿违。而今晨接到你的来信，我相信他一定很高兴，因为你希望我说明实情，这就使他不用再掠人之美，让该受到感激的人受到应得的感激。不过，丽奇，这件事只能让你知道，最多只能说给琼听。我想，你一定知道他为这对年轻人做出了多大牺牲。我相信，他替维柯姆偿还的债务远在一千镑以上，而且除了丽德雅名下的钱，他又额外给了她一千镑，并给维柯姆买了一个官职。前后他处理得如此周到，至于原因我已提到过。他把造成今天不良局面的原因全部归罪于自己，为了个人尊严，致使许多人误认维柯姆是好人而上其当。其实，就我来看，这根本不能怪他，也不怪那些知道的人。他的那番话听起来很动听，若不是考虑他别有用心，你舅父决不允许他这样做。一切办妥之后，他又回到彭伯利。但大家商定，举行婚礼时，他会再来伦敦，办理钱财方面的最后一些手续。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你为此感到惊奇，这是必然的。但至少它不会使你不高兴。丽德雅曾在我这里住过，说实话，她的言谈举止实在令我厌恶。听琼说，她回到家依然如故，那么现在告诉你，我想应该不会再令你痛心。维柯姆也常拜访我们，他还是我在赫特福德时见到的那副样子，一点也没变。我曾多次严肃地和丽德雅谈过，希望她能在各方面有所收敛，不致再给家里带来不幸。我知道，她全然不把我的话记在心上，根本不在乎我说什么，不过有时候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但看在你们的份上，我还是容忍着她。正如丽德雅告诉你的那样，德希先生准时参加了婚礼。第二天，他和我们一起吃饭，并准备星期三或星期四离开伦敦。亲爱的丽奇，请容许我说一声，我是多么喜欢他！（过去一直不敢说），希望不会引起你的不满。他对我们的态度和在德比郡的时候一样谦和，谈吐举止处处讨人喜欢。我很欣赏他的远见卓

识，只是性格稍欠活泼。说到这一点，我想他如果娶一个活泼一点的妻子，那这就不算是什么缺陷了。坦白地说，我认为他十分狡黠，这似乎是当今的时尚，从我们一开始接触，他对你只字不提。如果我在此出言冒昧，还请你谅解，日后千万不要惩罚我不准去彭伯利。我可是打算要游遍那座美丽的庄园，别的不作要求，只求能乘上一辆小马车，驾上一对漂亮的小马就行了。丽奇，我不得不停笔了，孩子们吵嚷着要我已有半个钟点了。再见！

你的舅母

M·加德纳

读完舅母的信，这使伊丽莎白陷入了一种难以把持的情绪中，是喜悦，还是痛苦，她难以分辨。她曾经也隐约地感觉到，德希先生也许想要促成妹妹的亲事，但却不敢多想，恐怕他不会如此好心；同时她又担心，事情若果真如此，如何报答他这份深厚的情义。然而，她的种种猜测如今已成为亘古不变的事实！她怎会知道他特意跟随他们来到伦敦，不惜担当一切麻烦与劳苦探索下落。他又不得不委曲求全，向一个他深恶痛绝、不屑一顾的女人求情，而且还要同一个品行低劣的人见面，不断说服他、规劝他，最后还得贿赂他。他所做的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一个他既无好感又不敬重的姑娘，他这般仁至义尽。伊丽莎白心想，是的，都是为她而做。可再深一层考虑，她又隐约感到他的确有些喜欢她，因是为她自己他才这样做。可是即使她的虚荣心再强，也不敢指望他会爱上她，毕竟她曾经义无反顾地拒绝他的爱。况且像他这样顾全体面的人怎么会和品行不端的维柯姆做亲戚！毫无疑问，他为这件事付出了很多。究竟付出了多少，她不好意思去想。不过，他认为自己可以对这件事有所了解，理由也并非令人难以置信。他自责过去做事欠妥，这很自然。他很慷慨，当然他有能力这样。伊丽莎白虽然不承认，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她，但

她或许可以相信，他对她仍心存好感，因此遇到这样一件与她名誉攸关的事情，还会竭尽全力。一想到她无法报答这份情意，她便又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丽德雅这次能体面地回来，全都归功于他！天哪，但她以前对他是那样无理、那样尖刻，现在想想，真令人伤心。她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而惭愧，但却为他感到自豪，他不念前嫌、宽宏大量。她把舅母信中那些对他的赞美之辞又重复读了好几遍，只觉得还太少，不过这已使她满心欢喜。舅父母都确信，她与德希先生之间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关系，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情感。伊丽莎白对此虽说有几分懊恼，却也颇为得意。

这时有人朝她走来，她不得不从沉思中回来，便连忙起身，正要走到另一条小路上时，维柯姆赶了上来。

“哦！我恐怕打扰了你散步的闲情逸致吧，亲爱的姐姐？”他走到她面前说道。

“是的，”伊丽莎白微笑着答道，“不过，打扰有时也是受欢迎。”

“如果是那样，我真是不胜荣幸。过去，我们一直是好朋友，现在更为亲近了。”

“是这样的。他们都出来了吗？”

“不知道，伯纳特太太和丽德雅准备乘车去梅里顿。我亲爱的姐姐，听舅父母说，你曾到过彭伯利？”

伊丽莎白点头应声是的。

“我真羡慕你。可惜我没这个福气，不然，我可以在去纽卡斯尔途中，顺便去访一下。我想，你一定见过那位女管家了吧？可怜的雷诺兹，她总是那么疼爱我。她一定没在你面前提及我。”

“她提到过。”

“她都说了些什么？”

“说，你进了民兵团，但可能情况不太妙。你知道，相距那么远，传过来的话难免会失真。”

“当然。”维柯姆紧咬嘴唇答道。伊丽莎白希望这下可使他闭

嘴了，不料他接着说：

“真没想到，上个月我在城里碰见了德希。不知道他去那儿有什么事。”

“或许是筹备与德布尔小姐的婚事吧，”伊丽莎白答道，“他这个时候进城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

“毋庸置疑！你在兰顿见过他吗？听加德纳夫妇说，你见过他。”

“是的，他还把他妹妹介绍给我认识。”

“喜欢她吗？”

“非常喜欢。”

“我听说，她最近一两年来有了很大进步。上次见到她的时候，还看不出她有什么特别。我很高兴你能喜欢她。但愿她会很有出息。”

“她一定会的。她已度过了那种容易惹祸的年纪。”

“你们经过金普顿村吗？”

“好像没有。”

“我提起那个地方，是因为我在那里有个应得的圣职职位。那是个秀丽的地方，风景如画。那座牧师住宅也棒极了！各方面都适合我。”

“你怎么会喜欢布道呢？”

“我太喜欢它了，我把它看作我自己的本分。开头可能会麻烦些，但很快就无所谓了。人生在世就不该怨天尤人，我觉得，这确是一份好差事！悠闲清静，正是我梦想中的幸福境界！可惜事与愿违。在肯特时，不知德希有没有和你提过这件事？”

“他曾提过，而且我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也很可信。听说那个职位承让给你是有条件的，而且眼前这位主人可自行处理一切。”

“你听到过！是的，这些话的确很有道理。我从一开始就告诉过你。”

“我还听说，你过去对牧师的感觉并不像现在这样好，你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决不当牧师，因此这件事就此解决了。”

“你真听说过！当然，这话并不是毫无根据。你或许还记得，我们初次谈到这件事时，我就讲到过这一点。”

这时俩人快走到家门口了，伊丽莎白有意走得很快，一心想要摆脱他。因看在妹妹的份上，并不想和他闹僵，轻轻地笑了笑，说道：“好啦，维柯姆先生，我们现在已姐弟相称，不要为了过去的事情伤了和气。希望我们今后能和睦相处。”

说着，便伸出手来，维柯姆亲切而殷勤地吻了一下，不过神情有点不自然。然后俩人走进屋里。

第十一章

这次与伊丽莎白的谈话令维柯姆先生十分满意，从此这件事他闭口不提，以免自寻烦恼，也不会再去惹他亲爱的姐姐不高兴。伊丽莎白见他只字不提，也有了几分得意。

不久，维柯姆和丽德雅就要启程了，伯纳特太太不得不与他们分离，而且至少要分离一年，因为伯纳特先生决不同意她的计划，不肯让全家搬去纽卡斯尔。

“哦！我的宝贝丽德雅，”她大叫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相见？”声音中带着几分痛苦，却又无可奈何。

“天哪！这我怎么知道，或许两三年都不能见面。”丽德雅不以为然地答道。

“好孩子，你要常写信给我。”

“尽量吧，妈妈。你知道，结了婚的女人很少会有时间写信。姐姐们可以常常写信给我，反正她们也没有什么事可做。”

相比之下，维柯姆先生道别的方式更令人感到亲切。他笑容可掬，仪表大方，说了许多动听的话。

“在我所见过的人当中，他算是出类拔萃的。”他们刚出家门，伯纳特先生不无感触地说道，“他皮笑肉不笑，还会傻笑，对我们大家表现得很亲昵。我真以他为莫大的骄傲。就算是威廉·卢卡斯爵士，我看他未必能找出一个这样的好女婿！”

女儿走后，伯纳特太太心情低沉了好多天，食不甘味，夜不成眠。

她说：“我常想，没有什么事比同亲人分离更令人难过。离开了亲人，人就好像失去了主张，像只没头苍蝇。”

“妈妈，你应该清楚，女儿出嫁，母亲都是这样的。好在你还有四个女儿未出嫁，这会让你安慰些。”伊丽莎白说道。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丽德雅并不是因为结了婚而离开我，那是因为她丈夫的部队驻扎在遥远的北方，如果离我们近一些，她就不会走得这么匆忙了。”

女儿的远离着实令伯纳特太太沮丧了一些日子，但没过多久也就好了，这是因为一条消息又重新燃起她的希望之火。传闻说，内瑟菲尔德的主人一两天内就要回到乡下，打几个星期的猎，他的女管家已接到吩咐，准备迎接主人。伯纳特太太得知后，喜悦中又有些许不安，她不时地望着琼，又不时地笑笑，偶尔又会无奈地摇摇头。

“太好了！妹妹，宾里先生要回来了，”（菲利普斯太太首先告诉了她这条消息。）“哦！这实在太好了！不过，他来不来，我都觉得无所谓了。你知道，现在我们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而且我的确也不想再见到他了。不过，既然他回来了，我们自然还是欢迎他。谁知道又会发生什么事？反正也与我们无关。关于他的事，我们早就说定，再不提这件事。他真的会来吗？”

“你尽可放心。”妹妹答道，“昨天晚上，我看到尼科利斯太太来到梅里顿，我特意向她打听，是不是真有此事，她说是千真万确。宾里先生很可能星期三就到，最迟不超过星期四。当时她打算上肉铺买点肉，为星期三的晚宴做准备，她饲养的那六只鸭

子，也已经到了可以宰杀的时候了。

琼听说宾里先生要来，不由得脸红起来。几个月以来，她从未在伊丽莎白面前提过他的名字。但这一次，当别人都走开，只剩下两姐妹时，她便说道：

"丽奇，姨妈今天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看见你一直盯着我看。我知道，我看上去一定很窘迫，但你要明白，并不是因为他的到来我才这样，我并没有什么痴傻的想法，只不过当时我觉得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盯着我看，我的确有些心慌意乱。坦白地说，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种怎样的心情，痛苦？高兴？好像不觉得什么。有一点我倒是很高兴，这次他是独自来的，这样和他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一些。我没有什么顾虑，只担心邻居们会说长道短。"

对此，伊丽莎白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如果她上次没在德比郡见到宾里，她或许会认为他到此地，的确别无他意。不过，她始终觉得他对琼旧情难忘。至于他这次究竟是得到了朋友允许才来的，还是自己主张跑来的，她莫衷一是。

"真是个可怜的人，"她有时这样想，"自己花钱租的房子却不能随心所欲地来往，而且还招来人家的流言飞语，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我也别去想了。"

姐姐嘴上虽说无所谓宾里的到来，但伊丽莎白不难看出她的情绪受到了影响，而且比平时更加烦躁不安，魂不守舍。

大约在一年以前，伯纳特夫妇曾就这个话题激烈地争论过，如今又旧话重提。

"亲爱的，"伯纳特太太说，"宾里先生回来以后，你一定要去拜访他。"

"什么，要去你去，我是不会去的。去年你也是这样说，还说拜访他，他就会娶我们的一个女儿，结果呢？——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种傻事我再也不干了。"

伯纳特太太又说，他一回到内瑟菲尔德，邻居们肯定都要去拜访他。

“别再跟我提这个了，我讨厌这种礼节。他如果存心要和我们交往，那他自己来好啦，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住哪儿。邻居每次来来去去都要我去迎送，我可不想在这方面浪费时间。”伯纳特先生极为不满地说道。

“唔，我只知道，你如果不去就是太不懂礼了，人家也会瞧不起我们的。反正，我已打定主意在家中设宴邀请朗太太和古尔丁一家，这样加上我们自家人一共是十三个，请上他正好是一桌。”

她主意一定，心里也就舒畅了许多，因此即使丈夫无理取闹，她也能容忍。不过，令人气恼的是，这样一来，邻居们可能比他们先见到宾里先生。

离宾里先生到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我现在觉得他还是不要来的好，”琼对伊丽莎白说道，“来不来，其实我也不在乎，但是听到别人喋喋不休地议论，我就受不了。妈妈的初衷是好的，可是她不了解，也没有人会了解，她的那些话令我难以忍受。但愿他不要在内瑟菲尔德长住下去，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琼，我有些抱歉，”伊丽莎白说道，“我很想说几句使你安慰的话，但我什么都说不出来，而且也不想说。你是知道我的，我不愿随波逐流，看到你难过，就劝你要有耐心，其实你向来都很有耐心。”

宾里先生终于到了。有佣人通风报信，伯纳特太太最早得到消息，因此费心耗神的时间也最长。既然不能指望丈夫登门造访，她不得不仔细计算着时间，算算什么时候送请帖合适。然而，就在他到内赫特福德郡的第三天，伯纳特太太便从化妆室的窗口看见他骑着马走进围场，并朝她家里走来。

伯纳特太太喜不自禁，连忙召唤女儿们。琼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前，对此丝毫没有表示。伊丽莎白为了不使母亲扫兴，便走到窗口望了望，看到除了宾里，德希也跟着一起来了，于是她又回到姐姐身旁。

“妈妈，还有一位先生，那是谁啊?”基蒂喊道。

“或许是他的朋友吧，孩子，我也不清楚。”

“哦!”基蒂又说道，“是那个傲慢的高个子，以前老跟他待在一起的那个人，不过，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天哪!是德希先生!我不会看错。只要是宾里先生的朋友，无论谁我都会欢迎，否则，我懒得见那个人!”

琼对妹妹与德希在德比郡见面的事一无所知，因此认为这是妹妹自收到他那封解释信以来第一次与他见面，说不定也会有些慌乱。姐妹俩现在可以说是感受都不好过。俩人彼此体贴，又各有隐衷。母亲仍絮絮叨叨，说他反感德希先生，就因为他是宾里先生的朋友，才决定以待客之道招呼他。不过，这些话显然两姐妹都未听见。其实，伊丽莎白之所以心神不定，其中的一些缘由是琼所想不到的。伊丽莎白始终没有勇气把舅母的信拿给琼看，更没勇气叙述她对他感情变化的经过。琼只知道妹妹曾断然拒绝过他的求婚，而且低估他的才能。但是伊丽莎白对更多的事了然于胸，她知道他对朗伯恩一家有莫大恩惠，她对他的情意或许没有琼对宾里那样深厚，至少也同样近乎情理。德希这次回到内瑟菲尔德，并且又主动上门拜访，确实令她惊奇不已，就像她上次在德比郡发现他的作风大变时一样惊奇。

时隔多日，他的情意却始终不渝。一想到这里，她原本苍白的脸颊顿时泛起了红晕，而且更有色泽，她欢喜的心情溢于言表，神采奕奕。但她心里还有些许的不安。

“让我先看看他的态度如何，”她心想，“然后再作指望也不迟。”

她坐在那里认真地做手上的编织，努力使自己看上去沉稳自若，连眼睛也不抬一下。等到仆人走近门口时，她忍不住抬眼看了看琼。琼看上去脸色比平日少了几分血色，但她的沉稳却出乎伊丽莎白的意料。两位先生出现的时候，她的脸涨红了，不过，她还是很大方地接待了他们，举止有度，不卑不亢。

伊丽莎白和他们没有太多的交谈，只是出于礼貌，简单地应付了几句，便又继续手中的编织，而且显得异常专心。她大胆地瞟了德希一眼，他的面容还是那样严肃，和往常没有什么区别，他不同于在彭伯利时的神情，却像他在赫特福德郡的那副神情。这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在她母亲面前至少应该庄重谨慎一些，而不是像在她舅父母面前那样毫不拘束。这种猜测虽令人心里不好受，但还是合乎情理的。

她也看了看宾里，可以看出，他又高兴又有些不安。伯纳特太太对他礼节周到，相形之下，对他的朋友却是漠不关心，十分冷淡，两个女儿对母亲的失礼之处有些过意不去。

特别是伊丽莎白，她深知，正是因为德希先生出面调停，才不致使她的宝贝女儿声名俱毁，而母亲本末倒置，令她难过至极。

德希向伊丽莎白问起了加德纳夫妇的情况，她神色慌张地回答了他，之后他再没说什么。也许是因为他坐得离伊丽莎白远了些，说话不是很方便。但在德比郡的那次，情形完全不同，他不便同她讲话时，便和她舅父母交谈。这一次，接连好几十分钟都听不见他讲话。禁不住好奇心的冲动，便抬起眼来看看他的脸，只见他不时看着琼和自己，但更多的则是望向地板，目光有点呆滞。不难知道，他的心思比较重，不像上次在德比郡那样急于博得人家的好感。失望的情绪笼罩着伊丽莎白，又觉得自己不该如此。

“我还会有别的什么奢望吗？”她心想，“那他为什么要来呢？”

她现在只想跟他一个人谈话，却又没有勇气开口。

她问候了他的妹妹，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宾里先生，你离开这里很长时间啦。”伯纳特太太说。

宾里先生连忙应声是的。

“我担心你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见到你，的确有人

说，你准备到米迦勒节时就把内瑟菲尔德庄园退掉。我但愿不会如此。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附近这一带发生了许多事情。卢卡斯小姐结了婚，我的小女儿已有了归宿，我想你或许已经听说这件事了。我的弟弟加德纳先生将这条消息刊登在《泰晤士报》和《信使晚报》上，不知道，他怎么写得这样简单，只写道：'乔治·维柯姆先生将于最近与丽德雅·伯纳特小姐结为伉俪。'关于她的父亲、她的住处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却只字未提。你见到过吗？"

宾里回答已见过，又连忙向她道喜。伊丽莎白没有勇气抬眼，因此不知道德希听了母亲这番话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说实话，顺利地把女儿嫁出去，是件令人开心的事。"伯纳特太太又接着说道，"可是，宾里先生，身边没有她，我心里又觉得空荡荡的，很不好受。因维柯姆的部队驻扎在北方一个叫纽卡斯尔的地方，他们不得不在那里定居，也不知我们多久能再见面。你或许已经听说了，维柯姆离开了民兵团，加入了一支正规军。感谢上帝，他总算还有几个朋友，尽管没有本来应得的那么多。"

伊丽莎白知道这是特意说给德希先生听的，这令她自觉羞愧。但这番话比什么都奏效，因此也和客人交谈起来。她问宾里先生是否有意长住乡下，宾里先生回答说，只住几个星期。

伯纳特太太接住话头又继续说道："宾里先生听说你此次来是要打猎消遣，那等你把自己庄园的鸟打光后，请到这里来，伯纳特庄园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着，你愿打多少就打多少，而且还会把最好的鹧鸪留给你。"

伊丽莎白见母亲如此低三下四地献殷勤，厌恶之情油然而生。一年以前，她们曾满怀希望，以为喜事在望，如今即使又会再现当初的希望，她相信一切也会转瞬即逝，让人徒自伤心。她只觉得无论是自己还是琼，纵然一生能幸福如意，也无法弥补这瞬间带来的恐惧与苦痛。

她自忖道："我只希望今后永远不要跟他们俩人成为朋友。

与他们交往虽令人愉悦，但无法弥补眼前这份难堪！但愿我们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

想是这样想，但当她发现，姐姐的美貌又再次燃起她曾经那位恋人的爱火时，她那终身幸福也难以弥补的痛苦也大大减轻了。宾里刚进来的时候，几乎不和琼讲话，但是很快，他变得殷勤起来。他发觉琼还是和从前一样美，还是那样温柔、恬静，只是不像去年那样健谈。琼希望在他的记忆中始终如一，但她并意识到自己已不似从前那样爱说话。其实，大多时候她都在思量中，与自己的思想进行交流，对此，她丝毫没有意识到。

当两位先生准备告别时，伯纳特太太想起了宴请一事，于是殷勤地说道：“宾里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还欠我一次回访。记得去年冬天你曾答应，从城里回来就到我们家吃饭，但你始终未赴约，说实话，我失望极了，一连几天心情都不好，这次你一定要来。”

提起这件事，宾里傻呆了半天，又说有事耽误了，甚为抱歉。说完俩人便告辞了。

伯纳特太太本打算当天就宴请他们，虽然她认为家里的饭菜向来不错，但对于像他们这样有身份的人，每年的进项达一万镑之多，晚宴自然也应该很正式，她既然对人家抱有如此深切的希望，那就应该好好款待才是。

第 十 二 章

伊丽莎白的神经好像上了发条似的紧绷着，所以客人们一走，她便走到屋外，想让自己放松放松，或许这根本只是换了个场景，因为她又不停着想着那些足以使她的精神更加郁闷，更加紧张的问题。德希先生刚才的举止出人意外也令她苦恼。

“如果这次他来只是为了显示他的冷酷、沉默，那他大可不

必来！”她想。

想来想去，只能令她越发不愉快，这根本无答案可寻。

“他在城里时，对我的舅父母很随和，也很讨人欢心，怎么对我就是这样？如果我令他有畏惧感，那他为什么上门登访？如果他对我已无情义，为什么装作沉默不语？他可真会戏弄人，我不会再去想他了。”

这时，琼走了过来，她不得不暂时放弃刚才的那些念头。伊丽莎白见姐姐神采奕奕，便知道姐姐对两个客人的到来很满意。

“第一次见面终于过去了，”琼说，“我觉得能应付自如，心里很踏实。这样星期二再见他时，我就不会再有窘迫感了，到时候，大家都会看出我们只是普通朋友的交往。”

“普通朋友？普通交往？姐姐，你还是小心点好！”伊丽莎白笑着说。

“亲爱的丽奇，我不是你想像中那样脆弱得不堪一击，我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你会令他像从前那样痴迷你，你说这算不算危险？依我看，你的危险可大啦。”

直到星期二，她们才又见到那两位客人。在前次拜访中，虽然只有半个小时的光景，但宾里先生谈吐自若，兴致盎然却不失礼节。伯纳特太太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于是又在心里盘算着。

这天，朗伯恩庄园宾客满堂。主人家殷切期盼的两位贵客准时到达，不愧是信守时间的狩猎者。俩人进入餐厅后，伊丽莎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宾里，看他是否还会坐在姐姐身旁，因为从前每逢宴请，他总是坐在琼身旁。此时那位精明的母亲也有同样的心思，因此并没有急忙拉他坐到自己身边。宾里刚进来时，好像有点举棋不定，但见到琼欢乐的面庞时，他便决定就坐在琼身旁。

伊丽莎白心里不免有些高兴，不由得朝德希看去，德希先生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举止有度。假如不是凑巧看到宾里异常惊

喜地望向他的朋友，她还以为他是先前得到德希的同意，所以才颇为得意地坐在琼身边。

用餐时，宾里对琼的倾慕之情显而易见。虽然这种表现不像以前那样直接，但伊丽莎白相信只要他能自作主张，幸福即刻会伴随着他和琼。尽管她不敢存有什么奢求的念头，但见宾里的神态，又令她非常高兴。本来她有些郁闷，然而眼前的这个画面却使她曾经的念头有了一线生机。德希先生坐在伯纳特太太旁边，与伊丽莎白相距甚远。伊丽莎白很清楚，这种境况对于德希和她母亲是多么兴趣索然，又是那么令人尴尬。因距离较远，伊丽莎白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可是看得出，他们只是偶尔才谈几句，而且十分拘谨，十分冷淡，见母亲那样冷淡地敷衍他，又想到他对朗伯恩一家的恩惠，那种难以言状的痛苦油然而生。有时她真想告诉他，他的恩惠并不是没有人知晓，也并不是她们全家人都那么薄情寡义。

她希望这一晚他们彼此能亲近一些，多交谈一些，而不仅仅是进门时的那几句客套话。两位先生进来之前，她坐在客厅里焦急不安地期盼着，心中的郁闷使她几乎要发疯。她期盼他们的到来，今夜是否能愉快地度过也全在此一着了。

“如果到时候他不主动地接近我，”她心想，“那我就永远不再理会他。”

两位先生进来了。看德希的神情，她觉得他今晚不会令自己失望。可是天哪！伯纳特小姐在桌旁给客人沏茶，伊丽莎白倒咖啡，大家紧紧地挨着坐在桌旁，而且她旁边连摆张椅子的地方也没有。他们进来之后，有位小姐又向伊丽莎白挨近一些，低声对她说道：

“我决不让任何男人插进来，我不让他们把我们分开，无论是谁都不行，你说呢？”

伊丽莎白注视着德希，他走到了屋子另一端。看到别人与他说话，她有些嫉妒。她几乎不想给客人倒咖啡，即刻又埋怨自己

过于愚蠢!

“他曾经被我拒绝过,我又怎能指望他再来爱我,真是太愚蠢了!哪个男人也不会忍辱向同一个女人二次求婚,他不会这样没骨气,任何男人都不会。”

这时,德希亲自送回了咖啡杯,伊丽莎白觉得有点兴奋,于是不失时机地说道:

“德希小姐还在彭伯利吗?”

“是的,圣诞节后她才会离开。”

“只有她一个人吗? 她的朋友都离开彭伯利了吗?”

“安妮利斯太太跟她在一起,别人都在三个星期以前去斯卡伯勒了。”

她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只要他愿意同她交谈,她自有办法。然而他却沉默地站了一会儿,后来那位年轻小姐又和伊丽莎白小声说着什么,他只得走开了。

仆人们撤走茶具,摆好牌桌,太太小姐们都站起身来,这时,伊丽莎白希望他来到自己身边的感觉更加强烈。但是母亲到处拉人打惠斯特牌,德希不好推却,只得和众人一道坐在牌桌前。她满怀的兴致此时已成泡影。整晚,他们都坐在各自的牌桌前,她不再有所指望,德希频频望着她,显然也没有心思打牌,结果俩人都打输了牌。

伯纳特太太有意要留内瑟菲尔德的两位先生吃晚饭,但令她失望的是,他们吩咐的套车比谁都来得早,因此她没有机会挽留他们。

客人们都走了。伯纳特太太大声地问道:“孩子们,今天你们过得怎么样?我觉得,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尤其是饭菜烹调得如此出色。鹿肉的火候正好,大家都说,从未见过这么肥实的腿肉。汤鲜美至极,比起我们上星期在卢卡斯家里吃的不知要好几十倍。德希先生也承认,鹧鸪烧得恰到好处,我看他自己至少用了三个法国厨师。琼,你今天美若天仙,朗太太也这样称赞你,她还

说……你肯定猜不到，她说你终究是内瑟菲尔德的人，她真的这样说。朗太太为人太好了，她的侄女们都是些守规矩的好姑娘，只是相貌逊色了许多，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他们。”

总的来说，伯纳特太太对今天的晚宴很满意，她很兴奋。宾里对琼的一举一动，她全看在眼里，因此认为他们俩的事一定会成功。她在盘算着这门亲事会给家里带来多少好处，越想越离谱，甚至认为他第二天会来向琼求婚，可是结果令她大失所望。

“今天过得真令人愉快，”琼对伊丽莎白说，“客人们都很投机，希望以后大家能经常聚会。”

伊丽莎白笑了。

“丽奇，请不要笑我，也不要对我有所怀疑，这会很难过。坦白地说，我很欣赏他的举止谈吐，精明、亲切、可亲，我并没有过分的念头。而且我看得出来，他没有故意要博得我欢心。我觉得他的谈吐比别人更美妙，而且也更随和。”

“你真是坏到极点了，不让我笑，却又偏偏总逗我笑。”伊丽莎白笑着说道。

“有些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有些事简直叫人无法相信！”

“那你为何逼我，认为我没有说出心里话呢？”

“你这一问却叫我无从回答。我们都喜欢将自己的意志灌输给别人，但别人又不一定会接受。既然你执意否定我的话，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否认自己对他的情义，别认为我会相信，对不起，恕我直言相告。”

第 十 三 章

这次拜访之后没过多日，宾里先生再次光临朗伯恩庄园，而且就只他自己。他的朋友已在当天早晨离开去了伦敦，不过十天

内就会回来。他待了约一个小时，显得异常兴奋。伯纳特太太要留他吃饭，他因已有约会而满怀歉意地推却了。

“希望你下次来的时候，我们有幸共同用餐。”伯纳特太太说。

宾里表示他随时都乐意来，如果不是怕伯纳特太太麻烦，他愿意经常和她们在一起。

“那明天行吗？”

当然，他明天没有约会，于是欣然接受了伯纳特太太的邀请。

第二天一早，他便来了。而这时，太太小姐们还未妆扮好。伯纳特太太穿着晨衣，扶着才梳好一半的头发，连忙跑进女儿的房里，大声叫道：

“琼，亲爱的，快下楼去，他——宾里先生来了。动作快点，快！萨拉，先别管丽奇小姐的头发，快来这帮大小姐穿好衣服。”

“我们得尽快下去，”琼说，“也许基蒂更快些，她上楼已有半个钟头了。”

“哦，别去管她！又不关她的事！快点，亲爱的，你的腰带在哪儿？”伯纳特太太显得比任何人都着急。

等母亲走后，琼怎么也不肯自己下楼，非要一个妹妹陪她一起下楼。

下午用完茶，伯纳特先生照例去了书房，玛丽也上楼弹琴去了。伯纳特太太见机又想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于是坐在那儿朝伊丽莎白和凯瑟琳挤眉弄眼，好半天，两个女儿都没有领会她的意图。伊丽莎白根本不想去理会她，基蒂终于看了她一眼，却十分天真地问道：“妈妈，你怎么啦？干吗总对我挤眼，你需要干什么？”

“嗯，没什么，孩子，我不是在挤眼。”说完，她又坐了五分钟，实在不愿错过良机，于是，她起身对基蒂说：“基蒂，宝贝，我有话跟你说，来。”说着便把基蒂拉了出去。琼立刻望向伊丽莎白，希

望她不要离开。但不多会儿，伯纳特太太又推门，喊道：

“丽奇，好孩子，我有话和你说。”

伊丽莎白无奈，只得出去。

“你知道，我们应该创造机会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走进走廊时，母亲说道，“基蒂和我现在上楼去化妆室。”

伊丽莎白没有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待在走廊里，见母亲和基蒂进了化妆室，她又回到了客厅。

伯纳特太太的计谋没有成功。宾里各个方面都令伯纳特夫人感到满意，只是始终没有向女儿示爱。他彬彬有礼，神情自若。晚宴中，人人称道。对于母亲种种不适的举止，他都表现得很有耐性，这使作女儿的感到异常的安慰。

时间久了，几乎每次不用主人邀请，他会自觉地留下来用餐。而且顺应伯纳特太太的意思，他第二天来跟伯纳特先生打鸟。

从此，他对琼再也不说无所谓之类的话。两姐妹也从不提起宾里，可是伊丽莎白上床时，心里很快活。照此发展下去，他们的事一定会有所结果，当然德希先生不要提前回来最好。不过，她又觉得这一切早已得到了德希先生的恩准。

第二天，宾里先生准时赴约。按事先约定，他整个上午都和伯纳特先生待在一起。伯纳特先生比他想像中的要和蔼可亲。其实，宾里本人也很可亲，人又聪明，既不会惹他讥讽，也不会令他讨厌得不予理睬。和以前相比，伯纳特先生更加健谈，也不那么怪癖了。不用说，他们打猎后一起回来吃了午饭。下午，伯纳特太太又故伎重施，尽量让琼和他单独待在一起。伊丽莎白有封信要写，用过茶点便到早餐厅写信去了。况且别人都坐下来打牌，她也不用跟母亲对着干了。

写好后，她又重回客厅。眼前景象不禁令她大惊，琼和宾里一起站在壁炉前，看样子似乎谈得很投机，或许这并不会令人产生怀疑，但是只要看到他们急忙扭身分开时的那副神情，你就会

知道了。在场的三个人都觉得有些尴尬，琼和宾里慢慢地坐了下来。当伊丽莎白正要走开时，宾里突然起身，对琼自语了几句，便跑了出去。

琼心里的高兴事从未向伊丽莎白隐瞒过，这一次也不例外，她立刻上前抱住妹妹，无比兴奋地说，她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不用说，伊丽莎白也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太幸福了！”琼继续说道，“幸福极了！我实在不配享受这样的幸福。哦！为什么人人不能都像我这般快乐？”

伊丽莎白因此也欣喜若狂，连忙向她贺喜，她的表情、她的感受，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她每向琼道一声祝福，琼的幸福感就随之递增。琼除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兴奋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要马上见到妈妈，”她大喊道，“我要亲自告诉她这件喜事，为此她煞费苦心，我决不能辜负她。宾里去找爸爸了！哦！丽奇，家里人听到这件事，该是多么高兴啊！哦！我如何受得了这幸福？”

说完，便急冲冲跑到母亲那里。这时牌场已散了，母亲和基蒂待在一起。

伊丽莎白一个人待在客厅里，想到几个月来家里人一直在为他们的事烦神担心，而今事情终于如人所愿，禁不住笑起来。

她心想：“这就是他那位朋友处心积虑地结局！也是她自己的姐妹自欺欺人的结果！这个结局太令人兴奋！太令人满意了！”

没过几分钟，宾里又回到客厅，因为他与伯纳特先生谈得简明扼要。

“琼呢？”他一推开门，便问道。

“在楼上妈妈那里，可能就要下来了。”

宾里随即关上门，走到她面前，伊丽莎白十分真诚地表示，她为这美满的结合而欣喜。俩人亲切地握了握手。然后，宾里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如何幸福，琼又是如何完美，直到琼下楼时才停

止。虽然他是以恋人的口吻来说这番话，但是伊丽莎白深知，他们的结合是完美无缺的。因为琼为人聪颖，性格柔顺得更是无人可比，而且俩人情趣相投，所以他那幸福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这天晚上，全家人都欣喜异常。伯纳特小姐因心里难以名状的高兴，容光焕发，比平常更光彩夺目。基蒂痴笑不止，希望这样的幸福也快快降临自己头上。伯纳特太太和宾里谈了足足半个钟点，尽管连声嘉许，极力赞美，觉得仍不能充分尽意。伯纳特先生和大家一起吃晚饭时，从他的神情举止上便可看出他也受到了极大的感染——快活至极。

不过，在客人未走之前，他对此事只字不提。待客人一走，他便招呼女儿说道：

"琼，恭喜你，你将成为最幸福的人。"

琼立即走到他跟前，吻了吻他，以示感谢。

"你是个好姑娘，"父亲说道，"你如此幸福地找到了归宿，我真替你高兴。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恩爱有加。你们性格相投。俩人又都随和，不会苛求，因此什么事都拿不定主意；你们心地善良，宽宏大量，佣人们个个都会欺负你们，你们又是那么慷慨，结果总是入不敷出。"

"但愿不致如此。我可不能容忍自己任意挥霍钱财。"

"入不敷出！"太太说道，"亲爱的先生，瞧你说的！他每年至少有四五千镑的进项，或许会更多！"接着又对女儿说道："哦！亲爱的琼，我太高兴了，恐怕今夜难以合眼，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总是说，会有这么一天的。我一向认为造物主不会白白地将你造得这样美。他去年初到赫特福德郡时，我就觉得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哦！这小伙子太帅了！"

伯纳特太太现在心里只有琼，维柯姆和丽德雅早已被她抛到了脑后。现在，琼才是她最宠爱的女儿。几个妹妹簇拥着琼，要她答应将来给她们多点好处。

玛丽请求使用内瑟菲尔德的书房；基蒂迫切希望每年冬天

能在那儿多举办几次舞会。

从此后，宾里每天都会到朗伯恩来。他总是早饭前就赶来，一直待到吃过晚饭才走。除非是不太相识的邻居，不厌其烦地再三请他赴宴，他才不得不去应酬一下。

伊丽莎白现在几乎没有机会和琼单独谈话，因为只要宾里在，她是不会理会别人的，她的眼里只有他！不过，伊丽莎白发现，当他们不得不分离时，她对他们俩人说还是有用的。琼不在的时候，宾里会和她谈论琼；而宾里不在时，琼又会来和她说东道西。

“他告诉我，”琼说道，“他今年春天根本不知道我就在城里，听了这话，我真高兴！我过去的确不信会有这种事。”

“我以前也怀疑是这么回事，”伊丽莎白答道，“那他对这件事又做何解释？”

“我想，一定是他姐妹的诡计。她们不同意我们的交往。当然，她们这样想也有她们的理由，无论从哪一方面，他都可以找个比我更好的姑娘。不过，我相信如果她们看到宾里和我在一起是多么幸福时，她们一定会改变想法，或许我们会再度成为朋友，当然决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

“这是我听到你说的最没气量的一句话，”伊丽莎白说道，“你是个善良的好姑娘，如果，再看到你去受那假仁假义的宾里小姐的骗，那我可是真要气炸了。”

“丽奇，你知道吗？他去年十一月进城时，的确真心爱我，只是后来听人说我讨厌他，才决定不再回来。”

“这不能全怪他，只是那时他太谦虚了。”

听了这话，琼又顺势称赞他的谦虚，说他虽具有许多优良品质，但从不炫耀。

令伊丽莎白欣慰的是，宾里先生并没有泄露他的朋友曾干预过此事。虽然琼非常宽容，但如果她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对德希有所成见。

“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琼大声说道，“哦，丽奇，家里这么多人，幸运之神却偏偏选中我，希望你也会这样幸福！也会找到这样一个人！”

“即使给我四十个这样的人，我也不会有你这样幸福。除非我像你一样柔顺，一样好心。如果幸运的话，或许会再遇到一位克里斯先生。”

朗伯恩庄园的喜事很快一传十，十传百，成了左邻右舍皆知的秘密。伯纳特太太得到特许，悄悄地告诉了菲利普斯太太，未经任何人许可，菲利普斯太太又告诉了梅里顿的众邻居。

就在几个星期前，梅里顿的人们因丽德雅私奔一事认为伯纳特庄园倒霉透顶，而现在，伯纳特一家顷刻间又被称作是全天下最幸运的人家。

第 十 四 章

有一天上午，大约是宾里和琼定婚之后的一个星期，宾里正和太太小姐姐们坐在起居室里，突然传来一阵马车声，大家不约而同凑到窗口，这时，一辆四马马车驶进草场。按理说，这么早是不会有客人来访的，看看马车的装备，却不是周围的邻居。马是驿站上的马，而且马车以及车夫所穿的号服，大家都不曾见过。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客来访。于是宾里又要琼和他避开，以免被这突然来访者纠缠住，于是他们跑到了矮树林里。剩下的三个人仍然注视着马车，百般揣测却不得其果。最后门开了，客人走了进来，原来是凯瑟琳·德布尔夫人。

事先大家也都有几分惊奇，但没想到见到来访者后会吃惊到如此地步。伯纳特太太和基蒂与她素不来往，却表现得比伊莉莎白还要惊诧。

客人进屋时的那副神气很不礼貌。伊丽莎白向她颔首问好，

她只微微点了点头，便随随便便地坐了下来。她进来时虽未要求人家介绍，出于礼貌，伊丽莎白还是把她的名字告诉了母亲。

伯纳特太太惊讶不已，但很快又感到十分荣幸，因此小心谨慎地以礼相待。凯瑟琳夫人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又冷冷地对伊丽莎白说："我想，你还好吧，伯纳特小姐？这位应该是你母亲吧？"

伊丽莎白应声说是。

"那一位或许就是你妹妹吧？"

"是的，夫人，"伯纳特太太答道，能够跟这样一位贵夫人交谈，她很是得意。"这是我的四女儿。小女儿已经出嫁了，大女儿正和她的未婚夫在庄园里散步。"

"你们这座庄园可够小的。"片刻的沉默后，夫人说道。

"当然与罗辛斯庄园是无法相比的，夫人，不过我敢肯定，比威廉·卢卡斯爵士的庄园要大得多。"

"嗯，窗子面西而开，夏天夜晚坐在这间起居室里一定不会舒服。"

伯纳特夫人解释说，她们吃过晚饭后通常不坐在那里，接着又说："我是否可以冒昧地问您一句：克里斯夫妇都还好吧？"

"是的，很好。我前天晚上还看到了他们。"

伊丽莎白以为她是替莎罗特来送信的，因为她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能使她到这里来。可是并不见她拿信出来，这令她百思不得其解。

伯纳特太太亲切地请夫人随意用些茶点，却未料凯瑟琳夫人毫不客气地谢绝了，说她什么也不想吃。接着起身说道："伯纳特小姐，你们这块草场的一端颇有些野外荒郊的景象，却也很吸引人。能否请你陪我到那里走走。"

"好孩子，去吧。"她母亲大声说道，"陪着夫人到处转转，我想她一定会对我们这个幽静的地方感兴趣的。"

伊丽莎白听从母亲的话，先到自己的房中取来遮阳伞，然后

陪着夫人向屋外走去。在经过餐厅和客厅时，凯瑟琳夫人推开门微微探了探头，审视了一番，认为布置得还算不错，接着继续往前走。

夫人的马车还停在门口，伊丽莎白看见车里坐着她的侍女。她们沿着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路向那片矮树林走去，俩人默默无语。伊丽莎白认为，对于这样一个盛气凌人，自命不凡的人，她决不会主动跟她说话。

她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她的脸，心想："她怎么会和她的外甥相像呢？"

一走进矮树林，凯瑟琳夫人开口说道：

"伯纳特小姐，我想你一定很清楚我来这里的原因。你应该明白。你的良知会告诉你我为什么会来。"

"夫人，我实在不明白您的话，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幸在这里见到您。"

"伯纳特小姐，"夫人气恼地说道，"你知道，没人能骗过我，也休想戏弄我。无论你耍什么花招，我可不是那么容易受骗的人。我一向很坦率，如今遇到这样大事，我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两天以前，我听到一条令人咋舌的消息：不仅你姐姐攀上一门高亲，就连你，伊丽莎白·伯纳特小姐，也快要与我的外甥——我的亲外甥德希先生结亲。简直是无稽之谈，虽然我知道德希是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但我还是立刻决定到你这里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向你说明我的想法。"

"既然你那么信任你的外甥，相信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那你为何要来自讨没趣，究竟是为什么？"伊丽莎白惊讶之余却又极其鄙视她。

"我希望你针对传闻，立即澄清事实。"

"夫人，如果真是这样一回事，"伊丽莎白冷冷地说道，"那您此次来朗伯恩，一定会弄假成真。"

"怎么，还不承认？你们不是一直在宣扬吗？难道你不知道

这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闹得满城风雨了吗？”

“我根本不知此事，从未听到过。”

“那你能不能坦白地说，这是无中生有，毫无根据？”

“对不起，我并不想像您那样所谓的坦白，您随便问吧，恕我无可奉告。”

“岂有此理！伯纳特小姐，我要你把话讲清楚，他，我外甥，是否向你求过婚？”

“夫人，您刚刚才否认过此事，怎么，您忘了？”

“我当然认为不会有这种事。但是你千方百计地引诱他，或许他一时冲动，会做出一些愚蠢的事，他忘了应该对得起自己，应该对得起家人。你这个魔女或许已经把他迷住了。”

“即使真是这样，请原谅，无可奉告！”

“伯纳特小姐，放明白点！你说话的语气令我厌恶！你知道我是谁吗？告诉你，我几乎是他最亲近的亲戚，当然有权过问他的终身大事。”

“但是，你也要明白，你无权过问我的事，而且你这种口气也令我厌恶！”

“你仔细听明白，休想与德希结婚！绝对不可能！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德希先生早跟我女儿订过婚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请您也听好，如果他真订婚了，那你根本没有理由认为他会向我求婚。”

迟疑了片刻，凯瑟琳夫人又说道：

“他们的订婚形式很特别。当他们还是在襁褓中时，我和他的母亲便为他们许定终身，这是双方母亲最大的愿望。而如今，愿望即将成为现实时，你却从中搀和，要知道，你是何等卑微！何等低贱！难道你这样不顾礼仪廉耻，无视她亲人的愿望，无视他与德布尔小姐默许的婚约？难道我不曾告诉过你，他早已与表妹订下终身？”

“是的，我曾听说过。可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仅因

此而阻挠我与他的亲事，那么，我虽明知他母亲和他姨妈要他娶他的表妹，我也决不会让步。如果与德布尔小姐结婚，既不是德希先生的义务，也并非他的意愿，那他为何不能另作选择？！这件事的结果不是你们的良好愿望所能左右的。如果德希爱我，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无论是家族的尊严与利益，还是个人的理智与体面，决不容许这种事的发生。伯纳特小姐，你要考虑清楚，如果你执意如此，只能使他的亲友数落你、蔑视你、讨厌你。而你们的结合也一定会被认为是一种耻辱，我们甚至不会提起你的名字。”

“这的确令人感到不幸。”伊丽莎白答道，“但是成为德希先生的太太，必定会有莫大的幸福，我想，这并不会使人懊恼，也不会使人后悔。”

“好个没有廉耻的姑娘！真是没羞没臊！我今年春天那般厚待你，你竟不知报答，真是枉我一片好心。我们还是坐下来谈吧。伯纳特小姐，你应该明白我的个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不对任何人屈从，也从不让自己失望。”

“那只能使你自己更加难堪，对我却无任何影响。”

“请不要插嘴！听我说！我的女儿和外甥天生是一对。没有人能拆散他们！他们的母亲都出生于同一名门望族，家世显赫。他们的父亲虽然没有爵位，但也都是有财有势的名门世家。你有什么呢？门第？贵亲？家产？你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如果你还有点自知之明，就不要背弃你的出身。”

“我认为跟你外甥结婚，并不会背弃我的出身。他是一位绅士，而我是绅士的女儿，这并没有什么匹配与不匹配之说。”

“不错，你确是绅士的女儿。可是你母亲呢？你的舅父母呢？也是绅士？也是名门？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底细。”

“我的亲戚是怎样的人，只要德希先生无所谓，与你又有什么关系！”

“他是否跟你订过婚？请你直言相告。”

伊丽莎白本不想理会她的这个问题，细想后，她不得不说了一声："没有！"

凯瑟琳夫人听了十分得意，嘴角微微撇了撇。

"你能保证永远不跟他订婚吗？"

"不能！当然不能！"

"伯纳特小姐，你的回答真令我震惊。你如此不通情理！别以为你的顽固不化会使我让步。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我决不离开。"

"难道你以为你咄咄逼人，我就会退让吗？你以为你的恐吓就会令我做出那个愚蠢的决定吗？妄想！我决不会答应你无理的要求。你想让德希先生跟你女儿结婚，就算我答应你的要求，难道他们的婚事就会成功吗？如果他选择我，就算我拒绝他，难道他会因此而向你女儿求婚吗？夫人，恕我直言，你的这种想法实在有些荒唐，不近情理，你以为我会屈服于你这些荒唐的理由吗？你看错人了！你如何对你外甥的事加以干涉，我不管，但你没有权利干涉我的事。因此请不要再无理纠缠我了！"

"你不要这么性急，我下面还有更精彩的话要说。这也是反对你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你小妹妹的丑事你应该还记得吧？当然，怎么会这么快就忘了呢！你妹妹与一个品性低劣的年轻人私奔，他们之所以能结婚，也只是你父亲和舅父花钱换来的，这样的丑事对你们家简直就是耻辱！这样一个不知羞耻的姑娘也配做我外甥的小姨？她的丈夫曾是他父亲生前管家的儿子，难道也配作他的连襟吗？天哪！你究竟想干什么？彭伯利的名声就这样给人践踏吗？"

"现在你说够了吧！"伊丽莎白恼羞成怒，愤愤地说道，"我被你侮辱得已经够了，我要回家！"她说着站起身来，凯瑟琳夫人也站了起来，俩人一同往回走。这下可把这位夫人气了个够呛。

"看样子，你不会顾及我外甥的身份与名誉！你这个没有心肝，自私的坏姑娘！难道你没想过，你们的结合会令大家耻笑的

吗？德希也因此受人鄙视？”

“请你不要再讲了！凯瑟琳夫人，我不想再重复我的意思。”

“那你非要与他结婚不可啦？”

“我没有这样做过，但如果是属于我的幸福，我不会让它从身边溜走的，至于我怎么做，任何人无权干预。包括您在内！”

“好啊，你拒不依从我，将我拒于千里之外。你不守本分，寡廉鲜耻，对别人的情义不予回报。你决心要让他受到亲人的鄙夷，为天下人所耻笑。”

“夫人，您说得过于严重了。”伊丽莎白答道，“本分、廉耻、情义何从谈起？我与德希先生的结合并不违背道义。如果他娶我会引起家里人厌恶他，那我也毫不在乎。至于说到天下人，我相信不是所有人都和您一样，大多数人还是知义明理的，不见得个个都会耻笑他。”

“这就是你真实的想法！这就是坚定不移的主张！太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伯纳特小姐，别以为你的痴心妄想会达到目的。我只是想试探试探你。原以为你会深明大义，想不到你是这样一副嘴脸。让我们拭目以待，看谁强过谁。”

凯瑟琳夫人一边走，一边愤怒地埋怨着，走到马车跟前，又急忙扭过头，说道：

“我不会向你道别，伯纳特小姐，我也不问候你的母亲。你们根本不配享有这样的礼遇。你令我非常气愤！”

伊丽莎白根本没有再理会她的念头，便头也不回地径自朝屋里走去。她上楼的时候，听到马车驶走的声音。母亲早已焦急地候在化妆室的门口，见伊丽莎白上楼，便问她夫人为什么不进来坐坐。

“她不想进来，”女儿说，“她要回去。”

“她是个很有风韵的女人。真是荣幸，她会光顾我们这里。我想，她或许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只是路过梅里顿，顺便看看你，也顺便告诉我们，克里斯夫妇过得很好。她没有特别跟你说什么

吧,丽奇?”

伊丽莎白实在没有办法把谈话的内容告诉母亲,只得编了个谎。

第 十 五 章

这位不速之客的来访使伊丽莎白心神不安,一时间心情难以恢复平静。一连好几个钟头,她都在反复地思索这件事。凯瑟琳夫人不辞辛苦从罗辛斯赶来,只是要确定她与德希先生是否定婚,而且决心要拆散他们。令伊丽莎白难以理解的是,怎么会出现他们定婚的传闻。后来她才想起,德希是宾里的好朋友,而她又是琼的妹妹,人们常会因一件喜事而联想到另一件,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足为奇。她自己也早就想到,姐姐结婚后,她和德希见面的机会也就更多了。因此卢卡斯一家仅凭这一点(她认为他们和克里斯夫妇通信时会说起这件事,因此才会传到凯瑟琳夫人那里)就断定这已成为事实。而伊丽莎白自己只期待着将来会有几分希望而已。

不过,仔细想想凯瑟琳夫人那一番话,她禁不住有些不安:如果她执意干涉,谁也不知道后果如何。她坚决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无论如何也要阻挠他们的亲事。由此,伊丽莎白可以断定她一定有办法说服她的外甥。至于德希如何看待他们的结合,她不敢确定。她不清楚他与姨妈的感情到何种程度,也不清楚他是否会听从她的想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要比伊丽莎白更重视那位夫人。她相信,只要凯瑟琳夫人向他说明两家门第的差距,以及跟这样出身的女人结婚有多少害处,那势必会击中他的弱点。在伊丽莎白看来,凯瑟琳夫人列举的这一堆理由当然荒唐无理,甚至不值得费神去辩驳,但是德希是个顾全体面的人,或许他认为合乎情理,无机可乘。

倘若他在此之前对此还有些举棋不定（他似乎经常这样），那么现在经这样一位至亲的规劝和央求，他就会立刻抛除所有顾虑，并且决定在不失身份的前提下追求幸福。如果真如此，那他一定再也不会回来了。凯瑟琳夫人路过城里时或许会去找他，这样一来，他虽然和宾里先生约定会回到内瑟菲尔德，恐怕现在也只得放弃了。

“如果宾里几天内接到他的来信，推托因故不能赴约，我便一切都明白了。”她心里又想，“我也不必再有什么指望了，也不再祈求他对我真爱如初。本来我已萌发了对他的爱，也会欣喜地嫁给他，但是他现在要放弃我，只是对此感到惋惜，那我甚至连惋惜也没有。”

家里的人一知道这位贵客是何方神圣，都不禁为之颇感惊诧。不过，他们都采用伯纳特太太那样的设想，平息了自己的惊奇感。因此，并没有人因此去戏弄伊丽莎白。

第二天早晨，伊丽莎白下楼时，遇见父亲正从书房里出来，手里还拿着一封信。

“丽奇，”父亲说道，“我正有事找你，请到我书房来一下。”

她跟着父亲走到书房里。她猜不出父亲会和她说些什么，或许是和那封信有关，因此觉得很好奇。她突然预感到，可能是凯瑟琳夫人写的，免不了要和父亲作一番解释，心里顿时又有些怅然。

她与父亲走到壁炉边，坐下后，父亲说道：

“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看了使我大为惊讶。信上写的是关于你的事，我想，你应该知道里面的内容。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我有两个女儿快要结婚了，我得先恭喜你。”伊丽莎白当即认定，这封信不是那位姨妈写来的，而是她的外甥写来的，于是羞红了脸。她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气愤，高兴的是他亲自写信来做说明，气愤的是他没有直接告诉她，这时只听父亲说道：

“看样子，你心里有底似的。年轻小姐对这种事最为敏感，可

是即使以你这样的聪颖，你依然猜不出那位爱慕者的姓名。告诉你，这是克里斯先生写来的。”

“克里斯先生？他都说了些什么？”

“当然是很重要的事。他一开始先恭喜我大女儿即将成婚。这消息大概是那爱管闲事的卢卡斯家的人告诉他的。关于这些我就不念了，以免让你着急。有关你的部分是这样写的：

‘愚夫妇为贵府此次喜事竭诚道贺后，请容再就另一事略申数言。此次消息来源同上。据云，贵府大小姐出阁后，二小姐伊丽莎白亦将出阁，所择如意夫君系天下大富大贵之人。真乃双喜临门’。

“丽奇，知道所指贵人是谁吗？‘此人年轻福洪，举凡人间稀贵之物件件有之。非但家势雄厚，门弟高贵，权力无境。此生虽条件如此优越，万般诱人，然彼若向贵府求亲，切不可草率应承，否则难免留有后患。’丽奇，下面就要提到这位贵人是谁了。

“‘在下所以此言相告，实因虑及贵人之姨母凯瑟琳·德布尔夫人万难赞同之。’

“这人就是德希先生！丽奇，感到惊奇吧？无论是克里斯，还是卢卡斯一家，怎么偏偏在我们的熟人中挑选这个人来编造谎言戏弄我们，这不是太容易给人家揭穿了吗？德希先生从不正眼看女人，或许他从未看过你一眼！我可真是佩服他们！”

伊丽莎白尽量迎合着父亲打趣，可是她的笑容显得勉为其难。父亲的打趣从没像今天这样令她心里有些不高兴。

“你不觉得可笑吗？”

“哦！当然可笑，请继续读下去。”

‘昨夜在下曾与夫人谈及这门婚事可能即成事实，深蒙夫人平日错爱之忱，当即以实相告。此谓难以赞同之，盖因令媛门户低微，且缺陷太多，若与之联姻，恐有伤大雅。在下自觉责无旁贷，应将此事及早奉告，以便表妹及其所爱慕之贵人皆能知义明理，免得未经夫人恩准，私订终身！’克里斯先生还说：‘在下甚为

欣慰，丽德雅之事得以圆满解决，只是俩人私奔之丑闻已广为人知，不免仍感痛心。据云，那对男女一经确定夫妇名分，先生即迎入贵府，诚令人惊异。先生此举实助长伤风败俗之恶习。若在下为朗伯恩之牧师，当决然反对。先生乃基督徒，固以宽恕为本，然则以先生之本分，惟有拒其人，拒闻其名耳。’——这就是他所谓的基督徒宽恕教义！下面写的都是关于他亲爱的莎罗特的情况，说她快要生孩子了。丽奇，怎么，你好像不乐意听似的。我想，你不会也有那种小姐脾气，听到这种废话就要假装生气吧。人生在世，不就是彼此互相取乐吗？你笑笑我，我笑笑你，否则还有什么意思？”

“哦！”伊丽莎白大叫道，“我觉得可笑极了，也觉得奇怪！”

“的确怪——有趣的也正是这一点。如果他们说的是另一个人，倒也还说得过去。可笑的是，那位贵人并没有把你放在眼里，而你对他又是那样厌恶至极。我平常虽然厌恶写信，懒于动笔，但无论如何也要和克里斯先生保持书信往来。唔，每次看到他的信，我觉得他比维柯姆更令我欢喜，尽管我很欣赏我那位女婿的无耻和虚假。莉齐，凯瑟琳夫人怎么看这件事？她是不是专程来此表示反对的？”

听到父亲的这句问话，女儿只是嫣然一笑。其实，父亲的这句问话，根本对女儿和德希间的情意无所怀疑，在他看来，他们之间确是也不存在什么，因此他没有反复追问。

伊丽莎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困惑，这么表里不一。明明心里尽是泪水，表面上却要强装笑颜。父亲说德希先生并不把她放在眼里，这话真令她伤心欲绝。她只能怪父亲缺少这种观察的敏锐力，或许她心中又添一重顾虑；这根本无关于他人，而是自己奢求太多。

第十六章

事情并未像伊丽莎白预料的那样，宾里先生没有接到他朋友不能赴约的致歉信。就在凯瑟琳夫人来访之后不几天，宾里同德希出现在朗伯恩庄园里。伊丽莎白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母亲会提起凯瑟琳夫人来访之事。所幸的是，伯纳特太太还未来得及说，宾里先生就提议到屋外散散心。这样他就有机会和琼单独待在一起。众人都表示同意。伯纳特太太向来没有散步的习惯，而玛丽总是很忙，于是出去散步的只有五个人。宾里和琼有意走在后面，让伊丽莎白、基蒂和德希相互应酬。然而三人都默默无语，基蒂惧怕德希，所以不敢开口；伊丽莎白正在暗自为自己鼓气；或许德希也是如此。

他们朝卢卡斯家的方向走去，因为基蒂想去看看玛丽亚。伊丽莎白觉得没有必要大家都去，于是待基蒂离开以后，她鼓足勇气和德希继续走下去。现在是她拿出决心的时候了，她再三为自己打气，终于说道：

“德希先生，请原谅我是个自私的人，只为自己心里的痛快，也不考虑是否会对你有所伤害。你对我那可怜的妹妹恩重如山，我实在禁不住要表达我的感激。我自从知道事情的真相后，心里急切地想要你知道我的这份感激。要是我家里人都知道了实情，那么要表示感激的就不仅我一人了。”

“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德希答道，声音既惊奇又激动，“没想到你已经知道了，之所以向你隐瞒，是怕会引起你的误解，使你不安。加德纳太太太不可信了。”

“这不关舅母的事，只是丽德雅不慎漏了口风，我才知道你也牵扯在这件事里。当然，我必须得了解实情。你大方慷慨，富有同情心，为了找寻他们的下落，你不辞辛苦，受尽委曲，请允许

我代表朗伯恩一家向您表示最深的谢意。”

“如果你一定要谢我，”德希说道，“那就只表示你自己的谢意吧。我不否认，所以那样做，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你家里人不用谢我，虽然我尊重他们，但当时我心里只有你。”

伊丽莎白顿时窘迫，不知如何是好。片刻后，她的朋友又说道：“你是个很坦白的人，不会戏弄我。请你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你的态度是否还和四月份一样。我的情感和心愿始终如一。你只要说一句话，我便再也不提起此事。”

伊丽莎白听到他如此直截了当地表明心意，越发为此不安和焦急，便不得不开口说话。她语无伦次地告诉他，自从他刚提及的那个时期以来，她的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她愿意以愉快和感激的心情来接受他的一番真情。哦！快看我们的德希先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与快乐此时正淋漓尽致地显露在他的脸上，于是他像一个狂热的恋人一样，以无限的热情向她倾诉心曲。如果伊丽莎白有勇气看看他那双眼，就会发现一团恋火在他心中正炽热地燃烧，欢愉和喜悦使他更加英俊。不过，她虽然看不到他的神情，却能听到他的声音，亦能感受到他种种感觉，她知道她在他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他对她的情又是何等真切，这一切使她体味到情感的珍贵。

他们毫无方向地走着。他们有多少事情要去思索，多少情感要去体会，多少衷肠要去倾诉，实在无心去在意别的什么。伊丽莎白突然意识到，他们这次所以能彼此谅解，还要感激他姨妈所做的一番努力。凯瑟琳夫人途经伦敦时，的确找过德希，把她去朗伯恩的动机、经过以及同伊丽莎白谈话的内容统统告诉了他，尤其强调地叙说了伊丽莎白的一言一语，因为在她看来，这些话尤能表明伊丽莎白的厚颜、狂妄。她以为经她这样一说，即使伊丽莎白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外甥也定能打消这门亲事的念头。不过，事与愿违，事实恰恰相反。

“以前我简直不敢有所指望，”德希说道，“这一次我觉得自

己有希望，我知道你的性格，因此相信：你若对我讨厌至极，而且无任何挽回的可能，那一定会在凯瑟琳夫人面前直言坦白。”

伊丽莎白涨红了脸，笑着答道：“你了解我的性格，才相信我会那样做。既然我敢在你面前痛斥你，那我也敢在你亲戚面前痛骂你。”

“你骂我的话，哪一句不是我咎由自取？你的指责虽毫无根据，可我知道，我当时对你的态度应该受到强烈的指责，那是不可饶恕的。至今我一想起那件事，就免不了痛恨自己。”

“那天晚上的事，责任主要在我，我们不要再争了。”伊丽莎白说道，“当然，严格地说，我们的态度都不好。但是从那以后，我觉得我们俩人都变得客气了。”

“我不能轻易地原谅自己。几个月来，一想起我当时说的那些话，想起我的态度、行为，我就觉得有种无言的痛苦。你对我的指责，确实有道理，令我今生难忘：‘假如你表现得礼貌一些。’这是你的原话，你无法想像这句话使我多么痛苦。坦白地说，这些话也是我过了好久才明白的。你的责备没有错。”

“我根本没有想到，那句话会令你如此痛楚。”

“这一点我相信。你认为我的情感不真实，你一定这样以为。我永远也忘不了你当时翻脸时的情景，你说无论我以怎样的方式求婚，你都不会答应我。”

“哦！别再提我那些话了，太不近人情了。其实，我早为那件事所说的话而羞愧了。”

德希提起了他那封信。“看到那封信，”他说，“是不是立刻改变对我的观感？看完信后，你相信那上面所写的吗？”

伊丽莎白解释说，那封信深深地影响了她，使她从前的偏颇看法渐渐地消除了。

“我知道，”德希说，“那封信一定使你很难过，可我实在是万不得已。但愿你早把它毁了。我害怕你会再去读它，尤其是信开始部分。我觉得有些话，你看了真该痛恨我。”

“如果你认为只有毁掉那封信，才能保证我对你的爱，我当然会毁掉它。不过，即使你我都认为我并非一成不变，那我也不至于因为再读那封信而立刻动摇对你的情感。”

“写那封信时，”德希说，“我自我感觉心情平静，没有感情用事，可后来才明白，我是带着满腹怨气写的。”

“信的开头透露着稍微的怨忿之情，结尾却不是这样，而且最后一句话颇见你有点慈悲。好啦，我们不要再提那封信了。无论是写信人，还是收信人，他们的心情今非昔比，因此，过去的不愉快应该忘掉，学学我的人生观，只有那些美好而令人愉快的往事才值得回味。”

“我可不以为你有这样的人生观。你回首往事，所以不会自责，不会痛楚，是因为你的过去根本没有可指责的地方。这无关于你的人生观问题。可我却不然，我总是不由得会想起一些令我烦恼的事，这些往事令人难以忘怀，回忆也有其必要。我虽然认为：自私是一种不良性格，但我始终都很自私。孩童时，大人教授我做人的道理，却不教我改正脾性。他们向我灌输如此这般的道德教义。却又听任我傲慢自大地去奉守这些教义。很不幸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家中惟一的孩子，由于父母的宠爱，助长了我傲慢的脾性。我的父母虽然都是善良的人（尤其是我父亲，慈祥和蔼），但他们却默许我，纵容我，甚至教我如何惟我是图，傲慢狂妄；对家人以外的人毫不关心；鄙视世人，至少要看他们都不如我高贵，不如我有见识。从八岁到二十八岁，我就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你的出现，不是因为你，最亲爱、最可爱的伊丽莎白，我恐怕还是那个样子！你的教训虽然起初令我难以忍受，但它的确给我带来不少益处，使我痛定思痛。最初我向你求婚时，十分有把握地认为你会答应我。然而你的羞辱，你的拒绝使我意识到，我既然认为这位姑娘值得我付出一切去博取她的芳心，那我就不应该自命清高地去讨她喜欢。”

“你当时认为真会赢得我的芳心吗？”

“我确实这样认为。看我是多么自高自大！我当初还以为你渴望我的求婚呢。”

“那一定是我的态度不明确，可是我并非有意蒙骗你，有时我一时任性就会做错事。我想，从那天晚上开始，你一定对我恨之入骨吧？”

“恨？开始确有种气愤的感觉，但后来，我就知道应该对谁生气了。”

“我没有勇气问你，我们那次在彭伯利的见面，你是怎么认为我的，你是不是认为我不该去？”

“怎么会认为你不该来呢，我只是有点惊奇。”

“惊奇的应该是我，我没有想到你对我的接待如此周到，我觉得自己不配。说实话，我真的没有料到会受到特殊的礼遇。”

“我当时那样做，”德希答道，“是想尽量做到礼仪周全，我要用我的行动向你表明我很有气度，不计前嫌。我希望得到你的谅解，希望改变你对我的成见。而其他的想法，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我说不出来或许是见到你半个钟头以后。”

他又告诉她，乔治亚娜很高兴能认识她，但因交往突然中断而失望。说到这里他自然又谈到中断的原因。伊丽莎白很快知道，他还没离开那家旅店之前，就决意跟随她从德比郡出发去寻找她妹妹。他当时所以神情忧郁，有所顾虑，全因这件事。

伊丽莎白再次表达她的谢意。但这件事令两个人都不愉快，所以没有继续谈下去。

他们边走边谈，不觉已走出数英里，这时夕阳已西沉，他们才发觉应该回家了。

“宾里先生和琼呢？”这一问又令他们谈起了那两个人的事。德希为他们的定婚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的朋友早已将此事告知于他。

“你觉得意外吗？”伊丽莎白问道。

“没有！我出发时，我便预感事情会成功。”

“看来，你早就答应他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尽管德希竭力辩解，但她认为这是事实。

“我前往伦敦的前一天晚上，”德希说，“向他坦白地表明了我的想法，其实我早该如此。我告诉他，我过去阻挠他的婚事，这种做法荒谬极了。他惊讶不已，他从未怀疑过我会有如此举动。我还告诉他，过去我认为琼对他并无情意，现在看来也不对。我看得出来，他对琼更一往情深，我坚信他们的结合会很幸福。”

伊丽莎白见他如此轻易地左右他的朋友，忍不住便笑了。

“你告诉他说我姐姐爱他，这是你自己看出来的，还是春天我告诉你的？”

“我的观察。我最近两次拜访你家，特意注意琼的神情，发现琼对宾里的感情是缘于内心深处的爱。”

“那宾里先生听你一说，也即刻相信了吧。”

“当然。宾里为人谦虚真挚。但他缺乏信心，遇到如此棘手的事情便没了主张，他一向很信任我，听我说了之后，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有一件事他对我极为不满，因为我向他隐瞒了你姐姐今年冬天在城里住了三个月。我这样做，自然会令他生气，但我相信，他听说你姐姐仍有意于他，立即消了气。现在他已经真心地原谅我了。”

伊丽莎白很想说，宾里先生确有几分可爱，这么容易听信别人，真是可贵，但她终没有说出口。她觉得现在还不是和德希开玩笑的时候。德希继续谈着宾里，预言他会何等幸福，但无论怎样都无法和他自己相比。俩人谈着，走着，走着，谈着，很快进了家门，便在走廊里道别。

第 十 七 章

“亲爱的丽奇，你们到哪儿去了？”伊丽莎白一走进客厅，琼

便问道。待大家坐下吃饭时，家里其他的人也这样问她。她只告诉大家，他们随便走走，没想却迷了路。说着说着，她的脸庞泛起红晕。但是，无论她是一种怎样的神情，都不致使家里人对她和德希有所怀疑。

晚上在平淡无奇中度过。那对众人皆知的情侣有说有笑，而这对秘密恋人却默然无语。德希性格沉稳，欢喜之情从不表露于面。伊丽莎白心神不定，心中尽是幸福却体味不到幸福的感觉。因为除了眼前这种难堪外，还有许多的麻烦会悄然而至。一旦事情公开，家里人会持什么态度，她知道，除了琼，家里没人喜欢他。她甚至担心，即使凭借他的财势也消除不了家人对他的反感。

夜晚，伊丽莎白向琼倾诉了隐情。虽然多疑不是琼的性格，但她决然不肯相信。

“你别开玩笑，丽奇。跟德希先生订婚，决不可能！不，不，别想让我上你的当，我知道不可能！”

“太不幸了，开始就被你当头一棒。你是我惟一能说实话的人，要是你怀疑我，那就没有人会信任我了。我怎么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呢？我是认真的，他依然爱着我，而且坚定不移。我们订婚了。”

琼看着她，目光充满着疑问：“哦！丽奇，这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你对他深恶痛绝。”

“你根本不了解这件事，别再提那话了。我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他。总是追忆不愉快的过去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行为。经过这一次，我要忘得干干净净。”

伯纳特小姐对此还是难以接受，她依然诧异地望着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再一次态度严肃地对她说，这是事实。

“天哪！难道真有此事！看来，我要恭喜你了，”琼大声喊道，“亲爱的丽奇，恭喜你！可是你确信——请原谅我如此问你，你确信嫁给他会十分幸福？”

“毋庸置疑。我们两个都认为我们将是最幸福的。琼,你为我们高兴吗?你愿意接受他作你妹夫吗?”

“当然愿意!还有什么比这更令我和宾里高兴的呢!我们以前也曾经这样猜测过,讨论过,但认为没有可能性。你真的深爱他吗?哦!丽奇,慎重一些,你要知道,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痛苦的。你确实认为你应该这样做吗?”

“哦!当然!如果你知道所有的一切,你会觉得我做得还不够呢!”

“我不懂?”

“我应该承认,我觉得我爱他要胜过你爱宾里。我怕你会生我的气。”

“好妹妹,严肃点,我是认真地跟你谈这件事。快把一切事情告诉我。你爱他多久了?”

“这份爱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具体什么时间,我也说不准。我想,或许是从我见到美丽的彭伯利庄园开始的。”

琼再次恳求妹妹正经些,于是伊丽莎白立刻神情严肃地告诉琼,她对德希的爱是真真切切的。伯纳特小姐因此不再有所疑虑,她完全有理由相信妹妹的爱是真实的。

“我感到很高兴,”她说,“我们俩都会幸福。我向来很看重他,现在我更应该尊重他,不为别的,就凭他对你的爱。现在,他既是宾里的密友,又将成为你的丈夫,所以除了宾里和你以外,他是我喜欢的人了。可是,丽奇,你真狡黠,对我还有隐情。你去彭伯利和兰顿的事,我竟全然不知!至于我所知道的,还是后来听别人说起的。”

伊丽莎白向姐姐解释之所以瞒她的原因。她过去一直不愿提起宾里,又由于内心的矛盾,对德希也极少提及。但是现在,她觉得没有必要再隐瞒姐姐什么,于是她把德希对朗伯恩一家的恩惠全告知琼。姐妹俩一直谈到深夜。

“天哪!”第二天一早,伯纳特太太站在窗口叫道,“那位德希

先生真不知趣，怎么总是跟着宾里先生呢！真令人讨厌！我想他最好去打打猎，或者干些别的，而别总来打扰我们。真是拿他没办法。丽奇，你还得陪他出去散散步，以免他让宾里和琼碍手碍脚。”

殊不知，这正中伊丽莎白的意，喜不自禁。但是母亲总是认为他讨厌，着实令她气恼。

两位先生一走进门，宾里先生会意地看着伊丽莎白，继而又热烈地跟她握了握手。毫无疑问，他已知内情。过了一会儿，他大声说道："伯纳特太太，附近是否还有别的幽径小路，让丽奇再迷一次路？"

"我建议，"伯纳特太太说，"德希先生、丽奇和基蒂今天上午去奥克姆山走走。我想德希先生从未见过那里的景色。远足游景你会觉得很惬意。"

"这再好不过了，可是，我担心基蒂体力不行，基蒂，你行吗？"宾里转向基蒂问道。

基蒂说她宁愿待在家里。德希先生表示，他很有兴致去看看远山风景，伊丽莎白默许，于是上楼做些准备，只听随后的伯纳特太太说道："丽奇，实在抱歉让你去陪那个讨厌的家伙，为了琼，希望你会谅解。你不必跟他说太多的话，偶尔应几句，因此你不要太费心思。"

散步的时候，俩人说定当晚就去征求伯纳特先生的同意。伊丽莎白提出自己去和母亲说，她不敢确定母亲会怎样看待这件事。她有时在想，德希显赫的家世，雄厚的财产未必能换取母亲的好感。但是，不管是她的极力反对，还是热烈拥护，她的言谈举止都会令人以为她毫无见地。无论是让德希听见母亲怒火冲天的反对，还是欣喜若狂的赞许，对她来说都是同样的令人难以忍受。

到了晚上，伯纳特先生刚进到书房，德希也随后跟了进去。伊丽莎白即刻不安起来，她不是担心父亲会反对此事，而且怕他

因此而不愉快。父亲对她宠爱有加，她不愿因自作主张而选择的对象令他不快，更不愿让他为自己的终身大事担忧遗憾。她焦急地坐在那里，见德希一脸笑意地走过来，她才舒了一口气。片刻后，他走到她和基蒂的旁边，假装欣赏她手里的编织，低语道：“你父亲在书房等你，快去。”

伊丽莎白立即走了出去。

父亲正在书房里来回地踱着步子，看起来既严肃又焦急。“丽奇，你是怎么了？”父亲一脸的不解，“你不是一直很讨厌他吗？怎么又会和他订婚？我看你是疯了。”

伊丽莎白此时满是悔意，后悔当初对德希抱有偏见，而且言辞强硬，否则她就不用如此难堪地去解释，去说明了。可现在这些就是免不了的。她只得慌乱地告诉父亲，她爱德希先生。

“换而言之，你是决意要嫁他了？不错，他家财万贯，你会比琼拥有更多的华丽衣装，名贵首饰以及华贵的马车。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会令你幸福吗？”

“你除了认为我的爱是虚假的以外，还有可反对的理由吗？”伊丽莎白问道。

“没有。我们都了解他是个傲慢令人讨厌的人，但是，如果你认为你是真心爱他，这也就无所谓了。”

“我是真心爱他，”伊丽莎白眼里尽是泪花，“我的爱不带有任何虚假的成份。他并不是你想像中的那样傲慢得不可理喻。他有他可爱的一面，你根本不了解他真正的品性。因此，我请求你不要用那样的言词来评论他，我会难过的。”

“丽奇，”父亲说道，“我已经答应他了。像他这样的人肯屈尊向我请求什么，我当然不敢拒绝。如果你决意要嫁给他，我也表示同意。但是，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丽奇，我清楚你的性格，如果不是你真正崇敬你的丈夫，否则你是不会觉得幸福，也不会觉得体面。你天资聪慧，生性开朗，如果选择失误，那会是很不幸的。你将摆脱不了丢脸和悲惨的结局。好孩子，别让我为此

伤心难过，别让我看着你鄙视你的丈夫。千万要慎重一些。”

伊丽莎白异常地激动，她非常严肃认真地回答了父亲。她多次强调德希先生确是她的意中人，说她对德希的敬重决非一日，而是与日俱增，说她确信德希对她的感情决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受了岁月的沉淀，后来她又列数了德希各种各样的优点，终于彻底打消了父亲的疑虑，并对这门婚事心悦诚服。

“我的孩子，”女儿说完了，他便说道，“我对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确如你所说，他的确配得上你。丽奇，我可不愿意你同一个与你不般配的人结婚。”

为了使父亲对德希的品性有进一步了解，伊丽莎白又将德希解囊相助丽德雅之事告知父亲，伯纳特先生大为震惊。

“今天真是奇事一件接一件！原来全蒙德希先生的恩惠才促成丽德雅的亲事，而且慷慨解囊，替那个家伙还债，又为他寻募了一个职位！他为我担当了多少麻烦，省了多少钱！如果你舅父这样做，我决不会拒绝。但这些堕入爱河的年轻人总是自行其是。明天我就提出还他的钱，他一定激昂地叹嘘他是如何如何爱你，即使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这样事情就完结了。”

他随即又想起，几天前他念克里斯先生的来信时，伊丽莎白心神不安，心中也有了几分底。他逗了她一番后，便让她走了，她刚要走出书房，他又说：“如果还有年轻人来向玛丽和基蒂求婚，就让他们进来好了，现在我很悠闲！”

伊丽莎白心中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她先在自己房中沉思默想了半个钟头后，然后才神情自若地回到众人中间。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使伊丽莎白一时间竟高兴不起来，但这整个下午，还是颇为平静地过去了。再没有什么事情可令人担心的了，她相信不久就会有一种悠然自得，无比和谐的舒适感。

晚上，母亲去化妆室时，伊丽莎白也跟了进去，她郑重地向母亲宣布了这一消息。母亲的反应不同一般。乍听到这条消息，她只是毫无声响地坐着，许久没有说话。这不是伯纳特太太的性

格，遇到对家里有好处的事，或是有人来向女儿求爱之事，她向来反应强烈，但这次却迟疑了好久，才明白女儿的话。最后她恢复常态，却又变得局促不安，时而站着，时而又坐下，面部表情也随之由惊诧转为欣喜，又由欣喜转为惊诧，如此往复着。

“天哪！上帝保佑！德希先生！这样的事谁会想到呢！哦！我的心肝宝贝！我的丽奇，你真是福星降临！你会有用不完的钱，各种名贵的珍宝，华贵的马车，天哪，你和琼简直是天壤之别。我真太开心了！多么可爱的小伙子！英俊高大！哦！亲爱的丽奇！我从前是那样反感他、薄待他，请代我向他表达歉意！我希望他宰相肚里能撑船，不计前嫌。哦！亲爱的丽奇！他在城里还有座住宅！家中富丽堂皇！真是天赐鸿福！我有三个女儿要出嫁了！每年一万镑的收入！哦！我快要发疯了！”

母亲的意见已不言而喻。令伊丽莎白欣慰的是，只有她看到母亲这副欣喜若狂的样子，听到她那些胡言乱语。不久，她便走了出去。但她在房中待了不到三分钟，母亲又来了。

“我的宝贝，”母亲大叫道，“我脑子里只想着他每年一万镑的进项，或许会更多！他会像王公贵族一般！而且还会领到特许结婚证！当然，你们应该凭特许结婚证结婚！可是，我的心肝，快告诉我德希先生的口味，这样他明天就会吃到合他口味的菜。”

伊丽莎白听了母亲这番话，自知不妙，看来母亲又要在德希先生面前丑态百露了。她觉得，虽然她早已赢得德希炽热的爱情，而且家人也欣然同意，但还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不过，令她意外的是母亲并未在德希面前出丑。因为对于这位背景不同一般的先生，母亲有着几分敬畏不敢贸然有所举动，偶尔献献殷勤，奉承一下他的非凡见识。

伊丽莎白欣喜地发现，父亲也在尽量地与德希增进感情，过了不久，父亲对她说，他越来越看重他了。

“我非常欣赏我的三个女婿，”他说，“或许相比之下，我更宠爱维柯姆，但你的丈夫也像琼的丈夫一样夺得我欢心。”

第十八章

伊丽莎白一兴奋起来，立刻又变得活泼淘气，她赖着德希先生，要他亲口说出他当年是怎样喜欢上她的。“你是怎样迈第一步的？”她说，“我很了解你，你要是迈了第一步，就会义无反顾地进行下去。但是，你究竟怎样产生这个想法的？”

“我也不清楚，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到了你的姿采，听到了你的言论，就渐渐爱上了你。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啦。当我发觉我已坠入爱河时，我已经走到了半路。”

“我想，打动你的心灵的不是我的容貌；我对你的态度也并不是很好，我没有哪一次同你谈话不是想让你难受。请你说真话，你是不是因为我的唐突无礼才喜欢上我的。”

“我喜欢你聪明。”

“你还不如说冒失，真正的冒失。实际上，你对于繁文缛节早已感到厌烦。天下有些女人，她们无论是说话、表情、思想，都只是想求取你的一声称赞。而你厌恶这样的女人。我跟她们不是一类人，所以才能引起你的注意，打动你的心。要不是你性情温和而有耐心，你早就对我怨恨在心了。但是，不管你怎样去掩藏你自己的真实性格，你的情感仍然是崇高的、毫无私心的。你心中看不起那些拼命向你献媚的人。我这么说，你就不必去费尽心事辩解了；说老实话，将所有的考虑一遍，我认为你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妥当的地方。当然，你完全没有了解到我有什么确确实实的长处，自然的，人在恋爱时是不会去想到这种事情的。

“难道当时在内瑟菲尔德你温柔体贴地服侍琼不是长处吗？”

“琼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人！谁会不好好待她？即使如此，就将这当做是我的长处吧。我的长处都源于你的赞美。你想说什

么就说什么吧。我可只会经常找岔子来嘲笑你，同你争论，我马上这就问你：你总是不愿意直接爽快地谈到正题的原因是什么？你首次来拜会以及以后在这儿吃饭，为什么总是躲躲闪闪的？特别是你来拜访的那一次，为什么显出全然不将我置于心上的神色？”

“你不知道你当时一本正经、不说一句话，让我不敢随便乱说吗？”

“可我觉得不好意思呀。”

“对呀，我也和你一样呀。”

“那么，你来吃饭那次却可以和我多说些话的呀。”

“如果不是非常爱你，就会大胆同你说话。”

“真是的，你的回答偏偏又是有道理的，而我却又情愿地承认了你这个回答！我想，如果我不来搭理你，还不知道你会等到何时；要是我不问你一声，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会说出来。我得感谢你救了丽德雅，这促成了这件事，它所起的作用不容置疑地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我想是非常大的。要是说，是因为我们打破了当初的许诺，才有了目前的快乐和欣慰，那在道义上说不过去？我本不应说起那件事。实在是不应该。”

“你不用内疚。道义上是讲得过去的。凯瑟琳夫人毫无道理，想要棒打有情人，谁知道却使我完全消除了疑惑和考虑。我并不认为目前的幸福，都是源于你的道谢，我本就是个没耐心的人。姨妈的话让我产生了希望，于是决定要马上将事搞个清楚。”

“凯瑟琳夫人倒帮了这么大的忙，她该很高兴。要知道，她是乐于助人的。可是，你能告诉我这次到内瑟菲尔德是干什么吗？难道仅为了骑着马到朗伯恩来自讨没趣？难道就没有另外的打算，准备有所作为？”

“就只为了瞧瞧你，这是真正的意图。还有抱的一线希望是，不知是否能让你爱上我。至于在别人面前、对自己，我却总是说，我是看看你姐姐是不是依然有情于宾里。要是依然有情，我就决

定将真相告诉宾里。这我已经完成了。”

“你敢不敢将我们的事告诉凯瑟琳夫人?”

“我并不缺乏勇气,而是没有时间,伊丽莎白。但是,这是一件一定要完成的事;要是你有纸的话,我立刻就写。”

“要不是我也有封信要写,我也会像另外一位年轻小姐一样,坐在你身边,欣赏你那漂亮的书法。可惜我也不得不给我一位舅妈写信了。”

原来伊丽莎白还没有给加德纳太太回那封长信,那时,他们的关系没有这位舅妈估计的那样高。现在,有了这个令人欢喜的消息,就可以告诉她了,她一定会异常欣喜的。但伊丽莎白仍觉得有些难为情,因为她过了三天才让他们知道。她马上写下了一封信:

亲爱的舅妈,感谢你的盛情,给我写来那封长信,告诉了我种种细节。我本应该早日回信以表谢意,但我当时情绪不好,所以不愿动笔。你当时所想像的情况有些过于夸大。但现在,你大可发挥你的想像了。关于这件事,你可纵情想像,只要不认为我已结婚就行了,你总不会猜得太过分的。你要一收到信后再立即回信大大赞美他,得多多超过上一封信。很感谢你没带我去湖区旅行。我真傻,怎么会想到游湖区呢?!你说要套上两匹小马去游园,这真是个好主意。今后我们便可以每天在那个园里闲逛了。可以说,现在天下就数我最幸福了。这句话也许以前有人说过,但我想只有我最相符了。琼也没有我幸福,她只是微笑,我却要纵声大笑。德希先生分出一部分爱我的心问候你。欢迎你们前来彭伯利度圣诞节。

你的外甥女

德希先生给凯瑟琳夫人的信,趣味和这封信大为迥异,而伯

纳特先生给克里斯先生的回信，和这两封信又是毫无相同之处。

亲爱的先生：

我得麻烦你再祝贺我一次。伊丽莎白即将成为德希夫人。对凯瑟琳夫人多多安慰。不过，要是我处于你的位置，我将支持她外甥，他对你具有更大的益处。

你的忠心耿耿的……

宾里小姐给哥哥的贺信，虽然言辞很亲密，却缺乏诚意。她还给琼去了一封信，表示道贺，又搬弄了一番那一套假仁假义的话。虽然，琼不再上当，但还是有些感激，虽说对她不再信任，琼还是给她写了一封措辞亲切的回信，真让她有些承受不起。

德希小姐的来信说，她收到喜讯时的心情一样是欢欣不已。她那内心的喜悦之情和希望嫂子疼爱她的渴求不是四面信纸所能描述的。

克里斯先生的信还没有来，伊丽莎白也还没有获得克里斯太太的祝贺。但是朗伯恩这家人却得到消息说，克里斯夫妇来到了卢卡斯家。他们突然赶来的原因大家很快就知道了。外甥给凯瑟琳夫人的信使她气愤不已，而莎罗特对这门婚事却很欢喜，因此不得不急忙避开一下，等这阵暴风雨过去了再做处理。对伊丽莎白而言，在如此时节，她的好朋友来了，当然是从心底深处感到快乐。但等到见了面后，目睹克里斯对德希先生那种极尽巴结阿谀的样子，便认为这种愉快有些不值得，不过，德希却非常平静地容忍着。还有威廉·卢卡斯爵士，他恭维说，德希获得了当地最耀眼的明珠，而且还大大方方地说，希望以后能经常在宫中见面。直到威廉爵士走开后，他方才耸了耸肩。

也许让德希更加不可忍受的是粗俗的菲利普斯太太。菲利普斯太太性格像她姐姐，和宾里说话时随和、和颜悦色，对德希则敬畏有加，不敢随便，可是每一言辞还是粗俗不可耐。虽然因

敬畏德希先生而极少说话,但举止还是没有显得文雅一些。伊丽莎白想尽各种方法使德希先生免受这两个人的打扰缠搅,便尽量让他和自己说话,和家里那些不致使他难受的人说话。虽然这些应付和礼节大大减少了恋爱的情趣,并使她心里有些不好受。但却给未来增添了希望。她喜洋洋地一心盼望,快点离开这群令人厌烦的人,到彭伯利去,和他家人过起风趣、优雅的日子。

第 十 九 章

作为有两个最可爱的女儿的伯纳特太太,她最高兴的一天是她们出嫁的时候,可以想像,她去拜访宾里夫人时谈论德希夫人,是多么的洋洋自得和骄傲。瞧她的家庭份上,我想在这里作一说明:她这么多女儿都找到了最终归宿,她生平的殷切希望都实现了;她晚年因此而变得知书达理,亲切和蔼,颇有见识,是可喜可贺的;还有就是她偶尔大惊小怪、神经质也许是她丈夫的幸运,否则,他将无从享受这种稀奇古怪的家庭幸福了。

伯纳特先生对二女儿恋恋不舍。很少外出的他常常去看望她,他实在太疼爱她了,而且去的时候总是在别人完全想不到的时候。

虽然宾里先生生性随和,琼也温柔可人,但他们却不喜欢和伯纳特太太及梅里顿的亲友们住得太近。一年后,宾里先生在与德比郡相邻的一个郡买了一幢房产。于是姐妹俩的衷心愿望变成了现实。姐妹俩相隔不足三十里让她们又增添了一层幸福的源泉。

这对基蒂来说也是获益非浅,她大多时候同两个姐姐在一起。同一些高尚的人交往让她自己进步很大。她生性不是像丽德雅一样放纵,现在丽德雅又不会影响她,并且两个姐姐对她关怀备至,她便不像以前那样轻狂无知和没有情趣,当然,家里还

是小心管教她，尽量断绝她和丽德雅的交往，免得再受到她的坏影响。虽然维柯姆夫人常常要接她去住，说是有多少舞会，好小伙是如此之多，她父亲总不让她去。

家中只剩下玛丽这一个女儿了。伯纳特太太不甘寂寞，自然使得这个女儿也无法安心研究学问。玛丽不得不自己应付外界事情，但是，仍能用道德的眼光看待早上的拜访友人和接待客人了。她现在再也不用因没有姐妹们的美丽而自卑了。但是伯纳特先生不禁怀疑，她对于这种变化是否是情愿的。

至于维柯姆和丽德雅，他们的性格没有丝毫改变。仿佛两个姐姐的结婚对他们无丝毫触动。虽然，维柯姆知道伊丽莎白已对他的忘恩负义、虚伪欺诈一清二楚，但还是安然自得。并想让德希给他找个工作。伊丽莎白从结婚时收到的丽德雅的贺信中看出，即使维柯姆没存这种心思，至少他太太却是这样。那封信如下：

亲爱的丽奇：

祝你美满幸福。如果你对德希的爱有我对维柯姆的一半，你将会很幸福。我很欣慰你能这么有钱。当你有空时，希望能想我们。我相信，在宫廷里做事对于维柯姆来说相当不错。要是不行的话，你知道，我们难以养活自己。不管什么职位都可以，只要年薪有三四百就行。当然，如果你不想同德希先生讲，那就别说了。

你的……

果然，伊丽莎白不愿意将这事同德希说，因此在回信中尽力打消她这种希望，断了她这一类的念头。但她知道，他们收入微薄，却乱花钱，只会满足目前欲望而不考虑日后，钱肯定是不够的。因此，她尽量节省自己的消费，积累下来寄去接济妹妹。每到搬家，琼和伊丽莎白便会收到他们要钱的信，他们没钱还账

了。虽然天下平安，他们退伍回家，他们的生活也难以安定。俩人东搬西迁想节省房租，反而白花了不少钱。维柯姆没过多久就移情别恋，丽德雅对他的爱时间还稍微长一些。尽管她年轻、狂放不羁，但还是考虑到婚后应有的名声。

德希出于伊丽莎白的情义的考虑才帮维柯姆找工作，但一直不肯让他来彭伯利。在丈夫去伦敦或寻花问柳时，丽德雅偶尔来看望伊丽莎白；至于宾里家里，他们俩老是一住就是很长时间，乐不思蜀，虽说宾里是一个温和的人，也会不高兴到暗示要他们离开。

德希的婚姻令宾里小姐伤心万分。为了以后有机会到彭伯利做客，她便将心中的怨气都吞忍了；她比以前更加喜爱乔治安娜，对德希仿佛依然一往情深，又弥补了从前对伊丽莎白的不礼貌的地方。

乔治亚娜现在长住于彭伯利；如德希先生所料的那样，她和伊丽莎白情投意合，互尊互爱，甚至融合得超乎她们自己的期望。伊丽莎白让乔治亚娜敬佩不已，不过，开头听到嫂嫂跟哥哥谈话时，那么活泼调皮，她便惊异万分。她一向对哥哥敬重有加，这几乎超过了手足之情，想不到嫂嫂竟公然打趣他。对于她而言，这是不能想像的。在伊丽莎白的熏陶下，她渐渐明白：妻子对丈夫可以放纵，做哥哥的却不想一个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妹妹淘气。

外甥的这门婚姻自然令凯瑟琳夫人气愤不已。外甥写信给她报喜，她竟毫不留情、直言不讳，写了封信将德希严厉地斥责了一通，更别说对伊丽莎白的指责了。以至于双方有段时间不相往来。后来，伊丽莎白说服了德希，德希才不计较这次失礼的事，上门去求和；姨妈稍许拒绝了一下便不计前嫌了，这可能是因为她疼爱外甥，或许她有好奇之心，想要瞧瞧侄媳妇品行如何。虽然彭伯利增加了一位这样的主妇，且主妇在城中的舅父母都多次到这里，因此玷污了门户，但她老人家还是忍辱负重地来到彭

伯利来做客。

德希夫妇同加德纳夫妇依然保持着极其深厚的交情，两个人对他们非常感激，要不是他们将伊丽莎白带到德比郡，就成全不了这一段姻缘。德希和伊丽莎白都衷心地喜欢他们。